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大海入侵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凡尔纳科幻探险小说全集》

总 目 录

- 1、八十天环游地球 21.50
- 2、两年假期 17.50
- 3、流星追逐记 18.50
- 4、主宰世界的人 16.00
- 5、冰岛怪兽 17.50
- 6、气球上的五星期 18.50
- 7、海底两万里 19.50
- 8、大木筏 16.00
- 9、沙皇的邮件 16.50
- 10、哈特拉斯船长历险记 18.50
- 11、迎着三色旗 18.50
- 12、神秘岛 26.50
- 13、飞行村 17.50
- 14、巴尔萨克考察队的惊险遭遇 18.00
- 15、约纳丹号历险记 18.00
- 16、绿光 19.50
- 17、太阳系历险记 17.00
- 18、大臣号遇难者 17.50
- 19、十五岁的小船长 18.00
- 20、机器岛 17.50
- 21、金火山 17.50
- 22、旅行基金 19.50
- 23、大海入侵 19.50
- 24、桑道夫伯爵 19.50
- 25、蒸汽屋 18.00
- 26、壮丽的奥里诺科河 17.50
- 27、鲁滨逊学校 19.50
- 28、漂逝的半岛 17.50
- 29、环游黑海历险记 17.50
- 30、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26.50
- 31、南非洲历险记 18.00
- 32、奥兰情游 18.00
- 33、昂梯菲尔奇遇记 17.50
- 34、奇特旅行记 17.50
- 35、小把戏 18.50

内容提要

《大海入侵》：法国一家海外公司决定开凿一条运河，将地中海海水引入撒哈拉沙漠，形成一个新海，这就是“大海入侵”计划。人们亲眼目睹了没顶之灾：各种各样的动物拼命逃窜，成百的人被涌浪卷入白色泡沫中，横七竖八的骑手和马转眼就消失了……

《马丁·帕兹》：印第安人马丁·帕兹爱上了犹太商人萨米埃尔的女儿萨拉，他在萨拉的婚礼上劫持了她。在爱情与民族权利之间，马丁·帕兹面临生死抉择……

《烽火岛》：在希腊人民为争取自由的战斗中，法国军官亨利·达米贝莱来到希腊参加了解放希腊人民的战斗，表现出英勇无畏的精神，随后他又和希腊海盗们展开了较量……

大海放侵

大海入侵

[法] 儒勒·凡尔纳著 张伯霖译

第一章加贝斯绿洲

“ 你知道什么？…… ”

“ 我知道我在港口听到的…… ”

“ 听人说那条船来找……要把阿迪亚尔带走吗？ ”

“ 是啊……去突尼斯，在那儿他将受到审判…… ”

“ 要被定罪吗？ ”

“ 会定罪。 ”

“ 阿拉不会饶恕它，索阿尔！……不！阿拉不会饶恕它！ ”

“ 安静…… ” 索阿尔激动地说着，并支起耳朵，好像察觉到在沙地上有脚步声。

他没站起来，他向一个遗弃的隐士墓的入口爬去，在那儿进行着上述交谈。天还亮着，太阳还迟迟未从靠近小沙洲湾海滨这一侧的沙丘上落下。在三月初，在北半球 34 纬度，黄昏并不长。绚丽的太阳由于斜着下落并没有接近地平线，似乎它要垂直落下，就像受重力规律支配的物体一样。

索阿尔停下来，然后又走了几步越过被太阳光炙热的门槛。他的目光扫视了一下周围的平原。

向北望去，郁郁葱葱的山峰下有一片绿洲，在一公里半以外形成一块圆形地带。南边，是一望无际的金黄色沙滩，镶着被涨潮的涌浪激起的白色水沫。西边，成堆的沙丘朦胧地显现在天际。东边，这片大海的广阔空间形成了加贝斯湾并沐浴着向的黎波里海域弯曲的突尼斯海滨。

西边吹来轻柔的海风使将近黄昏的白昼变得清凉宜人。索阿尔听不见任何声音，他认为在这座隐藏在一棵老棕榈树后面的破败的白色正方形水泥砌块周围可以听脚步声，但是他错了。无论水泥方块的哪一面，包括沙滩那一面，都空无一人。他围着小建筑物转了一圈，没发现任何人，也没在沙滩上发现任何脚印，哪怕只有他母亲在隐士墓的入口处留给他的脚印。

当捷玛出现在门槛，正因没看见她的儿子回来而焦虑不安时，索阿尔刚刚出来一分钟。索阿尔于是转向隐士陵墓的一角，用手势示意让她放心。

捷玛是一位图阿雷格人血统的非洲人，已年过六旬，高大、强壮、身材挺直，一副充满活力的样子。她那蓝色的眼睛，像同族妇女的眼睛一样，闪着自豪而热情的目光。白皙的皮肤，在额头及两颊赭石色映衬下显得发黄。她穿着暗色的衣服，一件宽大的羊毛裹毯（这羊毛产于生活在突尼斯咸水湖周围或下突尼斯盐湖地带的羊群）。一顶宽大的风帽戴在她的头上，头上厚厚的头发刚刚开始发白。

捷玛一动不动地站在这场地上直到她儿子回来和她团聚的时刻。她在附近没有看到任何可疑的东西，寂静只是被羊悲哀的咩咩声和杰里德地区的麻雀叫声打破，其中有几对麻雀在水泥方砌块那端飞来飞去。

捷玛和索阿尔回到隐士墓里等着，这样，黑夜就可以使他们在加贝斯湾不引人注目。

谈话又继续了：

“ 船离开海湾了吗？ ”

“ 是的，妈妈，今天早晨船已绕过好望角，这是‘尚兹’号巡洋舰…… ”

“ 今天夜里会到吗？ ”

“ 今天夜里……除非它不在斯法克斯停下来，但它很可能就要在加贝斯

之前就抛锚，在那里，你的儿子、我的兄弟将被处决……”

“阿迪亚尔！……阿迪亚尔！……”老妈妈喃喃地叫着。

于是，她痛苦万分，气得全身发抖。

“我的儿子……我的儿子！”她又叫起来，“这些基督教徒就要把他杀了，我再也见不到他了……他将不在他招募图阿雷格人参加圣战的地方了……不……不！阿拉不会饶恕他。”

然后，好像这一阵发作耗尽了她的力气，捷玛一下子在这狭窄的厅角跪下，一言不发。

索阿尔回来了，呆在门槛上，靠在门框子上，像石头人似地一动不动，就像有时装饰在墓的入口处的雕像中的一座雕像。没有一丝令人不安的声响可以把他从僵化状态中拉出来。沙丘的影子随着太阳在对面地平线上的下落缓慢地向东延伸。在小沙洲的东方，最早出现的一群星星闪着光。一轮明月像薄薄的光盘，在它的第一个区域的端点刚刚从日落极远的雾后钻出来。一个宁静而昏暗的夜正在酝酿中，因为一副由轻雾形成的幔帘就要把群星掩映起来。

7点钟后不一会儿，索阿尔又转回他母亲身边小声对她说：

“到时候了……”

“是啊，”捷玛应声答道，“是阿迪亚尔从这些基督徒手中逃脱的时候了……他必须在太阳出来之前从加贝斯监狱里出来……天明就太晚了……”

“一切都准备好了，妈妈，”索阿尔肯定地说，“我们的同胞正等着我们……加贝斯的那些人已准备越狱……杰里德的那些人将作为阿迪亚尔的护卫人员，而天没亮的时候他们还远在沙漠中……”

“我要和他们在了一起，”捷玛表明这样的态度，“因为我不能丢下我的儿子……”

“而我要和您在一起，”索阿尔补充说道，“我既不会丢下我的兄弟，也不会丢下我的妈妈！”

捷玛把他拉到自己身边，把他紧紧抱在怀里。然后整了一下她毛裹毯的风帽，跨过了门槛。

当他们两人向加贝斯方向走的时候，索阿尔离母亲几步远的前边走。他们没有沿着海滨的边缘走，而是沿着上一次海潮留在海滩上的海草淤积的护坡上走，他们沿着沙丘底部，希望在1公里半的脚印不被人发现。在绿洲那里，树木成片，几乎与越来越大的阴影融在一起，看上去模糊一片。没有一丝亮光穿过黑夜。在这些没有窗户的阿拉伯房子里，灯光只投向院内，当黑夜来临时，任何光亮都露不到外面去。

然而，有个光点很快出现在城市模模糊糊的轮廓上空。况且这束光还相当强烈，大概是从加贝斯的高处射出来的，很可能从一座清真寺的尖塔或俯视城市的城堡射出来的。

索阿尔并没弄错，用手指着这束光说：

“这座堡……”他说道。

“就是那儿吗，索阿尔？……”

“他们就把他关在那儿，妈妈！”

老妇人停住了。好像这束光在她儿子与她之间建立了某种联系。可以肯定地说，即使这束光不是从可能囚禁他儿子的黑牢里射出来的，至少是从阿迪亚尔被带到那儿的要塞里射出来的。自从令人生畏的首领落入法国士兵之

手，捷玛再也没见到她儿子，并且永远也不会再见到他，除非今夜他通过逃跑逃脱军事法庭为他安排的命运。因此她像是被钉在这个地方一样，索阿尔必须对她重复两遍：

“过来，妈妈，过来！”

他们在沙丘脚下慢慢行走，这沙丘蔓延到加贝斯绿洲，形成一个圆圈，绿洲是市镇、房屋最重要的集中地，占据着小沙洲大陆边缘。索阿尔朝士兵们称作“坏蛋城”的人群方向走去。这是一个由木屋组成的市郊居民点，里面的居民是清一色的市集商贩，这就值得送给这个居民点这个相当有理由的名称。小镇离开河谷的入口处不远，这条小溪蜿蜒地、反复无常地在棕榈林的阴影下穿过绿洲。在那儿矗立着新堡或新要塞，阿迪亚尔只能从那儿被转移到突尼斯监狱。

阿迪亚尔的同伴已为他越狱做好了一切准备，他们希望就在今夜把他从这座堡里抢出去。他们在“坏蛋城”的一间木屋里集合，就在那儿等着捷玛和她儿子。但是，他们必须十分谨慎，最好在接近小镇时，什么麻烦也别碰上。

况且，他们带着多么焦虑不安的眼神注视着海岸啊！他们担心的，就是傍晚巡洋舰到达后，就在这艘船上递解囚犯，赶在能够完成越狱行动之前。他们力求看到是否有几束白光出现在小沙洲湾，力求听到机器放蒸气的嘶叫声、刺耳的汽笛声，这些声音就预示着海船要抛锚了。不，只有渔船的信号灯光反射到突尼斯水域，没有任何汽笛声划破天空。

捷玛和她儿子到达干涸河岸边时，还不到8点钟，离他们约会时间还有10分钟。

就在这两个人正要登上右岸边时，隐藏在陡峭河岸上仙人掌后面的一个男人半站着说着这个名字：

“是索阿尔吗？”

“是你，艾赫迈特？”是我……你母亲呢？”

“她跟在我后面。”

“我们跟着你，”捷玛说。

“有什么消息？”索阿尔问。

“没有任何消息……”艾赫迈特回答。

“咱们的同伴在那儿吗？”

“他们正等着你们呢！”

“没有人通知要塞吗？”

“没有人。”

“阿迪亚尔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怎么看到他的？”

“通过哈里克，今天早晨他开始自由了，现在正与同伴在一起……”

“我们走！”老妇人说。

这三个人又登上干河谷岸边。

于是，他们所循的方向使他们不能透过厚厚的枝叶瞥见巨大而昏暗的堡体。这实际上是一大片棕榈林，加贝斯的这片绿洲。

艾赫迈特不会迷路，迈着稳健的步子。首先应该穿过占据着干河谷两岸的杰亚拉。正是在这座曾先后由迦太基人、罗马人、拜占庭人和阿拉伯人修

筑过防御工事的城镇里，有加贝斯的主要市场。此时，居民不会回来，捷玛和她儿子在穿过这个市场时如果不警惕，可能就会出麻烦。的确，突尼斯绿洲上，除了高处几座咖啡馆，大街上既没用上电灯，也没用上煤气灯，因此这些街道沉浸在浓重的黑暗里。

艾赫迈特虽然非常谨小慎微，却不停地对索阿尔说不要过于紧张。在加贝斯，囚犯的母亲被认出来不是不可能，在那儿，她的露面可能引起要塞周围双倍的警觉。越狱已经困难重重，尽管为了越狱作了很长时间的准备，而重要的是，哨兵一点没有警觉，这样，艾赫迈特就能更好地选择通往堡周围的道路。

此外，绿洲的中心地带在这天晚上仍然相当热闹。这是个即将结束了的礼拜天。这个礼拜的最后一天，一般在所有有驻军、特别是有法军驻防的城市——在非洲和在欧洲一样，人们都要庆祝。士兵们有外出许可证，他们围在咖啡馆的桌旁，很晚才回兵营。土著人也一伙儿一伙儿地来到这个热闹的地方，主要是在有意大利人和犹太人混杂的商贩区。喧闹声一直要持续到入夜前一小时。

捷玛很可能——这刚刚说过——被加贝斯当局认出来。其实，自从她儿子被捕后，她不止一次冒险来到要塞周围。肯定地说，这是冒着失去自由，很可能失去她的生命的危险。大家不知道她对阿迪亚尔的影响，这种母亲的影响，在图阿雷格民族中如此强烈。难道不知道把她逼到忍无可忍的地步，为了解救囚犯，或者为了复仇，即使军事法庭会把她处决，她也会发动一场新的起义吗？……是的，人们大概就怕发生这样的事：所有部族在她一呼之下揭竿而起，跟着她走上圣战之路。当局为了抓住她，可谓机关算尽，但枉费心机。越来越多的判决书副本贴满这个国家的咸水湖和盐湖地带也没用。她受到群众衷心的保护，捷玛至今已逃脱了抓了儿子抓母亲的一切企图！……

然而，她依然来到这个危机四伏的绿洲中心。她想和届时聚集在加贝斯参加劫狱活动的同伴们会合。假如阿迪亚尔最终能够躲过狱卒的监视，假如他能够越过要塞的围墙，她的母亲就会与他一起走上离那儿一公里的通往隐士墓的道路，在茂密的棕榈树丛中，逃跑者就会找到事先为他逃跑而备好的马匹。这将是重新争取来的自由，而且他知道几个反抗法国统治的新的起义计划。

形势缓慢地向前发展。在不时相遇的一群群法国人与阿拉伯人中间，没有人能猜到穿着白罩袍的阿迪亚尔的母亲。此外，艾赫迈特尽力地提醒他们，他们三个躲在树木遮盖下的一座孤零零的茅屋后面几处黑暗的角落里，在几个过路人走远后，他们又上路了。

终于，当一个好像等候他们路过的图阿雷格人冲到他们前面时，他们离约会地点只有几步之遥。

通往要塞的大街上，确切地说是小路上，现在已空荡无人，跟着这个人走了几分钟后，重新登上一条羊肠小道，此路通往捷玛和她的同伴抵达的简易茅草屋。

这个男人正走在艾赫迈特的右面，一边说一边打着手势，让艾赫迈特停下来，然后说道：

“不要走更远了……”

“出什么事了，奥来伯？……”艾赫迈特问道，这个同部落中的一个图阿雷格人是他刚认识的。

“我们的同伴现在不在草屋里了。”

老妇人停下脚步，用不安又气愤的声音问奥来伯：

“这些狗欧洲人察觉了？”她问道。

“没有，捷玛，”奥来伯回答道，“要塞的看守没有任何怀疑……”

“那为什么咱们的同伴不在草屋里？……”捷玛又问。

“因为允许外出的士兵到茅屋里讨酒喝，而我们不乐意与他们呆在一起，那里有一位叫尼科尔的北非骑兵副官，他认识你，捷玛……”“是这样，”捷玛低声嘟哝着，“他在那儿见到我了……在村镇……就在我儿子落入他的上尉之手的时候……啊！这个上尉，早晚有一天……”

而这就像一头从这个妇人——囚徒阿迪亚尔的母亲怀中挣脱的猛兽的怒吼声！

“在哪里同我们的同伴汇合呢？”艾赫迈特问。

“来，”奥来伯回答。

他抬起头，钻到要塞方向的一片小棕榈林里。

这个小树林，此时冷冷清清，只是在举办加贝斯大集市的日子里才热闹。因此，在接近要塞的时候，可能碰不到任何人，而从别处是不可能钻进要塞的。从驻军享有星期日允许士兵休假这件事，还不应该断定岗哨被撤消了。

当反叛者阿迪亚尔被囚禁要塞时，当他在巡洋舰上还没被递解给军事法庭时，不要更加仔细地进行监视？……

因此，小分队在绿荫下走动，来到棕榈林的边上。

在这块地方，聚集着 20 间茅屋，几束灯光从这些茅屋狭小的开口透出来。这里距汇合地点只有枪的射程可达到的距离。

但是，奥来伯刚进入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街，一阵脚步声和说话声就迫使他停下来。12 名北非骑兵来到他们这边，这些兵可能由于在附近小酒馆里长时间痛饮而又唱又叫。

艾赫迈特很谨慎地避免和他们相遇，为了让他们通过，他与捷玛向后一闪。索阿尔与奥来伯进到离法国—阿拉伯学校不远的一处幽暗深处。

那儿挖有一口井，上面有个木架子支撑着一部绞车，上面绕着吊桶的绳子。

在一会儿时间里，所有人都躲到这口井的后面，石井栏相当高，把他们完全挡住了。

骑兵小队又向前走，可又停住了，其中一个士兵喊起来：

“他妈的！渴死了！”

“妈的，喝吧！这儿有一口井，”尼科尔中士长回答他。

“什么？有水……中士长？”皮斯塔什下士也嚷起来。

“祈求真主，但愿能把这水变成酒……”

“啊！我确实相信这事……”

“你成了伊斯兰教徒了？”

“不，中士长，不，况且真主不让他的信徒饮酒，他从来不赞成为异教徒施这样的魔法……”

“言之有理，皮斯塔什，”副官这般表示，又补充说：“向哨所前进！”但是，就在士兵跟着他走时，他又让他们停下来。两个人又上到大街上，副官认出，一个是本团的上尉，另一个是中尉。“站住！”他命令他面前把手伸向头上戴伊斯兰教徒小帽的人。“嗨！”上尉说道，“这就是正直的尼科

尔！”“是阿尔迪冈上尉吗？”副官用一种表示惊奇的口吻问道。“是我本人！”“我们一会儿就要到达突尼斯了，”中尉维埃特又补充一句。“在等着出发进行一次也有你参加的勘察，尼科尔……”“遵命，我的上尉，”副官应答着，“而且，您到哪儿我跟您到哪儿……”“一言为定……一言为定！”阿尔迪冈上尉说道，“那么你的老兄弟怎么样？”“十分好……我照料它一点不让他的四条腿生锈……”“好，尼科尔！……此外，‘切红心’怎么样？……还一直是老兄弟的朋友吗？”“一直是，我的上尉，我丝毫不怀疑它们是孪生兄弟。”“这就奇怪了，一只狗和一匹马……”军官笑着反驳，“放心吧，尼科尔，我们走时不会丢下它们。”“丢下它们，它们肯定会死，我的上尉。”这时，一声巨响从大海那边响起。“那是什么？”中尉维埃特问。“可能是在港湾抛锚的巡洋舰在开炮……”“而它是来寻找阿迪亚尔这个坏蛋的……”副官又加了一句。“是您在那里捕获的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我的上尉……”“你可以说是我们一起抓到的，”阿尔迪冈又说。

“是啊……还有‘老兄弟’和‘切红心’，”副官声明。

然后，这两个军官又回到路上，沿上坡走向要塞，而副官和他的部下，又重新下到加贝斯低地。

第二章阿迪亚尔

柏柏尔族的图阿雷格人居住在伊克斯汉姆，这个地区包括图瓦特，它是撒哈拉沙漠中一块辽阔的绿洲，位于摩洛哥东南 500 公里，南临通布图，西临尼日尔，东临费赞。但是，在这个故事发生的年代，图阿雷格人不得不向撒哈拉以东更远处迁移。在 20 世纪初，他们的许多部落中，有些部落几乎是定居的，另一些部落过着完全的游牧生活，他们汇集在这些平原的中部（有的地方平坦，有的地方多沙，阿拉伯语的名称是“乌塔”）、苏丹直至阿尔及利亚沙漠与突尼斯接壤的地区。

可是，自从一些年以来，在放弃了延伸至加贝斯西部阿拉德地区的内海工程（鲁代尔上尉曾研究过建立这一工程）后，驻突尼斯的总代表，贝伊，就把图阿雷格人带过来，在盐湖周围的绿洲安营扎寨。有人曾希望，由于图阿雷格人生性好战，可能他们会充当沙漠中的宪兵。然而，这个希望破灭了，伊毛哈格人仍然需要他们没有根据的外号“图阿雷格”即“夜里的强盗”，顶着这个绰号，在整个苏丹，他们使人担心害怕，再者，虽然撒哈拉海洋工程建设刚刚被取消，但毫无疑问，他们还记得，这些坚决反对淹没盐湖地带的部落。

此外，图阿雷格人至少是公开地以沙漠驼队贩运为职业，而当保镖、抢劫则属本能，他们的天性是发不义之财，他们有这个太遗憾的名声，却没引起任何怀疑。这么多年已过去了，当班少校走遍这块黑色地区的这些危险区域时，他不会在一次土著人可怕的袭击中被杀害吗？1881 年，福拉特少校命令从瓦尔格拉出发，在这次远征中，这位勇敢的军官和他的战友，在比尔—埃尔—加拉马不会丧命吗？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军事当局不懈地维持防御，对这些已形成相当数量居民的部落毫不松懈地加以驱赶。

在图阿雷格部落中，阿哈加尔部落恰恰被看作最好战的部落之一。在漫长的沙漠边界地区，法国在这些难于控制的地区每一次局部暴动中都能找到这个部落的主要首领。阿尔及利亚的统治者和突尼斯的常驻外交总官，一直保持着警惕，他们尤其更注意盐湖和咸水湖地区。因此，大家都懂得，最终要实施一项大海入侵计划的重要性，这样的入侵就是这个故事的目标。这项计划主要是要消灭图阿雷格部落，剥夺他们大部分权利，减少驼队的路程，尤其使驼队减少，以便能够更容易地镇压他们，这些入侵还会使非洲报刊上的死亡者名单上增添更多人的名字。

阿迪亚尔一家正好属于阿哈加尔这个部落。这一家属于最有影响的家族之一。捷玛的儿子胆大包天，冷酷无情，在绵延至奥来斯山以南的整个地区，他一直被指控为这些土匪最可怕的首领之一。在这些年里，许多次针对驼队或单独的小分队的袭击，都是由他策划的，这样，他的名气在逐步向撒哈拉（撒哈拉这个词适用于非洲大陆这部分寸草不生的广袤平原）延伸的部落中越来越大。他的活动迅速得使人困惑，虽然当局交给军事长官的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抓捕他本人，但他总能发现追踪他的征讨线索。当有人告发他进入一块绿洲时，他就突然出现在另一块绿洲。带领一伙同他们的首领一样残暴的图阿雷格人，走遍位于阿尔及利亚盐湖地带和小沙洲湾之间的所有地区。卡非拉人不敢再穿越沙漠，或至少只在有许多护卫队的情况下才敢冒险穿越

贝伊：奥斯曼帝国高级官员的尊称。——译者注

沙漠。因此，对的黎波里地区市场如此重要的贸易，因这件事而损失惨重。

可是军事哨所在内夫塔、加弗萨和托泽尔一点儿不能缺，这些地方是这个地区的政治首府。但是，针对阿迪亚尔及其一伙人而组织的讨伐，从未取得胜利，而喜欢冒险的军人能够从这一伙人手里逃脱，直到阿迪亚尔落入法国分遣队之手。

北非的这一部分曾是黑非洲许多不幸灾难中的一个场所。大家知道，探险家是多么热情，多么献身，多么英勇无畏！许多年以来，布尔东、斯贝克、利文斯通、斯坦利等家族的后人，大胆地穿越这被发现的广阔田野。算起来这些人物有百余人，而到古老的世界的第三部分献出自己最后秘密那一天（肯定很遥远），还会有多少人会加入这个名单！又有多少次充满危险的远征以失败而告终！

最近的一次失败是比利时的一位勇敢者的远征，他冒险深入图瓦特这个人迹罕至且最陌生的地区。

卡尔·斯太因克斯在君士坦丁组织了一个驼队，从这个城市出发向南进发。驼队人数不多，实际上是一行总共十人的驼队，随行人员是从当地招募的阿拉伯人。马和单峰驼作为他们的坐骑，并且拖着两辆装载着探险物资的四轮马车。

首先，卡尔·斯太因克斯经比斯科拉、图古尔特、内古西亚抵达瓦尔格拉，在那里，他很容易得到补给。在这些城市还驻扎着法国官员，他们很快会来帮助这位探险家。

瓦尔格拉，位于撒哈拉的中心，位于与 32 纬度平行的地区。

直到那时，探险还未遭受太大的苦难：疲劳、严峻的考验，当然大的危险还没有。法国在这些地区的影响的确已经久远。图阿雷格人至少公开地表现出对法国人臣服，而驼队能够无太多风险地听凭一切内部贸易的需要。

然而，在瓦尔格拉逗留的日子里，卡尔·斯太因克斯改变了他的人员组成。一些伴他同行的阿拉伯人拒绝继续再往前走。必须调整他们的打算，而这也并非易事，因为有人蛮横无理地提出抗议、无理取闹。最好是把这些人清除出去，他们显然心怀鬼胎，把他们留在护送队里有危险。

另一方面，旅行者不能不补齐缺员就上路，在这种情况下，有人认为他别无选择。然而他认为，他可以摆脱困境，他可以接受许多图阿雷格人的帮助，他们自己提出，只要报酬丰厚，他们保证跟随他完成探险，或到达非洲大陆的西端或东端。

在保持对图阿雷格族人一定的不信任的同时，卡尔·斯太因克斯怎么能料到他把一些奸细引进他的驼队，而这个驼队自比斯科拉出发后，就受到阿迪亚尔一伙人的监视，这个可怕的首领正伺机对他进行袭击？而现在，阿迪亚尔的同伙混入驼队中正答应作为向导穿越这陌生的地区，马上能把这位探险者带往阿迪亚尔等待他的地方。

事情就这样发生了。驼队从瓦尔格拉出发一路南下，穿过回归线，到达阿哈加尔地区，从那儿不得不向东南方向前进，驼队打算向乍得湖走。但是，从驼队出发后的第 15 天起，就得不到卡尔·斯太因克斯及其同伴的任何消息了。发生了什么事？……卡非拉人能够到达乍得地区，他们循着东边的路还是西边的路返回呢？……然而，卡尔·斯太因克斯的探险，在众多的地理学会引起了最浓厚的兴趣，这些协会对前往非洲内陆的旅行特别关注。直到瓦尔格拉，这些协会还负责了解旅程的情况。在行走 100 多公里的期间，由沙

漠游牧人还带来许多消息，并转给法国当局。因此，大家认为，再过几个星期，卡尔·斯太因克斯就会在有利的形势下抵达乍得湖附近。然而，不仅仅是几个星期，而且几个月都过去了，关于这位勇敢的比利时探险家的任何消息都没得到。密使被派往最南端。法国警卫队也助一臂之力去四处寻找。这些尝试都无结果，人们担心驼队在一次图瓦特游牧人的袭击中，或者由于在撒哈拉大沙漠的荒僻处疲劳或生病而全部遇难。

地理学界因此只能假设，并且开始失望，不仅不能再看到卡尔·斯太因克斯，而且收到了一个有关他的消息，三个月以后，一个阿拉伯人到达瓦尔格拉，揭开了这次不幸的探险之谜。

这个阿拉伯人正好是驼队中的一员，他逃了出来。大家通过他了解到，为探险家帮忙的图阿雷格人背叛了他。卡尔·斯太因克斯被他们引入歧途，受到这个部落的首领阿迪亚尔操纵的一伙图阿雷格强盗的袭击。阿迪亚尔因这样的袭击而出名，而这样的袭击使许多卡非拉人成为牺牲品。卡尔·斯太因克斯与忠于他的护卫队员勇敢自卫。在 48 小时内，他以一个废弃了的拱北作掩护，抵抗着攻击者。但是，他的小队在人数上处于劣势，他们不能继续抵抗，他最终落入图阿雷格人之手，这些强盗把他和他的同伴都杀害了。

大家知道，这条消息会引起多大的不安。人们发出同一声呼喊：为勇敢的探险家之死报仇，向这个残暴的图阿雷格首领报仇，而这个首领的名字也遭到公开的咒骂。此外，多少次其他谋害驼队的事件被认为是他干的也不无道理！因此，法国当局决定组织一次远征，抓捕他本人，严惩罪犯，同时消除他对所有部落的有害影响。人们并不了解这事，这些部落逐渐向非洲大陆东部推进；他们的居住环境倾向于确定在突尼斯和的黎波里南侧的地区。如果人们不能迫使图阿雷格人处于绝对归顺的状态，那么穿过这些地区才能进行的重要贸易，就有被搅乱、甚至有被破坏掉的危险。因此，阿尔及利亚的总督作为驻突尼斯的总驻扎官，安排一次远征，并下命令以使远征在盐湖及盐水湖地区建有军事哨所的城市里得到支持。这是一支北非骑兵队，为了人们期望取得重大胜利的这场艰难的战斗，陆军部任命阿尔迪冈上尉指挥这支部队。

一支由 60 人左右组成的分遣队由“尚兹”号运到斯法克斯港。几天以后，分遣队登陆，粮食和帐篷放到骆驼背上，在阿拉伯人向导的带领下，离开海滨向西行进。分遣队必须在内陆城市和小镇找到获得补给的办法，在杰里德地区就有托泽尔、加夫萨和其他城市及绿洲。

上尉任命一名副手，两个中尉和许多副官，在这些人中间有中士长尼科尔。

然而，自中士长成为远征队的一员那一刻起，他的老兄“争先”和忠实的“切红心”也成了远征队的一员了。

远征按规律安排自己的宿营地——这种规律是旅程成功的保证，分遣队穿越了整个突尼斯萨赫勒平原。在越过达尔麦哈拉和埃尔吉达之后，远征队在昂马拉地区的加夫萨休整了两天。

加夫萨建在巴约干谷形成的主要拐弯处。这座城市占据着这拐弯处的一块山丘环抱的平地，与山丘相连的是层峦叠嶂的大山从这里绵延数公里。在南突尼斯各个城市里，这座城市拥有的居民最多，这些居民集中在由房屋和

拱北 (koubba)：伊斯兰教门宦在其教主葬地建造的建筑物。——译者注

窝棚组成的居民点。俯视居民点的拉卡斯巴，过去由突尼斯士兵在那儿警戒，现在则委托给法国的和当地的士兵看守。加夫萨也被看作一个文化中心，各种各样的阿拉伯语和法语学校在那里开设。与此同时，那里的工业很兴隆，纺织业制造丝制裹毯，用哈马马特地区大群绵羊提供的羊毛制造盖布和呢斗篷。人们在那里还可以看到罗马时代修建的界桩、水池和温泉，里面的水温可达 29—32 摄氏度。

在这座城市，阿尔迪冈上尉得到一些关于阿迪亚尔的较准确的消息：图阿雷格匪邦被告发就在费尔卡恩附近，加夫萨以西 130 公里处。这段路并不近，但是北非骑兵不考虑疲劳，只考虑到危险。

当分遣队得知他们的上司等待的是恢复体力和耐久力时，就只问何时上路了。“此外，”正如中士尼科尔所宣称的那样，“我已同‘老兄’商量过，如果需要的话，它准备加倍赶路……至于‘切红心’，它只求抢先一步！”

得到充分补给的上尉带着自己的部下出发了。首先应该向城市西南方向走，穿过一片不少于一万棵棕榈树的树林，这片树林中还藏着完全由结果实的树木组成的第二片树林。

只有一个重要的小镇，在加夫萨和阿尔及利亚—突尼斯边界之间的这条路上相汇，这就是切比卡。关于图阿雷格首领出现的消息在这里得到了证实。这位首领给经常活跃在君士坦丁省这些边远地区的驼队造成巨大损失，他的案卷已有一厚沓了，而且图财害命的新罪行还在不断增加。

当指挥官穿过边界，他便赶紧从离那儿几站的地方，来到位于索克纳干河谷畔的内格里恩镇。

在他到达的前夜，图阿雷格人在城西数公里处，准确地说即在位于流向这个地区巨大盐沼地的杰里什干河河畔的内格里恩和费尔卡恩之间的地方就得到消息了。

根据有关消息，有母亲同行的阿迪亚尔一伙大概有百人左右，可是，虽然阿尔迪冈上尉手下的人数还不足他们的一半，但无论骑兵队还是他本人会毫不犹豫地进攻阿迪亚尔。1 比 2 的比例并未使非洲部队害怕，这些部队经常在不利的形势下作战。

当分遣队到达费尔卡恩附近时，麻烦就出现了。阿迪亚尔已得到消息，他肯定不担心迎战。他不是喜欢让骑兵队更加深入到有巨大盐沼的艰难地区，用不断入侵来骚扰骑兵队，求得游牧的图阿雷格人的帮助，因为图阿雷格人遍及全地区，他们根本不会拒绝与阿迪亚尔这位在整个图阿雷格部落中大名鼎鼎的人物相聚在一起？另一方面，只要他留下踪迹，阿尔迪冈上尉绝不放弃，如有必要，会追到天涯海角。

因此，阿迪亚尔决定躲避起来，既然他能够切断骑兵队的后路。在招募了新成员之后，他肯定能消灭派来对付他的小分队。而这将会是给卡尔·斯太因克斯的消息增加的一个新的不幸的灾难。

可是，阿迪亚尔的计划被挫败了，于是，匪帮们力图溯索克纳干河而上赶到杰贝尔谢尔沙盆地的北部。由尼科尔中士长带领的一个小分队，由“切红心”在前为小分队开路，开始穿越公路。战斗打响了，分遣队的其他人员马上投入战斗。卡宾枪声、步枪声夹杂着左轮手枪声响成一片。图阿雷格人那边已有几具尸体，而骑兵队一边也有人受伤。一半图阿雷格人强行突围，逃了出去，但他们的首领却未与他们在一起。

其实，就在阿迪亚尔打算骑马以最快的速度追上他的同伙时，阿尔迪冈

上尉飞快地扑向他。阿迪亚尔打了上尉一枪，想使他从马上摔下去，但却没击中。但他的坐骑却猛闪一下，阿迪亚尔踩空了马蹬，一头栽下马来。就在他要重新爬起来时，一名中尉猛冲到他面前，其他骑士也赶来了，尽管他使了九牛二虎之力想挣脱掉，但还是被抓住了。

就在这时，如果中士长尼科尔不抓住捷玛，她就会冲到前面，来到她儿子跟前。的确，有6个图阿雷格人从他手里把她抢走，虽然勇猛的狗飞快地向拖走图阿雷格老太太的人猛扑，也无济于事了。

“我抓住了母狼！”中士长嚷起来，“可母狼却从我手中逃脱了！”

……‘切红心’到这儿来，这儿！”他边重复边招呼着狗。“总之，狼崽子被牢牢地抓住了。”

阿迪亚尔被抓住了，被牢牢地抓住了，假如在他到达加贝斯之前，图阿雷格人不能把他解救出去，那么，杰里德最终可以清除一个最可怕的坏蛋。

毫无疑问，匪帮们企图解救他，而如果分遣队不用托泽尔和加夫萨军事哨所中征调的士兵来加强的话，捷玛是不会听凭她儿子交给法国权力机构的。

于是，远征军重返海滨地带，而囚犯被关押在加贝斯的要塞中等待把他解到突尼斯，在那里他将由军事法庭提起公诉。

这就是在这个故事开头发生的事。正如大家所看到的那样，阿尔迪冈上尉，前往突尼斯做了一个短短的旅行之后，刚刚回到加贝斯，小沙洲湾中的“尚兹”号笼罩在夜幕中。

第三章越狱

在两个军官、中士长和北非骑兵离开之后，奥来伯沿着石井栏溜过去观察四周。

当脚步声在小路上消失后，一个图阿雷格人招手让他的同伴跟着他。

捷玛、她儿子与艾赫迈特很快追上他，走上一条挨着一些无人居住的破房子的羊肠小道，小路斜着通向要塞。

从这边看，绿洲荒无人烟，人口稠密区域的嘈杂声一点儿也没反射过来。天已全黑，凝重的乌云像厚厚的盖子笼罩大地，死气沉沉。即使外海最后的气流也几乎没带来海浪冲击海滩的低沉的波涛声。

奥来伯到达约定的新汇合点只需一刻钟，这里是一间低矮的小厅，是由地中海东岸市集商贩经营的咖啡馆或下等小酒馆。这个商贩一直经商，人们可能信任他的忠诚，付给他一大笔钱作担保，并保证事成之后加倍给他。在这种情况下，让他参与此事是有益的。

哈里克就在聚集在这间小咖啡馆里的图阿雷格人中间。他是阿迪亚尔最忠诚、最勇敢的支持者之一。几天以前，他在加贝斯大街上与人打架骂街，他让人给抓住了，并被关入要塞的监狱。在公共天井里度过的几天时间里，他毫不困难地与他的首领取得了联系。有什么比两个同族人相互吸引更自然的事呢？人们不知道，这个哈里克就是阿迪亚尔匪徒一伙的。

当战斗打响时，他能够在捷玛的配合下逃出去。然后，按照与索阿尔和艾赫迈特约定好的计划回到加贝斯，他利用被监禁来配合阿迪亚尔越狱。

然而，对他来说，重要的是，在这艘肯定载着图阿雷格首领的船到达之前，他得到获释，而现在这条标明通过好望角的船就要在加贝斯海湾抛锚了。因此，哈里克必须能准时离开要塞，找他的同伴一起商量办法。必须在今夜实现越狱，天亮了就太晚了。太阳出来时，阿迪亚尔被转移到“尚兹”号上，就再也不可能从军事当局手里把他救出去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商贩介入了：他认识要塞监狱的看守长。在街头闹事之后，宣布对哈里克进行轻微的惩罚，这事在头一天就结束了，但哈里克既然不耐心等待，就没得到释放。因此，他由于违犯监规而招至重惩，这是不可想象的，应该知道该怎么对付，尤其是在天黑之前，哈里克要当面获得打开要塞大门的办法。

于是，商贩决定接近监狱看守，这个看守在空闲时很乐意到他的咖啡店坐在桌边。天一黑商贩就上路了，走向通往要塞的路。

接近看守这个办法不是必要的，后来越狱成功之后看，这个办法似乎是令人怀疑的。由于商贩接近要塞暗道，一个人和他交错而过。

这是哈里克，他认出了这个利凡得人，于是只有这两个人走在去要塞的小路上。他们既不担心被人看见，被人听见，甚至不怕被人监视或尾随。哈里克不再是被救的囚犯，而是已受过刑罚逃之夭夭的囚犯。

“阿迪亚尔呢？……”商贩一开口就问。

“他已知道了，”哈里克回答。

“就在今夜吗？”

“就在今夜。那么，索阿尔、艾赫迈特和奥来伯怎么样呢？”

“他们会及时接应你。”

十分钟过后，哈里克在低矮的咖啡厅里与他的同伙相聚了，此外还采取

了提防措施，一个人留在外面监视着路。

一个小时后，只有图阿雷格老妇人和她儿子由奥来伯领着进入咖啡馆，哈里克就在那儿向这几个人了解情况。

在哈里克被关押的几天中，他已经和阿迪亚尔取得了联系。两个图阿雷格人关在同一个监狱里彼此进行联系，这只能引起怀疑。况且，图阿雷格人首领必须近期被带到突尼斯，而哈里克则很快被释放。

当捷玛和她的同伙到了商贩这里后，向哈里克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索阿尔用这些话提出的：

“我哥哥怎样了？”

“我儿子怎样了？”老妇人补了一句。

“阿迪亚尔已得到通知了，”哈里克回答。“在我从要塞出来时，我们听到了‘尚兹’的大炮声……阿迪亚尔知道明天早晨在那儿要被装上船，今天夜里，他准备逃跑……”

“如果拖到12点，他就没有时间了……”

“那他就不能成功了，”捷玛嘶哑地唠叨着。

“有我们帮助，他会成功的。”哈里克果断地声称。

“那怎么帮他呢？”索阿尔问。

下面就是哈里克做的解释：

阿迪亚尔过夜的单人牢房占据碉堡的一个角，就位于矗立在朝海的护墙那部分，海湾的水冲刷着护墙的底部。一个狭窄的天井挨着这间牢房，天井的通道对囚犯还是自由的，从高墙间是不能穿过去的。

在这个天井的一个角落开了一个口儿，是通向护墙外的阴沟，一个金属栅栏封住这个阴沟，阴沟开口处离海平面十码左右。

然而，阿迪亚尔发现，栅栏已坏，咸湿的空气腐蚀着铁杆，锈迹斑斑。在夜幕笼罩的时候，拆去铁栅栏并不难，可以一直爬到外面的开口处。

那么，阿迪亚尔怎样真的实现越狱呢？跳入大海他能到达最近的海滩，再绕过碉堡吗？……他还具备在海湾里，在冲向外海的海流中冒险的年龄和力气吗？

图阿雷格人的首领还不到40岁，高高的个头，白皙的皮肤由于非洲地区似火一样的阳光照射而呈现古铜色，削瘦但结实，熟悉所有使身体长久保持健壮的体育训练，鉴于那种不同于土著人的本族禁欲的习俗，人们的食物一般是谷物、无花果、椰枣和乳制品，这就保障提供营养，使他身体强壮具有耐久力。

阿迪亚尔对图瓦特和撒哈拉地区现在正向下突尼斯盐湖地带推进的过游牧生活的图阿雷格人确实有影响，这不是没道理。他智勇双全。像这些血管里流着母亲血液的图阿雷格人一样，他的这些品质是从他母亲那里获得的。在图阿雷格人那里，妇女抵得上男人，她也会报仇的。正是由于这一点，一个做奴隶的父亲和一个贵族妇女生的儿子，他就是贵族血统。反之则不是。捷玛的一切能力，在她儿子们身上都能找到。20年前自从捷玛守寡以来，孩子们始终生活在她身边。在她的影响下，阿迪亚尔获得一个使徒的品质，这位使徒长得俊秀，留着黑胡子，眼睛明亮，性格坚毅。因此，假如他想率部落抗击外国人或让他们参加圣战，只要他发出召唤，所有部落都会随之穿越杰里德的广大地区。

因此，这是一个血气方刚的人，但是，如果没有外面的帮助，他是不能

成功越狱的。事实上，在他用力打开栅栏后，他用不着到达阴沟开口。阿迪亚尔熟悉海湾，他知道海湾里有汹涌的水流，尽管落潮时水流弱一些，他就像置身于地中海的大水盆中，他知道，没有一个游泳者能够抵得住这些水流，水流会把他带到外海，绝不可能在要塞的上游或下游的沙滩上站稳脚跟。

这样，他必须在护墙与堡垒夹角通道的顶端找到救生艇。这就是哈里克对他的同伙讲的情况。他一说完，商贩便高兴地说：“在那边我有一条小船，你可以用……”“你领我去吗？”索阿尔问道。“到时候……”“你完成你的任务……我们完成我们的任务，”哈里克补充说，“我们按和你说好的，加倍给你钱，假如我们成功……”“你们会成功，”商贩肯定地说。这个利凡得人是从他经商的身份来说的，他从这一切中只看到生意，他希望从中赚到一大笔钱。索阿尔站起来说：“阿迪亚尔在几点等着我们？”“在11点至12点之间，”哈里克回答。“小船要提前到那儿，”索阿尔辩驳道，“我哥哥一上船，我们就把它带到隐士墓，在那儿有准备好的马匹……”“在那儿，”商贩评论道，“你们绝不可能被人看见，你们在沙滩靠岸，那儿直到早晨都没人影……”“但是小船怎么办？”奥来伯问。“只要把它拖上沙滩就行了，在那儿我就会找到它，”商贩回答。只有一个问题要解决。“我们中有谁去接应阿迪亚尔？”艾赫迈特问。“我，”索阿尔回答。“我陪你去，”图阿雷格老太太说。“不，妈妈，不，”索阿尔声称，“我们只要两个人就可以把船划到要塞……要是碰见人，您会引起怀疑……您应该去隐士墓……奥来伯和艾赫迈特与您去那里……哈里克和我划着船，再把我哥哥带来……”

索阿尔说得有理，捷玛听明白了，只是说：

“我们什么时候分手？……”

“一会儿，”索阿尔回答，“半个小时之后，你就到隐士墓了……半个小时之前，我们划船到碉堡脚下，躲在护墙角里，在那里不会被发现……如果我哥哥在约定的时间没露面，我就试一试……对！我试着钻到他那里……”

“对，我的儿子，对！……因为如果今夜他逃不出去，我们就永远见不到他了……永远！”

时间到了。奥来伯和艾赫迈特走在前面，走上通往市场的小路。捷玛跟着他们，当某个小分队与他们交错而过的时候，就躲进阴影里。偶尔可能与尼科尔中士长照个面，她差点儿被他认出来。

过了绿洲就没有危险了，循着沙丘脚下走一直到隐士墓，没碰见一个人。

过了一会，索阿尔与哈里克走出咖啡馆。他们知道商贩的小船在什么地方，他们宁愿商贩不跟着他们：他可能被某个夜晚的行人发觉。

大约9点钟了。索阿尔和伙伴向要塞方向逆流而上。他们沿着朝南那部分的围篱划着。

要塞内外一片寂静，在连最微弱的气息都透不过来的宁静气氛里，任何嘈杂声都能让人听到，凝重的乌云盖满整个天空。

刚到海滩，索阿尔和哈里克就恢复了几分活力，一些渔民从这里路过，有的人带着他们捕获的鱼回来，另一些人重返他们的小船准备驶往港湾深处。到处有火堆划破夜空，火堆越来越多遍布四面八方。在半公里处，“尚兹”号巡洋舰出现了，强烈的信号灯把它显示出来，并在海面上勾画出灯的轮廓。

这两个图阿雷格人小心翼翼地避开渔民，向港口尽头正在修筑的防波堤走去。

在防波堤脚下系着商贩的小船。正如他料定的那样，哈里克在一个小时之前就确信军舰就停在这个位置。两只桨触到了沙滩，他们只能把它们拿到船上。

在哈里克就要收回锚钩时，索阿尔抓住他的手臂。两个在这片海滩巡视的海关人员向这边走来。可能他们认识小船的主人，看见索阿尔和他的同伙要把小船占为己有，感到惊讶。最好一点儿没引起怀疑，并且不过问这个企图的全部秘密。这两个海关人员肯定要问索阿尔，用这条没有打渔工具的船想干什么，这两个图阿雷格人不可能被看作渔民。

因此，他们又逆流而上到海滩，躲在防波堤脚下而没有被发现。

他们呆在那里足足有半个小时，而使别人以为，由于他们看见了两个职员呆在这个地方而必定是不耐烦了。这两个职员会一直站岗到早晨吗？……不，两个职员终于走远了。

于是，索阿尔向沙滩走去，待海关职员消失在黑暗中，他招呼他的同伴跟上他。

小船被拖到海滩上。哈里克上了船；随后索阿尔把锚抛到前面，也上了船。

与此同时，两只桨也配合着，缓缓地摇着，拖着小船，小船绕过防波堤突出的堤头，沿着侵入海湾水里的护墙基划行。

用了一刻钟时间，哈里克和索阿尔绕过了堡垒角，停在阴沟开口处，阿迪亚尔就要从这儿逃跑……

当时图阿雷格人的首领正在单人牢房里，他大概要在那里度过最后一夜。一小时前，守卫离开他，并用一根粗重的门闩把对着上述单人牢房的天井的大门关紧。阿迪亚尔正以一个宿命论的阿拉伯人的非凡的忍耐力等待着行动的时刻，况且他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那样地控制自己。他已听到“尚兹”号开的大炮声了；他一点儿也不知道巡洋舰到了，他知道明天就要在这里上船，他永远见不到咸水湖和盐湖地带，杰里德这个地方了！但是，试图成功的希望与他皈依穆斯林的信念结合在一起。他多么希望穿过这狭窄的通道就能逃脱啊，他确信这一点，但是，他的同伙能够弄到一条小船，并且就呆在墙脚下吗？……

一个小时过去了。阿迪亚尔不时地走出牢房，站在阴沟的入口处用耳去听。一只小船探过护墙的声音清楚地传到他这里。但是，他听不到任何声音，他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在那儿一动不动地站着。

有时他也走到小天井大门附近去听，看到看守在走动，看守担心在夜里有人想把他弄到船上。要塞的围墙处鸦雀无声，只有碉堡平台上哨兵的脚步声不时打破这宁静。

然而午夜接近了，他与哈里克约定，半个小时前，阿迪亚尔就会拆掉栅栏到达通道的顶端。假如这时小船就在那里，他立刻就会在那儿上船。假如小船没到，他就要一直等到熹微晨光显露时，谁知道呢？那么，他不打算冒着被穿越小沙洲湾的海流卷走的危险泅水逃走吗？这可是他逃脱死刑的唯一与最后的机会了。

因此，阿迪亚尔就出来了，断定没有人朝天井走来，他又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把衣服紧裹身体，溜进了通道。

这狭长的通道大约有 30 码长，其宽度正好让一个中等身材的人可以通过。阿迪亚尔不得不紧擦着内壁爬行，这样他的裹毯就有几处被扯破了，费

了好大的劲才爬到栅栏。

大家知道，这个栅栏已破旧不堪。铁杆不堪手中小石块一击。只摇动了五、六下，就把它拆掉了。接着，阿迪亚尔把它扭向内壁，通道就畅通了。

图阿雷格首领只要再爬两米就可触到外面的开口，而那里是最难办的，因为这通道的顶端变窄了。但是阿迪亚尔成功了，他没有必要在那里等着了。

差不多就在这时，他听到有人说话：

“我们在这儿，阿迪亚尔……”

阿迪亚尔作最后的努力，他身体的前半截已经从出口探出来了，离水面有10英尺高。

哈里克与索阿尔对着他立起身，就在他们要把他拖出来的一刹那，他们听到了脚步声。他们可能认为，这声音来自小天井，一个看守被派去押解犯人，要他立即出发……囚犯不见了，要塞中被警戒起来……

幸运的是，什么事也没有。哨兵在靠近城堡主塔护墙的地方巡逻，发出这响声。小船的靠近引起他的注意。但是，从哨兵所占的位置，他不能看到小船，况且，在黑夜里，这么小的船是看不见的。

尽管如此，还必须谨慎行事。过了一会，索阿尔和哈里克抓住阿迪亚尔的肩膀，一点儿一点儿地把他拉出来，终于使他坐到了他们身边。

小船猛地一下被推向外海，它宁愿既不沿着要塞的墙，也不沿着海滩走，最好从海湾上溯至隐士墓的高地。此外，需要避开从港口出来和回海港的许多船，因为这样宁静的夜对渔民有利。在经过“尚兹”号时，阿迪亚尔又站起来，双臂又在胸前，放射出仇恨的目光……然后，一言不发，又坐到船的后座上。

半小时以后，他们从船上下到沙滩上，把船拖上岸，图阿雷格人首领与他的两个同伴朝隐士墓走去，他们没碰上任何人就到了。

捷玛扑向她的儿子，把儿子抱在怀里，只说出一个字：“来！”

然后，她转向隐士墓的一角，和艾赫迈特与奥来伯重聚。

有三匹马等在那里，准备载着它们的骑士向前猛冲。

阿迪亚尔上了马鞍，哈里克和奥来伯跟在他后边。

“来，”捷玛在重新见到儿子时说，而这一次她还是一词：

“去吧，”她说，又伸出手指向杰里德阴暗的地区。

过了一会，阿迪亚尔、奥来伯和哈里克消失在黑夜之中。

图阿雷格老妇人与索阿尔一直在隐士墓呆到早晨。她盼着艾赫迈特回到加贝斯。她儿子的越狱被发觉了吗？……新闻在绿洲传开了吗？当局派分遣队去追捕逃犯了吗？他们穿过杰里德朝哪个方向去寻找他呢？反对图阿雷格首领及追随者并捕获了他的运动还会再来一次吗？

这就是捷玛动身前往盐湖地带之前一心想要知道的。但是，艾赫迈特在加贝斯附近游荡时，他什么都不能知道。他甚至径直朝要塞前进；他又从商贩的房子前走过，商贩于是知道越狱成功了，最终阿迪亚尔自由地穿越荒凉的沙漠。

此外，商贩还没听说越狱的消息已经传开，当然，他肯定是最早知道消息是否传开来的人之一。

然而，晨曦之光早早地露出在海湾东的地平线上。艾赫迈特不愿意耽搁太长时间。重要的是，老妇人在天亮之前离开隐士墓，因为她是出了名的，如果抓不到她儿子，她肯定要被抓起来。

这样，当黑夜还浓的时候，艾赫迈特追上了她，在他的带领下，她又走踏上去沙丘的路。

第二天，巡洋舰的一只小船到达港口要把犯人运到河船上。

当看守打开关押阿迪亚尔的那间单人牢房时，他只能发出信号报告图阿雷格首领不见了。越狱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穿过排水沟去搜查，太容易发现了，排水沟的栅栏已被拆掉了。阿迪亚尔是企图泅水逃跑，在这种情况下，难道可能他被海湾里的水流卷到外海了？……或者，由他的同谋者用一只小船把他运到海滨的某个地方了？……

这无法确定。

另外，到绿洲附近搜查也无结果。逃跑者没留下任何踪迹。无论在杰里德的平原，或者在小沙洲的水域里，既找不到活人也找不到死尸。

第四章撒哈拉海

德沙雷先生对应他之邀到会的人寒暄一番之后，在感谢过法国和突尼斯的军官、职员、达官显贵们荣幸地出席显贵会议之后，发表了如下讲话：

“先生们，应该承认，由于科学的进步，把历史和传奇混为一谈越来越不可能了。历史终将揭露传奇。传奇属于诗人们的事，而历史属于科学家，每个科学家都拥有自己的拥护者，今天，我不得不把传奇放到想象领域里，并让它回到由科学观察所证明的现实中。”

新的加贝斯俱乐部大厅很难召集公众，让他们更好地跟随着报告人进入有趣的论证。听众们都是事先得到要进行的方案。因此，他的讲话自一开始就获得了奉承的赞扬声。只有几个夹杂在听众中的土著人似乎持审慎的保留态度。这是因为，事实上，半个世纪以来，杰里德地区定居的或游牧的部落，对德沙雷先生准备研究历史的计划熟视无睹。

德沙雷先生又说：“我们愿意承认，古人是靠想象生活的人，而历史学家习惯于用他们的见解来说明历史无非是传统。他们从这些纯粹的神话故事中受到启发。

“先生们，请不要忘记埃罗多特、庞贝牛斯·梅拉和托勒密所讲的。第一位在他的《民族史》中，难道没谈到有个地区一直延伸到特里通河，这条河就注入叫这个名字的小海湾里？……他不是把阿耳戈英雄旅行的故事作为插曲，讲到亚松的小船被风暴推到利比亚，被抛到未发现其西部界线的特里通小海湾以西吗？因此，应该从这个故事得出结论，所谓的小海湾当时是与大海相通的。此外，这就是希拉克斯在其《地中海游记》中关于这个大湖所告诉我们的事：在湖边住着利比亚的各个民族，他们理应占据现在这个咸水湖和盐湖地带，但是这个大湖由于一条狭窄的运河而不再与小沙洲湾连在一起了。

“在埃罗多特之后，就是庞贝牛斯·梅拉了，几乎在基督纪元之初，他还注意到有这个特里通大湖，即帕拉斯湖，还与小沙洲湾即现在的加贝斯湾相通，由于湖水蒸发导致水位下降而消失。

“最后，根据托勒密的观点，湖水继续减少，湖水最终固定在四个凹地，形成特里通湖、帕拉斯湖、利比亚湖和托尔图湖，它们就是阿尔及利亚的迈勒吉尔盐湖和拉尔萨盐沼、突尼斯的杰里德和费杰迪盐湖，这些湖往往统称为法拉温咸水湖。

“先生们，一定要抓住并抛掉，主要是抛弃掉与现代科学和精确性毫不相干的这些古老的传说。不，亚松的船并没被抛越过这个内海，这个内海与小沙洲湾根本就不相通，除非船插上一副像代达罗斯喜欢冒险的儿子伊卡洛斯那样强有力的翅膀，才能飞越海滨这脊状隆起！自19世纪末的观察，勿庸辩驳地证明了，一个覆盖着整个咸水湖和盐湖地带的撒哈拉海根本就不存在，因为一部分凹地的某些地方的海拔高度有时超过加贝斯海湾高度15至20米，主要是靠海岸最近的一些地方，而这个海，至少在历史上，从来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有550平方公里。

“可是，先生们，就是把这个海还原到这些盐湖地带和咸水湖地区的原始状态所允许的范围，那么用加贝斯湾之水来造撒哈拉海的计划也是行不通的。

“因此，这就是由几名既大胆又实际的科学家经过多少次波折而提出

的、最终不能实施的计划，这就是我想提请各位回忆的关于撒哈拉海的历史沿革，以及拖了那么多年的徒劳的方案和残酷的挫折。”

在听众中响起了一阵赞许声，因为报告人用手指着一张挂在讲台墙上的地图，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这边。

这张地图包括突尼斯部分和阿尔及利亚南部，34度纬线穿过该地区，位于3至5经度之间。那儿画着比斯卡拉东南的大片凹地。首先是整个阿尔及利亚的盐湖地带，低于地中海水平面，名称分别为迈勒吉尔盐湖、格兰德盐湖、阿斯鲁杰盐湖以及直至突尼斯边界的其他盐湖。从迈勒吉尔盐湖的边缘开始，是连接小沙洲湾的运河。

北部展开一片平原，遍布着各个部落，南部是一望无际的沙丘地带。这个地区的主要市、镇都标出确切的位置：加贝斯、拉哈马位于加贝斯湾沿岸，在南部，利马涅、索夫廷、布阿布达拉和贝什亚，位于伸向费杰迪和杰里德之间的舌形地带；塞达达，克里、托泽尔、内夫塔，在杰里德盐沼与盖尔塞盐沼之间；谢比卡位于北部，而比尔克雷比亚位于西部；最后，策里拜安那加、塔希尔拉苏、姆莱耶、法古萨靠近穿越撒哈拉伸向阿尔及利亚盐湖地带西部的路。

这样，听众就能在地图上一览无余地看到这些凹地的全貌，在这些凹地中，几乎完全被淹没的拉尔萨和迈勒吉尔，可能会形成一个非洲的新海。

“但是，”德沙雷又说，“幸运的是，大自然为收集小沙洲湾的水而安排了这些凹地，但这只能在一项艰巨的整平工程之后才能确定。然而，自1872年以后，在一次穿越撒哈拉沙漠的远征中，元老院议员奥朗、波麦尔和罗卡德矿的工程师认为，鉴于盐湖地区的宪法，这项工程不可能实施。在比较有把握的情况下，1874年，第一个提出这个非凡创造思想的参谋部上尉鲁代尔对这项工程重新作了研究。”

为一个受到多次欢呼而且还将永远受到欢呼的法国军官喝彩的欢呼声响彻大厅各个角落。此外，还应该把这个时期的部长会议主席德夫雷希奈先生、费迪南·德·莱塞普斯先生的名字同这个名字联系起来，不久他们竭力推荐这项规模巨大的工程。“先生们，”报告人又开口说，“应该记住的，正是这遥远的日子，这一天是我们对北至奥雷斯山脉、距比斯卡拉南30公里的这个地区第一次有了科学的认识。的确，正是在1874年，勇敢的军官对这个内海计划进行研究，为此他想必付出了多么大的努力。但是，他能预见到会出现那么多靠他的能力不能克服的困难吗？不管怎样，我们有责任把他应得到的尊敬还给这位有胆又有科学头脑的人。”在这项工程的倡议者作了初步的研究之后，公共工程部就把勘测这一地区的各种科学任务正式交给鲁代尔上尉。经过极其准确的大地测量观测，最终确定杰里德这一地区的高地。于是，传说在现实面前大概就消失了：这个地区——有人说从前有个海与小沙洲湾相通——在这种情况下就永远找不到了。另外，这次凹地——有人说从加贝斯脊状隆起部分至阿尔及利亚盐湖地带端点完全被淹没，只能是相对有限的一部分。但是，就老百姓最初认为撒哈拉海不具规模这一点，还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一计划应该放弃。“先生们，从原则上说，”德沙雷先生说，“人们似乎相信，这个新海可能延绵15000平方公里。然而，按这个数字，必须截走突尼斯咸水湖5000平方公里的面积，而这块地方的海拔比地中海海拔高。事实上，按照鲁代尔上尉的估计，拉尔萨和迈勒吉尔盐湖地带被淹没的面积应该缩小到8000平方公里，它的海拔高度要比加贝斯湾水面低 27

米。”于是，德沙雷先生用手里拿着的一根棍，在地图上画着，详细地说明他带来的一张全景照片，他能引导着他的听众，穿过古代利比亚的这部分。

首先，在咸水湖地区，从海滨开始，水位高于海平面，最低处为 15.52 米，最高处为 31.45 米，海拔最高处就在加贝斯脊状隆起部附近。向西看，大家只在距海 127 公里的一个 40 公里长的拉尔萨盐湖地带的盆地地区，发现最初的巨大凹地。然后，地势在 30 公里之内上升，直到阿斯鲁杰脊状隆起处，而从这里起 50 公里之内，地势下降直至迈勒吉尔盐湖地带，在方圆 55 公里的面积内，大部分地区被淹没。从 3.40 经度与纬度交叉的地点到加贝斯湾之间肯定有 402 公里。

“先生们，”德沙雷先生接着说，“这就是在这个地区进行的大地测量工作。但是，是否这 8000 平方公里的地区，由于其水位低于海拔高度，就肯定够条件容纳海湾之水，又鉴于土壤的性质，开凿一条 227 公里长的运河，这不是超过了人类的力量吗？”经过多次探测，鲁代尔就不考虑这件事了。正如当时马克西姆·埃来纳先生在一篇注目的文章中所说的那样，问题并不在于像在苏伊士或巴拿马的石灰质山脉中和在科林斯那样，开凿一条穿越沙漠的运河。这里的土地并不牢固。这就要清理含盐的土层，由于实施排水，土壤对这项工程的需要而言，就足够干的了。在把加贝斯与最初的咸水湖分开的脊状隆起部分，是方圆 20 公里的地方，铁镐必定要碰到厚 30 米的石灰质地层。开凿运河的其他部分都是在松软的土壤进行的。

于是，报告人概要地、精确地回顾了这项巨大工程在鲁代尔及其继承者看来必定产生的益处。首先，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气候会得到明显改善。在南风的作用下，由新海的水蒸气所形成的云会化为雨，从而使整个地区受益，提高农业效益。此外，突尼斯杰里德和费杰迪的咸水湖沼泽以及阿尔及利亚的撒哈拉和迈勒吉尔现在的盐湖沼泽等凹地，由于保持充沛的水量，而得到净化。有了这些物质条件的改善之后，这块经人的双手改造的地区难道不能取得贸易收益吗？……最后，鲁代尔先生有充分的理由强调这些最后的道理：奥来斯山脉和阿特拉以南就会有新的道路，过往那里的驼队的安全就会有保障；由于有了商船，就会使目前尚不能进入的凹地地区的贸易得到发展；军队在比斯卡拉南部登陆确保安宁，并扩大法国在非洲这一地区的影响。

“然而，”报告人又说，“这个计划虽然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虽然一丝不苟地注意到大地测量计算，许多反对者还是要否认这个地区从这项工程中取得的好处。”

德沙雷先生一个接一个地重复着鲁代尔上尉参加无情的斗争之初时各种报纸文章中提出的论据。

一开始，有人说，引加贝斯湾之水的运河长度应该到拉尔萨盐沼，然后到迈勒吉尔，也有人说，新海的容量应该是 28 亿立方米，而凹地是根本装不下的。

随后，有人认为，撒哈拉海的咸水分逐步渗透过邻近的绿洲，由于一种自然的毛细作用上升到地表土层，就会毁掉大面积椰枣种植园，而这些种植园则是当地的财富。

而后，还有一些严厉的批评确信，海水永远到不了凹地，水每天在流经运河时就会蒸发掉。然而，在埃及，炎热的日照与撒哈拉的日照不相上下，人们认为大概充不足水的曼扎来斯湖却充满了水，虽然当时运河这一段只有百米。

接下来，有人来论证造海的不可能性，或至少论证，开凿运河要付出高昂的代价。经验证发现，自加贝斯脊状隆起至最前面的凹地的土壤质地那么柔软，以至测杆有时只靠自身重量就可以向下钻透。

再接下去，就是对工程的诽谤者提出的最令人气愤的预测：

极平坦的盐湖畔很快就会变成沼泽，有多少沼泽就有多少瘟疫的温床在这个区域传播疾病。强劲的风不会像计划的炮制者想的那样从南方吹来，而是从北方吹来。由新海蒸气形成的雨水并不落在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广大农村，而是白白丢在大沙漠茫茫沙原上。

在宿命论居统治地位的地区和年代里，这些批评是呼唤宿命论思想的出发点，这样的结局，使当时所有生活在突尼斯的人仍然记忆犹新。

鲁代尔指挥官的方案勾起一些人的想象，也激发起一些人思考的热情。在这些人中，德·来塞普斯先生一直把此事挂在心上，直到开凿巴拿马地峡，才使他放下这件心事。

所有这一切，对这个地区游牧的或定居的土著人的想象力是有影响的，虽然这种影响相对来说比较小，他们看到整个阿尔及利亚南部处在欧洲人的统治下，看到他们的安全、他们的不义之财、他们的独立的结束。大海的入侵扰乱了他们的平静，数百年的极端统治完蛋了。因此，在部落中引起一种沉闷的骚动，他们担心触及他们的特权，至少是他们已经到手的特权。

就在此时，与其说虚弱的鲁代尔上尉被疾病压垮了，不如说被失望压垮了。他梦寐以求的事业被搁置起来，在美国人赎回巴拿马运河几年之后，1904年，一些外国工程师和资本家重新采用鲁代尔的方案，并建立一个协会，以法国海外公司的名义，着手安排开工，并尽快使工程完成，这一方面是造福突尼斯，反过来也是为了阿尔及利亚的繁荣。

深入撒哈拉的想法摆在许多人面前，从这个意义上说，发生在阿尔及利亚西部奥拉尼的运动，随着人们对放弃了鲁代尔方案的遗忘而更加扩大。在菲吉克绿洲，国家铁路已超过贝尼乌尼夫，并成为横贯撒哈拉运动的领头者。

德沙雷继续说：“我在这里并不想追溯过去人们对该公司的活动能力和它所从事的这项巨大工程所作的欠思考的冒昧评论。众所周知，该公司对这块非常辽阔的领地有影响，对它们而言，成功是毫无疑问的，公司什么都要操心，特别是在盐湖以北该公司作为固定沙丘任务而交付的森林工程的效益，这一工程借助在法国荒野应用的抗海水抗风沙双重侵害的保护海岸的方法。也就是说，在实现它的计划之前，他似乎认为必须保住城市或建造城市，就像绿洲一样不受未来大海（肯定不是一个平静的湖）的侵袭，必须事先对大海的侵袭加以提防。

“与此同时，整个水利工程系统必须治理可饮水的河流。难道不应该避免伤害当地人的习惯和利益吗？成功应该付出这个代价。难道不应该建一些港口，迅速地组织起沿海航行直接获取利益，而不去挖运河？

“为了这些在各处同时展开的行动，一些工人居民点，一些临时的城市，可以说在昨天还近乎荒凉的地方一下子建立起来了。游牧民们，虽然多半奋起反抗，还是被众多工人制止住了。工程技术人员全力以赴，他们的科学知识并不使大多数受他们指挥的人产生厌倦，他们对工程师们无限信任。在这个时期，突尼斯南部开始变成一个真正工作繁忙的、不为未来发愁的地方，

在那里，形形色色的投机商、商贩、掮客等，开始剥削那些在家乡活不下去、不得不把照料他们生计的事托附给那些不知来自何处的商人，这些商人在人群汇集的地方到处可以碰到。

“除了这一切及这些无可否认的物质需要，人们还想到周围有某种看不见的危险，感到一种模模糊糊的威胁，某种类似风灾之前隐隐约约的焦虑不安，它搅乱了被巨大的孤独感包围着的一大群人，这种孤独感是猜人们不知道的某种东西，但肯定是某种神秘的东西，在这些可以说没有边际的、见不到活的存在者——人或野兽的附近地区，似乎一切都在躲避劳动者的耳目。

“先生们，由于缺乏远见和计算错误，就出现了失败。法国海外公司不得不递交资产负债概况。从那时起，事情仍然停留在原来的状态，而我的打算是让你们恢复这项已中断的事业。公司想同时把一切进行下去，如各种已上马的工程、各种投资，你们当中的许多人还记得那个令人伤心的日子，那一天公司被迫中断那些自己过于庞大的、不能完成的项目的付款。刚才我指给你们看的地图，就显示出法国海外公司已开始实施的工程。

“但是这些未竣工的工程还在，非洲的气候，从本质上说是封闭的，肯定没有损害、确切说没有严重损害这些工程，对于一个新公司——我们的撒哈拉海洋公司而言，为了公司的利益和成功，根据讨价还价得到的赔款，按照我们可找到的工程的状况，把这些工程利用起来是再合理不过的了。甚至必须亲眼去了解这些工程，知道怎样利用这些工程。为此，我打算仔细地视察一下这些工程，一开始我一个人，然后带着工程科学家去视察，但始终要在足以确保新建起的或要建的装置和工地安全的护送队的保护下进行，就像旅途中我们的护卫队那样，请各位放心，我们尽可能使旅程缩短。

“并不是我估计得严重了，在土著人方面，虽然在南部领地上的图阿雷格的几个派别为划分土地而有过纠纷，这些事件可能发生在他们自己那方面（当在伊斯特姆开凿苏伊士运河时，沙漠中的贝都因人不是很好的合作者吗？）。眼下，他们看来很稳定，但他们却警惕着。对他们表面上的稳定不应太信任。由于有像阿尔迪冈上尉这样勇敢和有经验的战士，他们指挥的人，一定非常了解这个地区古怪居民的风俗习惯，请相信我，我们无所畏惧。在我们回来的时候，我们会告诉你们绝对准确的观测报告，我们将极其精确地制定出完成工程的预算。这样，你们将分享光荣，而我敢说分享一项宏伟的，一开始就注定是吉祥的和爱国的事业的益处，但是，由于你们，这一为了祖国荣誉和繁荣的事业将由我们来实现，而祖国将帮助我们，正如她在南奥拉奈已经做过的那样，她能使仍然敌对的部落变为我们征服自然无以伦比成果的最忠诚的、最可靠的卫士。

“先生们，你们知道我是谁，也知道我给这项伟大事业贡献了多少力量——财政的和智慧的力量，而将这两种力量紧密结合起来就能克服一切困难。我向你们保证，在装备不如我们的前辈们失败过的地方，我们将团结起来，集中在新公司的周围，这就是我们出发前往南方之前要对你们说的。由于你们对成功和持久的效能毫不怀疑、信心十足，其余的是不言而喻的，这样，百年之后，法兰西国旗就会插在阿尔及尔のカ斯巴，我们将看到我们法国的舰队在撒哈拉海上发展，并给我们在沙漠中的哨所提供给养。”

第五章 驼队

正如德沙雷先生在俱乐部集合上所说的那样，从他设想的探险回来后，工程会有序又有效地恢复，加贝斯湾里的水将最终通过在加贝斯脊状隆起上开凿的新运河被引出。但是，在这以前，还必须在现场核实所有留下来的旧工程，为此，最好走遍整个杰里德地区，沿着最初运河的遗迹直走到它在拉尔萨盐沼的出口，沿着第二条运河的遗迹一直走到它在迈勒吉尔盐沼中的拉尔萨盐沼的出口（这条运河要穿越把以上两个盐沼分隔开的一些小盐沼），然后，在与一个在比斯卡拉招募来的工人纵队会合后沿着迈勒吉尔盐沼转一圈，并确定撒哈拉海各个港口的的位置。

为了开发国家让与法国海外公司的这 2500000 公顷土地，并且为了能赎回这个公司已进行的工程，以及留在施工的建筑旁的重要材料，一个强大的公司在总部设在巴黎的董事会的领导下成立了。看来公众对新公司发行的股票和债券表示热烈欢迎。交易所使这些股票和债券的市价保持上升势头，这表明公司的领导者在重大交易和最有利的公共工程上获得金融方面的成功。

由此可见，这一事业——20 世纪最伟大的事业之一的未来，在各方面是有保障的。

作为新公司领导人的工程师恰恰就是这位作报告的人，他刚刚对在他以前就已实施的早期工程的进展情况作了研究。要了解这些工程的现状而打算进行的探险活动必须由他带领。

德沙雷先生有 40 岁，中等身材，与其说他固执，不如说其判断力强，讲话通俗，头发剪得像刷子，留着橙黄色的胡子，抿着薄嘴唇，眼睛有神，目光专注。肩膀宽、四脚粗壮，厚实的胸膛中的肺，像在一个空气流通的大厅里装置的一部压缩机自在地运转，这表明一种健壮的体格。在精神方面，这位工程师像他的体格一样坚毅。他来自一流发电站，他的首批工程就引起对他的注意，这是他循着命运之路走的迅疾的一步。此外，他的思想历来讲究实际。他具备深思熟虑、有条不紊、严谨的精神，如果大家愿意承认这些修饰词的话，他不相信任何幻想；有的人这样谈论他：一种局势或一件事，不管机会好与坏，他都进行精确的计算，甚至“推算到第十位小数”。他把一切数字化，把一切都纳入方程式，终有一天他会拒绝一个人有想象力；这简直就是一个数字人、代数人，这种人负责撒哈拉海这样重要的工程定能取得圆满结局。

再有，自从德沙雷先生对鲁代尔上尉的规划方案作了冷静的和仔细的研究之后，他就声称方案是可行的，这是因为它已实施了，他毫不怀疑，在他的领导下，无论在材料部分还是金融部分，都没有任何计算错误。“既然德沙雷参加，认识这位工程师的人愿意重新开始工作，事情就好办了！”而一切都能确保他们不互相欺骗。

德沙雷先生想沿着未来之海的周边走，想证明没有什么会阻止水经第一条运河流向拉萨，并经第二条运河流向迈勒吉尔，想证实陡峭的河岸和海滩容纳这 28 亿吨水量的状况。

由于他未来的合作者的高级管理人员必须像工程师们或新的工程承包人（这些人中的许多人和重要人物不可能自那时起就呆在加贝斯）一样了解来自老公司的数据，为避免今后职权的冲突，首席工程师决定不带走人员尚缺的公司的任何成员。

但有个仆人，一个侍者，确切说是“勤杂工”，因为他为这一称法辩护，尽管这个人不是国内的，或也并不比“符合规定的人”更好，还是跟随着工程师。弗朗索瓦先生，一丝不苟、有条不紊、可以说是“军事化的”——尽管他从未服过兵役，的确很适合于他的主人。他身体健康，吃苦耐劳毫无怨言，十年以来，他服侍着工程师，精疲力尽对他来说是免不了的。他很少说话，但是，他之所以节制说话，是为了思维。德沙雷先生认为，他是一个十足审慎的人，就像一件完美而精密的仪器。他朴素、守口如瓶、作风正派，他必须天天刮胡子，他既不蓄颊髯，也不留胡子，即使在最困难的处境里，他也不忽视这种每天的活动。

不言而喻，由法国撒哈拉海洋公司首席工程师组织的探险，如果不采取预防措施，是不能成功的。他和仆人单独冒险穿越杰里德，德沙雷先生确实很冒失。众所周知，在这个游牧人来来往往的地区，由驼队进行联络是不太有把握的，尽管如此，公司还有一些看管不好的或没看管的，总之分散各处的旧设施，以及几处已建起来、人员已撤离多年的保安哨所。人们怎么会忘记阿迪亚尔及其匪帮对这些设施的侵犯，而恰恰是这个可怕的首领，在被捕和被监禁后，在等待正义审判之前，却溜之大吉，并从这个地区消失了。他想继续抢劫吗？这是完全可以预见的。

此外，目前的局势大概对他有利。在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南部，阿拉伯人很少，更多的是杰里德地区的定居者和游牧者，这些人毫无反抗地接受实施鲁代尔上尉的方案。方案的实施使拉尔撒和迈勒吉尔地区的许多绿洲消失。尽管这些绿洲的所有者得到了补偿，但是总之，在他们看来不合算。肯定地说，他们的一些利益受到了损害，这些土地所有者一想到他们肥沃的土地就要消失在来自小沙洲湾的海水下，他们就产生深仇大恨。而现在，这件事的新情况想必妨害了这些部落的习惯，另外，必须统计随时准备恢复过冒险抢劫驼队生涯的图阿雷格人的人数；当咸水湖和盐湖地区之间没有道路了，当自古以来走遍沙漠前往比斯克拉、图古尔特或加贝斯等城市的卡非拉人不进行贸易了，他们将变成什么？可能会有一个由双桅纵帆船、三桅小帆船、单桅三角帆船、双桅横帆船、三桅帆船等有帆船或轮船组成的船队，配上当地穆斯林教徒和水手，在奥莱斯山脉南部从事商品的运输工作。图阿雷格人想怎样袭击他们呢？这会使靠海上劫掠或抢劫为生的部落顷刻间毁灭。

这样，人们将明白，一场隐隐约约的骚动已在这个特殊的人群中蔓延。他们的教主怂恿他们造反。有许多次，受雇来开凿运河的阿拉伯工人遭受过分激动的匪帮的突然袭击，而必须求助于阿尔及利亚部队的保护。

伊斯兰教的隐士们布道时说：“这些外国人根据什么理由把我们的绿洲和平原变成大海？……为什么他们企图把大自然造化的东西破坏掉呢？……地中海还不够大，他们才想把我们宽广的盐湖地带加进地中海！……既然这些基督徒愿意，就让他们到这里航行吧，假如这就是他们的乐趣，我们，我们是土地的主人，杰里德是供卡非拉人经过用的，而不是供船通过的！……应该在大海入侵并淹掉属于我们的故乡，我们祖祖辈辈的故乡之前，消灭这些外国人……”

这些一直扩大的骚动，在破坏法国海外公司的活动中可以捞到好处；而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工程放弃后，骚动似乎平息了；但是，大海对沙漠的入侵，仍然萦绕在杰里德居民的脑际。自从图阿雷格人在阿拉德南部划分了土地以来，他们认真地维持着相互的联系，就像从麦加返回的穆斯林或朝

觐者那样，他们很自然地把他们的埃及教友丧失独立归咎于开凿苏伊士运河，丧失独立对于所有人来说，仍然是一种成见，这种成见与穆斯林的宿命论是不协调的。自从有了《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以及众多阿拉伯的、波斯的和土耳其的故事作者的其他作品以后，这些被丢弃的设备以及它们令人惊异的器械，如装着异型操纵杆的巨型挖泥船，伸着巨大手臂的挖掘机——人们完全有理由把它们比作庞大的陆生章鱼，在当地随时编出的、令子孙后代一直喜欢的故事里，扮演着神奇的角色。这些故事，使大海入侵这件事像魔鬼附体一样萦绕在当地人的脑海，重新勾起老人们的回忆。

然而，在我们到达之前，在阿迪亚尔被捕前，他不止一次地与其同伙对这些设施进行各种各样的侵犯，这毫不奇怪。

因此，工程师的这一次探险，是在北非骑兵护卫队的保护下进行的。探险受阿尔迪冈上尉和维埃特中尉的指挥，除了选择这两位指挥官外，很难有更好的选择。他们了解南方，并且出色地完成了对阿迪亚尔及其匪帮的艰苦的战斗，现在他们必须研究今后要采取的安全措施。

阿尔迪冈上尉现在刚刚 32 岁，正处在风华正茂的年龄，他智勇双全，他胆大，但并不鲁莽，他在非洲这样的气候下非常习惯于吃苦耐劳，这在历次战斗中已得到无可辩驳的证明。这是个十全十美的军官，有活力的军人，以当兵为职业的军人。况且，现在是独身，甚至没有近亲，他视军队如家，视同志为兄弟。在部队里，大家不止是尊敬他，人们爱他，至于他手下的人，既表现出友爱，又表现出感激，他们效忠于他，不惜牺牲生命。他可以完全信赖他们，因为他可以向他们提出任何要求。

关于维埃特中尉，足可以说他像上尉一样勇敢、精力充沛、意志坚定、不知疲倦，是个出色的好骑兵，在以前的探险中，他的这些品格已得到证明。这是一个非常靠得住的军官，出身于一个富裕的企业家的家庭，在他面前，前途似锦。他毕业于索缪尔初等骑术学校，不久就获得了高级学位。

当这次探险决定下来后，就必须把维埃特中尉从法国召回来。当他得知这次探险要在阿尔迪冈上尉的指挥下完成，他来找上尉并对他说：

“我的上尉，我认为能成为您的一份力量太好了……”

“我认为能成为您的一份力量太好了，”上尉以同样的话回敬了中尉，这样的话是同志间友好和真诚的话。

“两个月后我从法国回来，反正就能实现了……”

“反正，我亲爱的维埃特，甚至更好，因为你从那边会把有关撒哈拉海的最新情况带回来！”

“我的上尉，其实，在阿尔及利亚的这些盐湖地带淹没在水下之前，我们将是最后一次看它们一眼……”

“这种消失，可能是非洲延续多久它就延续多久，也就是说，我们尘世延续多久，它就消失多久。”阿尔迪冈上尉回答。

“有理由相信这点，我的上尉！那么，就这样说定了……我会很高兴与您一起参加这次小小的战斗……肯定是一次随便的散步……”

“一次随便的散步，像你所说的那样，我亲爱维埃特，尤其是自从我们能够把阿迪亚尔这个疯子从这个地区消除……”

“这是一次为您争得荣誉的抓捕行动，我的上尉。”

“这荣誉也属于您，维埃特！”

不言而喻，阿尔迪冈上尉与维埃特中尉之间的对话，是在图阿雷格首领

成功地从加贝斯要塞逃跑之前进行的。但是自从这位首领逃跑后，很可能担心新的袭击，对于这位首领而言，发动那些因这个内海势必改变其生存环境的部落造反，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

因此，探险在穿越杰里德地区时应该注意缓慢前进，阿尔迪冈对此十分留意。

尼科尔中士长没料到他是护送队的一员，这显得很令人惊奇。以往阿尔迪冈要去哪里，中士长就必须去哪里。他参加过抓捕阿迪亚尔的战斗，他要参加的这次探险，也许还可能使他的上尉处于同图阿雷格匪帮交火的境地。

一直在同一个北非骑兵团里服役的 35 岁的副官，已经多次休假。中士长军衔上的双线金属线条满足了他的雄心壮志。除了好好服兵役争取靠退休金生活外，他一无所求，但要尽可能晚退休：他是一个特别耐劳的士兵、十分机灵的人。尼科尔只懂得守纪律。对他来说，这就是生存的法则，他希望在老百姓中和军人中都执行纪律。然而，既然他承认，人只是为了在旗帜下服役才被创造出来的，如果他没有从马那里找到他天然的补充，看来他也是不完善的。

他习惯地说：

“‘争光’和我，我们是二合一……我是它的头脑，它是我的腿……你们会承认这事实，马的腿比人的腿更适合走路！……而且，要是我们有 4 条腿，我们应该有 6 条腿，但我们却只有两条腿！……”

大家看着中士长羡慕多腿动物的样子，不管怎么说，他的马和他彼此配合得很好。

尼科尔，比中等身材略高，宽肩膀，胸部平平的，与其说它能肥起来，不如说它能保持瘦的状态，他愿意为大家而牺牲。既然他已预见到发胖的微小症候，他认为自己是最不幸的人。此外，他紧了紧他的蓝色军服的扣绊，把肋状盘花纽扣用力扣进扣眼，这样能够很好地遏制肥胖症的入侵，既然他被造就成这样瘦削的体质。这位尼科尔，长着一头红棕色的头发，热烈的红棕色，剪成刷子形，下巴留着浓密的山羊胡子，嘴唇上蓄着厚厚的胡子，灰色的眼睛不停地在眼眶里转动，视力惊人地好，好像燕子在 50 步开外能分辨苍蝇一样，这使下士皮斯塔什赞赏不已。

皮斯塔什是个快乐的人，永远兴高采烈，快 60 岁的人还像 25 岁一样，甚至吃饭晚几个小时，也从不埋怨肚子饿，在撒哈拉似火一样的骄阳下穿越无边的平原，很少见到水源的情况下，也不报怨口渴。这是普罗旺斯的法国南方好汉中的一个，他一点没有伤感，而尼科尔中士长“偏爱”伤感。因此，人们常常看见他们呆在一起，在整个探险的路上，一个紧跟着另一个的步子。

当说到分遣队包括一定数量的北非骑兵，两辆四轮马车由骡子拖着运载小分队的野营和生活用具，大家就知道是德沙雷工程师的护送队。

但是，即使一点儿也没特别谈到军官们和他们的部下骑的马，也应该专门谈谈尼科尔的马和形影不离的狗。

这匹马从它主人那里得到“争光”这个有意义的名字，这是马自身的表现。动物证明了这一称号当之无愧，它总是整装待发的状态，总设法不停地超越其他的马，只有像尼科尔这样好的骑士才能在队伍里驾驭它。此外，大家都知道，人和牲口默契的配合，着实令人羡慕。

但是，既然可以接受一匹马叫“争先”，那么一条狗后来怎么能叫“切红心”呢？这条狗有慕尼黑狗或其他有名望的纯种狗的本事吗？它在集市杂

技场上露过面吗？它当众玩过牌吗？

不，尼科尔的伙伴和“争光”不具备这些交际本领中的任何一种。这不过是一条勇敢并忠实于主人的动物，它为团队争光，同时也受到长官和士兵的爱戴、爱惜和抚爱。但它真正的主人，是中士长，正如它最亲密的朋友是“争先”一样。

然而，尼科尔对玩纸牌有特别的爱好，说实在的，这是他唯一的迷恋物，在驻地的闲暇时间里，玩纸牌是他唯一的消遣，对他来说，似乎很难有什么更有吸引力的东西适合于单纯的人，况且他竭尽全力，他的无数次胜利使他博得“扑克元帅”的外号——他引以自豪的外号。

怎么，两年以前，尼科尔在所有人中打出走运的一张牌、最后的一张好牌，他喜欢回忆这手好牌。那天，他和两个战友坐在突尼斯一个咖啡馆的桌子旁，在台毯上亮出一副32张的纸牌，过了相当长的时间，在他的朋友得意的时候，他通常的命运和技巧完全转变了，他的三个对手每个人都赢过三局，他得赶快返回兵营，最后一局应该决定最后的胜利。“扑克元帅”感到胜利已离他而去了；他倒霉了一天。每个人手里只剩下一张牌：他的两个对手摊牌了，他们的最大希望，一张是红心王后，另一张是黑桃K。他们可能以为，红心A或最后的王牌仍在发剩的牌里。

“‘切红心’！”尼科尔响亮地喊起来，他用拳头敲着桌子，他的王牌飞到了大厅的中央。

狗跑过去把这张牌轻轻地叨起来，衔在齿间跑回来，直到这难忘的一天，这只狗还一直叫密斯托。

“谢谢，谢谢，我的战友，”中士长喊道，他也为他的双重胜利而自豪，就像他拔了敌人的两面旗帜一样。“切红心，你听到了吗？我切了红心……”

这条狗发出长长的得意吠声。

“是呀……切红心，”尼科尔重复一遍，“而这不再是密斯托了，现在你改叫‘切红心’！你看怎么样？……”

这新名字肯定对它很合适，对这可爱的动物，因为，狗用力一跳，跳到它主人的膝上，这一下差点使主人摔倒。

而密斯托由于有了“切红心”这个新名字而很快忘了它的旧名字，从此，这个体面的名字在全团上下皆知。

大家毫不怀疑，尼科尔中士长和皮斯塔什下士会愉快地接受这项新探险计划。但是，他们相信，这件事定会给“争先”和“切红心”带来不小的快乐。

出发的前夕，中士长当着下士的面，与两个离不开的伙伴，就这方面的事及时进行交谈。

“喂！我的老‘争先’，”尼科尔一边说一边轻轻拍着马的脖子，“这么说，我们又要投入战斗了吗？……”

大概“争先”听懂了他主人的话，因为这匹马发出了快乐的嘶叫声。

听到这马嘶声，“切红心”用一阵短小而愉快的吠声作回应，这说明，它们不可能误解！

“对，好狗，对……你也懂了！”当“切红心”蹦跳着好像要跳到“争先”背上去时中士长补充说。的确，狗骑到马背上去的事已经有好几次了，似乎无论驮着狗还是狗被它驮着，马都乐意！

“明天我们就要离开加贝斯了，”中士长接着说，“我们要走通往盐湖

地带的路……我希望你们两个都做好准备，不要落在别人后面！……”

为回答这嘱咐，马又嘶叫一阵，狗也叫了几声。

“好啦，”尼科尔又说，“你们知道，阿迪亚尔这个大魔鬼不声不响地溜走了……就是我们一起抓住的那个该死的图阿雷格人……”

假如“争先”和“切红心”过去不知道这件事，那么这样它们就知道了！啊！这个图阿雷格无赖逃掉了！……

“怎么，我的同志们，”中士长发表意见，“我们很可能在那边碰到这个无赖，这个阿迪亚尔，必须围成半个圆圈来抓捕他。”

“切红心”已作好扑到外面的准备了，而“争先”只等主人骑到背上去追踪这无赖了。

“明天见……明天见……”中士长一边重复着一边退出来。

可以肯定的是，动物们说话时，肯定不比人笨，“争先”和“切红心”可能这样回答：

“明天见……中士长……明天见！”

第六章从加贝斯到托泽尔

3月17日，从早晨5点钟起，探险队离开加贝斯，当时太阳正从小沙洲的地平线升起来，使盐湖地区漫长的沙质平原亮起来。

天气晴朗，轻柔的微风从北方吹来，掠过天空，驱赶着几片浮云，这些云在未到达对面地平线就消散开了。

此外，冬季已经结束。东非的气候有显著的规律性，四季分明，雨季几乎只从1月到2月。夏季温度过热，从5月到10月，以东北风转西风的季风为主。因此，德沙雷先生和他的随行人员在一个舒服的时候动身。勘测活动肯定会在酷热到来之前完成，因为酷热时缓慢地穿越撒哈拉沙漠太难了。

据说，加贝斯没有港口。古时的特努波小湾，几乎被沙淤塞，只有吃水浅的船才能抵达。这就是海湾，在盖尔甘奈群岛与洛托法日岛之间形成一个半圆形，这海湾获得小沙洲这个称号，而这个小沙洲湾，也确实令格兰特号的航海者们担心，它的海难如此之多。

治理的筹备工作就在梅拉干涸河入海口，就要出现的运河新港口就在那里。加贝斯的脊状隆起，有20公里宽，共有220000000立方米的土沙石挖走后，只剩下坚固的盆状外缘，留住海湾的水。只要几天工夫就可以排除这盆地的阻塞，但是不言而喻，这项工程只能在最后时刻进行，当盐湖地区所有防护、开凿、挖深的工程告竣之后。此外，还要预先想到，要建一座桥通往向加贝斯延伸的这个地区和拥有凯鲁万开往费里亚纳和加夫萨铁路的黎波里边界地区。

加贝斯的脊状隆起部的比较短的第一条运河，耗费大量人力和财力，因为在某些地段，除了两块高50—60米的角砾岩外，这脊状隆起部有百米的膨胀，这里沙子夹杂着难以采掘的巨石。

从梅拉干涸河口出发，运河朝杰里德平原延伸，有时沿着北山，有时沿着南山，分遣队开始它最初的行程。从20公里处起，进入第二段，尽量沿着北山走以减少盐湖地带自然环境固有的困难和危险。

德沙雷工程师和阿尔迪冈上尉走在队伍前头，几个北非骑兵护卫着他们。在他们身后，跟着运载宿营用的粮食和物资的车队，他们听命于尼科尔中士长。随后是维埃特中尉指挥的小队，组成后卫。

这次探险的目标，只是勘测运河整个流程的痕迹，证实工程进展到哪里，最初勘测到拉尔萨，然后再到迈勒吉尔盐湖，勘测不得不缓慢地进行。既然驼队真的从一个绿洲到另一个绿洲，迂回于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群山和高原南部，在10至12天之内，走完400公里，工程师清楚地知道每天得工作12个小时以上，因为他对糟糕的状况有考虑：工程沿途有线索和老路。

“我们不是去搞发明，”德沙雷先生说，“更确切说，是了解我们的前人给我们遗留下的工程的目前状况……”

“这是一言为定的，我亲爱的朋友，”阿尔迪冈上尉回应着工程师，“况且，很长时间以来，在杰里德地区没什么要发现的。但是，至于我，在这个地区没有改变之前，作最后一次旅行，我并不感到不快！这地区在交换中占便宜吗？”

“那是肯定的，上尉，届时请您回到这里……”

“在15年后……”

“不，我相信您很快就会在被您遇到的只有荒僻沙漠的地方，发现商业

生活生气勃勃的景象……”

“这有它的魅力，我亲爱的伙伴……”“是的……万一荒无人烟和空旷能够使人陶醉……”“像你一样的想法，并非没有怀疑，”阿尔迪冈上尉回答说，“但是，谁知道那些老的、忠诚的大自然的赞美者，是否对人类强行对大自然的这些改造感到遗憾！……”“好吧，我亲爱的阿尔迪冈，不要太惋惜，因为，即使整个撒哈拉海拔低于地中海海拔高度，请您相信，我们还要把它改造成海洋——从加贝斯湾到大西洋滨海地带！就像在某些地质时期它应该存在一样。“显然，现代工程师们不再尊重任何东西了！”军官微笑着声称，“如果对他们听之任之，他们会用大山去填海，而我们的地球就会像鸵鸟蛋一样，成为光溜溜的球，非常适合于修建铁路！”

人们确实可以认为，在他们旅行穿越杰里德地区的几个星期里，工程师与军官并没有从同一个角度上看问题；但他们仍旧是好朋友。

穿过加贝斯绿洲就到达一块迷人的地方的中心了。正是在这儿，在沙海与荒漠沙丘之间，有各种各样非洲植物区系的标本。植物学家们在这里收集了563种植物。他们不应该妒忌这个幸运的绿洲上的居民，大自然不惜把自己的恩惠给予他们。虽然香蕉树、桑树、甘蔗罕见，至少人们可以找到大量无花果树、巴旦杏树、柑橘树，在数不清的椰枣树高大的扇形叶下繁殖起来。更不用说布满葡萄园的山坡和一眼望不到头的麦田。况且，杰里德地区这个椰枣的产地，有一百万多棵椰枣树，有150个品种，其中有“发光椰枣”，其果肉是透明的，质量上乘。

过了这块绿洲最远的边界，驼队溯梅拉干涸河而上，到达脊状隆起的干旱地区，穿过这一地区，新运河延伸开来。工程需要大量劳力的地方就在这里。但是，尽管错综复杂，工资又不高，最终工人并不缺乏，法国海外公司还是能招募所需要的阿拉伯人。只有图阿雷格部落和另外几个游牧部落不时来到咸水湖边，拒绝参加开凿运河的工作。

德沙雷先生一边缓慢地前进，一边作记录。山坡乃至运河河床都要加以修正，以重新找出经计算过的、可以获得足够流量的坡度，“足够流量，正如鲁代尔先生定的那样要达到这样的程度：水要充满盆地，使盆地水位保持衡定的高度，补充每天蒸发掉的水。”

“但是从原则上说，运河应该有多宽呢？”阿尔迪冈上尉问道。

“平均只有25至30米宽，”德沙雷先生回答。“应该定下来，以便让水流本身能拓宽。虽然这是个比较大的工程，因而花费较多，大家必然认为宽度要达到80米，就像今天你们看到的一样。”

“这毫无疑问，我亲爱的朋友，为了早日向撒哈拉和迈勒吉尔盐湖地区注水……”

“那是肯定的，我向您强调这一点，我们依靠水流的速度从旁边抛掉沙子，这将让海湾大量的水通过。”

“总之，在最初，”阿尔迪冈上尉又说，“大家不是说用不了十年，就可以使撒哈拉海具有正常的水位吗？”

“这点我知道……这点我知道……”德沙雷先生反驳着，“有人甚至认为，水在穿越运河的过程中就会蒸发掉，可能一滴水都到不了撒哈拉盐湖！因此，依我看，最好是遵循原来定下来的宽度，让运河更深些，至少在它最初那段。这是非常实际的，也比较省钱；但是，您知道，这不是我们的前辈唯一的计算错误。此外，对基础进行比较精确的研究，也能驳倒这些说法，

灌满阿尔及利亚凹地，肯定不需要十年。商船可以提前5年，从加贝斯湾经过新海直抵最远的迈勒吉尔港。”

这第一天的两段路是在良好的条件下走完的，驼队每一次停下来时，工程师都需要检查运河河道的状况。这大约是在离加贝斯15公里的地方，将近晚上5点钟的时候，阿尔迪冈上尉发出了夜间停止前进的信号。

营地很快被安排在运河北岸的一小片椰枣树林的树阴下。骑士们下到地上，把他们的坐骑牵到一片草地上，那儿有足够的草。一条小溪蜿蜒穿过小树林，大家深信溪水清凉纯净。

那些只是睡觉时才用的帐篷很快被支起来。至于吃饭，大家是在树阴下。工程师和两位军官由弗朗索瓦服侍，享用从加贝斯带来的食品。仅有肉和蔬菜罐头，驼队的食品有几个星期的保障，而在下突尼斯和下阿尔及利亚的小镇和城市，在盐湖附近，总能很容易得到补给。

说中士长及他手下的人有主意没用，他们把两辆补充车队的四轮马车置于树林的入口处之后，一眨眼功夫就把帐篷支起来了。另外，尼科尔喜欢开玩笑，而皮斯塔什总因这些玩笑不停地笑，尼科尔在想到他自己之前愿意去“想”“争先”。这匹可敬的马似乎对穿越杰里德的第一天感到满意，它用长嘶声回答它的主人，这叫声里还混杂着“切红心”的尖叫声。

不言而喻，阿尔迪冈上尉对营地采取了一切警戒措施。此外，夜晚的宁静只被几声狼嗥声打破，人们清楚地辨认出它们来自游牧区。

猛兽呆在远处，驼队直到太阳升起时，也没遇到任何麻烦。

从早晨5点起，所有人都下地了，5点10分，弗朗索瓦先生在一块吊在帐篷木柱上的小镜子前刮完了胡子。马被集中到一起，大家把东西装到四轮马车上，小分队按前夜的命令开始行进。

大家沿着运河陡峭的河岸走，有时走河的这岸，有时走河的对岸，地势已经没有比较靠近海湾的加贝斯脊状隆起那部分高了。只是河岸由松散的土和不结实的沙子构成，如果水流有力，河岸肯定经不住水的冲击。这点正如工程师们所预料的那样及当地人所害怕的那样，运河会自己拓宽，这会缩短注满两个盐水湖所需要的时间。但是，总之，运河的河床看来是坚实的，对此，德沙雷先生可以证实。恰当地说，在横跨突尼斯大咸水湖地区的柔软地层，比在小沙洲沿岸土地上挖掘更快。出了加贝斯绿洲，呈现在眼前的是一片荒僻的不毛之地。有时，几片椰枣林和平原上一丛丛的细茎针茅，成了这个地区真正的财富。

自从出发以来，探险队向西沿着运河走，为了去名叫费杰迪的凹地，以便到达拉哈马镇。不应该把这个镇混同于另一个位于拉尔萨最东边的同名的镇，探险队在完全穿过费杰迪和杰里德之后要视察的就是这个镇。

3月18日，在一天走完两个宿营地合乎规定的路程后，阿尔迪冈上尉来到运河南侧、拉哈马镇，租借夜间的住房。

这个地区各式各样的小镇，占据着小绿洲中所有同样的位置，就像村庄一样，周围用土墙围起来，这些土墙可以抵御游牧者的入侵，甚至抵御非洲大型野兽的袭击。

那里只有几百个当地的居民，其中掺杂着许多法国移民。一小批当地人的士兵占据着要塞，这些简陋的小房子俯视着镇中心。这里的居民热情欢迎的北非骑兵，被安排在阿拉伯人的房子里，而工程师和军官们，在一个同胞的家中受到殷勤的接待。

当阿尔迪冈上尉打听可能知道的关于从加贝斯监狱逃脱的图阿雷格人首领的消息时，这位同胞回答说一点儿也没听说过。在拉哈马附近的任何地方，都没有人报告阿迪亚尔出现的消息。此外，一切都使人相信，逃跑者已经又返回到阿尔及利亚盐湖地区，绕过硬杰迪并在南部图阿雷格人中间寻找藏匿处。可是，一位刚刚从托泽尔返回的拉哈马居民听说，捷玛在附近露面了，但是后来她朝哪个方向去了，就不知道了。另外，应该对他作一下回顾，在阿迪亚尔越狱之后，他从小沙洲的海滩上岸，在隐士墓附近（那儿有预先准备好的马匹等着他）与其母短暂的重逢之后，他的同伙儿与他从一条捷玛没跟他们走过的路逃跑了。3月19日清晨，有点儿阴天，这预示着这天不热，阿尔迪冈上尉发出了出发的信号。在加贝斯与拉哈马之间已经走过了30公里左右。到费杰迪只有一半的路程。这大概需要行军一整天，晚上，小分队在靠近盐湖的地方安营扎寨。

在通往拉哈马镇的最后一段路，工程师不得不离运河远一点儿，而在这一天的前半天，他在运河进入盐湖地带的地方，又折回到运河。因此，要穿过费杰迪这片长长的凹地，要经过185公里，标高为海拔15—25米的地区，而完成挖掘工作，用不着付出太大的艰辛。

在随后的几天里，分遣队可以沿着运河河岸，走在硬度并不完全符合要求的土地上。

在凹地的中央，探测器有时自己下沉直到消失，人也会发生工具曾发生过的事。突尼斯这个咸水湖是所有咸水湖中最大的一个。过了布阿卜达拉尖端，费杰迪和杰里德（不要与沙漠中同名的地方弄混）只形成一块凹地，直到它们的最西端。况且，穿过费杰迪，从位于拉哈马镇上面的姆托细亚村开始，运河已被确定下来，并需要跟踪运河近乎直线的走向达153公里，从153公里处开始，向南弯曲，在托泽尔和奈夫塔之间与海岸平行。

发现名字叫咸水湖和盐湖之类的湖泊盆地一点也不奇怪。关于从地理学上被命名为杰里德和费杰迪这样的盆地，没存下一点儿水，甚至在它们的中心部分也如此，这就是德沙雷先生骑马赶上阿尔迪冈上尉和维埃特中尉，对他们所说的，好像他经常遇见这样的事。

“我们连一片水都看不到，这是由于一层硬的盐壳覆盖着它。但是液面只是由这层硬壳隔开，这真是地质构造的奇迹，你们会觉得，咱们的马蹄声嘎嘎作响，就好像它们走在拱形物的背上一样……”

“确实如此，”中尉回应说，“这就需要考虑一下，是否地会突然陷下去……”

“应该留心，”上尉补充说道，“我不断地向咱们的人重复这一点，没看见有时候，在这些凹地最低的地方，水突然地冒出来，直到马的前胸吗？……”

“这样的事已经发生过，正好在鲁代尔勘测这个咸水湖的时候；没听人说过，当驼队去这个地区各个镇时，驼队突然陷进去的事例吗？”

“一个地区，既然不是海也不是湖，却不是陆地这个词真正意义的陆地！……”维埃特中尉表示这样的看法。“在杰里德这里没有的东西，在拉尔萨和迈勒吉尔会碰到，”德沙雷先生又说，“除了隐藏着的水外，在低于海平面的这些盐湖盆地里有表层水……”

“怎么，我亲爱的先生，”阿尔迪冈上尉说，“这个盐湖并不符合这些条件，这真令人遗憾！把加贝斯湾里的水引出来大概只需要一条长30公里的

运河就够了，而几年以后，我们就会在撒哈拉海里航行了！”

“这很遗憾，”德沙雷先生肯定地说，“事实上，不仅因为工程的期限和数值按相当的比例被缩小了，而且也因为新海的面积被扩大了一倍。不是7200平方公里了，而是720000公顷了，新海覆盖了将近1500000公顷！查看一下这个地区的地图，我们看到费杰迪和杰里德地区的面积，大于拉尔萨和迈勒吉尔地区，而尤其是迈勒吉尔地区不会全部被淹没。”

“总之，”维埃特中尉说，“既然我们行走在一块不稳定的土地上，会不会在某一天土地还会塌陷呢，尤其是当水较长时间地渗透？既然地中海不是从东向西入侵该地区，由于土地缓慢的或突然的变化，谁知道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整个南部是否会变成一个海洋盆地？……”

“这就是我们溜了缰的朋友维埃特，”上尉反驳说，“他对阿拉伯人想象故事中的幻想印象太深了。他想和我们正直的尼科尔的正直的“争先”比速度！……”

“的确这样，我的上尉，”年轻军官反驳说，“我认为一切都可能发生。”

“那么您的高见是什么呢，我亲爱的德沙雷？”

“我只喜欢依据确凿的事实、精确的观测，”工程师作出这样的结论。

“然而事实上，我越对这个地区的土壤进行研究，我越觉得它不正常，需要考虑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并由于我们无法预见的偶然性，会发生哪些变化！但是，在此期间，在保留自由行动的同时，我们只能实现撒哈拉海这个宏伟的方案。”

经过许多站——利马涅、塞夫梯米、布阿达拉这些位于费杰迪和杰里德之间舌形地带的镇之后，探险队完成了直达托泽尔的第一条运河的勘探，于3月30日晚停在托泽尔。

第七章托泽尔和奈夫塔

这天晚上，中士长尼科尔对下士皮斯塔什和弗朗索瓦说：“这里就是著名的椰枣之乡，就是咱们上尉所称的‘椰枣园’，这正如我的战友，‘争先’和‘切红心’的命名一样，假如它们获得说话天赋的话……”

“好，”皮斯塔什应答着，“椰枣到处都有，在加贝斯或托泽尔都采得到，但愿这些枣都产自一棵树……难道不对吗，弗朗索瓦先生？”

当大家对这个人说话时，总是说“弗朗索瓦先生”。他的主人本人也这样说，而弗朗索瓦先生由于他天然的自尊心而坚持这一称呼。

“我不能表态”，他用一种严肃的声音回答，把手放到出发第二天大清早刮了胡子的下巴上。“我承认，我对这种果实没有强烈的爱好，对阿拉伯人有益，对我这样的诺曼底人无益……”

“哎，您真别扭，弗朗索瓦先生，”中士长嚷道，“对阿拉伯人有益！您想说对他们太有益了，因为他们不能如其所值地估价它！……这些椰枣！而梨、苹果、葡萄、柑桔，我以所有法国水果来换椰枣！……”

“唉！但是他们不应该轻视……”皮斯塔什声称，同时把舌头在嘴唇上滑一下。

“可以这样说，”尼科尔又说，“一定是从来没尝过杰里德的椰枣。噢，明天我让你们吃一种直接从树上采摘下来的椰枣，这种枣饱满且半透明，熟透时成为一种美味的甜膏……你们会赞不绝口！这简直是一种天堂果……我们贪吃的祖先可能不是受苹果的引诱，而是受椰枣的引诱。”“这很可能！”愿意服从中士长权威的下士附和着。“弗朗索瓦先生，您不要以为，”中士长又说，“只有我一个人对杰里德的椰枣，尤其是对托泽尔绿洲的椰枣有这样的看法！请问一下阿尔迪冈上尉、维埃特中尉，他们也了解这种枣，甚至去问问‘争先’和‘切红心’……”“怎么，”脸上充满惊异的弗朗索瓦先生说，“您的狗和你的马？”“它们酷爱椰枣，弗朗索瓦先生，在到达前三公里的地方，马和狗的鼻子就闻到椰枣树的味儿了。是的，从第二天起，它们就聚在一起享受美味……”“好，中士长先生，”弗朗索瓦先生回答，“假如您乐意，下士和我，我们非常高兴津津有味地吃几十枚杰里德这些值得重视的产品！”肯定地说，中士长并没有夸张。在整个地区，尤其是托泽尔附近，椰枣的质量都是上乘的，在绿洲里，有200000多棵棕榈树，产800多万公斤椰枣。这是这个地区巨大的财富；这吸引着大批的驼队，这些驼队带来羊毛、树胶、大麦和小麦，带走不计其数袋珍贵的果实。

从此，我们懂得，这个绿洲的居民，对造这样一个内海确实感到害怕。其实，照他们说来，由于洪水淹没盐湖地带而造成的潮湿，会使椰枣失去上乘的质量。正是由于杰里德地区空气干燥，这些椰枣在所有椰枣中才独占鳌头，而各部落才把它们作为主要的食物，并且可以说，这些椰枣可以无限期地保存。气候一变，这些椰枣就会被认为是在加贝斯湾或地中海附近采摘的。

这些担心是否得到了证实？众所周知，这些意见在这个方面并不是统一的。可以肯定的是，下阿尔及利亚和下突尼斯的土著人一想到因鲁代尔计划势必造成的无可挽回的损失，对造一个撒哈拉海就感到愤慨，从而加以反对。

因此，自这个时代起，为保护这个地区，防止沙漠逐步的入侵，有人曾组织起最初的森林部门，并由此很快发展起来，正如越来越多地种植松树和桉树，以及筑柴排（类似朗德省的行动计划）所证明的那样。但是，既然已

经了解并实施了抵御沙漠逐步入侵的措施，就必须使艰苦的斗争持续下去，否则，沙漠不久就会穿过屏障，卷土重来，破坏和吞没良田。

当时，旅行者正处在突尼斯的杰里德地区的中心，它的主要城市和乡镇有加夫萨、塔姆克扎、麦达斯、切比卡、奈夫扎瓦和托泽尔，——几个大绿洲如奈夫塔、乌迪亚纳和拉哈马也应附属于托泽尔，在这个中心，探险队可以了解法国海外公司由于无法迅速克服的金融困难而突然中断的工程的情况。

托泽尔大约有 1 万居民，将近 1 千公顷的耕地。工业仅限于制造呢斗篷、盖毯和地毯。但是，正如已指出的那样，驼队大量涌入这里，棕榈果和椰枣被运走百万公斤。大概让人惊奇的是，在杰里德这个遥远的小镇，教育相对地很受重视。的确有差不多 600 名儿童，经常去 18 所学校和 11 所佐雅。至于宗教修会，在绿洲有许多。

但是，假如托泽尔的森林和美丽的绿洲没有引起德沙雷先生的好奇心，那么肯定是运河（其航道有数公里经过这里并向奈夫塔流去）比较强烈地引起他的好奇心。相反，对于阿尔迪冈上尉和维埃特中尉而言，他们是第一次拜访这个城市。他们经过这里的这天，满足了好奇心最大的旅行者。某些广场，沿边矗立着红褐色房子的街道，安排得像令人惊叹、风格独特的绘画，真是美不胜收。正是那里，必须吸引艺术家的眼光，而不是托泽尔为数不多的罗马人占领的遗迹。

第二天大清早，副官和士兵们得到阿尔迪冈上尉的准假，随意穿越绿洲，只要他们在中午和晚上两次点名时报到就行。此外，大家也不应该在外面冒险，建立在镇上的军事哨所不同意这样做，这个哨所受统辖要塞的一名高级军官指挥。任何时候都要考虑因恢复工程和即将淹没盐湖地带可能对杰里德地区定居的部落或游牧部落产生的过度刺激。

天刚一亮，中士长尼科尔和下士皮斯塔什就一起散步，这自不必说。既然“争先”没有离开马厩（那儿的草料有半腿高），至少“切红心”在他们身边蹦蹦跳跳，狗肯定感觉自己有好奇心，好到处打听，它认为自己的大朋友“争先”也这样。

工程师、军官和士兵们在这一天里最常碰到的正好是在市场上。主要是达埃尔贝伊府前的居民聚集在那儿。这个市场的样子像个兵营，商贩们在竖起的帐篷下，用棕榈枝支起一张席子或一块布，前面摆上商品，这些商品是由骆驼经过一个个绿洲驮来的。

中士长和下士不时地抓机会喝几杯棕榈酒，这种当地的著名饮料名叫“拉格蜜”，它产自棕榈树：人们或者砍下树冠就能得到它，而将树砍头后，树必死无疑；或者只切几个口子，不让汁液那样大量地流，以致随后就死去。

“皮斯塔什，”中士长吩咐他的部下，“你知道不应该过多地喝好东西！这种拉格蜜后劲很厉害……”

“噢，中士长，没有椰枣酒厉害，”对酒有准确概念的下士回答说。

“当然没有，我确信，”尼科尔又说，“但是，应该对这种酒产生怀疑，因为它使两腿发软，头脑也发晕！”

“请放心，中士长，瞧，这是一些会给咱们作出坏榜样的阿拉伯人！”

的确有两三个当地人，喝着饮料，摇摇晃晃地走着，穿过市场，这副喝

醉酒的样子，尤其对阿拉伯人来说，不太体面，这引起这位下士这样的正确的反省：

“我认为，伊斯兰教禁止所有的信徒喝醉酒……”

“是啊，皮斯塔什，”中士长附和着，“除了这拉格蜜，不管什么酒都禁止喝……好像古兰经认为杰里德的这种产品是例外……”

“我看阿拉伯人正利用这一点！……”下士反驳说。

似乎拉格蜜没有列入禁止穆罕默德的子孙们喝的发酵饮料的名单中。

多亏棕榈树是这个地区最好的树，绿洲的土壤是特别肥沃的土壤，花园美丽，各种各样的植物产品丰富。贝尔库克河生机勃勃的水，或经其主河床，或经发源于它的众多小溪，缓缓地流过周围的原野。高大的棕榈树荫庇着中等高度的橄榄树，橄榄树荫庇着无花果，无花果又荫庇着石榴树，石榴树下，葡萄藤弯弯曲曲地延伸着，其蔓枝钻进小麦、蔬菜和蔬菜植物间，看到这一切，难道不引发人们的赞叹吗？……

晚上，德沙雷先生、阿尔迪冈上尉和维埃特中尉，应城防司令官的邀请，来到了卡斯巴大厅，自然而然地就工程现状、运河即将破土动工以及给被淹没的突尼斯两片盐湖地区带来的好处等方面谈了起来。关于这个话题，司令官说：

“土著人的的确确不承认杰里德地区在很大程度上会得益于撒哈拉海。我曾有机会同阿拉伯人的首领闲谈。噢，很少有例外，他们表示反对这个计划，我没能使他们听从道理！他们担心气候发生变化，而绿洲的产品，尤其是棕榈林会遭受损失。然而，一切都证明与此相反……最有权威的学者对这点毫不怀疑；这将是运河通过海水给这个地区带来的财富。可是这些土著人却顽固不化，一点儿不愿意让步。”

于是阿尔迪冈上尉问道：

“这种反对意见不是来自游牧部落，而是来自定居的部落了？”

“确实如此，”司令官回答，“因为这些游牧人至今早已不在那里了。所有图阿雷格人是以暴力著称的，这是可以想象的。驼队的数量和影响在缩小，更多的卡非拉人行走在通往杰里德的路上，仍有抢劫的事发生！一切贸易都将由新海的海船来完成，除非图阿雷格人把偷盗为业变为海上抢劫为业！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会很快使他们束手无策。因此，毫不奇怪，他们抓住一切机会，竭力向定居的部落灌输这样的思想：放弃他们祖宗的生活方式，会使他们面临毁灭的前景。于是，我们不仅遭到反对，而且遇到一种没道理的狂热。所有这一切，几乎还在于潜伏状态，借着穆斯林的宿命论，迟早有一天，会以暴力动乱的形式爆发。显然，那些人既不理解撒哈拉海带来的结果，也不理解引水的措施。他们只看到巫师的作用能造成可怕的灾难。”

指挥官从他的客人那儿了解不到任何新闻。阿尔迪冈上尉不知道探险会在杰里德各部落中不受欢迎。但问题就在于，假如精神刺激过大，人们势必担心，在拉尔萨和迈勒吉尔地区的居民中，不久就会有某些暴动。

“对这个问题我能回答的一切，”指挥官宣称，“就是图阿雷格人及其他游牧者，除了几次单独的袭击外，至今并没有严重地威胁运河。根据我们所能知道的，他们中的许多人，把这些工程归咎于伊斯兰教的魔鬼的授意，并认为，一种比这授意更强的力量会来这里加以整顿。此外，怎样了解这些虚伪的人的准确想法呢？可能他们在等待，工程恢复了，新公司招募的工人

回去后，企图进行更有成效的劫掠或有力的打击！……”

“什么样的有力打击？”德沙雷先生问。

“工程师先生，难道他们不能聚集起成千上万的人，并试图把河床陡坡上的沙子重新抛到运河里，阻塞其中一段，在某一地点，用人力阻止海湾的水通过？”

而德沙雷先生则作出这样的反应：

“他们要想填掉我们的前辈不需要挖的运河有不少困难，总之，他们在极其开阔的地带填掉运河是不能得逞的……”

“他们有的是时间！”司令官提醒说，“不是有人说需要十年左右才能使盐湖灌满水吗？”

“不，司令官，不，”工程师肯定地说，“我已经对此表明了意见，我的意见不是基于错误的资料，而是精确的计算。依靠人工的重要劳动，尤其是借助我们今天拥有的大型机器，让水充满拉尔萨和迈勒吉尔，将不需要10年，甚至用不了5年……水将使对它开放的河床加宽加深。托泽尔虽然距盐湖几公里，谁知道有朝一日它能否成为一个海港，并通过拉尔萨与拉哈马再连接起来？而这就说明，我不得不考虑的某些防护工程的必要性，这些防护工程就是我考虑中的港口的草案，在北部和南部，这些港口草案是这次旅行的重要目的之一。”

鉴于德沙雷先生有条有理的和严谨的思路，就有理由相信，他并未放弃那些空想的希望。

阿尔迪冈上尉于是提了几个有关从加贝斯要塞越狱逃跑的图阿雷格人首领的问题。是否有人告发他出现在绿洲？有没有关于他那个部落的消息？杰里德的当地人现在是否知道阿迪亚尔又自由了？难道不应该考虑他是否会千方百计地煽动阿拉伯人暴动反对撒哈拉海计划？

“关于这些问题，”要塞指挥官答道，“我不能肯定地告诉您，阿迪亚尔越狱的消息肯定已在绿洲传开，而有您参加的抓捕他的消息也引起轰动。但是，假如没有人向我汇报这个首领在托泽尔附近露面，至少我知道图阿雷格人匪帮朝着把拉尔萨和迈勒吉尔连接起来的运河的方向逃去。”

“您有理由相信这条消息的可靠性吗？”阿尔迪冈上尉问。

“有理由，上尉，因为我是从那些留在那里干活儿的人中的一个人那儿得到的消息，他们自称并认为自己是工程的监视者和守护者，因此他们肯定希望行政部门答应某些头衔。”

“总而言之，是完成了的工程，”德沙雷先生补充道，“但是必须有效地监督这些工程。假如图阿雷格人企图对运河进行侵犯，正说明这个地点令他们特别痛心。”

“为什么呢？”司令官问。

“因为淹没拉尔萨，不比淹没迈勒吉尔对他们刺激大。前者不包括任何有价值的绿洲，然而后者则不是这样，那里的一些很重要的绿洲必定要淹没在新海的水下。因此，必须料到，要袭击的恰恰是引水的第二条运河，这样，对可能的侵犯必须采取预防性的措施。”

“无论如何，”维埃特中尉说，“在河水流到拉尔萨之后，我们的小分队应保持警惕……”

“他们一定办得到，”阿尔迪冈上尉声称。“我们抓到过一次阿迪亚尔，我们肯定能第二次抓到他，在等待军事法庭永远从这个地区把他消除的时

候，最好不要再出现我们在加贝斯发生的事。”

“这正是所希望的，而且要尽可能地快，”司令官补充说，“因为这个阿迪亚尔对游牧部落影响很大，而且有可能煽动整个杰里德地区的人造反。总之，新海的好处之一，便是可以消除迈勒吉尔的几处罪犯的巢穴……”

“但不是所有的，因为，根据鲁代尔上尉的水准测量，存在着不同区域，像欣吉兹和它主要的镇藏非克不一定被水淹没。”

托泽尔与奈夫塔的距离有 25 公里左右，工程师估计要用两天才能走完这一段，下个夜要在运河的一侧岸上宿营。在这一段里，运河的走向与鲁代尔的草图不相符，为了极大地使这一带居民们满意，这一走向使托泽尔和奈夫塔地区变成杰里德和拉尔萨之间的半岛，工程已全部竣工，还在那儿，一切都完好无缺。

从 4 月 1 日清晨，小分队趁会有变化的天气离开了托泽尔。在低纬度的地区，这样的天气曾引起瓢泼大雨。但是，在突尼斯这一带，这样的雨并不可怕，云层高高在上，肯定能减弱太阳的灼热。

大家最初沿着拜尔库克河的陡峭河岸走，穿过许多桥上的扶手，这些古老建筑的残垣断壁，为这些桥提供了材料。

无边无际的，呈现灰黄色的平原，向西铺展开来，在那儿，要想找一处遮挡日光，使人有幸减少光照的荫凉处，真是妄费心机。在头一天的两段路程里，大家在这片沙地的中心，碰到的只有长着长长叶子的、当地人称之为“德里斯”的、骆驼很爱吃的瘦弱的禾本科植物，这对杰里德地区的卡非拉人来说却是巨大的财富。

从日出到日落，没有任何事件干扰行军，宿营地的安宁直到天明一点儿未打破。几伙阿拉伯人曾出现在远离运河北岸的地方，往上向奥来斯山脉走去。但他们并不使阿尔迪冈上尉担心，他并未设法与他们打交道。

次日，即 4 月 2 日，朝奈夫塔的行走，同昨天的情况一样，天气阴沉，并不觉太热。然而，在接近绿洲的地方，逐步发生了变化，土壤不再贫瘠。绿色的平原上长满细茎针茅，在这些梗茎中间流淌着弯弯曲曲的小河，蒿属植物也出现了，仙人掌的篱笆也呈现在高原上。在高原上，一片片补血草和牵牛科植物的兰白色花令人大饱眼福，使人陶醉。随后，一簇簇树丛沿河岸耸立、延绵不断，橄榄林和无花果树，最后是流着树胶的洋槐林，簇拥着生长在天边。

这个地区的野兽只有羚羊，它们成群地飞快地逃走，一眨眼就无影无踪了。“争先”本身，不管它的主人对此作何感想，却不能把羚羊赶得精疲力尽。而“切红心”呢，当几大群无尾猕猴在盐湖地区的树之间蹦跳时，它一个劲地狂吠。大家还看到一些水牛和长角岩羊，既然在奈夫塔必定能得到补给，就用不着去追逐它们了。

杰里德这一地区最常见的野兽是狮子，它们的袭击是极其可怕的。但是自从运河工程开始以来，它们逐步被驱赶到阿尔及利亚边界，而在迈勒吉尔附近区域也有。

尽管如此，虽然野兽袭击并不令人担心，但人和狗、马还必须提防蝎子和响尾蛇——博物学爱好者的眼镜蛇，它们在拉尔萨附近大量繁殖。此外，爬行动物多得使某些地区无法住人，其中，杰里德地区的太尔加，不得不被阿拉伯人放弃。夜间宿营时，靠近圣柳林，德沙雷先生和他的同伴，如果不小心翼翼，就无法休息。大家承认，中士长睡觉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争

先”，则双目都闭上睡。“切红心”的确夜间警戒着，它总带着疑虑，匍匐前进，发现威胁马和它的主人的情况，就发出信号。

总之，这一夜没有发生任何意外，天刚亮，就收起了帐篷。阿尔迪冈上尉所循的方向，一直是西南，自托泽尔开始，运河一直朝西南方向。在 207 公里处，运河北上，从这个拐弯处起，小分队离开这天下午才到达的奈夫塔，缓慢地行走在子午线区域。假如能够使拉尔萨在它朝托泽尔方向的东部边界的某个地方汇合，运河的长度可能会缩短 15 公里左右。但是执行这一方案困难重重。在到达盐湖这一边之前，必须挖掘极硬的岩石，至少比加贝斯脊状隆起要长、要多花钱，而比海平面高出 30 至 35 米，就需要有浩大的工程。为此，经法国东方公司的工程师们对这一地区进行深入的研究，放弃了原初的走向，而采用新走向，即从 207 公里处起至奈夫塔西部。从这个地点，运河朝北流。这第一条运河的第三段，也就是最末一段，已经出色地完工：收尾处很开阔，工程利用了许多凹地，在一个小湾深处到达拉尔萨，该小湾位于这个盐湖海拔最低处，几乎是在南岸边的中部。

德沙雷先生与阿尔迪冈的想法一致，直至第三天也没在奈夫塔停留。他们只需在那里度过下午的最后时刻及第二天夜里在那里休息，并给分遣队补给。况且，从加贝斯出发，即从 3 月 17 日至 4 月 3 日之间，在长达 190 公里直线距离的行程中，人和马都不能太累。他们甚至能轻松地在第二天白天就能走完工程师规定的准时到达拉尔萨盐湖所剩的这段距离。

从地区观点上和土壤性质观点上说，植物的产品显然同托泽尔绿洲不同。住宅都聚集在树的环抱中，都是卡斯巴式的布局，都有军事布署。但是，绿洲内人不多，当时不超过 8000 多居民。

法国人和当地人对阿尔迪冈上尉的小分队表示热烈的欢迎，并且忙着让小分队住尽可能好的房子。对此，有一些个人利益的理由，大家不可能因新的走向而感到惊异。奈夫塔的贸易会由于运河在绿洲附近流过而大大受益。假如运河在奈夫塔外向盐湖流去，那么绿洲要损失的贸易就会恢复。似乎奈夫塔正处在要变成新海岸边的一座城市的前夜。因此，居民们抑制不住地向承建撒哈拉海的法国公司的工程师表示祝贺。

然而，虽然居民们恳切地挽留探险队，这也只不过 24 小时，第二天太阳出来以后就又出发了。由于阿尔迪冈上尉得到消息说，第二条运河到达迈勒吉尔会过度刺激这地方附近的居民，因而他总是顾虑重重，他真想一下子结束这一段探险旅行。

当人们集合起来，车马备好，出发的信号下达时，太阳还未出现在地平线上。从奈夫塔到拐弯处，再从拐弯处到拉尔萨，运河已穿越了 12 公里。

路途中没有发生任何事端，当阿尔迪冈上尉停在入口处完全到达盐湖的运河的小湾处时，已经是晚上 6 点钟左右了。

第八章拉尔萨盐湖

4月4日至5日这一夜，探险队是在沙丘脚下宿营的，这里地形有明显的凸起，把小湾深处围拢起来。这里没有任何隐蔽处。小分队已经走过这个荒凉区域的最后一些树，已离那里三四公里远，正处在奈夫塔和盐湖之间。这是沙土荒漠，开始显露出完全干旱的拉尔萨沙漠的某些植被的迹象。

帐篷竖了起来。四轮马车装上在奈夫塔得到的补给物，这些东西可够人和马用许多天。此外，工程师沿拉尔萨兜一圈，要在各绿洲驻足，运河沿岸的绿洲相当多，那里鲜嫩草料极其丰富，而在盐湖地区中部是绝对找不到的。

这便是德沙雷先生在用晚餐（弗朗索瓦先生为他准备的）前，在帐篷下对阿尔迪冈上尉和维埃特中尉说明的。拉尔萨方案就放在桌上，可以让人了解那里的地形。这个盐湖，其南部边界离34度纬线不远，向北呈圆形展开，横穿过靠近奥来斯山的地区，毗邻切比卡镇。它最大长度正好为第34纬度，估计有60公里，但它被水淹的只有1300平方公里，或像工程师所说的，相当于巴黎三四千练兵场那么大。

维埃特中尉提醒说：“喂，对于练兵场来说，又太大了，对于一个海来说，算是一般的。”

“那当然，中尉，”德沙雷先生答道，“但是，假如你再加上迈勒吉尔的面积6000平方公里，这就是撒哈拉海的面积720000公顷。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并由于水成作用，最终大海会把杰里德和费杰迪的咸水湖也包括进来……”

“我看，我亲爱的朋友，”阿尔迪冈上尉又说，“您总是依靠这种可能性……未来会安排可能性吗？……”

“谁能看出未来的事情？”德沙雷先生回答。“肯定地说，我们的地球曾发生过一些比较异常的事，我对你们不隐瞒，这个并不困扰我的念头，有时也吸引我。你们一定听说过，有一块叫亚特兰蒂斯的陆地消失的事，怎么！这并非现在正出现的撒哈拉海，而是大西洋本身，而且是在完全确定的地区；这类灾变的事例并不少见，确实是按比率发生的；请看19世纪喀拉喀托火山猛烈喷发时在因苏兰德发生的事；因此，为什么昨天发生的事，明天就不会发生呢？”

“未来，就是人类巨大的玩偶盒，”维埃特中尉笑着答道。

“正是，我亲爱的中尉，”工程师果断地说，“而当这个玩偶盒一旦空了……”

“那么，世界将完结，”阿尔迪冈上尉下了这样的结论。

然后，他的手指放到平面图上，那儿就是长度为227公里的第一条运河到达地：

“难道不应该在这地方建一个港吗？”他提问。

“正是那儿，就在这小湾的岸边，”德沙雷先生回答，“而一切都表明，那儿将变成撒哈拉海最烦恼的港口之一，规划已经研究过，一旦拉尔萨通航，肯定要建起住宅和商店、仓库和要塞。另外，在盐湖最东边的拉哈马镇，在最初规划时就认识到并预见到，它将成为沿海贸易重镇，尽管会有变化，但它作为加夫萨前沿港口的地位大概是有保障的。”

工程师在地图上指出其位置在拉尔萨顶端的这个镇，要成为杰里德中心的一个商港，这是昔日无法实现的一个梦。然而，人类的智慧很快会使它变

为现实。这一现实只遗憾一件事，这就是第一条运河不能到达它的大门口。但是人们了解工程师之所以必须把盐湖同这小湾的深处连接起来的理由，这小湾现在被冠名为鲁代尔湾，并盼望这是一个新港——当然是撒哈拉海最大的港口的名称。

于是，阿尔迪冈上尉问德沙雷先生，他的意图是否在于让探险队纵向穿越拉尔萨。

“不，”工程师回答，“我必须视察的是盐湖的岸边；我希望能在这儿或那儿发现对我们有用的贵重材料，既然这些材料在施工现场，虽然它肯定不如现在的、需要弄来的材料。

“驼队宁可不穿过盐湖吗？”维埃特中尉问。

“还是穿过盐湖，我亲爱的中尉，虽然这是一条不太结实、土质相当危险的路，但它比较短，沿着堆满沙丘的岸边走不太难走。然而这就是我们将朝西方向修建的运河，它一直到第二条运河的起点；然后，回过头来，修复迈勒吉尔边界后，我们就能沿着拉尔萨北部边界走，这比从迈勒吉尔回来更快地返回到加贝斯。

这就是被采纳的计划，而在勘测了两条运河之后，工程师就会沿新海的周边兜一圈。

第二天，德沙雷先生和两位军官走在分遣队的前头。“切红心”在前面蹦蹦跳跳，使一群群棕鸟飞起来，沮丧地簌簌地扇着翅膀逃走。大家沿着形成盐湖地带四周的高高的沙丘下面的根基走。人们担心的，不是水面可能扩展并越过凹地的岸边。凹地高高的岸，有点儿像加贝斯脊状隆起的外沿，能够抵得住水的压力，对杰里德南部绝对安全。

自大清早起，营地就撤除了。按通常的日程，又开始行军。日常的行程不应有一点儿改变，并保持在两站之间平均 12 至 15 公里的距离。

德沙雷先生主要想证实的，就是即将抵挡新海之水的滨海地带，是否用不着担心，海水越过它的边缘，这边缘会侵占临近地区。因此，小分队循着沿盐湖地带一个接一个的沙丘底部向西行走。况且，从这个角度上看，人似乎不应该改变大自然的杰作。不管拉尔萨昔日是不是湖，它一直被当作湖，而第一条运河从加贝斯湾引到拉尔萨的水，要严格地装在规定的界限里。

走在路上就能观察广阔的凹地。拉尔萨这个干燥的盆地的地表，在阳光下闪着光，酷似对折的银叶、水晶叶或樟脑叶。双眼不能对着闪光处，必须用墨镜保护双眼，以避免在撒哈拉炽热的太阳光照耀下经常会发生的眼炎。军官们及其部下对这一意图有准备。中士长尼科尔甚至为他的马买了结实的园形眼镜。但是，看来，马戴眼镜并不合适。有点滑稽的是，“切红心”戴上这光学仪器后就认不出它的伙伴儿的轮廓了。与“争先”一样，没有一匹马戴上这种对它们的主人说来是必不可少的防护用品。

况且，盐湖地带充分呈现出这些盐湖的面貌，在夏季，这些湖在热带炎热的作用下干涸了，但一部分水层被吸引到沙子下面，排出它荷载的瓦斯气，而土壤则布满隆起的包包，就像一块布满田鼠窝的田野。当抵达盐湖地带的深处时，工程师让两位军官注意，混合着硫酸盐、石灰碳酸盐的红色石英沙的形成。这一层被由碳酸钠、氯化钠形成的盐霜所覆盖，一层真正的盐壳。此外，盐湖地带与咸水湖衔接的新世土地本身就提供丰富的石膏和盐。

有必要指出，在拉尔萨的水未枯竭的年代里，冬天时，河流还有水流入那里。有时，覆盖的沙丘远离时，马停在充满一汪死水的低洼地边。

阿尔迪冈上尉从远处就能看见一支阿拉伯人的骑兵队来来往往穿越盐湖地带荒芜的盆地，但他的人一接近，队伍飞快地，简直是振翅逃走。

那儿只有一群红兰火烈鸟，它们身上的羽毛使人想起制服的颜色，“切红心”飞快地追捕它们，但却没能撵上这些涉禽类家族最优秀的代表。

与此同时，它使无数只鸟从四面八方腾空而起，叽叽喳喳掠过天空，这就是杰里德地区震耳欲聋的麻雀！

然而，沿着拉尔萨兜圈子，分遣队毫不费力就找到了宿营地，而这在凹地中心地带就找不到。为此，在地中海的水被引过来以后，这个盐湖会完全泡在水里，而迈勒吉尔那些高出海平面的地方，还会露在外面。因此，大家从一个绿洲走到另一个绿洲，这些多多少少有人居住的绿洲注定要成为“马尔萨”即新海的港口或小海湾。在柏柏尔语里，人们把它们叫做“图阿”，在这些绿洲里，土壤极其肥沃，各种树，棕榈树和其他树为数不少，牧场也不缺，这样，“争先”和它的战友们就不抱怨草料不足了。可是，这些绿洲很快就过去了，大地一下子又呈现出它荒芜的自然景象。紧接着长满茂密绿草“穆尔地”的地方，突然变成了由砾石和沙子构成的平坦的土地——碎砾荒漠。

然而，也有必要对它进行观测，对拉尔萨南部边界的勘察并不太疲劳。当没有一片云减轻太阳的酷热时，酷热无情地折磨着走在沙丘脚下的人和马。但是，阿尔及利亚军官和北非骑兵们最终适应了这赤日炎炎的气候，至于德沙雷先生，也是一个被太阳晒成青铜色的非洲人，而勘察工作正好选中他担任撒哈拉海关键工程的领导工作。

谈到危险，它们只能来自穿越盐湖地带的“霍夫拉”地段，这些地段是最突出的凹地，那里的土壤是疏松的，没有坚实的地基；但是，探险队走在这段路上，这些地段会陷入流沙，这有点令人担忧。

“这的确是很危险的”，工程师反复说，“在挖掘贯穿突尼斯咸水湖的运河时，我们有很多机会来证实这一点。”

“其实，”阿尔迪冈上尉补充说，“这是鲁代尔先生在对拉尔萨和迈勒吉尔进行测平时已经预见到的麻烦之一……难道他没说过，他有时陷进盐沙直至膝盖吗？……”

“他只讲真话，”德沙雷先生加以肯定。“这些低凹地布满了洞，阿拉伯人给这些洞起名“海眼”，而测深器竟不能达到洞底。因此，一些意外事故一直很可怕。在鲁代尔进行的一次勘测中，一名骑兵和他的马被一个裂缝吞没，他的同伴甚至把 20 根擦枪通条衔接起来，也没能把他从裂缝中拉出来……”

“因此，我们要当心，”阿尔迪冈叮嘱道，“大家不要过于拘谨，我的人禁止离开沙丘，除非我们确实发觉土壤状况……我甚至总担心‘切红心’这个魔鬼乱跑，我是说在穿越咸水湖时，会突然消失。尼科尔不能把它拉上来……”

“如果他的狗发生这样的不幸，”维埃特中尉声明说，“他会多么悲伤啊！”

“而‘争先’，”上尉补充说，“它会痛苦而死！”

“另外，这确实是两个真诚的动物的特殊友谊，”工程师提醒说。

“很特殊，”维埃特中尉说，“至少，奥来斯特和皮拉德，尼苏和厄里亚尔，达蒙和皮西亚，阿希勒和巴特劳克勒，阿来克桑德尔和艾非斯雄，赫

尔居勒和皮利突于斯，也都是同类，而一匹马和一只狗……”

“而一个人，您可以加入，中尉，”阿尔迪冈上尉作出这样的结论，“因为尼科尔、‘争先’和‘切红心’已形成不可分离的一组朋友，在小组里，人作为第三者介入，而动物则是两个！”

工程师所说的关于盐湖地带疏松土壤的危险，并非危言耸听。然而，驼队宁愿穿越迈勒吉尔、拉尔萨和费杰迪地区。

这条路缩短了他们的行程，旅行者在那里的平坦土地上找到比较好走的路。但驼队走这条路不求助于对杰里德这些湖边地区了如指掌的向导，驼队能够避开危险的沼泽地。

分遣队从加贝斯出发以来，还未碰到一个从比斯克拉到小沙洲湾载运商品、土产、制成品的卡非拉人，经过这里前往奈夫塔、加夫萨、托泽尔和拉哈马等这些下突尼斯城市和镇的人总是不耐烦地等待从这里通过。但是，在4月9日这天下午，阿尔迪冈与一个驼队取得了联系，这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接触？

那时大约3点钟。在走完这一天的第一段路后，阿尔迪冈和他的部下又上路行走在烈日之下。他们向拉尔萨勾画出的末端弯曲部分走，离拉尔萨最西端有几公里之遥。于是地面又上升了；沙丘的立体感更加突出，而新来的水绝不可能从这一面破坏盐湖地带的边缘。

向上走，大家看到西北方向更开阔的区域。凹地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这片盐地上的每块砾石都变成一个闪光点。左边新开凿的第二条运河，把拉尔萨和迈勒吉尔连接起来。

工程师和两位军官下到地上。护送队随他们身后牵着马。

不一会儿，所有人都停在沙丘的平台上，维埃特中尉伸手说：

“我好像看见在盐湖地区深处有一支队伍在活动……”

“是一支军队……或是一群野兽，”阿尔迪冈上尉回答。

“距离太远，很难分辨，”德沙雷先生又补充说。

可以肯定的是，就在三四公里的那边，浓密的尘云在拉尔萨地面上翻滚。那儿很可能是一群反刍动物向杰里德的北部行进。

再者，狗发出含糊不清的信号，如果不是令人不安，至少应该注意，中士长对狗喊道：

“去！‘切红心’用鼻闻，用耳听……那边有什么？……”

狗凶猛地叫起来，四爪挺直，尾巴竖起，随时准备冲过盐湖带。

“慢慢地，慢慢地！”尼科尔边说边把狗拢在身边。随着烟尘涡旋的靠近，从旋涡中产生的骚动越发强烈。但很难确定原因。尽管大家都炯炯有神，但无论德沙雷先生、众军官们、分遣队的任何人都无法断定是否这骚动来自一个正在行进的驼队，或躲避某种危险而穿越盐湖这一带的兽群。

两三分钟后，对这一点还确定不了。闪光从烟尘中射出，爆炸声突然大作，硝烟混入翻滚着的灰尘中。

与此同时，主人按不住的狗挣脱主人狂吠起来。

“有枪声！”维埃特中尉喊起来。

“肯定是某个驼队对野兽的袭击进行自卫……”工程师说。

“不如说在反抗抢劫者，”中尉接着说，“因为，爆炸声似乎有反响……”

“上马！”阿尔迪冈上尉发出命令。

不一会儿，北非骑兵就兜到了拉尔萨岸边，向发生战斗的地点前进。

让几个护送队员介入这桩起因不明的事件或许不慎重，至少是有些轻率。杰里德的这个抢劫团伙也许人数众多。但是，阿尔迪冈上尉和他的分遣队却不顾危险。假如——正如必须想到的那样——图阿雷格人或地区的游牧人袭击卡非拉人，一个士兵去援救他，这是很光荣的。因此，所有人都策马飞驰，超过了狗，尼科尔也不再设法拉住它了，他们离开了沙丘的边缘，飞奔穿越盐湖地区。

有人说过，三公里多路显不出距离，两个第三者十分钟内就穿过了。枪声继续从烟尘旋涡的左右两边发出来。可是，从东南方刮起一股风，旋涡开始消失。

于是阿尔迪冈上尉就能了解这场激烈的战斗的性质了。

正如我们不久了解到的情况那样，的确是一个驼队，五天前它的行程在盐湖地段受阻，驼队离开迈勒吉尔以北的泽里拜绿洲，向托泽尔方向走，要从那儿到加贝斯。20个左右阿拉伯人组成的驼队，带领100峰体强的骆驼。

这样，他们就抓紧时间赶路。骆驼驮着成袋的椰枣走在前面，而他们这些牵骆驼的人走在后面，他们中有一个人发出沙哑的叫声，催赶着牲口。

直到那时，驼队还是在良好的环境下旅行，刚刚来到拉尔萨最西端，准备在一个经验丰富的向导带领下纵深穿越拉尔萨。不幸的是，自驼队进入碎砾荒漠最初的山坡后，60名左右的骑马人突然出现在沙丘后面。

这是一个抢劫团伙，他们必定找些与卡菲拉人个人有关的起码的理由。他们让牵骆驼的人逃跑，心要时屠杀他们，抢夺牲口和驮着的东西，把它们赶到杰里德几个遥远的绿洲，毫无疑问，这样的袭击像许多次别的袭击一样，是残酷无情的，却不可能揭发袭击的肇事者。

驼队的人打算进行无法成功的抵抗。他们佩带着长枪和手枪，于是就使用这些武器。进攻者多于驼队的人，而10分钟战斗后，卡非拉人最终散去，受了惊吓的动物四散而逃。

前不久，阿尔迪冈上尉还听到爆炸声。但他的小分队被发现了，这些抢劫者看到这些骑兵来援救卡非拉人，就停住了。

这时，阿尔迪冈上尉大吼一声：

“前进！”

处于正常状态的卡宾枪，从北非骑兵的背上拿到手上和肩膀上，所有人像龙卷风一样扑向匪帮。

至于车队，被放在后面，由赶车人守卫着，待大家解救了驼队后，再回来接应它。

劫匪没料到遇到抵抗。他们不是感到有力量，确切地说有勇气顶住这支有名气的、这么勇敢地向他们冲锋的小分队吗？他们服从不同于恐惧力的冲动吗？他们总是在阿尔迪冈上尉和他的部下到达能及范围之前就向西北方逃窜而去。

然而，射击的命令已下，近百余只枪响起来，击中了许多逃跑的匪徒，没太大危险就可以抓住他们。

尽管如此，中士长仍要骄傲地证明，‘切红心’接受了炮火的洗礼，因为他看到狗的头左右摇摆，并得出结论说，一颗子弹从它耳边呼啸穿过。

阿尔迪冈认为追击骑着烈性马全速逃跑的进攻者不是时候。再说，他们一会儿就消失在耸立在天边的一座郁郁葱葱的山后了。在这个匪徒们了如指掌的地区，他们逃回隐蔽之处易如反掌，而到了那里，就很难追到他们了。

他们肯定不会再回来了，向拉尔萨以东去的驼队就不再担心碰到他们了。

但是，救兵准时来到了，而几分钟以后，骆驼却落入这些沙漠强盗之手。

工程师于是询问卡非拉人的首领，了解事情发生的经过，以及在什么情况下，驭手们受到袭击的。

“那么，你们知道这些强盗是哪个部落的？”阿尔迪冈上尉问。

“我们的向导断定是图阿雷格人，”首领回答。

“有人硬说图阿雷格人已逐步放弃西部的绿洲，来到杰里德的东部……”工程师接着说。

“噢！只要有驼队穿越盐湖地带，袭击驼队的劫匪就少不了……”维埃特中尉提醒道。

“大水淹掉盐湖地区后，或许就用不着害怕了，”德沙雷先生声称。

于是阿尔迪冈问首领，是否当地人听说阿迪亚尔越狱的事。

“是的，上尉，这个风声已传播几天了……”

“没有人告发他在拉尔萨或迈勒吉尔附近吗？”

“没有，上尉。”

“不是他指挥这伙强盗吗？”

“我不能肯定这一点，”向导辩驳着，“因为我认识他，并能认出他……这些抢劫者过去受他指挥，这确实有可能，假如你们不来，上尉，可能我们已被他们抢了，杀死了！……”

“现在，你们可以毫无危险地继续赶路了……”工程师说。

“我也这样想，”头领回答。“这些坏蛋将返回西部的某个镇，而三四天后，我们将到达托泽尔。”

于是头领把自己的人聚拢到一起。跑掉的骆驼已经又回到驼队里，驼队又重组起来，一个人也没丢失，有几个人负了伤，伤不太严重，他们还可以继续赶路。然后，对阿尔迪冈上尉和他的战友表示最后的谢意后，头领就发出了出发的信号。所有卡非拉人又重新上路了。

几分钟之后，人和牲口都消失在一个“塔尔夫”即沿盐湖卧着的沙嘴的转弯处，卡非拉头领催促驭手们的叫喊声，渐渐地消失在远方。

在这次会造成重大后果的袭击之后，当工程师和两位军官聚在一起时，他们互相交换各自的印象，不然的话，他们对刚刚发生的事很担心，首先开口的是德沙雷先生：

“这么说，阿迪亚尔又在这个地区出现了！”工程师说。

“我们大概料到这一点了，”上尉回答，“应该盼着我们尽早完成水淹盐湖的任务！这是消灭杰里德的这些罪犯唯一的措施！……”

“不幸的是，在加贝斯的水充满拉尔萨和迈勒吉尔之前，几年将过去……”维埃特中尉提醒说。

“有谁知道？”德沙雷先生说。

第二天夜里，营地并未受到图阿雷格人的骚扰，他们没再出现在附近。

第二天下午，即4月10日下午，分遣队停在联结两个盐湖的第二条运河的源头。

第九章第二条运河

把拉尔萨和迈勒吉尔同杰里德盐湖连接起来的第二条运河的长度，几乎比第一条运河短3倍。另一方面，加贝斯和拉尔萨之间的凸起部分的海拔46米至15尺，两个盐湖之间即阿斯鲁杰凸起部分，不超过10米。

还应该注意的，除了拉尔萨和迈勒吉尔，还有长数公里的凹地，主要凹地有埃尔阿斯鲁杰盐湖地带，被用作开凿运河。

因此，挖掘第二条运河不需要第一条运河那么多时间，且困难也比较少。这样，动工只是以后的事。决定性的工程可能在君士坦丁堡重新恢复，作为施工和补给的基础。在从加贝斯出发之前，德沙雷先生认为，在桥梁和围堤专家代理人的带领下，他能在第二条运河的终点，找到人们占用的工地，这些人乘坐一段到比斯克拉的火车，并沿法尔法利亚结伴同行，很快就会与他联系上，并在这个地方安顿下来。

工程一旦确认，德沙雷先生就沿着盐湖兜圈子以便重返出发地，他的视察就会告终。

当分遣队抵达拉尔萨的尽头时，工程师惊奇地发现，在这个地点，公司没有从比斯克拉派来任何阿拉伯的或其他族的工人。

会发生什么事呢？这不能不让人有点担心，尤其是对驼队袭击，以及阿迪亚尔再次出现以后。

计划已改变了吗？工程师没能按时先到吗？或者在最后一刻决定改变方向？

当阿尔迪冈上尉问他时，德沙雷先生仍处于苦思冥想中：

“这一段工程没完成吗？”

“已完成了，”德沙雷先生回答，“根据已知的情况，在可能被水淹没地区内的隆起部位的挖掘，由于坡度的需要，不得不推向整个地都处在海拔以下的迈勒吉尔……”

“工人们没在那里，为什么使您吃惊呢？”

“因为，监工几天之前就应该派许多他的人迎接我，而经过考虑，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滞留在比斯克拉或迈勒吉尔。”

“那么，您怎样解释他们没来呢？”

“我无法解释，”工程师承认，“至少是位于运河那头的主要工地的某些意外使他们走不开……”

“好吧，我们将打定主意，”阿尔迪冈上尉说。

“没关系，您察觉到我的烦恼，以及为在这里没碰到我所需要的人，以及因此我的计划受阻而十分忧虑。”

“当我们准备营地时，请您离远一点儿行吗？”

“愿意。”德沙雷先生回答。

中士长被叫来了。他受命组织在运河边的棕榈树丛附近夜间休息。树荫下绿草如茵。一条小溪从树丛下流过。无论水还是牧场都不少，至于新鲜的食物，在阿斯鲁杰岸边的绿洲里很容易更新。

尼科尔立即执行上尉的命令，北非骑兵采取在这样条件下安排宿营的通常措施。

德沙雷先生与两位军官，利用白天最后的时间，沿着陡峭的北河岸走，他们打算走上一公里路。

这样徒步走走可以使工程师探查清楚，这个地方的渠道已完全完成，整个工程也像他预料的那样处于良好状态。当拉尔萨接纳了加贝斯湾的水时，两个盐湖之间的渠道的底部，可以使拉尔萨注入盐湖的水顺畅地流过，而渠道的坡度也符合工程师的方案。

德沙雷先生和他的同伴的散步并未超过 1 公里。况且其远度也就在他们的目光向埃尔阿斯鲁杰方向所能及的范围内，运河的这一部分荒无人烟。所以他们想在天黑前返回，工程师、阿尔迪冈上尉以及维埃特中尉重又踏上回营地之路。

那儿一座帐篷已经立起来。弗朗索瓦先生像平日一样在帐篷里准时伺候他们用餐。大家采取了巡夜的预防措施，只求睡个安稳觉恢复体力进行第二天的行程。

然而，虽然在他们徒步散步过程中，德沙雷先生与两位军官没有发现任何人，虽然在他们看来这一部分荒无人烟，但却并非如此。肯定是由于施工队不再在那里这个原因，工程师才不提对最近劳动力的印象。

可是，军官和工程师被躲在一丛长在沙丘角砾岩上浓密的茅草后面的两个人看见了。

当然，如果“切红心”在那儿，它会发现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小心翼翼地不暴露自己，他们起码在 50 步内发现这三个外国人沿着陡峭的岸边走过去。这两个人返回时，这三个人却半途折回。就在黄昏的影子刚一出现的时候，这两个人冒险接近宿营地。

毫无疑问，当他们接近时，“切红心”及时地发出了警觉的信号并发出低沉的叫声。但是中士长却让它不要叫，向外面张望了一下，狗又回来睡在主人身旁。

一开始，这两个本地人停在小树林边。在 8 点钟的时候，天完全黑了，因为在这个纬度，黄昏的时间短。他们肯定想靠得近一些，对在第二条运河入口处休息的分遣队进行观察：这个分遣队来做什么，谁指挥这个分队？

由于他们发现陪伴工程师散步的两个军官，所以他们知道这些骑兵属于北非骑兵部队。但是，这个分遣队有多少人？它向迈勒吉尔押送什么物资？他们想摸清的正是这方面的情况。

这样，两个当地人就越过树林边，在草地上匍匐前进，从一棵树到另一棵树。在黑暗中，他们能看见竖立在树林入口的帐篷和睡在草地上的马匹。

就在这时，狗沉闷的叫声吓了他们一跳，他们又转身向沙丘方向跑，他们的出现并未引起宿营地的怀疑。

由于他们不再担心被人听到，于是他们一问一答地交换意见。

“看来，就是他了，这位阿尔迪冈上尉……”

“对！正是他把阿迪亚尔抓去坐牢……”

“也有那位听命于他的军官吗？”

“他的中尉，我都认得出他们……”

“就像他们肯定会认出你一样……”

“而你，他们却从未碰到过你吗？”

“从来没碰到过。”

“好！……也许……可能……，在这儿有机会……应该抓住，否则机会就会错过……”

“假如这个上尉和中尉落到阿迪亚尔的手里……”

“他们不会逃掉的，……因为阿迪亚尔是从要塞逃掉的……”

“当我们看见他们时，他们只有三个人，”其中一个当地人又说。

“是呀……他们就在那边露营，肯定人不多，”另一个回答。

“这第三个人是哪一个人？……他不是军官。”

“不……是他们可恶的公司的某个工程师！他将与他的护送队到那儿，在运河没注水之前，还要视察运河工程……他们向迈勒吉尔走去……当他们到达盐湖的时候……当他们将看到……”

“他们再也不能水淹盐湖了，”这两个人中最粗暴的一个喊起来，“他们的撒哈拉海实现不了，他们将停下来……他们走不了多远……而我们那几百个忠诚的图阿雷格人……”

“但是，怎么预先知道他们会准时来呢？”

“藏非克绿洲只离这里 20 里左右……而如果分遣队在迈勒吉尔停下来……如果我们能够让它在那里滞留几天……”

“这不可能……尤其是现在，他们没有理由到更远的地方去……”

“假如他们在那儿等着海湾的水流过盐湖地带，他们就是在这个地方为自己挖掘坟墓，在大水来到之前，他们统统会死掉！来，哈里克，来！”

“是，我跟着你呢，索阿尔！”

这两个人是两个图阿雷格人，他们曾配合阿迪亚尔越狱：哈里克，曾与加贝斯的奸商策划过越狱的事；索阿尔，图阿雷格首领的弟弟。他们很快离开现场，迅速地消失在迈勒吉尔的方向。

第二天，太阳出来后一小时，阿尔迪冈上尉发出了出发的信号。马已上好鞍辔，跨上了马鞍，小分队按通常的命令沿着运河陡峭的北岸出发了。

弗朗索瓦先生，新近仔细地刮过胡子，占据分队前面通常的位置，就像下土皮斯塔什一样，骑着马，紧靠他身边，两个人随便地聊天。

“喂！这行吗，弗朗索瓦先生？”皮斯塔什用一种他习惯了的愉快的口吻问道。

“行！”德沙雷先生的忠诚的佣人回答。

“这次远足没给他带来太多的厌烦和疲劳吗？”

“不，下土，这不过是穿越一个稀奇的地方的散步。”

“这个盐湖被淹没以后会大变样……”

“的确会大变，”弗朗索瓦先生用一种有分寸的且一本正经的口气回答。因为，这并非这个仔细的、有条有理的人的口齿不清楚。

相反，他在品味这些词的滋味，就像一个品尝家品尝精美的糖块一样。

“我想，”皮斯塔什又说，“我们的马走过的地方，将有鱼游，将有船行……”

“是啊……下土，有各种各样的鱼，鼠海豚、海豚、鲨鱼……”

“还有鲸……”皮斯塔什补充道。

“不，我不相信，下土，对于鲸来说，水肯定不够……”

“噢！弗朗索瓦先生，据我们中士长说，在拉尔萨有 20 米深，在迈勒吉尔有 25 米深！”

“并不是到处都如此，下土，这些水中世界的庞然大物，需要有足够的水，它们才能玩耍，并自由自在地喘气！”

“这要用力喘气，弗朗索瓦先生？”

“要充满一座高炉的鼓风机，或法国所有大教堂里的管风琴！”

既然弗朗索瓦先生对他如此不容置疑的，又不使这憨厚的皮斯塔什感到有点儿惊奇的回答感到满意，他就容易承认它。

然后，他又用手比划着，描述着新海的周长：

“我已经看到这个内海被轮船或帆船犁出的条条痕迹，这些船从事着大大小小的本海沿海的航行，从一个港口到另一个港口，您知道我最大的希望是什么吗，下士？”

“请说说，弗朗索瓦先生……”

“这就是乘第一艘船驶过注入新水的这些阿尔及利亚老盐湖地区……而我指望着工程师先生也将搭乘这条船，我将与他一起周游这个由我们自己的双手创造的大海。”

事实上，忠诚的弗朗索瓦先生并不认为他在创造这个未来的撒哈拉海的过程中多少是他主人的合作者。

总之，正是落在这个愿望上，皮斯塔什下士结束了这个有趣的谈话，因为行军这样好地开始，他就能希望有同样好的结尾。

由于保持平时的速度，每天两段路，每一段7至8公里，德沙雷先生认为不久就会到达第二条运河的终端。分遣队一到迈勒吉尔的岸边，就会决定或从北岸或从南岸兜圈子。这无关紧要，既然工程师的计划包括勘察整个海的周边。

运河的第一部分在这一路段可以穿过这一段从拉尔萨出发到达著名的埃尔阿斯鲁杰与7至10米高的沙丘之间的小凹地。

但是，在到达迈勒吉尔之前，还要穿越或沿着一些向各个方向排列成梯状的、由几乎连起来的、不深的且岸不太高的凹地形成的小盐湖，即地中海的水一来就必然被淹没的小盐湖。因此，从一条沟到另一条沟，就必须设置测量标志，这些标志的用途是为不久就会展现在由科学和人的意志创造出的这个新海洋上的各种各样的船只指导道路的。当开凿苏伊士运河时，在穿越苦湖时，船只若没有这些准确的标记就不可能把握方向，当时人们不是也这样做吗？

还有，在那儿，一切都非常先进，巨型机器已挖掘了一些深沟，一直到迈勒吉尔。如果人们感到有必要，明天可以尝试着使用现代的机器，如巨型挖泥船，什么都挡不住的钻岩机、在临时铁路上行走的清理运输机，总之，所有这些了不起的装置，是鲁代尔指挥官及其后继者无法料到的，这些机器是在最初实施鲁代尔计划（即被法国海外公司放弃的那个较早的计划）的年代里，由发明者及制造者设计并制造的。众所周知，恢复法国公司关于撒哈拉海的事业，是在德沙雷先生的领导下进行的。

根据工程师的预料，直到那时，已经完成的一切，仍然相当完好。他在加贝斯大会上，对这些预料做了有说服力的阐述，他谈到，维护非洲这种气候的主要长处，这种气候似乎不损坏被沙子埋没的遗迹，而且它们被挖掘出来并不那么久。但是，在这些即使不算完全完成的运河工程的周围，完全是寂静的！在那里，不久以前还有一群工人在活动，不仅仅是荒无人烟的地方令人沮丧的寂静，那里碰不到一个人，只有被遗弃的工程证明人的活动，坚韧不拔和精力曾在那里出现过，并在短时间内给这些荒凉的地区赋予生命的迹象。

因此，这是德沙雷先生在孤独中完成的一项视察，在圆满完成新方案之前，他需要相信这是最后的方案。然而，这种孤独感，甚至在这个时刻更加

令人不安，正如工程师所承认的那样，由于他没见到任何人从比斯克拉的施工队来同他碰头，所以他感到真正的沮丧。

失望是很残酷的；但德沙雷先生经过思考，他觉得，大家没有从比斯克拉到拉尔萨去，就像从巴黎到圣克洛德一样，而且认为，在一条同样长的路上，有可能发生某种意外，打乱了预算并改变了时间表。更不可能的是，因为代理人从比斯克拉拍电报到加贝斯告诉他，直到这最后的城市，一切都已顺利地过去了，并且根据巴黎提供的指示。因此，正是在旅程中，大概在位于比斯克拉与迈勒吉尔地区之间那个经常被水淹，并不出名的法尔法利亚的沼泽地，某些未料到的事使他以为在那儿找不到的人不得不停下来。一旦陷入假设的领域，人就不能从中脱身。假设一个接一个，总萦绕在心上，而在此刻，假设又激起德沙雷先生的想象，不能向他提供哪怕有点儿说得过去的或像样的解释。他的惊讶与他的失望不知不觉变成真正的担忧，而一站路都走完了，并没改变他闷闷不乐的表情。因此，阿尔迪冈上尉决定谨慎地探明道路。

在他的命令下，中士长和几名骑手不得不走在运河每一侧一至二公里前，而分遣队的其他人则继续行军。

这个地区荒无人烟，确切地说，它似乎是最近才荒凉的。走完了第二站路程，分遣队夜间停在小盐湖尽头过夜。这块地方寸草不生，附近没有一块绿洲。直到现在，还没有人在如此差的环境里建立宿营地。没有树，没有草坪。除了沙子夹杂着砾石的“碎砾荒漠”，在裸露的土地上，没有一点儿绿色。但是车队带着相当多的饲料足以喂马。况且，在迈勒吉尔岸边，小分队从一个绿洲到另一个绿洲，很容易找到补给。

幸运的是，在没有河流的情况下，有许多溪流和泉水在流淌，人和牲畜可以解渴；大家相信，这天若热得难熬，大家就会汲水上来。

夜很平静，也非常亮，一个皓月当空的夜，繁星密布；像往常一样，四周都被警戒起来。况且，在暴露的地面，无论索阿尔，还是哈里克，都无法不被发现地游来逛去。他们并没暴露自己，而他则在研究他们的方案，毫无疑问，工程师、阿尔迪冈上尉及他的北非骑兵已进入阿尔及利亚盐湖部分较前部位。

第二天，天刚亮，营地就撤除了。德沙雷先生赶忙到达运河的终端。用于把加贝斯湾之水引入迈勒吉尔盐湖的运河就暴露在那儿。

但是，始终没有比斯克拉方面的施工队的痕迹，他们的未出现仍然是个谜。发生了什么意外事呢？德沙雷先生陷入胡思乱想之中。到达了严格确定的碰头地点，他却没找到任何他等候的人，而这些人未到，在他看来是巨大的威胁。

“显然出了什么严重的事！”他不断地重复着这句话。

“我也担心这个，”阿尔迪冈上尉也承认，“我们尽量在天黑之前赶到迈勒吉尔。”

午间休息了一会儿。既没卸车，也没取下马笼头——仅有一点进餐的时间。大家需要在这最后一站行军后，有充足的时间休息。

总之，分遣队这样努力，却没在路上碰到任何人。将近下午4点钟时，环绕这边盐湖的高坡出现了。在右侧，347公里处，有在工程结尾时留下的最后一个工地，然后，从这里开始，只需穿过迈勒吉尔盐湖和它的入口——塞来姆盐湖，就可以找到高度标记。正如维埃特中尉所观察到的，地平线上

没有一缕烟升起，也听不到任何声音。大家使劲地赶着马，因为狗跑在前面，尼科尔也阻止不住他的马沿着“切红心”的足迹向前冲。此外，所有人都在跑，北非骑兵简直是裹着滚滚烟尘到达了运河的出口。在那儿，还不如在拉尔萨，没有任何应该从比斯克拉来的施工队的到达痕迹，看到被捣毁的工地、被填埋的部分沟渠，用沙子阻塞而封闭的所有通道，因而，如果不在这里重新全面地安排施工，水就不能注入到迈勒吉尔的深处，看到这一切，工程师和他的同事们真是目瞪口呆！

第十章在 347 公里处

问题就在于把通向迈勒吉尔的第二条运河到达的地点叫鲁代尔城。总之，由于运河把迈勒吉尔盐湖西岸作为实际的终点，人们曾想过用法国海外公司董事长的名字代替他的名字，并把鲁代尔的名字留给待建于姆来耶或塞提尔的港口——贯穿撒哈拉地区的港口，或铁路线与之相衔接的港口。最后，由于他的名字受到拉尔萨的批评，人们就习惯地把这里叫做 347 公里处。

关于这最后一段运河，不再有遗迹。在其宽度扩展为百米多的河道里堆满了沙石。在这段地区，挖掘工作并未完全结束，这是可行的。但在那个年月——德沙雷先生对此一无所知——至多是不太厚的边缘可能会拦住运河的端点，只需几天功夫就可以把它捅开。显然，被灌输了某些思想的、狂热的一群游牧人从那里通过，大概在一天之内，就把花那么多时间建造的东西破坏掉了。

工程师一动不动地站在俯视运河与盐湖交界处的一块狭窄的高台上，一言不发，两个军官站在他身旁，而分遣队驻扎在沙丘脚下，工程师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对这场灾祸陷入忧愁的沉思。

“在这个地区，有不少游牧人可能进行袭击，”阿尔迪冈上尉说，“这是由他们的首领煽动起来的一些部落，图阿雷格人或来自迈勒吉尔绿洲的其他人！这些拦路抢劫驼队的人，疯狂地反对撒哈拉海，肯定聚众攻击 347 公里处的工地……这个地区必须日夜由马哥占人警戒，以防止游牧人的袭击。”

阿尔迪冈上尉谈到的这些马哥占人，组成了非洲正规军队的后备役，正是这些北非骑兵和赞巴人，担负着内部治安和立即处理的镇压事务。人们在那些有头脑的和善良的人中挑选这些人，无论有任何理由，他们都不站在自己部落一边，蓝色的呢斗篷是他们醒目的标志，而酋长有棕色的斗篷，而红色斗篷则属于北非骑兵的制服，也是重要首领封地的标志。人们在杰里德地区的一些大镇上可以看见马哥占人的班长。但是，这完全是一支部队，它是为了在工程持续的时期为了使工程从一段转移到另一段，为防止抱敌视态度的当地人可能发生的骚动而不得不组建起来的。当新海洋被利用起来，当船只来往于被水淹没的盐湖上，这些敌对势力就不太可怕了。但是，直到那时，重要的是，当地还要处于严格的监视下。如果军事当局对那里不进行整顿，那么，刚刚发生的以运河终点为对象的袭击，还可能在别处发生。

此时，工程师和两位军官正在协商。他们应该做什么呢？首先，要去找来自北方的施工队的组成人员。怎样做呢？朝哪个方向去寻找他们呢？这却是很重要的。德沙雷先生说，如果可能，首先应该尽早去找他们，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爽约越来越令人不安，其他事以后再说。使这些人，工人、工头返回来，损害就会及时得到弥补，至少他这样想。

“至于保护他们的条件，”阿尔迪冈上尉说，“这不是靠我的几个北非骑兵所能完成的任务；照看他们，估且认为我们找到他们了，并且为保护他们而抵抗大批的抢劫强盗！……”

“所以，我们绝对需要援军，这样，我们就能攻克最近的地方。”维埃特中尉说。

“最近的地方，就是比斯克拉，”阿尔迪冈上尉声称。

事实上，这个城市位于迈勒吉尔西北部，大沙漠和济班平原的入口处。在阿尔及利亚占领时期，从 1845 年起，这个城市属于君士坦丁省，长期处于

法属撒哈拉的最前沿，它有数千居民和一个军事办事处。因此，它的驻军，至少可以临提供一个有阿尔迪冈手下和几个北非骑兵参加的分遣队，甚至可以有效地保护工人——如果能使他们回到工地。

因此，如果加把劲儿，只要几天就可以到达比斯克拉，比到托泽尔近得多，与到奈夫塔的距离相等。但是，这两个市镇只能向比斯克拉提供同样的增援，况且，如果决定这样做，人们就有机会遇到普安塔。

“唉！如果恢复这些工程，缺少人手保卫它们，又有什么用？重要的就是懂得，在什么情况下工人被解散，他们逃到古莱阿，躲到什么地方？”工程师提醒说。

“毫无疑问，”维埃特中尉补充说，“但这里，没有人告诉我们！可能正在战斗，还是让我们再把几个当地人，假如他们乐意，他们会告诉我们一些情况……”

“总之，”阿尔迪冈上尉又说，“不应该再继续勘察迈勒吉尔了，应该决定我们是去比斯克拉，还是返回到加贝斯。”

德沙雷先生茫然不知所措。出现了一种无法预见的或然性，而在短时间内必须做的，就是整修运河，采取措施，使之避免遭受新的打击。但是，在找到这些工人（他到达第二条运河后看不见这些工人而使他如此动感情）之前，又怎样考虑此事呢？

至于引起这个地区的土著人捣毁工程的原因，无疑是由不久将淹没阿尔及利亚的盐湖所引起的不满。谁知道是否会因此引起杰里德地区各部落的普遍暴动，并且是呆在迈勒吉尔凹地和加贝斯脊状隆起之间这400公里的路程上就永远没有安全保障了？

“无论如何，”阿尔迪冈上尉说，“我们要有个主意，我们暂时住在这里，明天我们再上路。”

没有什么更好的可做。大家在烈日下走了一站后相当疲劳，不得不休息到早晨。因此，下令支起帐篷，安排好车队，放马到绿洲的牧场，像往日一样实行自卫。此外，分遣队似乎并没有什么危险。对工地的袭击毕竟是几天前的事。总之，古莱阿绿洲及其附近看上去十分荒凉。

当工程师和两位军官谈论这个刚说过的话题时，中士长和两个北非骑兵朝绿洲里走去。“切红心”跟着它的主人。它走着，用鼻子在草下面到处搜寻着，它的注意力似乎并未醒着，突然，它停住了，重新昂起头，一副受惊而停下来的姿态。

是“切红心”闻到有什么猎物跑过树林吗？是某个野兽、狮子或豹子正准备跳出来吗？

中士长没有搞错。通过聪明的动物的叫声，他明白了狗要说什么。

“那儿有坏人，”他声称，“是否我们能抓住一个！”

“切红心”扑了过去，但它的主人将它制止住。假如土著人从这方面来，不应该将他赶跑。况且，他想必听到了狗的叫声，可能他并不想藏起来……

尼科尔很快确定了这个地点。一个阿拉伯男人从树间走向前，左顾右盼，并不担心是否被看见。他一看到三个男人，就迈着平静的脚步朝他们走过来。

这是一个土著人，年龄在30—35岁，衣着就像在下阿尔及利亚各处随工程情况或收获时招募的工人。尼科尔认为，他的上尉可能可以从碰到的这个人那里获得好处。不管这个当地人乐意与否，他决定把他带到上尉那里，当时，这个人走到他前面问道：

“这里有法国人吗？”

“有……一个北非骑兵分遣队。”中士长回答。

“带我去见指挥官！”这个阿拉伯人只说这么一句话。

尼科尔赶到发出沉闷叫声的“切红心”的前头，回到绿洲边缘。两个北非骑兵走在后面。但是这个土著人一点没显出逃跑的意思。

他一穿过最后一行树，就被维埃特中尉看见了，中尉喊道：

“终于……抓到一个！”

“看！这位走运的尼科尔碰到好人了……”上尉说。

“其实，也许这个人会告诉我们……”德沙雷先生补充说。

过了一会儿，阿拉伯人被带到工程师面前，而北非骑兵则围在他们的长官周围。

尼科尔述说他在什么情况下发现这个人的……阿拉伯人走着穿过树林，他一看见中士长和他的战友，他就来到他们面前。然而，尼科尔认为应该添油加醋，说他认为这个来人值得怀疑，他认为他应该把他的印象告诉他的上司。上尉直接对自愿来的不速之客加以盘问：

“你是谁？”上尉用法语问他。

而这个本地人也用相当正确的法语回答：

“托泽尔的本地人。”

“你的姓名呢？”

“梅扎奇。”

“你从哪儿来？”

“从埃尔泽里拜那边。”

这个名称就是阿尔及利亚一块绿洲的名称，这位于距一条河流同名的盐湖 45 公里处。那么，你来干什么呢？”

“看看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呢？你是公司的一名工人吗？”德沙雷先生急忙问道。

“是的，过去是，而很长时间以来，我都在这儿守护着工程。因此，自从工头普安塔一到这里，就选择我与他一起守卫工程。”

其实，附属于法国公司的桥梁公路工程局的领导人就叫普安塔，他曾带领着人们期待着的、因不在场而令工程师深感不安的比斯科拉的施工队。工程师终于得到了该施工队的消息！

然后，这个当地人又补充说：

“我很了解您，工程师先生，因为，当您来到这地区时，我见过您不止一次。”

梅扎奇所说的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他是在挖掘拉尔萨与迈勒吉尔之间那段运河时，公司过去雇用过的、撒哈拉海新公司的代理人认真招聘的许多阿拉伯人中的一个。这是一个健壮的男人，但面貌温和，这是他的种族特有的品格，但是，他目光炯炯有神，从他的黑眼睛中发散出火热的目光。

“那么，应该安排在工地的你的工友们在哪里呢？”德沙雷先生问。”

“在那边，泽里拜方向，”当地人用手指向北方回答，“在基泽普绿洲有 100 人左右……”

“他们为什么走呢？他们的营地受到袭击了吗？”

“是啊，受到一伙柏柏尔族强盗的进攻……”

这些当地人，柏柏尔人或有柏柏尔血统的人，占据了伊夏姆，这是一个

包括北部图瓦特，南部通布图，西部尼日尔，东部费赞的地区。他们的部落众多，有阿尔采、阿哈加、马因加塔基马等部落，它们几乎一直与阿拉伯人争斗，尤其与阿尔及利亚的夏姆巴人争斗，视他们为自己最主要的敌人。

梅扎奇于是讲述起 8 天前在工地发生的事。

几百个游牧人，被他们的首领煽动起来，冲向当时到达工地的工人。当商船通过撒哈拉海进行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内部所有交易时，以引领驼队为职业的游牧人，就不能再从事这种职业了。因此，这些不同的部落达成一致，在工程恢复前要捣毁必将引来小沙洲湾水的运河。普安塔的施工队不能大规模地抵抗这突如其来的进攻。工人们几乎很快就被驱散了，他们只能去杰里德北部，才能免遭杀害。他们认为，返回拉尔萨，而后返回奈夫塔或托泽尔绿洲有危险，这些进攻者可能切断他们的路，于是他们往泽里拜方向寻求避难所。在他们走后，这些抢劫者和他们的同谋者捣毁了工地，纵火烧了绿洲，同那些与他们勾结在一起参与这起破坏事件的游牧人，破坏了工程。水渠一旦被堵塞，一旦它不再有坡度，一旦朝迈勒吉尔的运河出口完全被堵住，这些游牧者就像他们来时那样一下子就消失了。肯定地说，如果拉尔萨与迈勒吉尔之间的第二条运河，不用足够的力量来守卫，它就有遭受类似侵害的危险。

当阿拉伯人讲完了事情的经历，工程师说：

“是啊，在工程恢复的时候，军事当局必须采取措施保护工地……撒哈拉海将能够单独自卫！”

于是，阿尔迪冈上尉向梅扎奇提出不同的问题：

“这个匪帮由多少人组成？”

“400 至 500 人左右，”阿拉伯人回答。

“有人知道他们朝哪个方向撤退吗？”

“朝南方，”梅扎奇果断地说。

“不是有人说，图阿雷格人参与了这次事件吗？”

“不，只有柏柏尔人。”

“阿迪亚尔首领没在家乡再露面吗？”

“他怎么可能呢？”梅扎奇回答，“既然三个月前他被抓起来被关在加贝斯的要塞里。”

这样看来，这个土著人对阿迪亚尔越狱的事一无所知，从他那里，我们不会了解是否逃跑者在这地区被人看到。但是，想必他能说的，就是有关普安塔的工人的事情，于是工程师就询问这方面的问题，梅扎奇答道：

“我再说一遍，他们向北方，向泽里拜方向逃走……”

“普安塔与他们在一起吗？”德沙雷先生问。

“他没离开他们，”当地人回答，“工头儿们也在那里。”

“现在在哪里？”

“在基泽普绿洲……”

“远吗？”

“离迈勒吉尔 20 公里左右。”

“你能够去通知他们，说我们带着一些北非骑兵已到达古莱阿工地？”阿尔迪冈上尉问。

“如果您愿意，我可以去，但我若一个人去，大概队长普安塔会犹豫不决……”梅扎奇回答。

“我们马上商量一下。”上尉最后说。

他让这位土著人吃些东西，土著人显得极需吃饭和休息。

工程师和两位军官在一旁商量着事。

看来，由于这位阿拉伯人肯定认识普安塔，也认识德沙雷先生，就没有必要怀疑他的诚实性。他肯定是在运河路段上招募的工人之一。

然而，在目前情况下，最迫切的，像大家所说的那样，就是找到普安塔，并把两个探险队结合起来。此外，大家要求比斯克拉的军事当局预先派出增援部队，这样，大概就能把施工队送回来干活儿。

“我再说一遍，在大水淹没盐湖地带后，就再也没有什么可怕了。但首先应该恢复运河，为此，必须把失踪的工人找回来。”工程师说。

总之，这就是工程师和阿尔迪冈上尉，针对形势打定的主意。

甚至按梅扎奇的话说，也用不着再害怕柏柏尔匪帮了，他们已向迈勒吉尔西南方向撤退了。因此，人们去 347 公里处不会再有危险，最好是在那儿建立一个营地等待工人们返回。维埃特中尉，尼科尔中士长和所有空闲的人要随着梅扎奇到基泽普，即他说的目前施工队长普安塔和他的施工队所在的地方。在区域的这部分，有驼队经过，因此甚至会遭到劫匪的袭击，只能谨慎行事。第二天天一亮他们就出发了。维埃特中尉打算上午就抵达绿洲，下午再出发，天黑前到工地。也许普安塔就会和一位为他备马的军官一起回到工地。至于工人们，他们徒步走，48 小时内会重聚在工段，如果他们明天能出发，工作马上就能恢复。

这样，在迈勒吉尔周围进行的勘察行程，暂时就被搁置起来了。

这些就是工程师和阿尔迪冈上尉达成一致的安排。梅扎奇对此没有任何异议，并极力赞同派遣维埃特中尉和一些骑兵前往基泽普绿洲。他保证，一旦工人们了解到工程师和上尉都来了，他们就会毫不迟疑地回到工地。况且，人们会看看，是否应该在那里征召比斯克拉的一支强大的马哥占人的分遣队，来守卫工地，直到加贝斯湾的第一批水淹没迈勒吉尔的那一天。

第十一章 12 小时远足

早晨 7 点钟，维埃特中尉和他的士兵就离开驻地。这天闷热预示着有暴风雨，这样猛烈的暴雨往往突然袭击杰里德平原。但是，不能浪费时间，德沙雷先生有正当理由一心想找到普安塔和他的人。

不言而喻，中士长骑上“争先”，“切红心”在马身边跑。

出发时，北非骑兵在马上驮着他们当天的粮食，况且，如果不到泽里拜，而到基泽普绿洲，食物还是有保障的。

在等待维埃特中尉返回的时候，工程师和阿尔迪冈上尉，在皮斯塔什下士和弗朗索瓦先生的帮助下，着手安排宿营地，4 个北非骑兵没参加维埃特中尉的护送队和马车的驾驶工作。绿洲牧场上的草极充足，流向盐湖的一条小河滋润着这片草场。

维埃特的远足想必只能维持 12 小时。事实上，这段距离包括 347 公里处和基泽普之间，不超过 20 公里。用不着太催马，在上午就能走完这段距离。然后，休息两个小时后，下午就足够把分遣队和工地施工队长普安塔带回来。

人们给了梅扎奇一匹马，并且看到他像所有阿拉伯人一样，是位好骑手。他跑在前头，靠近中尉和中士长，一旦绿洲被甩到身后，他就朝东北方向走。

长长的平原，此处那处生长着一丛丛细长的树，小溪从大地上流过，流向远方。这正是阿尔及利亚处在干旱期的景象。几乎只有几撮淡黄色的植物从这过热的土地里冒出来，地上的沙粒闪着光，就像阳光下的宝石。

杰里德的这一部分一片荒凉。此时，没有一支驼队从这里经过去撒哈拉边上的某个重要城市，如瓦尔格拉或图古尔特。没有任何反刍类动物会来此跳入干涸的河水里。恰恰是“切红心”这条狗跳入水中，当“争先”看到狗满身淌着水滴蹦跳着，对它投去羡慕的眼光。

小分队登上的正是这条河的左岸。梅扎奇对军官提出的一个问题这样回答：“……”

“是的，我们沿河一直走到基泽普绿洲，河流穿过绿洲的纵长“这个绿洲上有人居住吗？”

“没有，”土著人回答。“因此，离开泽里拜镇，我们不能不带着食物，既然古莱阿工地上没留下任何东西……”

“因此，”维埃特中尉说，“你们的队长普安塔的意图，肯定要返回到工段同工程师会面……”

“那是当然的，”梅扎奇声言，“我回来是要确证，是否柏柏尔人已放弃了那个工段……”

“你能肯定，我们在基泽普会找到施工队？”

“是的，我把施工队留在那里了，普安塔应该在那儿等我……要是快马加鞭，我们在两个小时后就能到。”

在这酷热难熬的天气加快脚步是不可能的，中士长对此也提出了指责。此外，就是以不紧不慢的速度，到达绿洲也要中午了，休息几个小时后，中尉就会在天黑前返回古莱阿。

的确，随着太阳上升，穿过地平线的热蒸气，气温越来越高，肺只能呼吸到灼热的空气。

“热得真要命！我的中尉，”中士长反复说这句，“自我到非洲后，我认为还从来没这样热过！我们吸进去的火，在我们胃里把喝进去的水煮开

了！……而且，是否能像‘切红心’一样，把我们的舌头伸出来减轻点儿痛苦！你们看，它那红红的舌头都触到它的胸脯了……”

“你也这样做吧，中士长，”维埃特中尉笑着应答，“学狗吧！虽然这不是个处方！”

“喔唷！我再也不热了，”尼科尔反击道，“最好还是闭上嘴，别呼吸！”

“当然，”中尉附和着，“今天如果不下一场暴雨，将不会结束“我也这样想，”梅扎奇响应着，他作为当地人，对于这样极常见的气温并不感到受罪，他又补充说：

“也许我们能先到基泽普……在那儿我们会找到绿洲的歇脚处，我们能躲过暴风雨……”

“这正中下怀，”中尉又说。“刚才乌云开始向北涌，到这里就感觉不到风了。”

“哎，我的中尉，”中士长叫起来，“非洲的这些暴风雨，几乎不需要风，就像从马赛到突尼斯的大客轮——它自己走！依我看，它们肚子里有机器！”

尽管天气炎热，尽管因热而疲劳，维埃特中尉还是加快脚步。他匆忙结束了这段路——20公里长的一站，马不停蹄地穿过了这个无隐避处的平原。他希望赶在暴风雨的前头，在基泽普休息时，暴风雨随时都会爆发。他的北非骑兵可以在那里休息，他们可以享用他们随身带的布背包里的食品。然后，中午的酷热一过去，将近下午4点钟时，他们又重新上路，在黄昏前，他们可以回到宿营地。

然而，马匹在这段路受不了，骑手们不能让马坚持跑步。受这场即将来临的暴风雨的影响，空气变得令人窒息。这些厚重的乌云，虽然可以遮住太阳，只是极慢地上升，而中尉肯定要在它们冲到天顶前到达绿洲。在那边，地平线后面，云层并未彼此放电，耳朵还听不到远处滚动的雷声……

人们走着，一直在走着，而被太阳炙烤着的平原仍然荒无人迹，似乎它无穷无尽。

“嗨！阿拉伯人，”中士长重复着招呼向导，“可是大家怎么看不见你那该死的绿洲？……当然了，它在天上，在云层里，只有当它在我们头上爆炸时，我们才能看见它……”

“你不是搞错了方向吧？”维埃特中尉问梅扎奇。

“没有，”土著人回答，“我们不会弄错，既然只要沿着直达基泽普的河往上走……”

“既然什么都不挡我们的视线，我们应该能看见它了……”军官提醒着。

“这就是，”梅扎奇用手指向地平线，只是这样说。

其实，当时只有几个树丛出现在一里以外。这是绿洲最早看见的树，小分队跑一会儿，就能到达绿洲的边缘。但是需要马作最后的努力，这不可能了，“争先”应该被叫做“争后”了，尽管它有耐力，却沉重地在地上爬行。

因此，当中尉走过绿洲边缘时，已接近十一点了。

看来可能令人相当惊奇的，就是小分队从这个平原的远处，并未被工地的队长和他的同伴们看到，按梅扎奇所说，这些人应该在基泽普等他。

“他们已不在那儿了吗？”这个至少装作惊讶的阿拉伯人说。

“为什么他们不在那里了呢？”军官也问。

“我对此解释不了，”梅扎奇声称。“他们昨天还在那里……大概，他

们担心暴风雨，也许到绿洲里面寻找避雨的地方！但我可以找到他们……”

“且慢，我的中尉，”中士长说，“我认为最好让咱们的人喘口气

“住嘴！”军官命令道。

在离那里百步之遥，展现出被高大的棕榈树围起来的一块林中空地，马可以在那儿恢复体力。用不着担心它们会从那里出去，至于水有一条以其一边为界的河提供充足的水。从那里流向东北，兜过绿洲流向泽里拜方向。

在骑手们照料完他们的坐骑之后，就料理自己的事，他们把应在泽里拜吃的唯一的一份饭吃完。

在这时，梅扎奇上到河的右岸上，距陪伴他的中士长有几百步远，超过了“切红心”。按阿拉伯人的看法，普安塔的施工队应该呆在附近，等着他返回。

“你就是在这儿离开你的工友吗？”

“就是这里，”梅扎奇回答，“我们在基泽普呆了几天了，除非他们被迫返回泽里拜！”

“真见鬼！”尼科尔骂道，“应该把我们带到那儿！”

“总之，”中士长说，“我们还是回到营地……如果我们拖延不归，中尉会担心……我们去吃饭，然后我们在绿洲巡视一遍，如果施工队还在那里，我们就能找到它……”

然后，他对狗说：

“你没有任何感觉，‘切红心’？”

听到主人的声音后，这动物重新直起身子，尼科尔不断地说：

“找……找……”

狗只是蹦跳着，不能告诉人们任何碰到的迹象。然后，它的嘴张开，打了一个意义深长的呵欠，中士长不会因此而弄错。

“对……明白了，”他说，“你饿得要死，你可以随便吃一块……我也一样……我的胃已经沉到脚跟了，最终我可以在它上面走了！这无关紧要，我奇怪，假如普安塔和他的人在这里露营，“切红心”怎么找不到痕迹呢？”

阿拉伯人和他，又走下河的陡岸，又走回来。当维埃特中尉了解了情况，他并不像尼科尔那样感到惊讶。

“但是，总而言之，你肯定没有弄错？”中士长问梅扎奇。

“没有……既然我是从你们称为 347 公里的地方来，去那里我走的是同一条路。”

“这里肯定是基泽普绿洲吗？”

“是，基泽普，”阿拉伯人断言，“沿着流向迈勒吉尔的河，我不会弄错……”

“那么，普安塔和他的施工队在哪儿呢？”

“在树林的另一块地方，因为我不懂他们为什么返回泽里拜”一个钟头后，我们就可以跑遍绿洲……”中尉最后推断。

梅扎奇从他携带的布背包中取出食物，然后坐在河岸的僻静处，开始吃起来。

中尉和中士长两个人靠在一棵椰树下一起吃饭，而狗则守候着主人扔给它的食物。

“可是，这就奇怪了，”尼科尔又重复这句。“我们还是没看见任何人，也没发现营地的任何遗迹。”“‘切红心’也没发觉什么吗？”军官问。

“没有。”

“告诉我，尼科尔，”中尉看了一眼旁边的阿伯人又说，“有什么理由怀疑这个梅扎奇吗？”

“确实，我的中尉，我们不知道他从哪儿来，也不知道他是谁……刚一接触时，我就怀疑他，我不隐藏我的想法。但是，直到现在，我没看出有什么怀疑他的理由……况且，他骗我们有什么好处呢？……为什么他把我们带到基泽普……，假如普安塔和他的人从未到过那里呢？我很了解这些阿拉伯鬼，从来不可靠。总之，自我们来到古莱阿，是他自己来的。毫无疑问。他见过工程师，所以他认识工程师。这一切都让人以为，他是公司招募的一个阿拉伯人！”

维埃特中尉任凭尼科尔说，他所说的证据似乎总有道理……然而，当发现基泽普这个绿洲一片荒凉，而阿拉伯人却说有许多工人聚集在那里，这至少是很奇怪的。假如昨天普安塔与一部分人还在这里等梅扎奇，为什么他不等他回来呢？他怎么不回来迎接这北非骑兵小队呢？他应该在老远的地方就看见这个小队？假如他撤到树林较深的地方，他是被迫的吗？有什么理由呢？我们能否假设他又回到泽里拜了呢？在这种情况下，中尉应该把他的侦察推进到那里吗？……不，肯定不应该，普安塔和他的施工队被证明不在那里，他应该以最快的速度赶上工程师和阿尔迪冈上尉。因此，不容迟疑，不管他在基泽普远足有什么结果，当天晚上，他会回到营地……

当维埃特中尉吃完东西，休息过后又起身时，已经是一半点了。他看了天空的状况，云扩散得比较广了，他对阿拉伯人说：

“在再上路之前，我要巡视绿洲……你给我们当向导。”

“遵命，”梅扎奇回答，“随时准备上路。”

“中士长，”军官补充道，“找两个我们手下的人，你们陪我们去，其他人在这儿等着……”

“一言为定，我的中尉，”尼科尔边答应着，边挥手让两个北非骑兵过来。

至于“切红心”，不用说它会跟着主人，没必要对它下命令。

走在军官和他战友前的梅扎奇向北走。现在离河远了，也就是说，大家下到河的左岸走，这样，整个绿洲都可以巡视到。况且，绿洲不到 25 至 30 公顷，定居的当地人历来不在这里住，这里不过是从比斯克拉到海滨的驼队的歇脚地。

中尉和他的向导朝这个方向走了半小时。树枝还未浓密到挡住视线的地步：天空上滚动着阴沉的涡状云，现在已冲到天顶。在地平线那边，暴风雨的低沉的嘈杂声已经传过来了，北部远处地区的闪电已划破天空。

从这边来到绿洲的最边缘，中尉停住了。在他面前，伸展着淡黄色的、寂静而荒凉的平原。根据昨天离开那里的梅扎奇的断言，如果施工队已离开基泽普，想必施工队已经远去了，普安塔已经取道去泽里拜或奈夫塔。但是，必须肯定，它并不在绿洲别的地方住下来，这似乎不太可能回过头来朝河那边继续寻找。

军官和他的士兵进入树林中，又花了一小时，也未发现营帐的踪迹。阿拉伯人好像很惊奇。大家用询问的目光对着他，他仍回答：

“他们就在那里……昨天还……队长和其他人……是普安塔派我去古莱阿的……准是从早晨动身了……”

“到……哪儿去？按你的意见？……”维埃特中尉问。

“大概去了工地……”

“但是，在回来时，我们并没碰见他们，我设想……”

“不，假如他们没沿着河走……”

“为什么他们要走一条与我们不同的路呢？”

梅扎奇无法回答。

当军官回到休息地，差不多4点钟了。寻找毫无结果。狗没扑向任何痕迹。似乎绿洲很久没人光顾，无论施工队还是任何卡非拉人。

于是，中士长抵不住一个念头的纠缠，靠近梅扎奇，正面看着他说：

“嗨！阿拉伯人，你要把我们弄到里边去吗？”

梅扎奇面对中士长的眼光，并没垂下眼睛，他轻蔑地耸耸肩膀，以致要不是维埃特中尉拉住他，他会掐住阿拉伯人的喉咙。

“镇静，尼科尔，”他说，“我们马上回古莱阿，梅扎奇跟着我们……”

“那要在我们两个人中间走……”

“我有准备，”阿拉伯人冷冷地回答，他的目光一下子气得激动起来，而后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马在草地上吃饱了，饮足了河里的水，能够走完基泽普和迈勒吉尔之间的距离了。小分队肯定能在天黑之前返回。

当中尉下达出发的命令时，他的表已指向4点40分了。中士长走在中尉旁边，阿拉伯人走在两个北非骑兵的中间，时刻受到监视。应该对他留心，尼科尔和他的战友现在也赞成对梅扎奇怀疑了，毫无疑问，他已经感到对他不信任了。因此，他匆匆赶上工程师和阿尔迪冈上尉。于是大家决定，既然明天施工队不能重新回到工地，就应该干该干的事。

马快步走。大家感到很快就要来到的暴风雨对马的刺激了。电压到了极高点，现在乌云从这个地平线扩散到另一个地平线。闪电划破云层，穿过空间相互交织，可怕的雷声轰轰作响，尤其在荒凉的平原，没有任何回声折射回来。此外，没有一丝风，也没有一滴雨，在这种似火烧的天气里，大家都透不过气来，肺只能呼吸火热的空气。

可是，即使天气状况并未变得更差，维埃特中尉及其战友，还是甘愿受大累，不太晚地返回来。他们大概主要担心的是，雷雨会转为狂风暴雨，首先是风，接着是雨，会突然出现，在连一颗树都没有的干旱平原上，到哪儿去寻找避雨的地方呢？

因此，重要的是，用最短的时间重返347公里处。但是马不能听从骑手们的命令了。他们试也没用！不一会儿，它们停下来，好像它们的蹄子被拴住了，它们的肋部被马刺刺出了血。况且，人本身很快也感到软弱无力了，不能走完这最后的路程了。这么健壮的“争先”已精疲力竭，每走一步，它的主人都担心它会倒在滚烫的土地上。

可是，在中尉的督促和激励下，将近晚上6点钟时，大家已走完了四分之三的路。如果一层厚厚的乌云不把离地平线很近的太阳遮住，人们可以看到，离那儿一公里的迈勒吉尔盐湖地区闪闪发光的盐霜。绿洲的树丛，模模糊糊地扩大，估计再有一个小时，准能到达那里。当小分队走过最初看见的树时，天还没完全黑。

“前进！朋友们，加油，最后加把劲儿！”中尉反复地说。

但是，尽管他的士兵有耐力，他却看到小分队已乱七八糟了。几个骑兵

已落在后面，为了不抛下他们，只好等他们。

他确实希望雷雨不发生，代之以雷和闪电交替。最好风使空气变得清爽些，大块的云不变成雨！缺少的是空气，肺在这样使人窒息的空气里运转得极困难。

风终于起来了，大概空中的高电压决定了它的猛烈。这股高压气流越来越大，在它们交汇时形成了旋风。震耳欲聋的声音与雷声交织在一起，形成难以相信的尖锐的呼啸声。由于雨没能压住尘土，就形成巨大的陀螺形，受电流的影响，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旋转，这个巨大的陀螺就决定了无法抵抗的吸力。人们听到被卷进这旋风中的鸟在喊叫，最大的力量都无法把它们从中救出来。

马处在有龙卷风的路上，被它抓住了，它们彼此分不开，许多人很快被掀下马。大家彼此再也看不见、听不见。旋风卷走了一切，向杰里德南部平原而去。

维埃特中尉所走的这条路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却不能了解到。他和人一起被推到盐湖，这是确实的，但是却远离了营地。幸运的是，滂沱大雨突然降临。因受阵风的袭击，旋风在浓夜里消失了。

这样，小分队被驱散了。要把它集中起来不是没困难。况且，在闪电的光下，中尉认为绿洲并不在一公里多一点的东南方。

最后，经过在暂时平静时反复呼唤，人和马又重聚在一起，突然，中士长大喊：

“阿拉伯人在哪儿？”

两个负责看守梅扎奇的北非骑兵也回答不出。在龙卷风把他们拖进旋涡中时，由于彼此离得远，他们也不知道他怎样了。

“无赖！……他溜了！”中士长重复着。“他溜了，而他的马……我们的马与他一起……他把我们骗了，这个阿拉伯人，他把我们骗了！”

军官沉思着，一言不发。

差不多就在尼科尔想把阿拉伯人抓起来的同时，狗疯狂地叫起来冲过去，跳着消失在盐湖的方向。

“到这里，‘切红心’……到这里！”中士长极不安地喊道。

但是，也许狗没听到，也许狗不愿意听，狗消失在黑夜中。

总之，大概“切红心”扑向梅扎奇的脚印，而这种努力，尼科尔不能求助他的马了，这匹马像其他的马一样，已累坏了。

于是，维埃特中尉考虑到，是否发生了灾难，是否在他去基泽普的时候，有什么危险威胁着留在古莱阿的工程师、阿尔迪冈上尉和其他人。无法解释阿拉伯人的消失，使得一切假设都变得合乎情理了，像尼科尔反复说的那样，分遣队不是在和一个奸细打交道吗？

“尽快回宿营地！”维埃特中尉下令。

此刻，雷雨还在下，正如大家看到较高的风几乎平息了，但雨越来越大，雨水冲出了宽宽的水沟，在地表出现许多水坑。可以说，天已黑了，虽然太阳还未消失在地平线以下。向绿洲走变得困难了，没有任何火光标明宿营地的方位。

然而，为了保证中尉回来，工程师没有忽略的谨慎正在这一点。柴火不缺，在绿洲里有大批的枯木。虽然有风有雨，人们还是能点一堆火，其亮光在一般距离内可以看到，小分队大概不比半公里更远。

因此，无论什么不安纠缠维埃特中尉，中士长都分担他的不安，这是他对军官说的一句话。而军官则回应说：

“前进，但愿我们不太晚到达！”

然而，他们走的方向正好不对，小分队到达的正是盐湖地区绿洲的左边。必须沿它的北岸返回向东走，当大家在迈勒吉尔尽头歇脚时，还不到8点半。

还没有任何人出现，可是，北非骑兵刚刚用反复的喊声示意他们返回了。

几分钟后，中尉到了林中空地，那儿本应停着四轮马车，立着帐篷……

还是没有任何人，既没有德沙雷先生、上尉、下士，也没有任何留下来与他们在一起的人。

大家呼唤、鸣枪……没有任何回应。许多有树脂的树枝被点着了，发出暗淡的光亮穿过树丛……

帐篷没有了，至于四轮马车，应该意识到它们被抢劫了，并且没用了。拖车的骡子、阿尔迪冈上尉和他战友的马，都不见了。

宿营地就这样遭到了攻击，毫无疑问，梅扎奇只是为了这次新的袭击才介入同一地方，并把维埃特中尉和他的北非骑兵引到基泽普方向。

不言而喻，阿拉伯人并没返回。至于“切红心”，中士长呼喊它也白费劲，整夜的时间都过去了，它再也没出现在古莱阿的宿营地。

第十二章发生了什么

在维埃特中尉出发前往基泽普绿洲后，工程师着手安排可能延长的一天。

其实，没有人想怀疑梅扎奇，没有怀疑当天晚上，普安塔与他回到工段，带着一些由维埃特重新带回来的工人。

大家一点没忘记他，在 347 公里处，算上德沙雷先生、阿尔迪冈上尉，总共只留下 10 个人：下土皮斯塔什、弗朗索瓦先生、4 个北非骑兵、两个驾车手。大家立即在绿洲边缘准备宿营地，就在工地附近。四轮马车被拖到那儿，然后，卸下设备，像往常一样支起帐篷。至于马，驭手和北非骑兵为它们找到一块牧场，有充足的草料。关于分遣队，食物还够吃好多天。另一方面，普安塔、他的工头和他的工人们，如果不拿回所有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可能就不回来，并且，泽里拜镇可以很容易向他们提供。

此外，大家打算到最近的镇，如奈夫塔、托泽尔、拉哈马。以后，有人反复说，土著人一点儿不会反对鲁代尔的后继者的这项伟大的事业。

重要的是，自第一天起，347 公里处工地的补给就有保障了，工程师和阿尔迪冈上尉，同意派信使到奈夫塔或托泽尔。他们挑选了两名四轮马车的驭手，他们特别熟悉道路，常与驼队的人跑路。这里两个突尼斯人，人们对他们可以完全信任。翌日，天一亮就出发了。这些人乘上自己的马，相当快地到了市镇。市镇可以让人在以后几天里，把食品弄到迈勒吉尔。他们带着两封信，一封工程师的信交给一名公司的高级职员，另一封是阿尔迪冈上尉的信，交给托泽尔军事司令的。早餐之后，在隐藏在绿洲第一批树丛里的帐篷下面，德沙雷先生对上尉说：“现在，我亲爱的阿尔迪冈，我们让皮斯塔什、弗朗索瓦先生和我们的人进行最后的部署吧……我想较确切地了解，对运河最后一段要进行的补救……”为了估计投到运河里的杂物量，工程师巡视了这段运河的整个面积。为此，他对他的同伴说：“当然，这些土著人是大量的，我知道，普安塔和他的人抵抗不住他们……”“但是，这些阿拉伯人、图阿雷格人或其他人，不需要大批地来；工人们一旦被赶走，他们怎样捣毁这地点的工程呢，把那么多的建筑材料又抛到河床里呢？这想必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与梅扎奇对我们断言的正相反。”“我只能这样解释，”德沙雷先生辩驳说，不需要挖，而需要填埋并让陡峭的河岸倒塌到河床里。因为那里只有沙子和普安塔及其人员苍惶逃走时丢掉的建筑材料，也很可能还有以前的材料，我不认为这件事那么简单。”“在这种情况下，”阿尔迪冈上尉解释道，“几个 48 小时才够”我也这样看，”工程师接着说，“我认为补救工作充其量用 15 天就会完成……”“这算是幸运了，”上尉提醒道，“但是，一个办法摆在面前，保护运河直到完全淹没两个盐湖，在迈勒吉尔大盐湖这段和其他各段。这里发生的事，在别处也会发生。杰里德的居民，尤其是游牧人，一定是冲昏了头脑，部落的首领煽动他们反对创造这个内海，而来自他们那方面的入侵始终让人担心……因此，军事当局理应有所准备。用比斯克拉的、奈夫塔的、托泽尔的、加贝斯的驻军，建立有效的监控，使工程免受新的袭击。”

总之，比较迫切和重要的是，阿尔及利亚的总督和在突尼斯的总驻扎官应尽快了解局势，他们才能拯救投入到这项伟大事业中的各种利益。

然而，正如工程师反复说的那样，当撒哈拉海发挥作用时，它肯定会自

卫。但是，不要忘记，在着手从事这一事业之初，有人认为，大水灌满拉尔萨和迈勒吉尔凹地，仍然需要十年功夫。然后，经过对地形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这个时期缩短了一半。可是，维持监控，只能对两条运河各种状况，而不能对盐湖淹没的部分。确实如此，第一条运河长 227 公里，第二条长 80 公里，在那么长的路线，要长期守护。

为了响应阿尔迪冈上尉在这方面提出的见解，工程师只能重复有关为盐湖灌水的话：

“我一直想，杰里德这样的土质，其中包括从海滩到拉尔萨和迈勒吉尔，给我们留下了意想不到的礼物。其实，这无非是一层盐壳，而我本人发现，在水流过时，它经受着某些巨大的振动……因而，运河可以拓宽、加深，鲁代尔的设想正是基于这种可能性之上，作为工程的补充，这不无道理。我真不敢相信，这是大自然和人的智慧的结合……至于这些凹地，它们是旧湖一下子或逐渐干涸的湖床，在高出现在所预料的海拔高度的水的作用下，它们会加深。因此，我相信，全部灌满水将比人们设想的时间要少。我再说一遍，杰里德无法避免这样的地震，这些运动对杰里德的改变，只会有利于我们的事业！总之，我亲爱的上尉，我们走着瞧……我们走着瞧！我不是那种怀疑未来的人，而是那种自力更生的人！如果提前两年、一年，各种商船队在充满水的拉尔萨和迈勒吉尔的表层来来去去，您会说什么呢？”

“我接受您的虚构，我亲爱的朋友，”阿尔迪冈上尉回答道。“但是，无论它两年还是一年实现，还是要用足够的武力来保卫工程和工人们……”

“一言为定，”德沙雷先生作出决定，“我同意您的意见，重要的是尽快在运河全流域设立警戒。”

措施就摆在面前，其实，从第二天起，在工人们回到工地后，阿尔迪冈上尉着手和比斯克拉的军事司令进行联系，他给他发送一个快递邮件。在等候的时候，几个北非骑兵的到来，可能足以保卫这一段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土著人的新进攻肯定就不可怕了。

视察完以后，工程师和上尉返回仍在修建的宿营地，只需要等中尉了，他肯定会在天黑之前返回。

在当前探险的情况下，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补给问题。直到那时，探险队的粮食，或是由两辆四轮马车的储备提供，或到杰里德这个地区的镇上或村庄购买。无论人还是马，都不缺吃的东西。

然而，在 347 公里处重建起的工地，还需要定期储备一些粮食，以供数周时间的逗留期。因此，阿尔迪冈上尉在通知附近驻军的军官的同时，他要求他们向他提供在绿洲逗留期间所需的生活用品。

大家还记得，自从 4 月 13 日那天太阳一露面，浓重的乌云就聚集在地平线上。这一切都预示着，这天上午像昨天下午一样，使人透不过气。毫无疑问，北部天空正酝酿着猛烈的雷雨。

为响应皮斯塔什下士观察天气谈到的话题，弗朗索瓦先生声称：

“今天要有雷雨，从早晨起，我就料到在沙漠的这一地区马上就有一场同自然界的斗争，我对此并不感到惊奇。”

“那为什么？”皮斯塔什问他。

“是这样，下士，当我早晨刮胡子时，我的胡子立起来了，变得那么硬，我得刮上两三遍。可以说从每一根胡子的头上都冒出了小火花……”

“这真稀奇，”下士接说，“用不着怀疑像弗朗索瓦先生这样的人说的

话。”

但愿这位老实人的毛发系统，像猫的皮毛一样具有电的属性，也许根本没这种特性。但皮斯塔什很愿意承认有。

“那么……今天早晨？”他看了看他的战友新刮的胡子问。

“今天早晨，这不是明摆着嘛！……我的脸颊，我的下巴布满刷形放电的闪光……”

“我想看看！”皮斯塔什回答。

再者，他甚至没有联系弗朗索瓦先生的气象观测，就确信雷雨从东北方升起，大气逐渐充满电。

热得难以忍受。因此午饭后，工程师和上尉商妥休息延长一段时间。虽然他们躲在自己的帐篷下，虽然帐篷又立在绿洲边的树下，酷热还是钻进帐篷，没有一丝风掠过天空。

这种状态并不使德沙雷先生和上尉担忧。雷雨还未降临到塞来姆盐湖地带。但是，雷雨当时肯定正施暴于东北方，正好是在基泽普绿洲的上空。虽然还听不到滚滚的雷声，但闪电已开始划破天空。有这样或那样的理由认为，中尉没能在雷雨前出发，这一切都使人认为，他躲在树下等着雷雨结束，也许明天才会回到宿营地。

“大概今晚我们看不到他了，”阿尔迪冈上尉提醒说。“假如维埃特在下午近两点才出发，他可能现在才看到绿洲……”

“哪怕晚一天，”德沙雷先生应答着，“咱们的中尉有理由不在这样危险的天气里冒险！可能比较麻烦的是，他的人和他自己对大平原上找不到一个避风雨的地方而感到惊奇……”

“这也是我的看法，”阿尔迪冈上尉最后说。

下午过去了，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小分队接近，甚至在前面跑的狗叫声都没有。现在，闪电在不到4公里远的天空不断地闪，大块凝重的云已经冲上九天，慢慢转向迈勒吉尔方向。在半小时前，雷雨降临到营地，然后转向盐湖。

可是，工程师、阿尔迪冈上尉、下士和两名北非骑兵却呆在绿洲边缘。在他们眼前，展现着广阔的平原，平原上的盐霜，不时地反射出闪电之光。

他们白白地把疑问的目光投向地平线。没有任何骑兵小队出现在那边。

“小分队肯定没在路上，今天就不必等它了。”上尉说。

“我也这样想，我的上尉，”皮斯塔什附和着，“就是暴雨停了，天也黑了，在黑夜中向古莱阿走很困难……”

“维埃特是个经验丰富的军官，大家可以信任他的谨慎……我们回营地吧，因为很快就要下雨了。”

大约这四个人走了十步左右，下士停住了：

“听！我的上尉……”他说。

所有人都转回去。

“我好像听到狗叫声……是中士长的狗吗？”

他们注意听。不！在短暂的平静中，根本没有狗叫声。皮斯塔什肯定是弄错了。

阿尔迪冈上尉和他的战友因此又走上回营地的路，在穿过被狂风吹弯了树的绿洲，他们又回到帐篷里。

过了几分钟，他们就被围困在狂风暴雨之中。

当时是6点钟。上尉为过夜做准备，这一夜预示着探险队自离开加贝斯以来最倒霉的一夜。

当然，需要想到，维埃特中尉迟迟不归，想必是这场突如其来的可怕暴风雨，在基泽普绿洲把他留到第二天。

然而，上尉和德沙雷先生仍不免感到担忧。就算梅扎奇冒充普安塔的一名工人，就算他策划了某个罪恶的阴谋反对派往迈勒吉尔的探险，他们甚至没能怀疑他。但是，他们怎能忘记杰里德地区游牧人和定居的居民中的思想状况，以及在各个部落中盛行的、反对创造撒哈拉海的冲动呢？一次新的袭击不是针对古莱阿工地吗？假如河段工程被恢复，袭击又重演吗？毫无疑问，梅扎奇断言袭击音，在驱散工人之后，撤向盐湖南部。但是，其他离去的人可能跑遍平原，如果他们碰到他，他们靠人多就能打败维埃特中尉的小分队。

然而，对此进行认真思考，这些担忧大概被夸大了。但是这个念头不断萦绕在工程师和上尉的脑子里。他们怎么能预见，假如有某种危险，那么受威胁的不是走在基泽普路上的维埃特中尉和他的人，而是在绿洲的德沙雷先生及其同伴吗？

将近6点半了。暴风雨正紧。不少树遭雷击，工程师的帐篷差点儿被电流击中。大雨如注，汇成千万条小河流向盐湖，绿洲的土壤变成一种絮状沼泽地。与此同时，狂风大作。树枝像玻璃一样被折断，大批的棕榈树连根折断，全完蛋了。

再也不能出去了。

非常幸运的是，马及时地躲到一棵能抗飓风的大树下面，尽管暴风雨很可怕，它们还是挺住了。

留在林中空地上的骡子却不是这样。它们受雷暴的惊吓，尽管驭手们拉着，它们还是逃过了绿洲。

一个北非骑兵向阿尔迪冈上尉报告，后者大喊：

“必须不惜一切把它们抓回来……”

“两个赶车人去追它们了，”下士回答。

“去两个人接应他们！”军官命令道。“假如骡子跑出绿洲，它们就丢了……在平原上就设法抓到它们了！”

尽管狂风袭击营地，四个北非骑兵中的两人还是冲向林中空地的方向，两个赶车人不时听到那边的喊声。

此外，虽然猛烈的闪电和雷击不减弱，狂风却突然缓和下来，风和雨都小了。但夜色幽黑，大家只能借着闪电才能互相看见。

工程师和阿尔迪冈上尉走出帐篷，弗朗索瓦先生、下士和两个与他们留在营地的北非骑兵跟在后面。

不言而喻，鉴于时间已流逝，猛烈的暴风雨肯定要下一夜，绝不该指望维埃特中尉转回来了。他的人和他只能第二天上路了，那时穿越杰里德的路，就会好走了。

当他们听到北方的狗吠声，上尉和他的同伴是多么惊奇，多么高兴啊！这一次没弄错，一条狗向绿洲跑来，很快来到绿洲跟前。

“‘切红心’！……是它……”下士喊起来。“我听出了它的声音……”

“这么说维埃特离这儿不远！”阿尔迪冈上尉也附和着。

其实，假如这忠实的狗走在小分队的前面，想必只有几百步之遥。

这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出现，30个左右土著人沿着边缘攀过后跳进营地。还没彼此认清之前，上尉、工程师、下士、弗朗索瓦先生和两名北非骑兵就被围住了，不等他们反抗就被抓住了。况且，他们人数少，怎能对付这个突然袭击的匪帮呢？

顷刻，一切都被抢光了，马匹被人们拉向迈勒吉尔地区。

囚徒们彼此被隔开，不可能互相联系，被推向盐湖表面，狗循着他们的脚印走。当维埃特中尉到达营地时，他们已走远，早晨他离开他们的那些人，却踪影全无，马也肯定在飓风袭击时跑掉了。

第十三章藏非克绿洲

在他的实测平面图上，迈勒吉尔盐湖（包括北边的法尔法利亚沼泽地，南边其他一些与梅鲁昂盐湖带性质一样的凹地）呈现为一个直角三角形。从北到东，它的斜边从塔希尔—纳苏正好直到纬度 34 度以下和第二条运河端点。它的西侧的长边起伏不定，沿着上述纬线的走向延伸到由一些次要的盐湖组成的东侧。在西侧，它的小边朝塔希尔—纳苏镇渐渐升高，几乎沿着与贯穿撒哈拉的直线平行的方向，延伸为菲力浦城—君士坦丁—巴特纳—比斯克拉线，而为了避免把它同第二条运河终点对岸上的新海的港口联结起来时出权，运河不得不改变走向。

这个凹地的宽度（小于杰里德和费杰迪的表面积）有 55 公里，处在运河最后一段的端点与待建的港（在西侧最终定在谢加的西涅阿尔与伊太尔河之间）之间，——草案达到位于更南部的迈莱耶尔，好像被放弃了。但是，这块凹地只有 6000 平方公里被淹，即 600000 公顷，余下的面积海拔高于地中海海平面。事实上，新海洋占两个盐湖地带中的 8000 平方公里，在大水灌满拉萨和迈勒吉尔后，还有 5000 平方公里露出水面。

因此这些未淹没的地方就变成了岛，它们在迈勒吉尔里面会形成一种包括两个大岛的群岛。第一个叫欣吉兹，形成在盐沼内弯曲的直角三角形，从而把盐沼一分为二；另一个岛则占了很大一部分，包括靠近斯特拉里的两个直角边。至于那些小岛，主要是向东南方向排列成平行线状。当船只偶尔通过这个群岛的通道时，它们必须笔直地依靠那些为了减少航行危险而建立了水文地理学的堤坝。

水覆盖的两个盐沼的面积，包括几个绿洲及其椰枣园和田地。不言而喻，这些财富必须赔偿给它们的所有者。但是，正如鲁代尔上尉认为的那样，赔偿金不超过 500 万法郎，由法国海外公司承担，这个公司估计可以获得政府转让给它的 250 万公顷的土地和森林。

在迈勒吉尔的许多绿洲中，最大的一个绿洲，占据欣吉兹北部 3 至 4 平方公里。因此，大水来了之后，正是盐沼北边的水围绕在它边上。这个绿洲拥有大量质量最好的椰枣树，其由卡非拉人外运的果实，在杰里德市场上可以找到。它的名字叫藏非克，它与主要的市镇保持着联系：拉哈马、奈夫塔、托泽尔和加贝斯，在收获季节，只有驼队造访它。

藏非克高大的树木，荫庇着三四百个土生土长的图阿雷格土著居民，这是撒哈拉地区最令人不安的部落之一。镇上的房屋有百间左右，这是即将变成海滨的绿洲得到布置的所有部分。在房屋中部、外面和侧面，有被耕作的田地、牧场，足以养活这个部落和他们的家畜。注定要变成新海洋海湾的干谷，被扩大为岛上的小河，足以满足居民的需要。

有人说，藏非克绿洲同君士坦丁省的其他绿洲很少有联系。只有穿梭于沙漠的过游牧生活的图阿雷格人才从那里得到补给。它是令人担忧的和可怕的。驼队尽可能避免从附近经过。但是，从藏非克出来的匪帮，对杰里德附近进行了多少次袭击啊！

应该指出，靠近这个绿洲比较困难，也比较危险。沿着欣吉兹，盐沼地区的土壤一点儿也不坚实。到处都有能让一个卡非拉人整个陷进去的流沙。透过由上新世的土壤（浸满石膏和盐的沙子）构成的地面，几乎都是只有当地居民才认识的、能走人的羊肠小道，去绿洲必走这些小路不可，准得饱尝

坑洼之苦。显然，当大水漫过这些软乎乎的、无立足点的地面后，欣吉兹就会变成船容易靠岸的地方了。但是，这肯定是图阿雷格人不愿意答应的事。因此，在那儿就是反对派最活跃、最棘手的策源地。从藏非克不断地发出反对外国人而进行“圣战”的号召。

在杰里德各部落中，藏非克的部落名列前茅，它对部落联盟的影响不能说不大。它能在安全的时候扩大联盟，用不着担心联盟因几乎不可思议的背叛被搅乱。但它这种占优势的地位，只有在小沙洲湾的水灌满盐沼，把欣吉兹变成迈勒吉尔的中心岛的那一天，才能完全消失。

保留着纯血统的图阿雷格人的种族，就在藏非克绿洲。在那儿，风俗习惯没有丝毫改变。典型的图阿雷格人，面貌严肃，态度傲慢，走路缓慢，有自尊心，所有人都在他们比较健壮的右臂上戴着他们信赖的青蛇纹镯子。他们生性勇敢，不怕死。他们还穿着他们祖先那样的服装，苏丹的棉制无袖长服，白衬衣或蓝衬衣，裤子在踝骨处扎紧，着皮便鞋，用一条卷状男用头巾把伊斯兰小帽固定在头上，连着头巾的面纱垂到嘴上，可以防止灰尘沾唇。

典型的漂亮女子，蓝眼睛，细眉毛，长睫毛，裸面孔，如果不是在外国女人面前出于尊重，他们不把面孔遮起来。人们在许多反对可兰经清规戒律的图阿雷格人家里见不到他们，这样的家庭既然赞成离婚，就不赞成一夫多妻制。

因此，在迈勒吉尔的这个区域，图阿雷格人形成一群与众不同的居民。他们绝不与杰里德地区的其他部落混杂。如果他们的首领带领自己的信徒外出，历来只是为了某次有收获的劫掠，去打劫一个驼队，或为了对敌对的绿洲进行报复。事实上，藏非克的这些图阿雷格人，是一些可怕的强盗，他们进行袭击，有时要穿越下突尼斯的平原，甚至到加贝斯附近。军事当局组织过几次对这些劫匪的征讨。但是，他们很快就到迈勒吉尔遥远的隐避处藏起来。

此外，一个图阿雷格人宁愿节制，如果他既不吃鱼，也不吃野味，只吃少量的肉，如果椰枣、无花果、浆果、面粉、奶制品、鸡蛋对他就足够了，他也有仆人伺候，仆人们为他干粗活儿，因为他讨厌一切劳动。至于隐士、护身符销售者，他们对图阿雷格族人的影响是很大的，尤其是在杰里德地区。况且，图阿雷格人都迷信，他们信灵魂，他们怕鬼魂，以致死了人他们不哭，害怕死人复活，在他们的家庭里，已故人的名字随之消失。

藏非克的这个部落的某些特点，也正是阿迪亚尔身上的特点。这个部落一直承认他是首领，直到阿尔迪冈上尉落入他之手那天。

那里也是他的家族的摇篮，对藏非克的这群特殊的居民，他的家庭很有影响力，就像对迈勒吉尔其他部落一样。在欣吉兹和凹地广阔区域的各个地点，在盐沼的表面有许多绿洲。

除了阿迪亚尔，他母亲捷玛在图阿雷格部落中也很受尊敬。在藏非克的妇女中，这种情感甚至达到崇拜的地步。所有妇女都分担着捷玛对外国人的仇恨。她使她们产生盲信，就像她的儿子使男人们产生盲信一样。人们没有忘记捷玛对阿迪亚尔有多么大的影响——这些也就是所有图阿雷格妇女所拥有的影响。此外，这些妇女比她们的丈夫和兄弟有知识。她们会写字，而男人则勉强会读，在学校里，是她们教语言和语法。关于鲁代尔上尉的事业，她们从没有一天减弱过反抗。

这就是逮捕图阿雷格首领之前的形势。迈勒吉尔各个部落，像藏非克的

部落一样，不久就要被盐沼的大水所摧毁。它们不能再重操他们抢劫的旧业了。更多的卡非拉人要穿过比斯科拉和加贝斯之间的杰里德。此外，当船能够靠近那里，当他们不再需要提防，马和骑手每走一步都会有被吞入这块活动的土地的危险时，他们不是很容易抵达他们的巢穴嘛！

大家知道，阿迪亚尔在什么情况下遭遇阿尔迪冈上尉的北非骑兵而当了囚犯的，他怎样被关进加贝斯的要塞的，以及如何在他母亲、弟弟和他的几个心腹如艾赫麦特、哈里克、奥来伯的帮助下，在把他解往突尼斯并在那儿受军事法厅审判的前夜得以逃掉。因此人们也知道，阿迪亚尔在越狱后，能够幸运地穿过成水湖地区和盐沼地区，并重返藏非克绿洲，很快与捷玛团聚。

然而，阿迪亚尔被捕的消息传到藏非克时，在那里引起了异常不安。这个首领（他的支持者誓死效忠于他）落入他的毫不宽容的敌人之手了吗？他逃脱敌人之手有希望吗？不是预先定罪了吗？

因此，大家是多么热烈地迎接他的返回啊！逃跑被当作胜利。欢乐声从四面八方响起，鼓乐齐鸣。为了利用这难以置信的妄想，阿迪亚尔发出一个信号，他的所有信徒就拥到杰里德的各个市镇。

但是，阿迪亚尔知道克制图阿雷格人的狂热的激情。面对工程恢复的威胁，最紧迫的事是，确保盐沼西南角绿洲的安全。他不允许外国人把迈勒吉尔变成一个可航行的大水池，让轮船来往于四面八方。因此，首先就要捣毁运河工程。

但是，与此同时，阿迪亚尔得知，听命于阿尔迪冈上尉的探险队，两天前要在运河尽头休息，在那儿，肯定要与另一个来自君士坦丁省的迎头的探险队汇合。

正是从那儿，阿迪亚尔亲自领导对运河最后一段发动进攻，他刚刚把公司的最早一批工人驱散。数百个图阿雷格人在那里赶忙填埋运河，然后返回去藏非克绿洲的路。

假如梅扎奇在那里，这也是他的首领把他留下的，如果这个人声称阿迪亚尔没有参加对工地的袭击，是为了骗上尉，而如果他断定工人们当时向基泽普方向逃亡，是为了调出一部分分遣队的人，总之，现在工程师、上尉和4个他们的同伴被阿迪亚尔抓住了，是由于埋伏在古莱阿附近的30多个图阿雷格人，由索阿尔下令搞突然袭击，他们在维埃特中尉可以追到他们之前，就向藏非克绿洲逃

在这些图阿雷格人抓这六个人时，也把留在宿营地的马——工程师的、军官的、下士的和两名北非骑兵的马掠走，而弗朗索瓦先生，直到那时，还占据着四轮马车的位置，从加贝斯出发以来，一直没骑马。但是，距工地两百步的地方等着的马和单峰驼，把图阿雷格人的匪帮引了过来。

在那儿，这六个俘虏被迫上了自己的坐骑，而一峰骆驼留给弗朗索瓦先生，他好歹只好高高地坐到这牲口上。然后，这一队人马就消失在暴雨加闪电的黑夜中。

需要指出的是，尼科尔中士长的狗在袭击时已经到达，它不知道它在分遣队前面，索阿尔放过它来跟踪他要抓的人。

阿迪亚尔预先就组织了这次袭击，图阿雷格人备好了几天的干粮，用两只单峰驼驮着这些生活必需品，这些够强盗们吃到返回的时候。

但是路途极其艰难，因为，从盐沼的东端到藏非克绿洲有50公里路程。第一站把俘虏带到索阿尔袭击古莱阿宿营地前歇脚的地方。图阿雷格人

在那里停下来，他们采取防范措施，防止俘虏们逃掉，他们需在那里极不舒服地过一夜，因为狂风直到快天亮时才平息。一切都藏到一个小棕树林里。俘虏缩成一团，一个挨一个，而图阿雷格人在他们周围绕来转去，即使他们逃不掉，至少还能说些什么，而如果不是这样的突然的袭击，他们也不会成为牺牲品。既然落入阿迪亚尔之手，这样想也没用。但是，流传在杰里德地区，尤其是迈勒吉尔地区各部落中的造反精神，并不能说明太多问题。几个图阿雷格人的头领，想必知道，不久一个北非骑兵分遣队到达工地……游牧人让他们了解，公司的一个工程师，在最后动镐挖开加贝斯的脊状隆起部分之前，前来考察迈勒吉尔的周围……

而当时，阿尔迪冈上尉这一次认真地考虑，是否昨夜在古莱阿他被在那儿遇到的这个土著人骗了，他对他的同伴不隐瞒他的感受。

“您大概有理……我根本就不信这个畜牲……”下士声称。

“那么，维埃特中尉怎样了？”工程师提醒说，“他在基泽普既没找到普安培，也没找到一个他的工人……”

“姑且认为他去了那里，”上尉又说，“如果我们怀疑梅扎奇是个奸细，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把维埃特和他的人弄到远处，把他们不声不响地弄到路上……”

“谁知道他是否马上会追上抓住我们的这伙强盗？”一个北非骑兵嚷道。

“这并不使我感到惊奇，”皮斯塔什认可地说，“当我想到这事时，差不多一刻钟，我们的中尉就会准时向这些阿拉伯无赖猛攻并解救我们！”

“其实，”弗朗索瓦先生补充说，“分遣队不会远，既然我们听见了狗叫声，差不多就在图阿雷格人突然袭击我们那一刻。”

“啊！‘切红心’……‘切红心’！”皮斯塔什下士重复着，“它在哪儿？……跟着我们到这里了吗？难道它没有返回到它主人那里告诉他……”

“就是它……就是它……”这时一个北非骑兵说。

不难想象，大家是多么欢迎“切红心”！会给它多少抚摸！皮斯塔什会对它的头给多么深的吻！

“是的……‘切红心’，是的……正是我们！……还有其他人！我们的中士长……你的主人，到了吗？”

“切红心”很想用有含意的叫声来回答。但是下士不让它作声。况且，图阿雷格人一定会想到，狗与上尉在古莱阿宿营地，自然他要追踪他们。

他们要被弄到什么地方呢？在杰里德的什么部位？……大概向迈勒吉尔盐沼的某个偏远的绿洲……可能一直到撒哈拉大沙漠的深处？

早晨，有人拿吃的给这些俘虏，有古斯古斯和椰枣粘糕点，至于水，就从小树林边流过的一条河里取。

从他们处的地方向盐沼地看去，一望无际。盐的结晶在初升的太阳下亮晶晶一片。向东望，目光骤然被围成圆形的沙丘挡住，因此不能看到古莱阿绿洲。

因此，德沙雷先生、阿尔迪冈上尉和他们的同伴向东看也是徒劳，大概他们希望瞥见中尉向盐沼这个部位走来。

“因为，总之，”军官重复说，“维埃特无疑昨天晚上已到达古莱阿了……由于在那儿没碰到我们，却找到我们丢弃的宿营地，怎么能认为他没立即找我们呢？……”

“假如他去基泽普绿洲时，他本人没遭到袭击……”工程师提醒着。

“是呀！……是呀！一切都有可能，”皮斯塔什应道，“一切都与梅扎奇有关！……假如他有一天落入我手里，我希望他逼得我长出爪子，剥这个坏蛋的皮！”

这时，索阿尔下达了出发的命令。阿尔迪冈上尉走过去对他说：

“你想把我们怎么样？”

索阿尔没回答。

“把我们带到哪里？”他又问。

索阿尔只是突然命令道：

“上马！”

必须服从，而这尤其令人不舒服，弗朗索瓦先生今天早晨连胡子都不可能刮。

这时，下士忍不住发出气愤的大叫：

“就是他！……就是他！”他重复着。

所有的眼光都投向他，皮斯塔什向他的同伴示意。

这正是梅扎奇。在把分遣队一直带往基泽普之后，他消失了，夜里，他赶上了索阿尔一伙儿。

“对这个卑鄙的家伙没什么可说的！”阿尔迪冈上尉补充说，由于梅扎奇厚颜无耻地看着他，他就背对着他。

于是，弗朗索瓦先生这样说：

“这个图阿雷格人肯定不像个值得称道的人……”

“我信你的话！”皮斯塔什说，他用了这句俗话，第一次用你来称呼弗朗索瓦先生，想必这一点儿也不会伤害他。

昨天的暴风雨过后天气晴朗。天空没有一丝云彩，在盐沼地上也没有一丝风，因此路程十分艰难。在走这片凹地的途中没有碰到一块绿洲，人马只能在欣吉兹顶点找到树避热。

索阿尔加紧赶路。他匆匆赶回藏非克，那儿有他哥哥等着他。另外，还不能让俘虏们想到他们已落入阿迪亚尔之手。阿尔迪冈上尉和德沙雷先生想得有几分道理，这是因为，最近这次袭击的目的不在于掠夺古莱阿宿营地，这个营地不值得费力。确切地说，这次袭击必定是迈勒吉尔一些部落的报复，袭击者想了解，是否上尉及其同事会为此个撒哈拉海计划付出自由，或许生命的代价！

这第一天有两段路程，总共有 25 公里。由于没有暴风雨，虽然不是酷热难当，但也奇热。在路上最感痛苦的，肯定要算弗朗索瓦先生，他高高在上帝坐在单峰驼背上。一点儿也不习惯这种动物的摇晃，他不再是文绉绉的了，必须抓紧才能防止摔下来，尤其是它猛跑时。

一夜无事，除了在盐沼地面遛达的野兽大声咆哮声打破宁静外。

在靠前的几站路上，索阿尔不得不走一些他认识的羊肠小路以防止陷入泥沼中。但到了第二天，就走挺坚实的欣吉兹的土地 4 月 15 日，人们就在比昨天好的条件下走路了，将近天晚时，索阿尔带着自己的俘虏，就在藏非克绿洲停下来。

当他们来到阿迪亚尔面前时，他们让所有人多么惊奇！多么不安！

第十四章被监禁中

俘虏们被带到的地方，是镇上原来的要塞。日久天长早已破败。破损的墙围着绿洲北边的一个不太高的小丘。过去，杰里德地区部落间进行激烈斗争时，藏非克的图阿雷格人把它作为简易的碉堡。但是，斗争平静后，大家既不去修它，也不维护它。

一个被削去顶尖的、类似清真寺尖塔的建筑，是这个堡唯一的突出物，从那里可以很开阔地眺望四方。

可是，虽说它已破败，这个堡的里面还可以住人。进到里院有两三间没家具、没有壁饰的房子，被厚厚的墙壁隔开，可以避四季的风寒。

自来到藏非克后，工程师、阿尔迪冈上尉、皮斯塔什下士、弗朗索瓦先生和两个北非骑兵就被带到这里。

阿迪亚尔没对他们说任何话，带着 12 名图阿雷格人把他们押到这个堡里来的索阿尔，不回答他们提出的任何问题。

不言而喻，当宿营地遭袭击时，阿尔迪冈上尉和他的同伴不可能去拿自己的武器、战刀、手枪和卡宾枪。况且，他们被搜身，他们带的少量的钱也被掠走。他们甚至对弗朗索瓦先生很无礼，这些缺德的人竟把他的刮胡子刀拿走了。

当索阿尔把他们单独留下后，上尉和工程师首先仔细地观察这个堡。

“ 当人被关入监狱时，第一件事就是浏览一下监狱…… ” 工程师提醒大家。

“ 第二件事就是从那里逃出去， ” 阿尔迪冈上尉作了补充。

于是，所有人环顾内院，在院中间，矗立着那个半截塔。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墙围着它，有 20 个脚高，是越不过去的。大家在那儿并未发现任何缺口。只有一扇门朝进入中心院子的路开着。这扇门还被索阿尔关上了，而它那厚实的门扇，还用铁板加固了，不可能被打破。然而，人只能从这个门出去，而且，堡的四周的确不能不加以警戒。

夜降临了，俘虏们要在漆黑中度过了。他们得不到任何光亮，也没有更多的食物。在最初几个小时里，他们白白地等着有人送吃的东西和水来，因为他们渴极了，但门却不开。

俘虏们借着短暂的黄昏的光亮浏览了一下院子，然后他们聚拢在一个紧靠院子的、放置一个用细茎茅编的粪桶的屋子里。于是他们倾吐出极忧愁的想法，交换看法，下士开了腔：

“ 这些混蛋想让我们饿死吗？ ”

不，这并不是他们所害怕的。在离藏非克 10 公里的最后一站路时，图阿雷格匪帮休息过，单峰驼背上的食物还有俘虏一份儿。夜来了，阿尔迪冈上尉和他的同伴儿肯定想吃点儿东西。假如第二天清晨还不给他们足够的食物，那才会饥饿难忍呢！

“ 我们还是想法儿睡觉吧， ” 工程师说。

“ 梦中我们坐在丰盛的餐桌前，有排骨、填上肉馅的鹅、沙拉…… ” 下士补充道。

“ 别停下来，下士！ ” 弗朗索瓦先生发令，“ 一盆美味肥汤就满足了！ ”

现在，阿迪亚尔对他的这些俘虏有什么意图呢？他肯定认出了阿尔迪冈上尉。既然把他抓住了，他不想惩罚上尉吗？不会置他和他的同伴于死地吗？

“我不这样想，”德沙雷先生声称。“我们的生命不可能受到威胁……相反，图阿雷格人考虑到以后，他们的兴趣是把我們作为人质。然而，为了阻止运河工程的完成，必须要想到，阿迪亚尔和图阿雷格人，在工人们返回去时，还要袭击 347 公里处的工地。阿迪亚尔可能在一次新阴谋中失败……他可能重又落入当局之手，而这一次，我们会把他看管得牢牢的，他就不可能逃跑了。因此，我们还能够对他有好处……直到阿迪亚尔势将返还那一天，他将会说：‘我的生命和我的伙伴们的生命，是用我的俘虏们的生命换回来的’，他肯定会听的……我认为这一天不远，因为阿迪亚尔下一次袭击大概又到时候了，很快他就会面临派来解救我们的马哥占和土耳其部队的进攻。”

“可能说得有理，”阿尔迪冈上尉回答。“但是，不要忘记，这个阿迪亚尔是个爱记仇的和残忍的人……他的声誉就在这方面。像我们推理那样，我们，并不是从他的本质来推理。他需要复仇……”

“而这正好是要对付您，我的上尉，”皮斯塔什下士提醒上尉，“既然您几周前确实抓住过他。”

“事实上，下士，甚至我也惊奇，既然认出了我，知道我是谁，他并不首先使用暴力！此外，我们走着看……可以肯定的是，我们落入他的手，而我们不知道维埃特和普安塔的命运，就像他们不知道我们的命运一样。”

“这说明，我这个人，我亲爱的德沙雷，既抵不了阿迪亚尔自由的代价，也不抵他这个强盗生命的战利品。”

“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逃脱，当我认为有利时机一到，我不可能从这里出去；但是，对我来说，当在我的同志面前出现时，我要成为自由的人，而不是作为交换的俘虏，我也要维护我的生命，并为自己找回手中的手枪或战刀，与那些靠突然袭击才制服我们的匪徒面对面斗争。”

既然阿尔迪冈上尉和德沙雷先生筹划越狱方案，皮斯塔什和弗朗索瓦先生就决定追随他们的长官，进一步打算依靠外援，乃至可能依靠他们的朋友——“切红心”的智慧。

事实上，处境就是这样，必须正确认识。

大家并没有忘记狗，自从他们出发以来，“切红心”追踪俘虏一直到藏非克，图阿雷格人并不想赶走它。但是，当阿尔迪冈上尉和他的同伴被带到堡的时候，他们不让这忠诚的动物追随着俘虏到那里。这是故意的吗？这很难说。可以肯定，所有人都为不拥有它而遗憾。然而，如果它在那儿，既然它那么聪明，那么孝忠，它能为他们效劳什么呢？

“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皮斯塔什与弗朗索瓦先生聊天时反复说着。“狗，它们有人所没有的本能思维。和‘切红心’谈谈它的主人尼科尔和它的朋友‘争先’，或许它会亲自跑去寻找他们吧？的确，既然我们不能从这个倒霉的院子出去，‘切红心’也不能出去！……没关系，我希望它在这儿！……只要这些野蛮人不伤害它！”

弗朗索瓦先生只是点头，但不回答，一边摸着刚刚长出生硬胡子的下巴和面颊。

俘虏们由于白白地盼望给他们送一些吃的，所以感到极需休息一会儿。躺在细茎针茅草堆上，所有人早晚都能睡着，自白天以来，他们从相当难受的黑夜里醒来。

“从昨天晚上我们没吃晚饭这件事看，”弗朗索瓦先生提出正确的异议，“应该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今天上午我们将又没午饭吃了？”

“这真让人烦恼，我甚至要说太恶劣了！”皮斯塔什作着辩白，他打着呵欠，取下手绢，这一次并非不困了，而是肚子饿了。

俘虏们很快就定在这个非常有趣的话题上。一小时后，艾赫迈特和十二个图阿雷格人钻进院子，在那里放下同昨天一样的粘糕点、冷肉和椰枣，这些东西够十个人吃一天的，水罐里盛满了从穿过藏非克绿洲的小河里汲取的水。

阿尔迪冈上尉又一次想了解图阿雷格首领为他们安排了怎样的下场，他问艾赫迈特。

这个人不是昨天的索阿尔，他不愿回答。他肯定接受了这方面的命令，他没讲一句话就离开了院子。三天过去了，局势没有任何变化。想办法从堡里逃走，这不可能，至少翻过高墙，而这样做没有梯子不行。趁着黑夜翻过墙，阿尔迪冈上尉和他的同伴能穿过绿洲逃走吗？外面似乎有警戒，无论白天还是夜里，在环形路上一点儿脚步声都不能发出。况且，墙对着不可越过的障碍，又有什么用，而门又不能强行打开。

此外，自他们被监禁的第一天起，下士就能了解绿洲的布局。经过多次努力——也是冒着摔断一百次脖子的危险——，他能从破台阶上到没有顶篷的帽状拱顶上。

从那里，透过最后的门洞看，准能不被人看见地观察，绿洲广阔的全景尽收眼底。

在他下面，藏非克绿洲树中的镇环绕着堡。向远看，欣吉兹这块领土东西纵长3—4公里。北面排列着一大群住房，在绿树荫中显得很白。其中有一所房子全被墙围起来，门前入口处，插着许多旗子，在微风中飘舞。下士说得不是没道理，这片住宅肯定是阿迪亚尔的，错不了。

4月20日下午，下士又到拱顶的观察部位，发现镇上有大的活动，房子逐渐空了，好像有许多当地人从欣吉兹不同的地点来。他们并不是作生意的驼队，因为没有骆驼，也没有和他们一起来的牲口。

谁知道，是不是在阿迪亚尔的召集下，这天在藏非克开一个重要的会。事实上，主要的广场很快挤满了人。

看到发生的这一切，下士认为应该通知上尉，他把上尉叫来。

阿尔迪冈上尉马上来到皮斯塔什身边，爬到狭窄的拱顶塔上，但这并不是没困难。

没错，肯定是给酋长送礼一类的集会，总共有数百名图阿雷格人此刻聚集在藏非克。人们可以听到叫喊声，从塔上可以看到有人打的手势，而这样的沸腾局面，直到来了一位人物才停止，这个人身后跟着一个男人和一个妇女，从房子里出来，下士指着走在妇女前面的图阿雷格首领。

“这就是阿迪亚尔，就是他！我认出他来了。”阿尔迪冈上尉叫起来。

“您说得不错，我的上尉，我也认出他了。”下士应和着。

其实，这就是阿迪亚尔，她的母亲捷玛和他的兄弟索阿尔，他们一进入广场，人们就欢呼起来。

一会儿安静下来。阿迪亚尔在人群簇拥下开口讲话，在一个钟头中，有时被热烈的欢呼声打断，他对这群土著人高谈阔论。但是，无论是上尉还是下士，都无法听到他谈些什么。当会议结束时，又发出一阵叫声，阿迪亚尔又回到他的住所，小镇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阿尔迪冈上尉和皮斯塔什很快跳到院子里，把他们看到的告诉给自己的

同伴。

工程师说：“我认为这次集会是为了抗议水淹盐湖，肯定要搞几次新的袭击……”

“我也这么想，”阿尔迪冈上尉也声言，“这也许针对普安塔又在古莱阿那路段安营扎寨。”

“除非涉及我们，”皮斯塔什下士说，“这些坏蛋集会无非是为了杀害俘虏！”

这番议论之后一阵长时间的沉默。上尉和工程师交换了一下眼光，这眼光表露了他们想法的秘密。就算图阿雷格首领决定进行抢劫，他们要杀一儆百，为此目的他把欣吉兹各部落的人都召集到藏非克，难道不该担心吗？另一方面，既然维埃特中尉可能不知道俘虏们被带到哪里，也不知道落入哪个部落之手，那么怎样保住俘虏们希望能得到救援的愿望呢？

可是，在从塔顶下来之前，阿尔迪冈上尉和下士最后一次巡视了一下展现在他们眼前的迈勒吉尔整个地区。南部和北部一样荒凉，欣吉兹向东西两侧延伸的部分也是一样萧条，这个地区在大水到来后将变成一个岛。没有一个驼队穿越这片广阔的凹地。至于维埃特中尉的分遣队，正在等待让他朝藏非克方向去寻找，并让他的一些士兵进攻小镇吗？

因此，这也就是在等着出事，这多么令人担忧啊！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了，堡的大门不会让阿迪亚尔及他的人通过而打开吗？

假如图阿雷格首领让人把他们拖到广场处死，有可能反抗他们吗？今天没做的事，明天会不会做呢？

一天过去了，但情况没有任何改变。早晨一些吃的东西又被放到院子里，足够囚犯们吃。天黑了，他们又躺在几天前过夜的房子里的草铺上。

但是，当外面响起声音时，他们几乎才睡半个小时。是几个图阿雷格人上到环形小路上了吗？门马上就要打开吗？是阿迪亚尔派人来找俘虏吗？

下士立即起身，蜷缩在门边仔细听。

并不是脚步声传入他的耳中，而是低沉的和悲哀的尖叫声。一只狗沿着墙根转来转去。

“‘切红心’……是它！是它！”皮斯塔什喊起来。

狗卧在靠门槛的地上。“‘切红心’……‘切红心’……是你吗？我的好狗。”他重复着。

这动物熟悉下士的声音就像熟悉自己主人的声音一样，用克制一半的叫声作回应。

“对，是我们……‘切红心’……是我们！”皮斯塔什还是重复着。“啊！假如你能找到中士长和他的老兄，你的朋友‘争先’……”

“‘争先’……你听见吗，通知他们，说我们被关在这小屋！”

阿尔迪冈上尉和其他人都靠近大门。要是他们能够用狗与他们的战友联系该多好！在它的脖子上套一张纸……谁知道，只用它的本能，这忠实的动物是否能找到中尉？而维埃特知道了他的战友在什么地方，就会采取措施解救他们！……

在任何情况下，“切红心”一定不要在堡的大门前的环形路上被抓住。因此下士反复叮嘱它：

“去吧……我的狗，去吧……”

“切红心”听懂了，因为，在给它最后再见意思的抚摸后就走了。

第二天像头天一样，吃的东西一早就送来了，应该想到，囚徒们的处境今天还是无变化。

第二天夜里，狗没有回来；至少，等着它回来的皮斯塔什什么也没听见。他考虑到，是否这可怜的狗遭人暗算，再也见不到它了……

连续两天过去了，没有任何意外发生，大伙没发现镇上有任何活动。

4月24日，将近11点，阿尔迪冈到高顶上观察时，发现藏非克有活动。像马的喧闹一样，响起了不同往常的枪声。同时，居民们聚集在主要广场上，许多骑马的人正向广场走来。

这天，是阿尔迪冈和他的战友们要被带到这里面见阿迪亚尔吗？

不，这一次还没有，什么事也没有。相反，一切都显示出，图阿雷格人的首领马上就要出发了。他在马上，在广场的中央，巡视一百名左右像他一样骑在马上图阿雷格人。

半小时后，阿迪亚尔走到队伍面前，走出小镇，向欣吉兹以东走去。

上尉迅速地从上面跳到院子，向同伴们宣布那些人出发之事。

“这是向古莱阿的征讨，那里的工程就要恢复了，毫无疑问，”工程师说。

“谁知道阿迪亚尔是否会同维埃特及其分遣队遭遇？”上尉提醒说。

“是啊，一切都可能，但这又不肯定，”下士回答。“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既然阿迪亚尔和他的无赖们离开了市镇，正好是逃走的机会……”

“怎么？……”一个北非骑兵问。

是呀……怎样？怎样利用这刚出现的机会？堡的围墙不是永远过不去吗？大门在外面紧锁着，能把它打碎吗？另一方面，等谁谁援助呢？

然而，谈到这种援救，要看情况而定。

第二天夜里，狗像第一次那样，让人听到沉闷的叫声，同时它靠近大门，用爪子抓地。

在本能的引导下，“切红心”在围墙脚下的一个地方发现一个洞，几乎都被填上了土，从这里狗可以从外面进来。

突然，在那儿等着的下士看到它出现在院子里。

对！“切红心”靠近他，又跳又叫，他费了一些力气才止住它。

阿尔迪冈上尉、德沙雷先生和其他人立即冲出屋子，狗返回它刚穿过来的那个洞，他们跟着他。

那里有一个窄道出口，只要扒开一些石头和泥土，一个人就可以溜过去。

是呀，真没想到，在阿迪亚尔还没返回藏非克之前，今天夜里就应利用这个洞。

然而，穿过村镇后再穿过绿洲，不会不遇到巨大麻烦！逃跑者在这漆黑之夜怎样走呢？没有被人，乃至阿迪亚尔的人马撞见的危险吗？而到古莱阿有50公里，没有食物，只吃绿洲的水果和草根，能走得过去吗？

没有人愿意看到这些危险。他们迫不急待地想逃走。他们跟着狗向洞外走，狗过了洞第一个不见了。

“过！”军官对皮斯塔什说。

“您先过，我的上尉，”下士回答。

为了不使墙坍塌，他们小心翼翼。囚徒们来到洞边，十分钟左右，他们都过到环形路上。

夜异常漆黑，乌云浓重，不见星光。如果没有狗在那儿引导，阿尔迪冈

上尉及其同伴就不知朝哪个方向走。他们都为狗的聪明感到自豪。另外，在堡附近和土坡上，他们没有撞见任何人，就从坡上一直溜到前排树的边上。

当时是夜里 11 点。寂静笼罩着村镇，住户的窗户确实紧闭，透不过一丝光亮。

逃跑者默默地走路，穿过树林，走到绿洲边界，没有遇上任何人。

就在那里，这时一个提着灯笼的人出现在他们眼前。

他们认出了他，他也认出了他们。

这人就是梅扎奇，他从镇这头儿回家。

没等梅扎奇叫喊，狗就扑到他的喉咙部，他倒地身亡。

“好！好！‘切红心’，”下士说。

上尉和他的战友不再顾及这个横尸在那儿的可怜虫，加快脚步，沿着欣吉兹边缘，向迈勒吉尔的东部走去。

十五章逃跑

阿尔迪冈上尉在越狱之后选择向东逃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对面，肯定超过迈勒吉尔西边的边缘，沿着贯穿撒哈拉的走向，有去图古尔特常走的小路。从那里，可以安全、容易地按正常时到达比斯克拉。但是，盐沼的这一地区，由于他是从古莱阿东来到藏非克的，他并不认识，而经欣吉兹向西走，不仅路不熟，而且有可能在那儿遇上阿迪亚尔安置在那儿的人，他们在那里警戒着可能从比斯克拉那边来的部队。此外，行程也和从藏非克到运河终端一样。工人们可能已经大批回到工地。然后，到古莱阿集中，也许能见到维埃特中尉，他大概正在杰里德这一地区找寻……最后！正如下士所想的——“对此，它自有道理！”“切红心”带着穿过绿洲。

难道他不同意把事情托咐给“切红心”的灵性吗？因此他说：

“我的上尉，只有跟着狗走了！它没错！况且，他夜里看东西如同白天一样！我向您保证，这是一条长着猫眼睛的狗！”

“我们跟着它！”阿尔迪冈上尉说。

这是更需要做的事。在这么深沉的黑夜，在迷宫一样的绿洲里，逃跑者有可能在离村镇不远的地方出差错。很幸运的是，放手让“切红心”来引导，他们迅速到达欣吉兹北边的边缘，并只沿着岸边走。

更重要的是一点儿别偏离那里，因为，除那里，迈勒吉尔不过是个危险之地，布满坑洼的窟窿，人掉进去不能自拔。纵横于坑洼之间的、可让人走的小路，只有藏非克和邻近村镇的图阿雷格人才认识，他们以向导为业，而且往往为了抢劫驼队，才提供这样的服务。

逃跑者大步流星赶路，没有碰到坏人，当太阳升起的时候，他们在一个棕榈树林中休息。鉴于在黑夜里冒险有麻烦，他们就不该认为，这段路程的距离有七、八公里多，仍然有20公里才能到达欣吉兹最远端，过了那里，差不多还要穿过盐沼，才到古莱阿绿洲。

在这个地方，夜里走路太吃力，阿尔迪冈上尉认为休息一小时是合适的。这个树林很荒凉，最近的村镇在这个未来的中心岛的南部边缘。因此很容易避开这些镇。此外，向东看，目力能及的那么远，阿迪亚尔的人马一点也让人看不见。藏非克这地方，走了15个小时后，想必已经走远了。

虽然疲劳迫使逃跑者休息一会儿，但如果他们得不到一些食物，这样的休息也不足以使他们恢复过来。在牢房里最后度过的几小时里所吃的东西已经耗尽，他们只能指望在穿过欣吉兹绿洲时采集野果，只有椰枣、浆果或许还有皮斯塔什很了解的某些可食用的根茎。谁也不缺火镰和火绒，把根茎在于木点的火上烧一下，就算比较主要的食物了。

是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有理由希望，阿尔迪冈上尉及其同伴能吃饱肚子，喝足水，因此欣吉兹有许多干涸河，甚至他们可能会借助“切红心”抓到一些野味野禽。但是，在他们赶路穿过盐沼多沙的平原时，任何这样的机会都没有，那里只长着一丛丛茅草，不能吃。

总之，既然囚徒们在索阿尔的带领下，从古莱阿到藏非克走了两天，那么，他们从藏非克走到古莱阿要用更多的时间吗？是的，那肯定，还有两个理由：第一个是，这一次他们没有马；第二个是，不认识可走的小路，他们不得不慢慢找路。

“总之，”上尉说，“应该只有50公里……今天晚上，我们就能走一半

路了……经过一夜休息再上路，甚至如果有必要，下一半路我们用双倍时间，我们后天晚上就可以看到运河的陡岸了。”

休息了一小时后，只吃了一些椰枣，逃跑者就沿着边缘走，尽量隐蔽自己。天阴着，几缕阳光勉强从云缝里透出来。雨就要来了，但是，幸运的是雨并没下。

第一站路，到中午走完了。没有发生任何紧急情况。没有碰到一个土著人。至于阿迪亚尔匪帮，肯定已经在 30 至 40 公里外的东部。

休息延续了一小时，椰枣不缺，下士挖出一些根茎放在灰烬里烤。大家好歹吃了一些，狗大概高兴吃这些。

天黑时，已离藏非克 25 公里，阿尔迪冈上尉停在欣吉兹的尽头。

这是最后一个绿洲的边缘。荒凉广袤的凹地向绿洲外延伸。在无边无际亮晶晶的平坦盐霜上，没有向导，走路既困难重重又有危险。但是，囚徒们最终远离了牢房，而如果艾赫迈特和其他人开始追他们，至少找不到他们的踪迹。

所有人极需要休息。他们尽早到古莱阿有某些好处，他们大概能在那个地方过夜。另外，冒险黑夜里走在过了欣吉兹的这些活动的土地上，会过于冒失，他们几乎要用一整天才离开那里！在今年的这个季节和这个纬度用不着担心冷，他们蜷缩在一丛棕榈树脚下。

毫无疑问，派一个人在宿营地附近警戒是明智的。下士甚至毛遂自荐上半夜担任哨兵，哪怕用两个北非骑兵接哨。当他的同伴们呼呼大睡时，他在“切红心”的陪伴下坚守岗位。但是，刚刚过了一刻钟，皮斯塔什就禁不住要睡，一开始差不多是无意识的，随后就躺在地上，眼睛不由自主地闭上了。

幸运的是，忠诚的“切红心”是更好的哨兵，因为午夜前一会儿，低沉的狗叫声叫醒了熟睡者。

“警报……警报……”刚刚突然起身的下士喊起来。

一刹时，阿尔迪冈上尉就起来了。

“听！我的上尉！”皮斯塔什说。

一阵巨大的声音在树丛左面响起，像树枝的断裂声或撕扯灌木林的声音，离树丛有百步左右。

“是藏非克的图阿雷格人沿着我们的足迹追赶我们吗？”

他可能怀疑，囚徒们越狱被察觉了，图阿雷格人赶忙追他们来了吗？

阿尔迪冈上尉侧耳听了一会儿对下士说：

“不，这不是土著人！他们企图对我们突然袭击……他们不会发出这样的声音！……”

“那么是什么？”工程师问。

“这是动物……猛兽转来转去在绿洲穿行，”下士声言。

其实，营地并未受到图阿雷格人的威胁，而是受一头或数头狮子的威胁，狮子的出现仍然是巨大的危险。假如它们扑向营地，他们能抵抗吗？没有一件武器能自卫吗？

狗发出了极焦躁不安的信号。下士用很大力气才按住它，不让它叫，不让它扑向发出愤怒吼叫的地方。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是野兽之间撕打起来，激烈地争夺猎物吗？它们发现了树丛中的逃跑者吗？它们要扑向他们吗？……

这样就出现几分钟的焦虑不安。假如他们被发现了，阿尔迪冈和他的同

伴会很快聚在一起！最好在这个位置等候，首先爬上树躲避攻击。

这就是上尉下的命令，他马上执行了，当“切红心”从下士的手上放掉，它就消失在营地的右侧。

“这里……‘切红心’！这里……”皮斯塔什叫着。

但这动物，或是没听到，或是不愿意听，并没有回来。

此刻，嘈杂声、吼叫声似乎远了，一点一点地变小，直到没有了。唯一还感觉得到的声音，就是“切红心”的叫声，不久它就回来“走了，这些猛兽肯定走了！”阿尔迪冈上尉说，“它们并没闻到我们在这里！用不着再害怕了……”

“但是‘切红心’怎么了？”皮斯塔什一边抚摸着狗，一边喊，他感到他的手上有血水。“它受伤了吗？它在那边被抓伤了吗？”

不……“切红心”并不埋怨……它蹦着跳着向右面跑去，很快就回来了。有人说它设法把下士从那边拖回来，因为下士正准备跟着它。

“不……别动，皮斯塔什！”上尉命令他。“我们等到黎明，就会看到该做什么……”

下士服从了。每个人又回到野兽最初吼叫时睡梦被突然打断而离开的位置。

睡眠没有被打搅，当逃跑者醒来时，太阳刚刚升起在迈勒吉尔东方的地平线上。

但“切红心”冲向树林，这一次当它回来时，大家发现它的皮毛上有新鲜的血迹。

“肯定那边有什么受伤的或死的野兽，一只被斗败的狮子……”

“可惜不好吃，因为一个北非骑兵说要是吃了的话。”

“我们去看看，”阿尔迪冈上尉说。

所有人都跟着狗，它叫着带领大家走，在百步左右的地方，他们找到一只淌血的野兽。

这并不是狮子，而是一只被野兽咬死的大个儿羚羊，为此，野兽们肯定撕打起来，在一些愤怒地攻击另一些野兽时把羚羊丢下了。

“啊！少见……少见！”下士嚷道。“这就是我们从来没吃过的野味！它准时来了，我们就会有整个路上吃的肉罐头了！”

在这里真是碰上了好运气！逃跑者不再被迫吃树根和椰枣了。北非骑兵和皮斯塔什立即动手，把羚羊身上最好部位的肉切下来，也给“切红心”一份儿。他们把好几公斤的好肉带到营地。大家把火点起来，放到热炭上几片，既然大家共享美味烤肉，就没必要多说了。

的确，在吃了这顿以肉代替水果的饭后，每个人都恢复了体力，大家皆大欢喜。

“上路！”阿尔迪冈上尉说。“不要耽搁……藏非克的图阿雷格人的追击总是可怕的。”

其实，在离开营地之前，逃跑者仔细地观察了向村镇延伸的欣吉兹的边缘，整个盐沼地域，无论向东还是向西，都是荒无人烟的，没有任何生气。在这片荒凉的地区，不仅野兽和草食动物从来不来冒险，而且连鸟都不振翅飞过。既然欣吉兹各个绿洲为他们提供了盐沼荒芜的地面不能提供的资源，它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另外，针对阿尔迪冈上尉所作的这一番议论，工程师答道：

“当迈勒吉尔变成一个大湖时，它们就会成为这里的常客：海鸟、至少有海鸥、翠鸟；在水里，鱼和地中海鲸类在游弋！我认为我已经看到，张开白帆或开足马力的军舰和商船队，行驶在新的海洋里！”

“在盐沼还没灌水之前，工程师先生，”皮斯塔什下士声称，“我主张必须利用它还不是海的时候返回运河。希望有只船到我们所在的地方接我们，可能有什么事情等不及了……”

“当然，”德沙雷先生回答，“但我坚持认为，全部淹没拉尔萨和迈勒吉尔，不超过我们预想的时间！”

“不会延长一年多，”上尉微笑着辩白，“这对我们来说太长了！一旦我们的准备工作完成，我将下令开拔。”

“我们走，弗朗索瓦先生，”下士说，“需要马上逃跑，但愿您马上在一个有理发店的镇上休息一下，因为我们终于有了一把士兵的胡子！”

在逃跑的情况下，准备工作既不会长，也不会复杂。然而，今天早晨，这使他们耽误了一会儿，因为必须备好直到古莱阿两天行路所需的食物。可供他们食用的只有羚羊肉块，其中一部分已经吃掉了。但是，在穿越迈勒吉尔这段路中，没有树林，怎样点火呢？……这里至少不缺柴草，被杰里德猛烈狂风吹断的树枝俯拾即是。

因此，下士和两名北非骑兵就来干这个活儿。在半个小时之内，这些鲜美的肉片就烤在炭火之上了。然后，等肉片凉了，皮斯塔什把肉集中到一起，分成六等份儿，每人拿一份，用鲜树叶包起来。

这是早晨7点钟——通过太阳在地平线上的位置判断出来的。太阳升起在染红的雾里，这预示着又是一个热天。这一次在路上，阿尔迪冈上尉及其同伴，不再会在欣吉兹的树下躲避太阳的酷热了。

除了这个令人遗憾的情况外，他们又碰上了另外的情况，其危险也是比较大的。既然逃跑者沿着多荫的边缘走，就可能被人看见，而从那时起，就可能被跟踪，这种危险大部分没有减少。当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穿越盐沼长长的咸水湖时，准知道他们路过时是否会被告发？而如果几个图阿雷格人与他们交错而过，到哪儿去躲避以避免撞见他们呢？再者，是否这天或第二天，阿迪亚尔及其人马向藏非克返回？

行走在迈勒吉尔这些不稳定的地面上，无论工程师还是上尉都不识路，大家知道，从欣吉兹这一端到古莱阿工地这段长25公里的路途充满危险，这已经困难重重，却又平添了这些危难！

阿尔迪冈上尉和德沙雷先生不能不对此加以考虑，他们现在还在想。但是，这些可怕的困难或危险，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去冒险。总之，所有人都有毅力、坚强、能够竭尽全力。

“上路！”上尉说。

“对！上路……好部队！”皮斯塔什答应着，他说得不无道理，他认为应该这样改变旧俗语。

第十六章 “泰尔”

阿尔迪冈上尉和他的战友离开欣吉兹最远点，已经过了七个多小时。盐沼地的特殊性质迫使他们小心翼翼地向前走。地表的盐霜，不能让人了解是否这块地有足够的牢度，不知每一步是否会陷入坑中。

工程师按照鲁代尔的探测和他自己的探测，对形成咸水湖和盐沼底层的土壤构成，心中有数。上层是一层盐壳，受某些明显振动支配。下面的沙子混合着有时流动的泥灰岩，水从那里进入其中，这使它们失去了坚实性。有时，探测器只到了很深的地方才会碰到岩石。因此，当人和马消失在这些半流动的地层中，这也不必惊奇，好像土地把他们吞噬了，不可能救援他们。

从欣吉兹出来，逃跑者希望找到阿迪亚尔和他的图阿雷格人的小队穿过这片盐沼留下的痕迹。既然近几天没有风雨横扫迈勒吉尔东部，这些脚印还来不及被抹掉。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循着这些脚印，不偏离这些土著人才熟悉的小路，就能直达古莱阿绿洲，很可能图阿雷格人首领到绿洲也是走此路。但是，德沙雷先生寻找这些脚印是徒劳的，他准是从中得出结论说，土匪们并没沿着欣吉兹的岸边一直到它的最远端。

在慢慢走的过程中，上尉和工程师坚持走在前面，狗作为侦察兵跑在更前面。在走什么方向之前，他们设法确定土壤的结构，在长长的盐层上试验相当麻烦，只能慢慢走。因此，第一段路走完时快到11点钟了，只不过才走过4、5公里。于是，应该停下来，既是为了休息，也是为了吃饭。眼前既无绿洲也无树林，甚至连一丛树也没有。只有数百步外沙地微微的隆起，打破平原的单调。

“我们没有选择，”阿尔迪冈上尉说。

所有人向这个小沙丘走去，坐在太阳照不到的那面。每个人都从口袋里取出一块肉。下士想找一个泉从中汲些可饮用的水，却白费工夫。没有一条河从迈勒吉尔的这个地区穿过，只能用在上一个营地采集的椰枣来止渴。

将近12点半，又开始走，继续走并非不累，也并非无困难。阿尔迪冈上尉尽可能靠太阳的位置，设法维持向东的方向。差不多每时每刻沙子都没过脚。凹地那时的海拔很低，可以肯定的是，当它被淹没时，将是在欣吉兹与运河的边缘之间，盐沼的深度大约比海平面低30米左右。

这就是工程师指出的，他接着说：

“因此，这一侧比别的地方的土壤不稳定，我毫不奇怪。在雨季，这些凹地必然容纳从迈勒吉尔流过来的所有水，它们永远不能变结实。”

“虽然讨厌，但我们又不能避开这些凹地，”上尉提醒说：“至于朝北走或向南走，都不能保证会找到更好的路，这会耽误时间，我们一天都不能浪费。总之，我们的方向能把我们引向我们所能到的最近的地方，最好不要改变方向……”

“这是毫无疑问的，”德沙雷先生声称，“假如阿迪亚尔及其匪帮去347公里处，不走这条路，不是也这样嘛。”

其实，大家没有找到他们经过的任何痕迹。

行进多么困难又多么慢啊！在路上要遇到多少麻烦啊！“切红心”一直向前走，当它感到白色的盐壳下陷了，就自己返回来。于是应该停住，探探路，向左右闪闪，有时要躲开50来米，这样就要曲曲弯弯地走路，在这样的情况下，这第二段路还走不到4公里半。天黑了，他们精疲力竭地停下来，

况且，他们没有急切的需求，他们怎么能冒险夜行呢！

夜里5点钟。阿尔迪冈上尉很清楚他的战友不可能走得更远。可是，这个地方作为夜间营地不太有利。只是平坦的平原，甚至连可依靠的土冈子都没有。没有任何可以汲些可饮用水的水源。在低凹地甚至没有一丛沙棘。一些鸟也迅疾地飞过这不毛之地返回最近的绿洲，虽然这些绿洲离这里只数公里远，逃跑者肯定不能去。

此时，下士走近军官，对他说：

“我的上尉，恕我直言，我觉得在那个位置宿营更好，图阿雷格狗杂种不稀罕那地方！”

“什么，下士？”

“请看……除非我错了！这不是像那种上面长了几颗树的沙丘吗？”

顺着他向东北方向伸的手，皮斯塔什指着盐沼的一个地点，距离至多有3公里。

所有眼睛都跟着转向这个方向。下士并没错。很幸运，那儿有一个绿荫荫的小丘，当地人称“泰尔”，在泰尔上长着3至4棵本地罕见的树。如果阿尔迪冈和同伴们能到那儿去，或许他们能在不太恶劣的环境下过夜？

“应该去的是那儿……不惜一切代价。”军官表示。

“何况我们没有明确地离开我们走的路……”德沙雷先生加以补充。

“然后，谁知道是否盐沼底部那边对我们可怜的爪子更好些！”下士说。

“我们走，朋友们，最后努把力！”阿尔迪冈上尉下了命令。

所有人跟着他。

但是，在“泰尔”那边，是否像皮斯塔什刚才说的那样，盐沼底部又上升，是否逃路者可能碰到比较坚实的土地，其实在这段路的最后时刻，事情并非如此。

“我永远不会到了！”弗朗索瓦先生反复说。

“不……抓住我的胳膊！”乐于助人的下士作出这样的反应。

当太阳落下时，他们勉强才走了两公里。刚处于上弦月的月亮紧跟着太阳，很快就隐到地平线后面了。在低纬度区短暂的黄昏过后，跟着就是幽黑的夜幕。因此，重要的是，要利用白天最后的时光到达“泰尔”。

阿尔迪冈上尉一行6人，排成纵队，看一步走一步，路越来越差。盐壳在脚下折断，沙子在下面退缩，使水往上冒，有人陷入流动层直至膝盖，还不易拔出来。弗朗索瓦先生因离路过远，竟陷进半个身子，如果他不把手臂伸开，他的整个身子完全会被我们曾说过的“海眼儿”吞没。

“救救我……救救我……”他一边尽力挣扎着一边喊。

“挺住……挺住！”皮斯塔什也喊起来。

由于皮斯塔什在前面，于是便停下返回去救他。所有人也停下了。但他被狗超过了，狗跳几步就到了可怜的弗朗索瓦先生的身边，先生只有头有手臂露在外面，他紧紧抱住狗的粗壮的脖子。

这个严肃的人终于从洞中出来了，全身湿透，沾了一身泥灰。

虽然这不是开玩笑的时间，皮斯塔什还是对他说：

“没什么可怕的，弗朗索瓦先生，要不是‘切红心’抢到我前面，我只有抓住您的胡子把您从那里拽出来了！”

这样缓慢地行进，或确切地说，在这样的盐沼表面上的溜滑，人们是无法了解的。如果不冒陷进半个身子的危险，逃跑者就不能再前进了。他们一

个接一个在沙子上爬，是为了在需要时能够互相支持。在凹地这段路，盐沼底部继续下降，因为一个大盆势必将盐沼的水文系统的流水聚拢起来。

不再有一次拯救的机会了：到达皮斯塔什说的“泰尔”。在那儿，肯定再现坚实的土地，乃至一丛树环绕着的小丘顶，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夜里的安全是有保障的。但是在夜里，向那里走很困难。刚刚能看见这个“泰尔”，大家不知道应该从左边还是右边走。眼下，阿尔迪冈上尉及其战友在盲目地走，而只有巧合才能使他们保持在正确的道路上。最后，实际上是“切红心”作了他们真正的向导，他让人们听到急促的叫声……似乎狗应该向左 100 步，并向高处几步。“小丘在那儿……”下士说。“对，我们偏离了。”德沙雷补充说。让狗去寻找“泰尔”，让它爬到树上，这不再有疑问，而它反复的叫声肯定是请大家追上它。这就是应该做的，但是要付出一些努力，也有某些危险！自地面逐步高起来的同时又变得比较结实了。在它上面，现在感到有些粗糙的苔藓，手指可以被钩住，这样，由于皮斯塔什借了弗朗索瓦先生一臂之力，全体人员就都来到“泰尔”上了。“我们终于到了这儿了！”下士喊着，抚摸着安静地卧在他身边的“切红心”。那时已经 8 点多了。夜使人对周围什么也看不见，在树下躺下，在那儿休息一夜，没有其他事要做。但是，既然下士、弗朗索瓦先生、两个骑兵，很快就睡下了，德沙雷先生和阿尔迪冈上尉就白白地盼着睡觉了。太多的操心事和担忧使他们睡不着。他们不是就像遇难船员被抛在一个荒岛一样，不知道他们能否离开岛？在这“泰尔”脚下，他们找到可走的路吗？……白天又来了，他们应该还在浮动土地上冒险吗？而谁知道，即使朝古莱阿的方向，盐沼地的底部进一步下沉了吗？“您认为离古莱阿有多远？”上尉问工程师。

“有 12 至 15 公里，”德沙雷先生回答。

“那么我们走了一半的路程了吗？”

“我想是这样！”

4 月 26 至 27 日这一夜的时间过得多慢呀！工程师和军官应该羡慕他们的战友，由于疲劳他们都已进入梦乡，雷声轰鸣都不能惊醒他们。天空中虽然电闪雷鸣，微风四起，已发出嘈杂声，但却没有任何暴风雨。

当这些嘈杂声很快夹杂起更强的声音时，差不多是午夜了。

“发生什么事了？阿尔迪冈上尉从靠着的树脚下站起来问。

“我也不知道，”工程师回答。“是远处的暴风雨吗？……不！更像是滚动声穿过大地传过来！”

没有发生任何惊人的事。大家没忘记，当进行整平工程时，鲁代尔先生发现，杰里德的地面发生震幅相当大的振动，还不止一次地妨碍他的操作。这些震动肯定起因于某些发生在深层的地震。因此有必要考虑，是否这类扰动会扰乱这种盐沼地极不稳定的地基——迈勒吉尔是最典型的地基之一。

下士、弗朗索瓦先生、两个骑兵，刚刚被地下的这些强度逐步扩大的震动吵醒。

这时，“切红心”发出特别不安的信号，它下到“泰尔”脚下好多次，最后一次上来时，像从深水里出来一样，全身精湿。

“是啊！水、水！”下士重复着，就像他说大海的水一样！“不，这一次并不是血！……”

这种异议是针对欣吉兹的边缘营地度过的另一夜的，那时，当狗回来时，它的皮毛浸入被猛兽咬死的羚羊的血。

“切红心”抖擞身子，水溅到皮斯塔什身上。

小丘附近现在有一片相当深的水，狗就跳了进去。然而，当阿尔迪冈上尉及其同伴到达那儿时，他们不是趟过一片水，而是在易潮解的泥灰岩上爬过去的。

那么，这是刚形成的一块沉降的地面吗？是它把下面土壤的水带到地表的吗？“泰尔”变成了小岛吗？

逃跑者等待天明是多么不耐烦，多么忧虑啊！他们想重新睡觉，但却做不到。况且，地下面的干扰，强度还在增加。应该相信，深部生成的和水成的力量，在盐沼的底下相互较量着，它们在缓慢地变化着。有时甚至产生那么剧烈的震动，以致使树弯下腰，就像狂风吹过要把树连根拔起一样。

有时，刚刚跑到“泰尔”下面的下土发现，最早的地层浸在水里，厚度已经有2至3英尺那么厚了。

这些水从哪里来的呢？地层的运动把水从下面的泥灰岩层挤到岩沼的表层，在这种特殊现象的作用下，盐沼表层只能下沉，并且确实比地中海海面低。

这就是德沙雷先生提出的问题，当太阳又出现在地平线上时，他能解答完问题吗？

直到曙光来临，似乎从遥远的东方传来的嘈杂声，不停地扰乱空间，也不时地、有规律地产生相当强的震动，“泰尔”的地基随之颤动，“泰尔”周边的水随着类似涨潮时海浪撞击岸边岩石的声音涌出来。

有时，大家试图用耳朵来了解眼睛看不到的现象，这就引出阿尔迪冈的话题：

“这么说，迈勒吉尔可以用地下挤到它表面的水来灌满了？”

“这的确不可信，”德沙雷先生回答。“但是，我认为有一种可以接受的解释。”

“哪种解释呢？”

这就是海湾里的水，越过加贝斯，把迈勒吉尔淹没，一直把从加贝斯到杰里德的整个地区淹没。”

“那么……”下土喊道，“我们也会有办法……我们得靠游泳逃命！”

白天终于到来了。盐沼东边出现的一些亮光非常白，好像一张厚厚的雾障张挂在地平线上。

所有人都从树下站起来，目光盯着这个方向，只等晨曦之光降临，好了解情况。但是，一件坏透了的倒霉事在等待他们，他们失望了。

第十七章结局

一片雾在小沙丘周围上空弥漫，雾浓得连最初的光都无法把它驱散，人在4步之外就互相看不见，树枝都淹没在这浓重的蒸气里。

“确实像有鬼似的！”下士喊道。

“我信。”弗朗索瓦先生应道。

“然而，应该抱这样的希望：在几个小时以后，当烈日当头时，这些雾最终会散开，人们就可以放眼迈勒吉尔的方向。

因此，只有耐心等待，比任何时候都要节约不可能再生的食物，应该吃一部分，可事实上，只够吃两天了。至于口渴，从“泰尔”脚下取上来的咸水，好歹可以解解渴。

三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嘈杂声渐渐地小了。一阵大风吹起，吹得树枝沙沙作响，有帮忙的太阳，毫无疑问，这厚重的一团雾不久就会散开了。

这团涡状雾终于开始变得稀薄，树也显露出树枝的骨架，而用骨架这个词是对的，因为那儿只有死树，既无一个果实，也没一片叶子。后来，雾被一股风彻底吹到西边去了。

于是，迈勒吉尔就暴露在广阔的空间里。

它的表层，由于这盐沼湖底的沉降，它有一部分已经淹在水里，而一条宽50来米的水带围着“泰尔”。在那边，在较多的地方，又出现一层盐霜。然后，在低洼地，在长长的、其凸起部分保持干燥的多沙平原中间，水反射着太阳的光芒。

阿尔迪冈上尉和工程师把目光转向地平线，然后德沙雷先生说：

“肯定发生了一些大的地震现象……盐沼底部下沉，下层土的水层涌入盐沼……”

“那么，当路到处都不能走前，应该出发，立即出发！”上尉说。

所有人都从自己的位置下来了，可当时他们都被这可怕的场面惊呆了。

向北面两公里的地方，出现了一群来自东北方向的动物，拚命地逃窜；近百只猛兽和反刍动物，狮子、羚羊、盘羊、和水牛等，向杰里德以西逃命，他们准是由于共同的恐惧而聚到一起的，这种恐惧不管强者还是弱者都要摧毁，这些惊慌失措的动物，只想逃避杰里德的四足动物的溃败所引起的危险。

“那么那边到底出什么事了？”下士反复问。

工程师对这个问题也无言以对。

一个北非骑兵当时喊起来：

“这些野兽是向我们这边来吗？”

“怎么逃呢？”另一个说。

这时，兽群离这里不到一公里了，并以飞快的速度靠近。但是，它们在疯狂的逃跑中似乎并没有发现在“泰尔”上避难的这6个人，它们朝偏左方向跑，最终消失在涡状尘埃中。

另外，按照阿尔迪冈上尉的命令，他的伙伴都睡在树脚下，就是为了不被发现。当时，他们看见数千只鸟张开翅膀逃向迈勒吉尔边缘地带时，大群火烈鸟也逃向远方。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皮斯塔什下士不停地问。

下午4点钟，这种罕见的大批逃难现象的起因，很快就真相大白了。

在东边，流质层开始向盐沼表面拓展，多沙的平原立即全部被淹，但只

有浅浅的一层水。盐霜逐步消失，直到目力所及的远端，形成一个大湖，映照着太阳光。

“是海湾之水可能涌入迈勒吉尔吗？”阿尔迪冈上尉问。

“我不再怀疑，”工程师回答，“我们听到的嘈杂声，来自一次地震……地面就产生剧烈的震荡，由此导致迈勒吉尔地基的下沉，可能包括杰里德的整个地区……在加贝斯脊状隆起断裂后，海水将淹到迈勒吉尔！”

这样的解释想必是对的。人们就处在地震现象的跟前，而它的重要性还被道破了。由于这些地震的效果，撒哈拉海有可能自己形成，它的广大，是鲁代尔上尉做梦都未曾梦到的。

此外，一次新的嘈杂声在远处又响起来，扩散到空间。它不仅穿过地面，而且不断扩大的声音在空气中传播。

突然，东北角尘土飞扬，从尘烟中闪出一队骑马的人，像飞速逃命的野兽那样逃跑。

“阿迪亚尔！”阿尔迪冈上尉喊道。

对！图阿雷格的头子，既然他的同伙与他飞快地逃，这是为了逃避他身后涌现的魔鬼般的漩涡，这漩涡向整个盐沼展开。

自野兽过去两小时后，太阳不一会儿就不见了。在大水不断上涨的情况下，“泰尔”——作为这个新形成的海洋中的小岛，难道不是向阿迪亚尔提供的唯一避难处吗？

图阿雷格人和阿迪亚尔距“泰尔”只有1公里，他们肯定看到了，他们就向它狂奔过来。他们能够赶在涌浪之前到达“泰尔”吗？这样的话，从昨夜就躲在小岛树丛中的逃跑者又会怎么样呢？

但是水上涨得更快了，成了真正潮涌的激流，激浪连续不断，带着不可抗拒的力量，其速度之快，哪怕最好的马也无法超过它。

那时，上尉及其同伴是这可怕的场面的见证人：这近百人被涌浪卷入白色泡沫中。随后，这横七竖八的骑手和马就消失了，在黄昏最后一抹余光时分，大家只能看到一些尸体被大浪卷向迈勒吉尔以西。

这一天，当太阳走完了它一昼夜的行程时，它是从海平线上落下来的！……

对于逃跑者来说，这是多么可怕的一夜啊！虽然一开始他们碰到过猛兽，接着又碰到图阿雷格匪帮，但他们就怕在这避难处遭受大水的没顶之灾。

但是，离开那里是不可能的，他们恐惧地听到，水在这充满破浪声的黑夜里慢慢上涨……

这一夜大家想象着，在强劲的东风鼓动下，浪花翻滚声不绝于耳。天空中回荡着无数海鸟的鸣叫声，这些海鸟现在展翅翱翔在迈勒吉尔的海面上。

天又亮了。上涨的水并没超过避难处的最高处，真好像达到自己的最高点了，把盐沼灌得满满的。

沧海表面上干干净净。逃跑者的处境似乎令人心灰意冷。他们的食物今天就吃光了，而且在这荒凉的小岛上无法弄到。逃走吗？用什么工具呢？用这里的树造个木筏，用它逃走？但是，怎样砍树呢？……后来即使有了这木筏，他们能靠这里常有的可怕的风来推动它吗？它不会被人无法抵抗的海流又推回迈勒吉尔宽广的岸边吗？……

“从这里脱身将十分困难，”阿尔迪冈上尉向盐沼那边看了看之后说。

“嗨！我的上尉，”下士应和着，“但是是否有人到这里救咱们？……”

我们不知道……”

一天过去了，情况还是没变化，像拉尔萨一样，迈勒吉尔变成了一个湖，这是肯定的。如果运河的斜坡在各处溃败，大水要扩展到什么地方呢？

奈夫塔和其他镇在地震现象或随之而来的涌浪中不会被淹吗？最后，灾难会扩散到整个杰里德地区，乃至加贝斯湾吗？

然尔，晚上接近了，而在早饭吃过后，阿尔迪冈上尉和他的同伴就再也没有吃的了。他们在“泰尔”上站稳脚跟的同时就发现了，树枝上没有任何果实，只是枯树。没有一只鸟，甚至连一个鸟窝也没有，它们从侧面飞过，不在这个小岛上栖息。哪怕能吃一只惊鸟解断肠之苦，也没有。如果说新海水里会碰到几条鱼，那算皮斯塔什白说了。其次是口渴，既然这层水现在已掺进海水里，怎么能解渴呢？

可是，快到7点半，在太阳即将隐没时，向东北方眺望的弗朗索瓦先生，用一种惊奇的语调整说：

“一缕烟……”

“一缕烟？……”皮斯塔什下士大声问。

“是一缕烟，”弗朗索瓦先生又说一遍。

所有人的眼睛都转向所指的方向。

没错，这确实是一缕烟，风把它向“泰尔”吹压过来，大家已经相当分明地看到它。

逃跑者说不出话了，生怕这缕烟会消失，怕船从来的地方向别的地方开走，远离“泰尔”。

这样，工程师作的解释就是正确的！他的预见就实现了。

有26至27日间，加贝斯湾的水，已经遍布杰里德东部地区的地面！从此，既然船肯定可以沿着贯穿咸水湖和盐沼这条水路航行，那么小沙洲和迈勒吉尔就有联系了。

25分钟后，这条船就显出身影，大家已看到它的烟囱出现在地平线上，然后船体又显出来，第一艘来往于新湖的船！

“信号！……发信号！”一个骑兵说。

阿尔迪冈上尉怎样在这个小岛上的狭窄的顶点显示有逃跑者在呢？小丘的高度能让船队看见吗？这条进入视野的船还处在东北方两公里多的地方吗？

况且，短暂的黄昏之后就是黑夜，天黑了，很快就不能看到烟了。

于是，一个北非骑兵禁不住失望地大叫：“我们迷路了！……”

“救命……救命！”阿尔迪冈上尉说，“天一黑，我们的信号就看不到了，将看到黑夜了！”

他又补充说：

“把树点着……点火……”

“是，上尉！”皮斯塔什肯定地喊，“把树点着！它们会像火柴一样发出光来。”

倾刻，火镰打起火光，树枝落了一地，堆在树干脚下，火苗起来了，烧着了上面的树枝，发出耀眼的光亮，驱散了小岛四周的黑暗。

“要是他们看不到我们这熊熊大火，这条船上的所有人就是瞎子！”下士喊道。

可是，这一堆树枝燃着的大火不能持续一个多小时。所有干木头很快烧

尽了，当最后一束光熄灭时，他们不知道船是否靠近“泰尔”了，因为它没用炮声表明它来了。

现在，漆黑的夜笼罩着小岛。时间在流逝，逃跑者听不到任何气笛声、螺旋桨的轰鸣声和船桨激水声。

当东方露出鱼肚白时，当“切红心”用力吼叫时，皮斯塔什叫起来：

“它在那儿……它在那儿！”

下士并没弄错。

一艘船顶上飘扬着法国国旗的两千吨小船停在那儿。当这个无名小岛上燃起火焰时，指挥官改变了方向，绕到西南方向。但是出于谨慎，当小岛的火焰熄灭后，他在深水处抛锚过夜。

阿尔迪冈上尉及其战友呼喊起来，很快就听到了回应的声音，他们在一艘划过的小艇中，辨出维埃特和中士长的声音。

这是“伯纳希尔”号突尼斯小吨位护卫舰。6天前才抵达加贝斯，它是第一个大无畏地航行在新海洋中的船。

几分钟后，小艇靠在曾拯救过逃跑者的小岛脚下，上尉赶忙把中尉搂在怀里，中士长也被搂进皮斯塔什下士的怀里，而“切红心”则跳到它主人的脖子上。至于弗朗索瓦先生，尼科尔好不容易才认出这个满脸长胡子的人，当然登上“伯纳希尔”号的第一件事，对弗朗索瓦先生来说，就是刮胡子。

这就是48小时前发生的事，事情是这样的：

一次地震刚刚改变加贝斯湾和迈勒吉尔之间整个杰里德东部地区。加贝斯的脊状隆起断裂后，200多公里长的地面塌陷，小沙洲湾的水涌入足以容纳这些水的运河。因此，这些水不仅淹没拉尔萨整个面积，而且淹没了费杰—特里斯大片的低凹地。幸运的是，一些镇，如拉哈马、奈夫塔、托泽尔和其他镇，并没被淹，因为它们的位置高，在地图上可以作为海港标出来。

至于迈勒吉尔和欣吉兹，它们已变成了中心大岛。但是，即使藏非克幸免于难，至少头领阿迪亚尔及其抢劫团伙受到涌浪的突然袭击，直到最后完蛋。

前于维埃特中尉，他试图寻找阿尔迪冈上尉及其同伴，但白白费劲了。他搜寻了靠近347公里处工地的迈勒吉尔附近，工地上并没见到工人们，普安塔的勘察队等待着比斯科拉派来的护送队，他到了奈夫塔，为了在那里组织勘察队穿越各个图阿雷格人的部落区。

但是他在那里碰到了司机们和两名北非骑兵，他们应该感谢一次不测事件，使他们逃脱了两个首领的暗算。

然而，当地震时，他正在这城市里，当大水来后，“伯纳希尔”号能够从加贝斯出发，该舰的司令来这里寻找有关拉尔萨和迈勒吉尔的消息时，他还在那里。

护卫舰的司令很快接受了中尉的来访，让他和中士长上舰了解局势。最紧迫的是去寻找阿尔迪冈上尉、德沙雷工程师及其同伴。因此“伯纳希尔”号全速前进，穿过拉尔萨后，就航行在迈勒吉尔的水面上，为了寻找它岸边未被大水淹没的绿洲及法尔法利亚绿洲。

可是，在迈勒吉尔水面上航行的第二天夜里，他们被火光惊醒了，司令官决定向“泰尔”方向行驶，但是在这个新海洋里，他的装备不多，尽管维埃特中尉恳求，还是在天亮后与小岛取得联系，而现在，逃跑者安然无恙地在船上。

自从护卫舰接受了新旅客，就取道去托泽尔，司令官想把他们放到那里，又从那里，派人走快路，在他们重新进行直到迈勒吉尔边界的考察旅行前，把情况报告给自己的长官。

这样，当德沙雷先生及其同伴，在托泽尔下船时，阿尔迪冈上尉就又找到他的分遣队的人员了。与他的战友重聚，他们是多么高兴啊！

从突尼斯来的快信提醒说，在比斯克拉找不到分遣队，为此，普安塔及其人员又被迫返回比斯克拉，要求进行新的培训。

就是在比斯克拉，“争先”这位老兄，又见到“切红心”了，这两个朋友交换了多少满意的表示，这就无法表述了。

这一切都往往发生在兴奋的人群中，但他们总是受了有关这次洪水所引起的所有事变的过度刺激，而洪水又与新海洋最初的勘测密切相关。

突然，工程师发现他对面一个陌生人，用自己的臂肘为自己开出一条路来，他首先向他深鞠一躬，很快用很浓的外地口音对他说：

“我是荣幸地对德沙雷先生，对他本人说话吗？”

“我认为是对的……”德沙雷先生回答。“那么好，先生，我荣幸地通知您，这是根据当面交给当事人的代理权真正正式的证书，该证书有法国海外公司所在地、上诉一审法院庭长先生的签名确认，签有：法国驻突尼斯总驻扎官的仲裁决定执行书。在空白处有以下批注：记录 200 页，反面空格 12，收到 3.75 法郎，包括 10 生丁，签名模糊。我是上述公司清理人的受托人，拥有全权，尤其是当名誉受损时，有调停的权力。——上述权利确实是正式认可的。您不用惊奇，先生，既然按所任职务起作用，我以他们的名义向您交待：由该公司进行的工程，您已立此使用的保证。”在充分流露，并逐步涌出的喜悦中，自从他又见到他的同伴，以及看到他的事业如此神奇的方式完成，这位如此冷峻、如此有自条理、如此有自制力的人，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只一会儿，又变成了过去被冠名为令人快乐的人，在中心法院，他——同年晋升的少校，责备他的大学一年级学生有一位老者的狂热。他用一种爱开玩笑的口吻，对他的谈话对象说：“全权的受托人先生，顾问朋友说：宁愿您采取撒哈拉海的行动。”在举行庆祝活动期间，他继续上路了，他开始估计新工程的预算了，这些工程预算大概已经列入当天他想交给公司行政部门的报告中了。

马丁·帕兹
[法] 儒勒·凡尔纳著
张伯龄译

第一章马约尔广场

太阳落山了，落在科迪勒拉雪峰颠那边；但是，秘鲁的美好天空，透过近似透明的夜幕，还可见几缕散乱但稳定的光线，空气都浸润着弱光带来的清新，让人在这炎热的低纬度地区呼吸这清凉空气。这个时候，是人们可以过欧式生活的时间，可以设法到阳台外透透气以利健康；一个架起的金属屋顶，把阳光和大地隔开，挡住了太阳光通过，让人在它下面休息，以恢复体力。

人们渴望的时刻到了，教堂的钟声终于响了。当最早一批星星从地平线上升起时，众多散步者，从利马的大街小巷出来，他们穿着轻柔的斗篷，聊着闲天。在马约尔这个旧时王都广场，聚集了一大群人，人声鼎沸；艺人们利用这凉爽的时刻，忙着卖弄每天的玩艺儿；他们活跃地穿行在人群中，对他们的商品，老王卖瓜似地吆喝着；利马的妇女，穿着巧妙缝制的带风帽的披风，这风帽把脸遮上，只露着眼睛，眼睛对周围的人投去鬼鬼祟祟的眼光；她们在几群吸烟的人中起伏摆动，就像随波逐浪的白色泡沫；其他西班牙人，身着舞蹈服装，只把长而密的头发梳理一番，并插上几朵鲜花，懒洋洋地躺在宽敞的敞篷马车里，向先生、老爷们投去漫不经心的目光。

但是，这些目光分明是落到年轻的骑士身上；这些贵妇人的心思只能落实到高雅且出众的人物身上。印第安人对她们不抬眼看，他们意识到自己低人一头，被人看不起，故没有任何表示，也不说一句话，在心里暗中羡慕她们！他们与这些混血儿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些混血儿，像他们一样，也被人嫌弃，当他们气愤时，既无太多呼声，也无太多抗议。

皮扎尔的这些骄傲的后裔，昂着头走路，就像他们的祖先创建这座王都时一样；随着他们对印第安人的征服，并与这个“新大陆”的土著人通婚生育混血儿，他们带有传统的清高，有所发展；而印第安人则相反，由于被贬为奴仆，不断地企图砸烂他们的镣铐，并且同样厌恶印加旧帝国的征服者——这类自大傲慢、蛮横无理的市侩。

但是，这些蔑视印第安人的西班牙混血儿，与憎恨西班牙人的印第安人，彼此消耗着旺盛的和狂热的情感。

一伙儿年轻人在马约尔广场中心一座美丽的喷泉边上摇摇晃晃。他们穿着“捧首”——一块裁成长方形的毛毯或棉布，中间开一个洞让头露出来的服装，下身着五颜六色的格子裤，头戴宽沿瓜亚基尔帽，他们边说、边叫、边比划！

“你说得有理，安德烈，”一个极会奉承的，被人称作马屁精的小个子说。

这是安德烈·塞尔塔的吃白食的朋友，一个晒得很黑的年轻人，他的稀疏的胡子古怪地长满全脸。

安德烈·塞尔塔，一个在拉夫昂特谋反者近期搞的骚乱中被杀害的一个富商的儿子，拥有巨额遗产；他习惯在朋友面前炫耀富有，他需要用一把金子，来换取朋友们的卑躬曲节的尊敬。

“为了个别人的野心而颠覆秘鲁的这些权钱交易和反叛者无休止的檄文，何必呢？”安德烈又大声说：“就算是甘巴拉或桑塔—克鲁兹统治，假如这里有平等，又有什么关系！”

“说得好，噢！说得好！”小马屁精喊道，“在最激进的共和政体统治

下，历来没有人的精神平等。”

“那还用说！”安德烈·塞尔塔又说，“我，一个殖民者的儿子，在公共的散步场所散步，我只能坐在骡子拉的敞篷马车里吗？我的船没有给这个国家带来财富和繁荣吗？有钱的贵族不值西班牙的所有头衔吗？”

“这是一种耻辱！”年轻的混血儿又说……“那个坐双马拉的车的人，就是堂·费尔南德，堂·费尔南德·达吉罗！……虽然他刚刚有吃的东西给车夫和马吃，他就神气活现地到广场上来了！哎！瞧，又来了一个！堂·维加尔侯爵！”

一辆豪华的四轮马车，由四匹纯种马拖着，这时从马约尔广场出来；一个傲气十足的人，独自在那里散步，又带着巨大的忧郁；他对聚集这里乘凉的人群视而不见。这个人就是堂·维加尔侯爵，阿尔康塔拉的、马尔特的和查尔勒三世的侯爵。他外出有权乘坐豪华的马车；只有总督和大主教可以走在他前面；但是这位老爷是由于厌倦才来这里，而不是来炫耀自己的。他的忧愁没有挂在脖子上，而是集中在他那皱纹横生的额头上；当他那四匹马穿行在人群中的时候，他不理睬任何外面的事，也不听这些令人羡慕的混血儿的议论。

“我恨这个人！”安德烈·塞尔塔说。

“你恨不了他太久了！”

“我知道！所有穷奢极侈的贵族已穷途末路了；我能说出他们家里的银器和珠宝都到哪里去了！”

“你绝对不能随便进入萨米埃尔这个犹太人家里！”

“那当然喽！……在他的帐本上记载着贵族的债权；在他的保险箱里堆着他剩余的巨额财富的登记簿；所有这些西班牙人，变成像凯撒·德·巴占那样的无赖的那一天，情况将对我们很有利！”

“对！情况对你很有利，亲爱的安德烈，你成了百万富翁，坐到了金宝座上了！你的财产将翻一番！你什么时候娶萨米埃尔老头那位漂亮的姑娘？这个地地道道的利马姑娘，显然从犹太人那里只获得自己萨拉这个名字吗？”

“一个月以后，”安德烈骄傲地回答，“在秘鲁，没有谁的财富能与我的财富抗衡！”

“但是，为什么不娶一位出身高贵的西班牙姑娘呢？”马屁精反问道。

“我看不起这类人，我恨他们！”

安德烈·塞尔塔不承认他被他想进入的那些贵族家庭拒绝的可怜相。

与他谈话的人的脸上掠过怀疑的表情，当一个高个子的人与这个混血儿很快擦肩而过时，这个混血儿就皱起了眉头。这个高个子的灰色头发，足足有50公分长，但不否定，他的肌肉想必产生于他那粗壮的四肢和朝夕相伴的勇敢。

这个人身穿棕色衣服，让一件宽领粗布衬衣露出来，敞着怀坦露出他多毛的胸脯，穿一条绿格子短裤，用一条红色松紧带系着，脚上着土色袜子，脚下穿一双牛皮便鞋；在他又高又尖的帽子下面，一副大耳环闪闪发亮……这是一个黑人。当他碰到安德烈·塞尔塔后，他用眼盯住安德烈。

“可怜的印第安人！”混血儿朝他举起胳膊嚷道。

他的同伴把他拉住。脸吓得发白的马屁精叫起来：

“安德烈，安德烈，当心！”

“一个下贱的奴仆，敢撞我！”

“这是个疯子！这是个黑混血儿！”

正如大家对他称呼的名字所表明的那样，桑伯是个山区印第安人；他继续盯着被他故意撞的混血儿。被撞的混血儿气愤填膺，伸过手来抓住他的腰带，冲向无动于衷的侵犯者，当嘈杂的散步者中间传出类似朱顶雀从喉咙里发出的叫声时，黑混血儿就跑掉了。

“野蛮！可耻！”安德烈叫道。

“忍着点儿，”马屁精温和地说。“我们还是离开马约尔广场；这里的利马人太高傲了。”

说完这句话后，胆小的马屁精小心地看了看周围，看看四周的几个印第安人的拳脚是否够得到他们。

“一个小时以后，我必须到犹太人萨米埃尔家里，”安德烈说。

“一个小时后！我们有时间去玻利格罗大厅，你可以送给在那儿散步的美丽的踢踏舞女一些柑橘、凤梨。怎么样，先生？”

两个人向广场深处走去，下到丹瑞大街，在那儿，马屁精想让人为他看看相，可是天要黑了，利马女人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不暴露自己踢踏舞女的名字，因而把披风更紧地遮住脸。

马约尔广场充满了活力；叫喊声与嘈杂声此直彼伏；骑马的哨兵站在广场北的总督府的中心柱廊前，很难一动不动地坚持在这涌动着的人群中；这是因为在那儿遇到适合于所有顾客的商贩和适合每个商贩的顾客。五花八门的行业都汇集到那里，这不过是各种物品的展销；马约尔广场集散步、集市、市场、庙会等功能于一身。总督府的便道，被商品都占上了，底层成了一个大走廊，成为人们可以在公休日在那儿散步的场所；广场东边，矗立着大教堂及其小钟楼、精巧的栏杆，它的两座塔楼也骄傲地立在它旁边，这座建筑的底座有十英尺高，而在其进深处，则被安排为向一切热带产品开放的必要商店。

在总督萨尔瓦特里亚伯爵关心下，于1653年修建的这个美丽的喷泉，就在这广场中央。分层次且发出响声的水，从高高耸立在喷泉中心且高出信息女神的圆柱上涌出来，倾吐在雕工优美的石狮卧于其中的大水池中；汲水的人就是在那里，用骡子驮满两个大木桶水，把一个铃捆在桶环上，坐在骡子背上兜售他们的液体商品。

这个广场从早到晚充满喧闹声，而当繁星出现在科迪勒拉雪峰上时，利马这些装作风雅的人的嘈杂声，并不让位给早市商贩的喧嚣声。

然而，当教堂三钟经的钟声敲响时，所有的声音一下子就平静下来；接替这些欢乐的喧哗声的，是祈祷的窃窃私语声；妇女们中止了她们的散步，手持念珠祈求玛利亚保佑。于是，没有一个商贩再敢兜售他们的商品了，没有一个买主想买东西了，转瞬间，这个这么热闹的广场一片沉寂。

当利马人停下来，并低头吟诵三钟经时，一个紧裹深色斗篷的年轻姑娘，力图分开祈祷的人群；她身后跟着一个混血妇女——一个陪媪，寸步不离地紧盯着她。这个陪媪似乎并没理会空中回响着的提醒钟声，继续穿过虔诚的人群；惊讶之后，人群里已甩出了粗话。年轻姑娘想停下来，可陪媪却一直往前走。

“看这个魔女，”她身边有人说。

“这个扫街的，这个该死的舞女是谁？”

“这还是一个加加曼妇女！”

年轻姑娘终于停下来了，脸通红，一副羞愧样。

突然一个高丘人骡马贩子，抓住她的肩，强按她跪下；但他很难把手放在她肩上，后来一只粗壮的胳膊用力把他打倒在地上。这个场面的发生，迅如闪电，随后引起一时混乱。

“您快逃吧！小姐，”一个温和与尊重的声音在年轻姑娘耳畔响起。

吓得脸色苍白的姑娘转过身去，看见一个高个子年轻的印第安人，平静地叉着双臂，在等着他的对手有力的一脚。

“凭良心说，我们输了！”陪媪喊道；“妮娜，妮娜，我们走，看在上帝的份上！”

她去拖那年轻姑娘，而当人群重新站起来并散开时，姑娘不见了。

高丘人站起身来，因摔倒而鼻青脸肿，他认为，报复需谨慎，所以牵着他的骡子，甩着威胁之类的脏话。

第二章利马大街的夜晚

白天的明亮一过，好像没有黄昏，一会儿就天黑了。两个妇女紧赶着路，因为她们已迟到了；当陪媪念念有词地诵颂神秘的天主经时，仍使人记忆犹新的年轻姑娘保持着平静。她们快步走在斜插向马约尔广场的一条大街上。

这个广场的位置为海拔 400 多英尺，高于里马克河 450 英尺左右，形成按半圆形安排的利马城的直径。

利马城建在里马克河谷里，距入海口 36 公里；其北部和东部，地势起伏不平，是安第斯山脉的一部分；由圣—克里斯托巴尔山和阿芒卡埃斯山组成的鲁利高丘山谷，屹立在利马城后面，直到城郊。城市位于一条河流一侧的沿岸，另一面则是圣·拉扎罗的近郊，通过一座五孔桥与城市相连，桥上游的防波堤呈三角形，以抵消水流的力量；下游的防波堤为散步者设置活动的凳子，供夏天晚上来这里的风雅人士仰卧其上，凝视美丽的瀑布。

城市从东到西有 2000 米长，从桥到城墙仅有 1250 米宽，城墙有 12 米高，墙基有 10 米厚，是用一种土坯建造的，土坯就是那种用粘土加一定量碎稻草和成泥做成的砖，经太阳晒干就做成了。这些城墙是为了抗地震而建造，墙中腰开了七个门和三个暗门，其东南尽头是圣·卡特林纳小城堡。

这就是在埃皮法尼时代，由皮扎尔于 1534 年建造的旧王都，它过去和现在都是复兴革命的舞台。跟海 5 公里的利马，由于有 1779 年用独特方法建起的卡亚俄港，故过去是美洲在太平洋上的主要货物集散地。在海滩上放置一只第一流的旧船，里面填满了石头、沙子和各种各样的碎片，从瓜亚基尔运来的、在水中经久不烂的红木桩子，被打入构架周围，成为坚固的桩基，在它上面建起了卡亚俄港码头。它的气候比位于美洲相对处的巴伊亚和卡塔赫纳的气候温和，因而把利马城变成新大陆上最宜人的城市之一；风有两个方向，常年无变化，或从西南方吹来，经过太平洋时变凉爽，或从东南方吹来，携带着森林的暖气流和从科迪勒拉冰峰上吸收的冷气。

处于回归线纬度的利马，它的夜既美好又清纯；夜酝酿着的露水，有益于滋润那些坦露在万里无云、骄阳普照下的土地；因此，利马的居民谈天说地，夜生活拖到很晚；在阴天的凉爽季节，市内的活计静静地结束后，大街小巷顿时变得萧条；几乎只有几个杂货店还出售口嚼茶叶或糖果。

此外，我们曾遇到过的年轻姑娘，小心地躲着他们，来到摆在城中的许多椅子的中间，她没遇到麻烦就到了里马克桥，对极微弱的声音仔细听，她表情很不自然，只听到脚夫或印第安人的快活的小伙子赶着的骡子挽具上的铃声。这个年轻姑娘名叫萨拉，返回她父亲犹太人萨米埃尔的家；她身穿一件缎子裙子，一种半松紧的深色褶裥裙，下面极瘦，迫使她迈小步走，使她具有利马女人特有的优美与娇柔；这种配有花边和花朵的裙子，是丝披风遮盖着的部分，披风在头部的地方向上翻，由风帽盖住，她穿着极精致的长统袜和缎子小鞋，露在优雅的裙子下面，价值昂贵的手镯戴在这年轻姑娘的手腕上，她这样阔气的打扮属于高雅的情趣，西班牙人充分表现出的魅力，都集中在这个姑娘的身上。

马屁精对安德烈说得真对！他的未婚妻只是拥有犹太人的姓名，因为她是令人羡慕的小姐的典型，她比人们赞美的还要美。

陪媪是个老犹太妇人，从她的脸上表露出吝啬和贪婪，是萨米埃尔忠诚的女仆，萨米埃尔按其能力付给她工钱。

在这两个妇人进入圣—拉扎罗市郊的时候，一个身穿僧侣袍、头戴风帽的男人，从她们身边经过，专心地注视着她们，这个男人个子高大，是长得好看的一类人，稳重而善良，这是若阿希姆·德·卡马罗纳神父；他向萨拉投去精明的微笑，萨拉立即看了一眼她的仆从。

这个仆从一直在低声报怨、嘟哝着，唉声叹气着，她挡住姑娘什么也看不见；姑娘转身朝着和蔼的神父，神父向她打了一个亲切的手势。

“好吧，小姐，”老妇人讽刺地说，“这不是过于受这些基督儿子的辱骂吗？您不盯着教士看吗？”

萨拉什么也没回答。

“我们早晚有一天看到您按天主教的仪式，手持一串念珠吗？”

天主教的仪式，是利马女人的大事。

“这是您古怪的假设。”姑娘红着脸辩白。

“像您的行为那样古怪！假如他知道今晚发生的事，我的主人萨米埃尔会说什么呢？”

“是因为一个粗鲁的赶骡子的人对我说我是有罪的吗？”

“我知道我该说什么，小姐，”老太太摇着头说，“我一点儿都不愿意提那个高丘人！”

“那么说，这个保护我受那些流氓侮辱的男人做错了！”

“这个印第安人是第一次路过您身边吗？”

侥幸的是，姑娘的脸被她的披风遮着，因为黑暗不足以使她的慌乱逃过陪媪疑问的目光。

“还是离开那儿的印第安人，”老妇人又说，“监视他是我的事。我讨厌的就是，为了不打扰这些基督徒，您宁愿在他们祷告时呆在那里！您不想像他们那样跪下吗？啊，小姐，我像圣经那样发誓，如果您父亲知道有这样的叛教行为，他立刻就会把我赶走！”

但是，年轻的姑娘不再听她说；老妇人对印第安青年的注意，使她的思想又比较平静了；在她看来，年轻男子的介入是天意；有好几次，她转过头去去看看，是否这个男子在暗中尾随她。萨拉心中有某种天生的胆量。她感到自己是被太阳用惊人的植物装饰的、热带纬度的孩子；漂亮得像一个西班牙女人，她之所以盯着这个男人，是因为这个男人在她的骄傲面前骄傲不起来，虽然付出了保护她的代价，也不配看他一眼。

萨拉自以为这印第安人盯住她，她不大会弄错；马丁·帕兹在援助过年轻姑娘之后，大概肯定她会离开；因此，当散步者散开时，他开始跟着她，又不被她发现，但他却不隐藏自己，只因黑夜对他的活动有利。

马丁·帕兹是一个拥有贵族身分，却不穿山地印第安民族服装的年轻美男子；从他那宽沿草帽中，露出漂亮的黑头发，其环形卷发与其阳刚形象的洪亮的声音很协调。他的眼睛闪着无限甜蜜的目光，就像繁星密布的夜清冽的空气；他那挺拔的鼻子高出漂亮的嘴，这些嘴与他那个血统的男人的嘴形成鲜明对照。这是芒戈—卡帕最漂亮的后裔之一，他的血管里想必流着热情的血，这使人们能成就大事。

他骄傲地披着颜色鲜艳的“捧首”，腰带上别着一把马来匕首，熟练地握在手里是那样的可怕，就像它们绑在断臂上一样。马丁·帕兹曾是美洲北部安大略湖沿岸游牧部落一名重要首领，他曾对英国人发起多次英勇的斗争。

马丁·帕兹知道萨拉是富翁萨米埃尔的女儿；知道她是利马城最美丽的女人；知道她是富裕的混血儿安德烈·塞尔塔的未婚妻；除了他想不到的，他从她的出身知道她的地位和财富；但是，他忘记了，由于这无非是他个人的冲动，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在他看来，这个漂亮姑娘属于他，就像羊驼属于秘鲁的森林，飞鹰属于辽阔的天空一样。

马丁·帕兹陷入了天真的幻想中，他加快脚步，为了看到年轻姑娘的裙子掠过她父亲住宅的门槛；而萨拉本人当时正把纱巾拉开一点儿，眼中闪出的感激的目光使他着迷。

他很快被两个赞柏族印第安人追上了，这两个抢劫者和小偷径直冲他过来。

“马丁·帕兹，”其中一个说，“今天晚上你必须到山里去见见咱们的哥儿们？”

“我会去见他们的，”印第安人冷冷地说。

“‘天神报喜’号纵帆船曾出现在卡亚俄港海面上，一会儿就抢风行驶，然后在武力保护下，很快消失了。毫无疑问，它靠近陆地向里马克河口驶去。最好我们的小船去减轻它的货，你必须在那儿！”

“耽误了时间就讨厌了，而你们的观察就没用了。马丁·帕兹知道他该做什么，会去做的。”

“以桑伯的名义，我们在这儿向他说了。”

“我以我自己的名义，我亲自向您说了。”

“难道你不怕你无法解释在这时候你呆在圣—拉扎罗吗？”

“我呆在我的怪念头和我的意志引我来的地方。”

“就是在犹太人门前吗？”

“认为他不好的我的哥儿们今夜将要在山里与我碰头。”

这三个人的眼睛闪亮着，就是这么一些事。赞柏人又回到里马克河陡峭的岸边，他们的脚步声消失在黑夜中。

马丁·帕兹很快接近犹太人的房屋。这座住宅，像利马的所有住宅一样，只有两层；底层用砖砌成，高出那由木杆连起后涂上石灰膏而建成的墙；而建筑物的整个这部分适合于抗地震，巧妙地粉刷过，画上底层那样的砖砌状；方形的屋顶盖满了花，看上去就是一个装满美丽鲜花的大阳台。

住于两个亭子之间的能让车子进出的宽宽的大门，可以让人进入院子；但是，按习惯，它的亭子向街那面不开窗子。

当马丁·帕兹停在萨拉住宅前时，教堂的钟敲了11下。周围一片寂静；几束模糊的光透出来，证明犹太人萨米埃尔还在客厅里忙着。

为什么印第安人一动不动地呆在这些静悄悄的墙前呢？这是因为新清的空气使他在这幽香之中散步；因为绚丽的星光向沉睡的大地散发着柔和的半透明的光线；因为银闪闪的星星以它迷人的光装点着黑夜；因为心儿以为，这些富有同情心的交流，顾不了时间和距离。

这样，一个白影子就出现在阳台的花丛中，对于这些花来说，夜不过是一个模糊的形态，花毫无保留地释放它们的馨香；大丽菊、薄荷、向日葵等，组成了一个大花篮，在柔和的东风吹拂下，花香混在一起，萨拉，这个年轻漂亮的犹太姑娘，从花丛站起来。

马丁·帕兹无意识地抬起两只手，崇拜地握起来。

突然，白影子好像惊恐地蹲下了。

马丁·帕兹回过头去，正与安德烈·塞尔塔面对面。

“从什么时候，黑印第安人过夜时要静修？”安德烈气愤地说。

“自从印第安人踏上自己祖先的土地。”

“不再在山那边同自己种族的姑娘唱亚拉维歌，跳包列罗舞了？”

“是霍拉舞，”印第安人大声回答，跳这种舞要与对他们忠诚的人跳；印第安人喜欢追随她们的心。”

安德烈·塞尔塔气得脸色发白；他向他那个一动不动的对手那边迈了一步。

“可怜虫！你们要放弃自由的地位吗？”

“那么，请你们放弃这种地位，”马丁·帕兹大声吼叫着；两把明晃晃的匕首握在两个对手的手里；他们个子一般高，力气似乎也差不多，眼睛的闪光从他们拿的凶器的刃上反映出来。

安德烈·塞尔塔飞快地抬起手臂，又更快地向下扎去。但是他的匕首却碰到了印第安人那把马来匕首上；这一碰就迸出了火花，安德烈看到马丁·帕兹的匕首悬在自己头上，很快就着地一滚，胳膊两边都被扎伤了。

“救命！……救我！”他叫道。

听到他的喊声，犹太人人家的大门打开了。几个混血儿从这里跑到相邻的房间；几个人去追飞快逃走的印第安人，其他人则把受伤者扶起来，他失去了知觉。

“这个人是在干什么的？”其中一个人说。“如果他是水手，送他到斯皮利图·桑托医院，如果是印第安人，就送到桑塔—安娜医院。”

一位老者走到伤者跟前，他刚一看到受伤者就大叫：

“把这个可怜的年轻人抬到我家里。瞧，怪不幸的！”

这个人就是犹太人萨米埃尔；他刚认出他女儿的未婚夫。

马丁·帕兹趁着黑夜，又借助他跑得快，希望能逃脱追他的人；为此他不惜冒生命危险；一个印第安混血儿谋杀犯！假如他能去乡下，他会有安全，但是这不幸的人知道，城门要在晚上11点关闭，早上4点来钟才再打开。

他终于来到了石桥上并已经穿过桥了。迎着他们的印第安人和几个士兵迫近了他，他冲向桥。不幸的是，一支巡逻队出现在对面那头，马丁·帕兹既不能往前走，又不能后退；他毫不犹豫地跨过栏杆，冲入湍流的河水中，撞到了石尖上。

两个小队冲上桥内侧的岸上，想在他上岸时抓住他。

但是，他们白等了；马丁·帕兹再也没露出头来。

第三章犹太人无孔不入

安德烈一旦被抬到萨米埃尔的家，就躺在匆忙为他准备好的床上，恢复知觉后，他紧紧抓住犹太老人的手。仆人通知的医生迅速赶来。在他看来，伤势不严重；混血儿的肩膀被什么东西划过，刀刃只划破了肌肉。几天以后，安德烈·塞尔塔就会下地。

当萨米埃尔单独和安德烈呆在一起时，安德烈对他说：

“请您把通往阳台的大门堵死，萨米埃尔主人。”

“那么，您怕什么呢？安德烈。”

“我怕萨拉回来后让印第安人在这儿凝视她！袭击我的人不是一个小偷；而是一个我意想不到才脱险的情敌！”

“啊！在圣坛前，为了捧年轻姑娘，有人情愿提前遭受天罚！”犹太人喊道。“但是，您错了，先生，萨拉会有美满的婚姻。我不会忘记，她能以您为荣。”

安德烈用肘支着，半抬起身。

“萨米埃尔大人，您大概不大记得的一件事，就是，我向萨拉求婚付给您 10 万皮阿斯特。”

“先生，”犹太人贪婪地冷笑着回答，“我记得清清楚楚，我准备把这笔收入换成叮当作响的硬币。”

说着，萨米埃尔从他的钱包里掏出一张纸，安德烈用于把纸推了回去。

“在我们之间不存在交易，只要萨拉不是我的太太，如果我必须与一个这样的对手争夺她的话，她将永远不是我的太太。萨米埃尔主人，您知道我的目的是什么；通过娶萨拉，我想成为与任何用轻蔑的眼光看我们的贵族平等的人！”“先生，你能做到这一点，因为，您将看到，我们西班牙最伟大的骄傲挤入您的沙龙，跻身于利马明珠周围。”“今天晚上萨拉在哪儿呢？”“与老阿蒙在以色列庙里。”“让萨拉参加你们的宗教仪式，何必呢？”“我是犹太人，先生，”萨米埃尔骄傲地辩白着，“而萨拉如果不尽我的宗教的本分，她还是我女儿吗？……”犹太老人忧伤地静默了一会儿。他那爬满皱纹的额头架在钩形的手上。他那橙红色的脸，显出了不协调的白色；从棕色的无边圆帽下露出了头发，头发的颜色真不好描述。他身穿一种紧身宽袖长外套。这样的老头儿什么买卖都做，在任何地方都做；他是为了 30 块钱出卖了他主人的犹太的后代！10 年前他定居在利马；按爱好，又经过计算，他把他的住宅选在圣—拉扎罗的近郊，从那时起，他就开始驱赶不可靠的投机商；这些投机商们的利润与他们不正当手段成比例。萨米埃尔逐步显示出吝啬者罕见的豪华；他的住宅装修豪华，摆设阔气；他的仆人有一大批，随从引人注目，这一切都证明他收入可观。萨拉那时 8 岁。已经长得优雅动人，招所有人喜爱，好像是犹太人的宠儿。她任何意志用不着讨论就能实现。她的打扮一直光彩照人，最苛求的眼睛也被她吸引，而这就是她父亲极其担心的。因此，大家明白，混血儿安德烈·塞尔塔就迷上了这个美丽的犹太姑娘。不能公开解释的，就是他用了 10 万皮阿斯特来求婚；但这个交易是秘密进行的。况且，这位萨米埃尔出卖情感就像出卖土产品一样！……这个银行家，所谓的商人、船主，他有同所有人打交道的天赋。正设法在里马克河河口登岸的“天神报喜”号纵帆船，就属于犹太人萨米埃尔所有。在这次人身投机交易中，由于传统的顽固，这个人小心翼翼地完成了他的宗教仪式；他的女

儿被认真地灌输了以色列人的信仰和习俗。因此，当混血儿看到他对此不满，老头儿一言不发并若有所思的样子，就打破沉默，对老人说：“那么，就请您忘记，我娶萨拉的原因迫使她本人皈依天主教！对此，我不坚持。”他带着不信神者的表情说，“无论您、我还是她，事情就是这样！”“您有道理，”这犹太人忧愁地说；“但是，按圣经来说，只要她是我女儿，她就是犹太人！”这时候，房间的门开了，萨米埃尔的管家恭敬地进来了。“凶手抓到了吗？”老头儿问。“一切都使我们相信，他死了！”“死了，”安德烈高兴地说。“他被我们和一队士兵堵住，他被迫越过桥栏杆。”管家回答。“他跳进里马克河里！”安德烈叫道。“谁能证明他不能到达对岸？”萨米埃尔问。“雪的融化使这一段的水流湍急，况且，我们在河两岸都布有岗哨，而他没再露头。我让巡逻兵通宵在岸边监视。”“好，”老头儿说，“这就合情合理了！他逃的时候你认出他了吗？”“当然，先生；是马丁·帕兹，山区印第安人。”“这个人窥伺萨拉多久了？”“我不知道，”管家回答。“请您让阿蒙老太太来。”管家退了下去。“这些印第安人，”老头儿说，“有人偷偷进来，应该知道这个人的追随者，是否进来很长时间了。”

陪媪进来了，立在她主人面前。

“我的女儿对今晚发生的事一点也不知道吗？”萨米埃尔问。

“当您的仆人的叫声把我吵醒时，我跑到小姐的卧室，我发现她几乎一动不动，脸像死人一样苍白！”

“那必然！”萨米埃尔说，“接着说！”他看到混血儿半睡着，又补充道。

“我忙问她不安的原因，可小姐什么也不想回答，没让我伺候就上了床，我只好退出来。”

“这个印第安人常呆在她走的路上吗？”

“我不太清楚，主人；然而我在圣—拉扎罗的路上经常碰见他。”

“可你对我什么也没说啊？”

“他今天晚上在马约尔广场上救过小姐。”陪媪老太太补充说。

“救过她！怎么回事？”

老妇人低着头讲述了广场上那一幕。

“啊！我的女儿想跪在这些基督徒中间！”犹太人生气地说；“而我对这一切一点儿也不知道！你想让我把你赶走吗？”

“主人啊，饶了我吧！”

“滚蛋！”老头儿冷酷无情地说。

陪媪羞愧地出去了。

“难道我们应该立刻结婚？”安德烈·塞尔塔于是说。“我没睡着，萨米埃尔老板！但现在我需要休息，我会梦见我们的婚礼。”

听了这些话，老头儿慢慢出去了。在回到他自己房间之前，他想查明她女儿的状况，他轻轻地走进萨拉的房间。

年轻的姑娘辗转不安地睡在富丽堂皇的丝绸被里；一个大理石雕的守夜灯吊在阿拉伯式的天花板上，柔和的灯光照到这张漂亮的脸蛋儿上；窗户半开着，透过低垂的窗帘，能看到恬静而清新的天空，一切都浸透了芦荟和玉兰的香气；克里奥尔人的奢侈，表现在千万种艺术品上，他们的高雅情趣在于把这些艺术品摆在精雕细刻的多层架上；在朦胧的和沉稳的夜光下，有人说，孩子的灵魂在这些奇迹中玩耍。

老人靠近萨拉的床；他俯下身子窥伺一下她睡觉中的秘密。美丽的犹太女孩好像受一种痛苦心思的折磨，马丁·帕兹的名字，不止一次地从她的口里吐出。

萨米埃尔返回自己的房间，进行各种各样的诅咒。

早晨的太阳一照进来，萨拉很快就起来了。她的随身仆人黑色印第安人里贝尔塔就跑近她，按照她的吩咐，为他女主人的骡子和他自己的马上好鞍子。

萨拉有早晨散步的习惯，跟随她的这个印第安人，对她忠心耿耿。

她穿一件棕色裙子，大流苏开司米斗篷；她没戴平时的风帽，而是戴一顶宽沿草帽，让她的黑辫子在她背上飘，而为了减少不必要的忧虑；她在嘴上叨一支香烟。

里贝尔塔穿着山里印第安人的服装，准备陪伴他的女主人。

“里贝尔塔，”年轻姑娘对他说，“记住你是瞎子和哑巴！”

一上了马，萨拉就出了城，按她的习惯，开始在乡间奔跑；她朝卡亚俄港而去。港口极其热闹；海岸巡逻艇需要在夜里与一艘纵帆船进行争执，帆船上打定主意的勾当表现出欺诈性的投机。“天神报喜”号似乎在等着几艘向里马克河口开的可疑的小船；但是在这些小船靠近它之前，在港口小艇面前不得不逃，小艇勇敢地把他们驱逐走了。

小船终点处声音鼎沸，它后面的船听不到任何话。一些人认为，这艘满载着哥伦比亚部队的纵帆船，企图夺取卡亚俄港口主要的船；因为伯里瓦尔想必要报复他留在秘鲁的士兵遭受的污辱，他们是被不体面地被赶走的。

另一些人认为，纵帆船无非是在走私欧洲的奶制品。

萨拉顾不上这些小道消息，她来散步不过是个借口，她又来到利马，到了里马克河岸边。

她溯江而上径直来到桥上，那里聚集着士兵、混血种人和印第安人，站在岸边不同地点。

里贝尔塔把昨夜发生的事告诉了年轻姑娘。按她的吩咐，他去询问在桥栏杆上欠着身子的印第安人，才知道马丁·帕兹不仅淹死了，而且连尸首也没找到。

萨拉脸色苍白，几乎昏厥；她必须坚强才不致于陷入悲痛之中。

在河边踱来踱去的人中，她看到一个胆小怕事的印第安人，一个赞柏人！他蹲在岸边，好像很失望的样子。

萨拉走近这个山区老人身边，听到他凄惨而气愤地说：

“不幸啊！不幸啊！他们杀了我的赞柏儿子！他们杀了我儿子！”

年轻姑娘坚强地站起来，做个手势让里贝尔塔跟着她，而这一次，她不用担心被看见了，径直向圣安娜教堂走去，把她的马交给印第安人，进入天主教堂里，求见善良的若阿希姆神父，跪在石板上，乞求耶稣和马丽亚为马丁·帕兹的灵魂保佑。

第四章 一个西班牙大人物

和印第安人说的不一样，马丁·帕兹实际上死在里马克河的水里；为了脱离死亡，他需要有惊人的力量和不可战胜的毅力，尤其是绝对的冷静——这是新大陆潘帕斯草原自由的游牧部落的特长之一。

马丁知道，追他的人把精力放到桥下来抓捕他；水流似乎是不能克服的，

印第安人被迫向下游游；但是，由于猛浪的冲激，他终于被卷入激流中，他几次潜入水下，觉得水下的阻力小，他就上了岸，蜷缩在树丛后面。

但后来怎样呢？离开是危险的；士兵可能改变主意，溯流而上；印第安人肯定会被抓住；既会丢了性命，也会丢了萨拉。他很快打定主意；他钻入深街小巷和人迹罕至的地方，甚至到了城市的中心；但是，最重要的是，大家以为他死了；因此，他不得不避人耳目，他那水淋淋的衣服，沾满水草，很快就会把他暴露出来。

为了避开几个后来的当地人守不住口的眼光，马丁·帕兹不得不走上城市中一条比较宽的路；他看见一所房子还闪着耀眼的灯光，一扇可进出车子的大门打开着，这样的大门，是西班牙头面人物的住宅为他们的豪华马车出入才建的。

印第安人飞快地溜进了这阔绰的住宅；他不能呆在大街上，大街上，受马车出入的吸引，簇拥着一些好奇的赞柏人。一会儿，邸宅的大门认真地关闭了，印第安人不可能逃走了。几个仆役在院子里走来走去；马丁·帕兹迅速地穿过一个装饰得富丽堂皇的雪松木楼梯；照得通明的大厅，肯定不是他合适的隐蔽处；他飞快地躲过亮光，藏进黑得不见人的屋子里。

不一会儿，最后的灯光熄灭了，住宅里重又平静下来。

对于精力充沛的印第安人帕兹来说，时间太宝贵了，不安的念头缠着他，他想去广场了解情况，决定更稳妥的办法逃出去；窗户朝内院的花园开着；逃跑是可行的，当他听到有人说以下这些话后，就要冲出去：

“先生，您忘了有人偷了我放在这张桌子上的钻石！”

马丁·帕兹转过身，一个高个子态度傲慢的男人指着首饰盒说。

听到受侮辱的话，马丁·帕兹把匕首握在了手里。他贴进西班牙人，但还保持着冷静，但开始气得发抖，抬起手臂要打那个人……但是，却又把他的武器又转而对着自己了。他听到：

“大人，”他嘶哑地说，“假如您总重复同样的活，我就死在您的脚下。”

惊奇不已的西班牙人更仔细地地看着印第安人，他梳了梳那沾上泥污的漂亮的直发，感到莫明其妙的恻隐之心涌到心头！他向窗户走去，轻轻地关上了窗户，他转向这个印第安人的时候，后者的匕首掉到了地上。

“您是谁？”他对他说。

“印第安人马丁·帕兹……一队士兵追我，我自卫反抗一个攻击我的人，我一刀把他摔到地上。这个混血儿是我爱的一个年轻姑娘的未婚夫……现在，大人，您可以把我交给我的敌人，假如您认为这样做高尚和正直的话！”

“先生，”西班牙人严肃地说，“我明天去乔里约斯浴场；假如您愿意，可以陪我去，您可以暂时避一下追您的人，您永远别埋怨堂维加尔侯爵对您的宽宏大量！”

马丁·帕兹冷静地低着头，却不露声色。

“一直到明天，您可以在这个床上休息，”堂维加尔又说；“没有人会怀疑您在这避难……晚安，先生！”

西班牙人从房子里出去了，他的仁慈使印第安人感动得热泪盈眶；他彻底放松了对侯爵的戒备，没去想人家可能利用他熟睡时把他抓住，他安稳地睡着了。

第二天太阳升起的时候，侯爵最后决定出发，派人请犹太人萨米埃尔到自己家来，趁这功夫，他则去做早晨的弥撒。

在所有贵族看来，做晨弥撒是他们例行的宗教仪式。自利马城建立以来，利马人基本上信奉天主教；除了有众多的教堂，它还有 22 座女修道院，17 座隐修院和 4 座供妇女不发誓静省的场所。这些场所的每一处都有一座专用小教堂，因而在利马有 100 多处用于礼拜的场所；那里有 800 名年长的或正规的教士，300 名宗教兄弟姐妹，来完成宗教仪式。

堂维加尔进入圣安娜以后，首先就注意到一个跪着的少女在哭着祈祷。侯爵看到她如此痛苦沮丧，他不能无动于衷；他正打算用几句宽心的话去安慰她，若阿希姆·德·卡马伦神父走近他身旁低声对他说：

“堂维加尔大人，劳驾请您别靠近。”

然后，他对萨拉做了个手势，她就跟他进了一个阴暗和无人的小教堂。

堂维加尔向祭坛走去听弥撒；而后他又回来，不由地想到那个跪着的少女的极度悲伤。她的形象一直跟随他到宅邸，仍然深深地印在心里。

堂维加尔在客厅里见到犹太人萨米埃尔，他按维加尔的安排来了。萨米埃尔仿佛忘记了昨夜发生的事；希望有收益的念头自然使他喜形于色。

“您要什么，大人？”他问西班牙人。

“一个小时前我需要三万皮阿斯特。”

“三万皮阿斯特！……谁有这么多？圣达维德国王，大人，比起您的仁慈所能想象的，我找到这笔钱更困难！”

“这是几个值钱的首饰，”堂维加尔没接犹太人的话说，“我可以用低价卖给您库斯科一块很大的地……”

“啊！大人，土地会毁了我们……我们没有更多的人手去耕种它们；印第安人回山里去了，我们的收成并不比庄稼本身价值多！”

“您认为这些钻石值多少钱？”

萨米埃尔从他口袋里取出一个精制的小天平，习以为常地、一丝不苟地称起钻石来。一边这样做着一边说，按他的习惯，贬低向他提供的钻石。

“钻石！不好代销！……有什么赢利呢？……等于把钱埋进了土里！……您看，大人，这钻石里的水，它不完全透明……这么值钱的首饰，我不容易再卖出去，您知道吗？我得把这些商品送到美国的一些州！……美国人肯定向我买这些钻石；但是，这是为了把它们让给这些白种人的儿子。从此，他们想合情合理地挣一笔令人满意的佣金，因此，贬值就落到我的头上了……我认为 1 万皮阿斯特会使老爷您满意……这肯定不多；但是……”

“我是说，”西班牙人带着一种轻蔑的支配者的神色说，“我是说我认为 1 万皮阿斯特不够吗？”

“大人，半个里亚尔我也不多给！”

“把首饰拿去，就按刚才说的数儿给我吧。为了凑齐我需要的 3 万皮阿斯特，这所宅子足以作给您的抵押……您看还结实吧？”

“唉！大人，在这座常有地震的城市，大家都不知道谁活谁死，也不知道谁站得住，谁倒下……”

说着，萨米埃尔用脚跟儿跺了好几下，以验证砖的牢度。

“总之，大人，我对您不胜感激，我将放她到她想去的地方。尽管现在我不想花光我的钱；因为我把我女儿嫁给安德烈·塞尔塔先生……您认识他吗，大人？”

“我不认识他，而我请您按我们刚才商定的数目给我送来……您把这些首饰拿走吧！”

“您要不要收据？”犹太人说。

堂维加尔没有回答他，进到旁边的屋子里。

“傲慢的西班牙人！”萨米埃尔嘴里嘟哝着，“我要打碎你的傲慢，因为我将使你的财富耗尽！以所罗门的名义！我是个精明的人，既然我的利益与我的感觉并驾齐驱。”

堂维加尔离开了犹太人，找到陷入极度沮丧和羞愧中的马丁·帕兹。

“你怎么了？”他极其友好地问。

“大人，我爱的就是这个犹太人的女儿。”

“一个犹太姑娘！”堂维加尔厌恶地表示。

但是，看到这印第安人忧伤痛苦的样子，他又补充道：

“我们出发，朋友，我们再谈谈这些事！”

一个小时以后，穿着异国服装的马丁·帕兹陪着堂维加尔出了城，侯爵没有带他随身的任何人。

乔里约斯海滨浴场距利马 8 公里。这个印第安教堂区有一个美丽的教堂；在炎热的季节，它是利马上流社会的约会地点。在利马禁止的公众娱乐，在乔里约斯整个夏天都是公开的。小姐们在那里可以放纵她们难以想象的强烈欲望，为这些漂亮的舞伴而打赌，更多的是一个阔绰的男舞伴看到自己的财产在几夜之间荡然无存。

乔里约斯还是人少的地方；因此堂维加尔和马丁·帕兹躲避到建在海边美丽的小别墅里，他们可以平静地生活，并凝视太平洋的茫茫苍海。

堂维加尔侯爵，属于秘鲁的西班牙人最古老的家族之一，看到他有充分理由为之自豪的家庭谱系的骄傲，要断送在他手里；因此，他的脸让人看到忧愁深重的痕迹。在介入一段政治事件之后，他对为个人野心而进行的无休止的革命感到极端厌倦，他陷入一种孤独中，只有最起码的礼节性的责任，经常打破这种孤独。

他的巨额财产一天天地丧失。由于缺少人手，他的许多财产被迫放弃，这迫使他债台高筑；但是，今后不太好的前景吓不倒他；西班牙人天生的无忧无虑，以及对无意义生活的厌倦，使他对未来的威胁麻木不仁。以前，他是一个受人崇拜的妇女的丈夫，一个迷人少女的父亲，他认为在一次可怕的事件中，别人抢走了他所爱的两个对象！从此，他不与任何人来往，他听凭自己对爱情冷漠的生活随事件而去。

因此，当堂维加尔接触到马丁·帕兹，感到他的心在突突地跳时，他认为自己的心已经死了。这种热情的本质又死灰复燃；印第安人自豪的仪表竟与西班牙骑士贵族吻合；堂维加尔后来讨厌西班牙的贵族，不再信任他们，厌恶那些想尽力扩张的自私自利的混血儿，他的愿望是把这个家族恢复到当初的地位，即与皮扎尔的士兵激烈地争夺美洲土地时期的地位。

侯爵从新闻获悉，在利马，人们以为这印第安人已死了；看到他眷恋上一个比死亡更糟糕的犹太少女，西班牙人决定加倍地拯救他的客人，让萨米埃尔与安德烈·塞尔塔结婚。

当马丁·帕兹感到心里无限悲痛时，堂维加尔则回避旧事，和这个印第安青年谈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

然而，有一天，西班牙人为一些暗中的操心事而苦闷，他对马丁·帕兹说：

“我的朋友，为什么你那本性的高尚被一种庸俗的感情所否定呢？难道

你不认为这个勇敢的曼戈—卡巴克是祖先，他的爱国主义已列入英雄的行列？一个血气方刚的男人应该扮演这样的好角色，他不听凭自己被可卑的情感打倒！那么，你不想再争取你的独立吗？”

“我们干，大人，”印第安人说；“我的兄弟们成群地起来的日子可能不远了。”

“我理解你；你对我谈过你的兄弟们在大山里准备的这场秘密的战斗；一个信号，他们就会手持武器来到城里……；他们将被打败，就像以往一直如此那样！这样，你们最终看到，你们有多少利益都丧失在以秘鲁为舞台的革命中，而既不是为印第安人的利益，也不是为西班牙人的利益，只为混血儿利益的革命，将使秘鲁丧失殆尽。

“我们会拯救秘鲁，我们！”马丁·帕兹喊道。

“是的，假如你们知道你们的作用，你们会拯救秘鲁！听我说，帕兹，我越来越把你当儿子爱！……提起秘鲁我就痛苦，可是，我们这些西班牙人，一个强大家族堕落的子孙，我们再也没有起码的力量重振并统治一个国家。因此，应该由你们打败企图把一切欧洲移民赶走的、不幸的美国化……是的，记住这一点！只有欧洲侨民能够拯救古老的秘鲁帝国。而不是企图消灭一切社会等级的内战，除了唯一的战争：坦率地把手伸向这个旧大陆的劳动人民！”

“大人，印第安人始终把外国人看作敌人，他们永远不允许谁不受惩罚地呼吸他们山区的空气。我对他们实施的这种统治，直到我不再诅咒压迫他们的人死——不管他们是谁——那一天才失效！况且，现在我是什么？”马丁·帕兹极悲伤地补充道，“一个在利马大街上不能活三个小时的逃犯！”

“帕兹，我应该决定不返回利马……”

“唉！我能答应您什么，堂维加尔？我不按我的心说，我可能考虑一个伪誓并发誓。”

堂维加尔哑口无言……印第安青年的情欲与日俱增；侯爵害怕看到他——一个被确实认为已死的人——在利马又露头……他衷心地，并愿尽一切努力，让犹太姑娘早日成婚！

为了亲自证实事态，他大清早就离开了乔里约斯，返回城里，并得知安德烈·塞尔塔的伤害已好，并已下地。他不久的婚事，成了所有人谈论的话题。

堂维加尔想认识让马丁·帕兹失眠的这个少女。将近晚上时，他来到马约尔广场。那儿的人总是那么拥挤。他在那儿碰到了若阿希姆·德·卡马伦神父——听他忏悔的神父，他的老朋友；他把帕兹得到新生的事告诉了神父。知道马丁·帕兹还活着，好心的神父是多么的惊讶啊！……他答应堂维加尔，他也关心这个印第安青年，并让人向侯爵传达他感兴趣的消息。

突然，堂维加尔的目光落到一个身穿黑斗篷的、坐在敞篷马车里的少女身上。

“这个漂亮的人是谁啊？”他问神父。

“这就是安德烈·塞尔塔的未婚妻，犹太人萨米埃尔的女儿。”

“是她！犹太人的女儿！”

侯爵几乎抑制不住自己的惊讶，紧握住若阿希姆的手，沉思着返回去乔里约斯的路。

他刚认出来，萨拉这个所谓的犹太姑娘，就是他所见过的、在圣—安娜教堂，带着基督教徒的虔诚祈祷的那个少女。

第五章印第安人的仇恨

自从按桑塔—克吕兹将军的命令，托付给伯里瓦尔的哥伦比亚军队被后期秘鲁赶出去，这个国家——被无休止的“檄文”和军事叛乱搅乱了的国家——恢复了平静和稳定。其实，个别的野心家不想再暴露。甘巴拉总督似乎在马约尔广场的宫殿里很稳固。在这个方面，他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但是，隐蔽的、迫在眉睫的危险，不来自这些此起彼伏的叛乱，这样的叛乱，似乎迎合那些炫耀武力的美国人的口味。

这个未知的危险，避开了地位高高在上的西班牙人的眼光，避开了那些永远不想被轻视的混血种人的注意。

可是，在城市印第安人中间，有一种不寻常的骚动；他们常常介入山区居民中；这些人似乎动摇了他们天然的麻木不仁。他们不再蜷缩在“捧首”里，脚随着春天的太阳转，而是散布在乡下，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儿地靠特殊的符号互相识别，并且经常出没于顾客最少的地方，在那些地方，他们能够毫无危险地交谈。

这样的活动，主要在远离城市的一个广场上才可以看到。在街角有一所平房，其门面相当破旧，看上去让人很不舒服。

后面有一个印第安老太太开的名叫“新家纳”的小酒馆，向比较亲密的赞柏人供应一种称作“希沙”的发酵玉米啤酒，和一种叫“卡拉波”的甘蔗饮料。

印第安人的聚集只在一定的时间，主要是当一个长长的鹿角竖在小客栈屋顶的时候，这就是集合的信号。于是，各行各业的赞柏人、车把势、赶骡子的、带驮队的，一个接一个进入“新家纳”，很快就消失在大厅里；老板娘好像很忙，让女仆照料好小店，她则亲自照料这些不寻常的顾客。

几天以后，马丁·帕兹就不见了。在小客栈的大厅里有一个多人参加的集会；天刚刚黑，香烟缭绕，人们还能辨清这个小酒店的常客。50来名印第安人围坐在一张长桌周围：一些人嚼着混有一小块“马奴比”香料的“科卡”茶叶；另一些人喝着大杯的发酵玉米啤酒；但是这些事一点儿没分他们的心，他们正精神集中地听一个印第安人讲话。

这是桑伯，他呆滞的眼睛特别古怪。他穿着在马约尔广场上穿过的衣服。

在认真巡视一下听众之后，桑伯开口说：

“太阳的儿子可以成就大事，阴险的耳朵无法听到这些事；在广场上，我们的一些朋友化装成街头卖唱的，把行人吸引到他们周围，而我们则享有完全的自由。”

这时曼陀铃等乐器的声音在外面响起来。

小酒店的印第安人感到完全了，他们很认真的听桑伯的讲话，他们对他完全信任。

“桑伯能给我们提供关于马丁·帕兹的什么消息吗？”一个印第安人问。

“没有任何消息……他死了没有？这只有神灵才知道……我等着我们那几个下河直到河口的兄弟，他们也许能找到马丁·帕兹的尸体！”

“他是个好首领！”凶狠的印第安人马南加尼说；“但是，为什么纵帆船给我们捎来武器那天，他不自己的岗位上呢？”

桑伯无言以答，低下了头。

“我的弟兄们，”马南加尼又说，“难道他们不知道‘天神报喜’号与

海岸巡逻艇交火了吗？而夺取这艘船，使我们所有的谋反计划都失败了？”

一阵赞同的声音表明接受印第安人的说法。

“我的那些想等着决定的兄弟们欢迎我的心愿！”桑伯又说，“谁知道我的儿子马丁·帕兹几天后能否再露面！现在请你们听着：从塞楚拉运给我们的武器，已到了我们手里，它们被藏在科迪勒拉山里，当你们准备执行你们的任务时，它们就会发挥作用！”

“那么，谁延误了我们的事？”一个印第安青年问；“我们已磨好了刀等着呢！”

“让那时刻来吧，”桑伯说；“我的兄弟们知道应该先斩断哪个敌人的手臂吗？”

“是这些混血儿拿我们当奴隶，像鞭打骡子一样鞭打我们。”

“不；是各种资源的囤积者，不让我们给老人买一点儿福利！”

“你们错了；你们的第一枪应该对准别的地方！”桑伯兴奋地说：“300年前敢于践踏我们祖先土地的，不是这些被金子压得喘不过气的财主，把曼戈—卡巴克的子孙拖入坟墓的；不！是西班牙人把种种不幸推到我们独立的海岸！这就是把你们变为他们真正奴隶的真正征服者！如果他们不再有财产，他们还有权力；虽然秘鲁解放了，但他们破坏和践踏了我们的自然法权！因此，让我们忘记我们现在的处境，去回顾我们的父辈们的处境吧！”

“对！对！”人群呐喊着，跺脚表示赞同。

沉默片刻以后，桑伯察看了不同的谋反者之后确信，库斯科和全玻利维亚的朋友已准备像一个人一样去打击。

然后，他激动地说：

“我们山里的兄弟们，正直的马南加尼，如果他们所有人像你们一样心里埋着仇恨，像你们一样勇敢，他们就会像科迪勒拉山高处的雪崩一样，突然降临到利马！”

“桑伯不会报怨在规定那一天他们的勇猛。让印第安人从城里走出来，他们就会看见他们周围冒出为复仇而激昂的赞柏人。在圣克里斯托夫岛和阿芒卡埃斯群岛的狭谷，不再有一个人睡在他的“捧首”里，个个腰里别着匕首，盼着一支支卡宾枪发到他们灵巧的手里……他们也一样，没有忘记为曼戈—卡巴克的战败而向自负的西班牙人复仇。”

“说得好！马南加尼；这是上帝的仇恨由你的嘴里说出来了。我的兄弟会提前一点儿知道自己的首领选择谁去领导这次伟大的复仇。甘巴拉总督只想巩固政权；伯里瓦尔离得远，桑塔·克吕兹被赶走了；我们肯定能行动。几天以后，在阿芒卡埃斯搞庆祝时，我们可以随便点这些压迫者的名；因此，让每个人都准备上路，让消息传到玻利维亚最遥远的乡村！”

这时，三个印第安人钻进大厅。桑伯快步走向他们：

“怎么样？”他问他们。

“没能找到马丁·帕兹的尸体；我们已经探查了河流各处；最灵巧的潜水员仔细地搜寻，桑伯的儿子不会死在里马克河水里。”

“他们把他杀了！……他会怎样呢？噢！倒霉啊！他们该死，假如他们杀了我儿子！……让我的兄弟悄悄地离开；每个人都回到自己的岗位，看着、提防着、等着！”

印第安人走出去了，散开了；只有桑伯和马南加尼留下，他问他：

“桑伯，知道什么念头支使您儿子去圣—拉扎罗？总之，您相信您儿子

吗？”

印第安人眼里闪着光，愤怒使他血冲到眼睛上。凶狠的马南加尼后退了。但是，印第安人控制住自己说：

“如果马丁·帕兹背叛他的兄弟们，我首先杀了所有跟他好的人，他所爱的人！然后我杀他本人，最后我自杀！为了在阳光下不留下任何可耻之徒！”

这时，老板娘打开大厅的门，朝桑伯而来，给了他一张有他地址的纸条。

“谁给你的纸条？”他问。

“我不知道，是一位喝“希沙”的人故意留在桌上的，我在桌上发现的。”

“这里只有印第安人来吗？”

“只有印第安人来。”

老板娘出去了，桑伯打开纸，大声读起来：

“一位少女为马丁·帕兹返回衷心祈祷，因为她没忘记印第安青年为保护她而不惜牺牲自己！如果桑伯有关于他可怜儿子的消息，或找回他的希望，让他在自己手臂上缠上红纱巾；许多人会看到他每天都经过这里。”

桑伯用皱紧的手把纸团起来。

“倒霉鬼让一个女人盯住了！”

“这个女人是谁？”马南加尼问。

“不是印第安女人，”桑伯看了一下纸条回答；“是一个迷人的年轻姑娘……该死！马丁·帕兹，我再也不认你了！”

“这个女人求您做什么？”

“不，”印第安人大声回答，“让她死了有一天再见帕兹的心吧！如有必要，让她死！”

桑伯愤恨地撕掉纸条。

“这是一个印第安人放下的纸条，”马南加尼提醒他。

“噢！他不会是我们的人！他会知道我常来这个小酒店；可是，我再也不来这里了……太关心这无聊事了，”他又冷冷地说，“让我的兄弟回山里，我留下注意城市……我们看阿芒卡埃斯节日时，是压迫者高兴，还是被压迫者高兴！”

两个印第安人分手了。

谋反的计划已拟定，行动时间已选定。几乎人口稀少的秘鲁只有为数不多的西班牙人和混血人；印第安人的入侵来自四面八方：从巴西的森林里，从智利的大山里，从普拉塔平原，他们带着可怕的武器，布满战场。像利马、库斯科、普尼奥等大城市，势将彻底被摧毁；不能想象不久前被秘鲁政府赶走的哥伦比亚军队，会来援助自己可怕的敌人。

假如这样的秘密可以深埋在印第安人的心里，并且在他们中间没有叛徒，那么，这样的谋反想必会成功的。

但是，他们不知道，有一个人获得了甘巴拉总督的召见。这个人告诉他，“天神报喜”号纵帆船已被印第安海盗抢劫了！这船载着各种各样的武器；小船在里马克河口运走东西；这个人要求一笔巨额赔偿金，效忠秘鲁政府。

然而这个人把他的船租给了桑伯的代理人；为此他收到一笔可观的钱，他刚刚把他无意中听到的秘密卖掉。

根据这些特点，大家意识到，这个是犹太人萨米埃尔。

第六章悲伤的婚礼

安德烈·塞尔塔完全恢复了，他确信马丁·帕兹已死，于是加紧他的婚事，他急于带着年轻貌美的犹太姑娘到利马大街上去散步。萨拉一直对他极其冷淡，但是他对此没注意到，他把她当成一件出售的东西，价值是10万皮阿斯特。

可是，安德烈·塞尔塔却有充分理由蔑视犹太人；如果说契约不太体面，那么契约签定者就更不光彩。因此，混血儿想必与萨米埃尔有某种秘密的会晤，有一天，他把老头儿带到乔里约斯海滨浴场。

况且，在他的婚礼前，在赌博中碰碰运气也不错；在利马禁止的一些公共娱乐，在外面完全允许；利马的男人女人对这些冒险的赢利既觉得离奇，又抗拒不了。

堂维加尔侯爵到达利马后的几天之内，眼睛睁得大大的；从那时起，在利马大街上，老是有人群活动着。某某人步行而来，却从那里乘车而去；另外某某人来冒险，却丢失了他最后剩余的财产。

堂维加尔和马丁·帕兹没参加任何娱乐。印第安人失眠有其更高尚的原因，他梦见萨拉，并想到他的恩人。

科马人聚集到乔里约斯海滨浴场对他毫无危险；城里人很少有人认识他，就像不认识山里印第安人一样；他很容易避开陌生人的目光。

晚上，与侯爵散步过后，马丁·帕兹回到自己的房间，把臂肘支在窗台上，用很长时间让杂乱的思绪在太平洋上漫游。堂维加尔住在旁边的房子里，带着父亲般的慈爱守护着他。

西班牙人总是回忆起他偶然遇到的那个在教堂祈祷的少女。但是，他不敢把这个大秘密告诉马丁·帕兹，他怕再度点燃他想扑灭的情欲，他想慢慢向他灌输基督教的要旨，因为这个可怜的、无知的和流放的印第安人，理应抛弃一切幸福的希望！况且，若阿希姆神父告诉堂维加尔，警署最终放弃了马丁·帕兹的案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并在其监护人的影响下，这个印第安人能够成为可以成就大事、名符其实的人，有朝一日，他全跻身于秘鲁的社交界。

由于对一切不能确定，帕兹无知地陷入失望之中，他决定了解犹太少女的情况。多亏他穿着一身西班牙服装，他能溜进一间游艺厅，听到各个常客的谈话。安德烈·塞尔塔由于他的婚事，所以是一位相当重要的人物，既然这桩婚事近期要办，所以成了人们谈论的话题。

一天晚上，这个印第安人没有返回海滩这边，他从有许多人休息的高高的乔里约斯的岩石上，看到一所前面有宽宽的石阶梯的房子，他悄悄地溜进去了。

对于许多利马有钱人来说，白天是难熬的，有些人由于昨夜筋疲力竭而盖着自己的“捧首”睡在地上。

其他玩耍的人坐在一张绿色宽地毯前，这块地毯用两条从中心直角切割开的线，分成四个赌盘，在每个赌盘上写着“赢”和“输”，A和S。赌徒们在这些字母上对庄家下赌注；银行家作庄，他加了一下各区赢的点数，把两个陀螺放在桌上。

这时，加码的区域活跃起来；一个混血儿兴奋地下在一个不利的区域。

“2000皮阿斯特！”他叫道。

银行家转动着，赌徒大声诅咒。

“4000皮阿斯特！”他又说，但他又输了。

马丁·帕兹被大厅阴影遮挡着，他能看见对面的赌者，他的脸立刻变白了。

这正是安德烈·塞尔塔。

坐在他旁边的犹太人萨米埃尔站起来。

“玩的相当久了，安德烈先生。”萨米埃尔对他说，“今天你倒运。”

“和您有什么关系！混血儿突然说。

萨米埃尔俯下身，在他身边说：

“虽然与我无关，但是在您的婚礼之前，您应该戒掉这些习惯。”

“8000皮阿斯特！”安德烈·塞尔塔回答着，又把赌注下到S区。

A区赢了；混血儿骂起来，银行家又说：

“请您下赌！”

安德烈从口袋里掏出钱，打算用一个大数来碰运气，他把钱放在赌盘上，银行家又转陀螺，当萨米埃尔用手示意停时，陀螺正好停在赢区。犹太人又低头在安德烈耳边说：

“假如您一个钱也不剩了，我们的交易今晚就告吹！”

安德烈耸耸肩膀，拿起钱走了。

“现在您接着玩吧，”萨米埃尔低声对银行家说，“等他婚礼过后，您再毁这位先生吧。”

银行家听从了这个意见。犹太人萨米埃尔是乔里约斯赌场的创办者和东家。无论在哪里，只要有一个里亚尔可赚，就能碰到这个人。

他去追混血儿；在石台阶上找到他，他说：

“我有极重要的事要告诉你，哪儿谈安全呢？”

“您愿意去哪儿都行！”塞尔塔粗暴地说。

“先生，您的坏习惯会毁了您的前程！为了告诉您我的一个秘密，我既不信锁好了的房间，也不信任最荒凉的平原。只要您能付给我好价钱，因为这秘密既好说，又好保管。”

这样一说，两个人就来到海边，到了用于洗浴的木板房前。他们自以为不会被人看见、听到，可却被像蛇一样溜到黑影里的马丁·帕兹都侦察到了。

“弄一条小船，”安德烈说，“我们到大海里去，鲨鱼或许会守口如瓶。”

安德烈从岸上解开一条小船，给看船人几个小钱。萨米埃尔与他登上小船，混血儿把船划向外海。他用力划着柔韧的双桨，很快就离岸2000米。

马丁·帕兹看到小船走远了，从藏身的石头下的坑中出来，他赶忙脱掉衣服，跳入大海里，用力游向小船。

太阳最后的几缕光刚刚消失在海浪中，幽黑的海浪荡漾着。

马丁·帕兹只是没想到，在这有致命危险的海滩，有最危险的鲨鱼出没其间。他在离混血儿的小船不远的地方停下来，能听见说话声。

“我能带给她父亲关于姑娘的什么身份证明呢？”安德烈·塞尔塔问犹太人。

“您回忆一下他丢掉她时的情况。”

“什么情况呢？”

“是这些。”呆在浪上的马丁·帕兹听了却听不懂。他腰里别着一把匕首，他拿着匕首等着。

“她的父亲，”犹太人说，“住在智利的康塞普西翁，自从您认识这位大人以后，只有他的财产与其贵族身份相符合。为了商业利益被迫来到利马，他只身一人出发了，把老婆和女儿留在了康塞普西翁，他女儿那时才 15 个月。秘鲁的气候各方面对他都合适，他又请太太来与他团聚。侯爵夫人带着信任的仆人，从瓦尔帕莱索登上‘圣约瑟’，我去秘鲁时也乘同一条船。‘圣约瑟’号必须在利马靠岸；但是，船行在胡安·费尔南德斯群岛海面时，遇到了可怕的飓风，飓风使船失去控制，并使它倾倒，这只是半小时的事。‘圣约瑟’号船灌满了水，慢慢下沉。船员和乘客逃上救生艇；但是，侯爵夫人看到汹涌的大海，不肯跳到救生艇上，她紧紧地抱住孩子，呆在船里。我与她呆在一起，救生船离去了，并在离‘圣约瑟’号 160 米左右时被大浪吞沿。大船上只有我们了，暴风刮得越来越大。由于我的财产不在船上，我并不绝望，在‘圣约瑟’船舱进水 5 英尺时，撞到礁石上，船帮全碎了。年轻妇女和孩子被抛到海里；幸运的是（犹太人带着凄凉的微笑说），我能抓住那孩子，游到岸上。”

“所有细节都准确吗？”

“完全准确。她父亲知道这些。我已挑好了吉日，先生，因为您即将给我她所值的 10 万皮阿斯特，那么，明天婚礼见。”

“这是怎么回事呢？”马丁·帕兹考虑着，始终在黑暗中游着。

“这是我的钱包，有 10 万皮阿斯特，拿去吧，萨米埃尔大人，”安德烈·塞尔塔对犹太人说。

“谢谢，安德烈先生，”这以色列佬抓住了钱时说；“请您拿着这张交换收据，假如您不能成为第一批西班牙人家庭中的一员时，我保证还您 20 万皮阿斯特！”

但是，这个印第安人没听见这最后一句；他潜进水里，以避免太靠近小船，他的眼睛能够看到一个巨大的、样子难看的东西迅速地朝他过来，他以为看到了小船，但是他错了！这是最残忍的一种鲨鱼。

马丁·帕兹并没发抖，他迷失方向了。鲨鱼逼近他；印第安人潜下水，但很快又不得不到水面上来呼吸……他看看天空，好像他再也不会重见天日一样。星星在他头上闪着光，鲨鱼一直向他逼近，尾巴猛的一下撞着了游泳者；马丁·帕兹感到粘糊糊的粗皮擦伤了他的胸部……为了咬住他，鲨鱼回身朝向他的背，半张开它那长着尖齿的嘴……马丁·帕兹在浪下看到了这野兽的白肚皮，他用匕首飞快地向鲨鱼刺去。

刹那间，他就处在血红色的水中了，他向下潜了十几米，想紧跟上萨米埃尔，可是混血儿的船不见了，他回到了岸边，他已经忘记，他刚摆脱了死神。

很快，他又见到了堂维加尔。后者见他没回来，正惶惶不安地等着他。帕兹对他什么也没说，装出高兴的样子与他聊天。

但是第二天，马丁·帕兹离开了乔里约斯，而堂维加尔则担忧得坐立不安，马上又返回利马。

安德烈·塞尔塔与阔佬儿萨米埃尔的女儿成婚，的确是真事。漂亮的小姐们再没一会儿功夫休息了；她们多半挖空心思设计某种好看的短上衣，或戴某种新式的头饰，而且煞费力气地不停地试着五花八门的打扮。

许多准备工作也在萨米埃尔的家里愉快地进行；他打算按犹太人的方式，使萨拉的婚礼引起极大的轰动。按照西班牙的习俗，一些布置住宅的壁

画，豪华的挂起来。最华丽的宽褶帷幔挂在窗户上和常走的大门上。用名贵的、散发香味的木材、按最新风格雕刻的家具，摆放在宽敞的、香气扑鼻的大厅里。稀有的小灌木，热带的土产，因其绚丽的色彩，使人百看不厌。有人说，春天已蜿蜒攀附在栏杆上和阳台上，倾吐着千花万叶和浓郁幽香。

然而，这少女却在这些赏心悦目的奇迹中哭泣，既然桑伯没有回应，她就不再抱希望了；而既然桑伯不戴希望标记，是他不再抱希望了。黑人里贝尔塔暗中观察这印第安老人的尝试，但他什么也没看见。啊！既然这可怜的女孩子可以遵循自己的内心活动，为马丁·帕兹之死而哭而祈祷，她便闭门不出静修。

受天主教教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的吸引，犹太少女秘密地改变了信仰，受若阿希姆神父的关照，她皈依了充满希望和爱的天主教，这个宗教与她的内心冲动如此好地融合在一起。既然萨米埃尔已把她嫁给一个犹太人，她被迫承认自己也信仰犹太人的宗教。但是，在嫁给一个天主教徒之前，她对丈夫保守着她叛教的秘密。

为了避免引起议论，若阿希姆神父更多地给萨拉读日课经，少谈心愿，使她认为马丁·帕兹已死。对他来说，少女的皈依比什么都重要。他看到萨拉因与安德烈·塞尔塔结合安心了，他尽量让她习惯于这门婚事，他远没有怀疑这门婚事的状况。

终于，有人欢乐有人愁的一天来了。安德烈·塞尔塔邀请了全城的宾客参加婚礼晚会，他的邀请对贵族家庭如石沉大海，他们以说得过去的理由婉言谢绝。可是，混血儿还是高傲地昂着头，对与他状况相当的人不屑一顾。小马屁精试图低声下气地迎合，但也没用；他只好自我安慰，认为他代表着婚礼晚宴中活跃的部分。

这时候，年轻的混血儿们与他在犹太人灯火辉煌的大厅里高谈阔论，宾客们簇拥在安德烈·塞尔塔周围，他则骄傲地炫耀着精美绝伦的服饰和化妆品。

契约想必很快就签署；太阳已经落山很久了，年轻姑娘还没露面……

她准是与其陪媪和室女在讨论系什么发带或戴什么首饰吗？也许少女脸上如此鲜艳的色彩使之产生的这种迷人的优柔寡断，还远不够使她引起惊异的目光？

犹太人萨米埃尔似乎被一个不令人高兴的秘密折磨着；安德烈·塞尔塔不耐烦地皱起了眉头，当数千只烛光在镜子映照下使大厅金碧辉煌时，不止一个宾客的脸上浮现出尴尬相。

在外面，有一个人极不安地走来走去：他就是堂维加尔侯爵……

第七章一切起作用的利益

然而萨拉依旧一个人呆着，只有焦虑和痛苦与之相伴！她把她的全部生命献给了一个她不爱的人！透过绿色的窗帘，她可以听到沉睡的田野传来的声音。带饰物的斗篷滑落的到她的手臂上，露出许多钻石在她的肩膀上闪闪发光。这些首饰又烘托出她那自负的和庄重的痛苦。人们可以把她看成一个穿着雍容华贵的古典式衣服的当奴隶的美人。突然，她的眼光落到一个男人身上，这个人悄无声息地溜到木兰花林荫道里；她认出了他：里贝尔塔，她的仆人。他好像窥伺看不见的敌人，一会儿躲在一座雕像后面，一会儿又躺在地上。萨拉害怕了，她环顾了一下周围。只有她一个人，确实只有她自己。她又抬眼望花园，她的脸变白了，更苍白了！她眼前出现了可怕的一幕：里贝尔塔和一个大个子男人打起来，高个子把里贝尔塔打倒在地，只有窒息的喘气声，好像有一只粗壮的手捂住了他的嘴。

当她看到两个人又站起来，她鼓足了勇气，正要大叫……黑人则盯着他的对手……

“你！你！是你！”他叫起来。

他惶恐不安的跟着这个人。他们来到萨拉的阳台下。就在她要大叫之前，马丁·帕兹像阴间来的幽灵一样，出现在她面前；由于被打倒在地黑人在印第安人的膝下，这女孩弯着腰，处在马丁·帕兹的目光之下，她也只能说出一句：

“你！你！是你！”

印第安青年目不转睛地盯着她说：

“未婚妻听到欢庆的声音了吗？宾客挤在客厅里要一睹你容光焕发的芳容呢！准备当一个该死的人殉难品的人，是不是甘愿让这些贪婪的人大饱眼福呢？带着痛苦又苍白的脸，眼睛里闪着苦涩泪水的少女，怎能面见她的未婚夫呢？”

印第安青年又无限温柔地说：

“既然少女的心已死，她就应看得远，目光应超过她父亲的家、超过让她痛苦和哭泣的城市；在大山那头儿，棕榈树自由地昂起头，鸟儿自由自在地翱翔，男人们心胸开阔地生活，女人们精神焕发、心情舒畅！”

萨拉朝马丁·帕兹抬起头，印第安人也立起身，把手臂伸向科迪勒拉山峰，为少女指出自由之路。

萨拉感到自己受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吸引。这时她听到有人说话，有人靠近她的房间；当然她父亲要进来，也许还有她的未婚夫陪伴着！印第安人突然关掉他头上的灯……一种吹哨子似的叫声响起来，使人想起马约尔广场上听到的哨声，这哨声打破黑夜的安宁；少女失去了知觉。

门突然打开了，萨米埃尔和安德烈进来了。已是深夜，几个仆人拿着灯火跑来，萨拉的房间已空了！

“该死的泼妇！”混血儿叫道。

“她在哪儿？”萨米埃尔问。

“您应该对此负责，”安德烈·塞尔塔粗暴地对犹太人说。

听了这些话，犹太人感到出了一身冷汗，直冷到骨头里。

“帮帮我！跟我来！”他又大叫起来。

几个仆人跟了过来，他冲到房子外面。

马丁·帕兹飞快地逃并穿过了城里的大街。黑人里贝尔塔也飞也似地追着他们的身影；看样子并不像他要与安德烈·塞尔塔争夺这姑娘。

离犹太人的住所 200 步远时，帕兹找到了几个随行的印第安人，他们是听他发出的哨声后聚在一起的。

“到我们山里的牧场去！”他大声说。

“到堂维加尔侯爵的住处去！”他身后的一个声音说。

马丁·帕兹回过身去，看到一个西班牙人站在说话人身边。

“不把这个姑娘交给我吗？”侯爵问。

印第安人点头，低声说：

“到堂维加尔侯爵住处！”他对随从们说。

这些人跟着他向侯爵住处方向跑。

犹太人家里一片混乱。萨拉失踪的消息如五雷轰顶，安德烈的朋友们加快脚步。他们在圣—拉扎罗市郊搜寻，匆忙地打听，但一无所获。萨米埃尔竟失望地抓头发。一整夜千方百计地寻找也毫无结果。

“马丁·帕兹还活着！”安德烈·塞尔塔怒吼道。

这种预感很快得到了证实。警署马上被告知有人被绑架；最积极的警察开始追踪；印第安人受到严密监视；既然大家没发现这少女离开，这就明确地证实了最近要有反叛活动，这和犹太人的告发很吻合。

安德烈大把地挥霍金子，他不能什么都不知道。城门守卫者断言没见任何人从利马出去；因而少女是藏在城里。

里贝尔塔回到主人家里，经常受到盘问，但是，说他绑架了萨拉，没有人感到惊奇。

然而，在犹太少女失踪中，安德烈看到的可以证明马丁·帕兹还活着的另一个人，就是桑伯。当他因印第安人发出的叫声而怔住时，他看见桑伯在利马大街上遛达。这叫声就是他熟悉的集合信号，因此，桑伯可能参加绑架少女的活动，并追随她到堂维加尔侯爵的住宅。

西班牙人让萨拉从一扇只有他有钥匙的暗门进去，因而他的人一点也不怀疑。马丁·帕兹抱起这少女，把她放在一张躺椅上。

当想回来的堂维加尔侯爵走正门来到萨拉休息的房间时，他发现了马丁·帕兹跪在萨拉面前。侯爵立即斥责印第安人的行为，印第安人则对侯爵说：

“您看，我的父亲，我是多么爱您！啊！您为什么挡在我的路上？我们在我们山区已经自由了，我怎么能不听您的话呢！”

堂维加尔侯爵不知道回答什么好。极大的不安抓住了他的心，他肯定受到马丁·帕兹的爱戴。

“有朝一日，萨拉离开您的家，回到她父亲那里和她的未婚夫那里时，至少您在世界上有一个儿子和一个朋友。”印第安人叹息地说。

说上述话时，帕兹的泪水滴到了堂维加尔的手上，这是这个人的第一次洒泪！

堂维加尔侯爵对这样一个受尊重又顺从的人加以训斥，说明他把少女当成了客人，她真神圣！他不能控制自己去赞赏一直消失的萨拉；他开始爱上被他突然改变了信仰的萨拉，他肯定喜欢把她嫁给印第安青年。

当萨拉睁开双眼时，她惊奇地看到自己在一个陌生人面前。

“我是在哪儿呢？”她恐惧地问。

“挨着一位让我叫他爸爸的仁慈的先生，”马丁·帕兹指着一位西班牙人回答。

被印第安人的声音拉回正常感觉的年轻姑娘，用颤抖的手捂着脸、一下子哽咽了。

“退下去，朋友，”堂维加尔对年轻人说，“请退下去！”

马丁·帕兹慢慢地走出屋子，与西班牙人握了握手，长久地看着萨拉。

于是，堂维加尔对这可怜的女孩子儿进行和蔼可亲的安慰；她听到一席表达光荣、崇高和美好情操的话。少女专心地、信服地听着，她明白了她逃脱了多么可怕的危险；她把自己的未来托付给西班牙人照管。但是，在夹杂着叹息和哭泣的断断续续的语句中，堂维加尔明白她那颗天真的心，正眷恋着那个被她称作救命恩人的人。他劝萨拉休息一会儿，他像父亲那样关怀照顾她。

马丁·帕兹已明白了，荣誉使他要投入的事，尽管有风险和危险，他不想在堂维加尔的屋子里过这一夜。

因此，他走出去了；他充满激情；全身的血在沸腾。

他在大街上还没走百步，有五六个男人就向他扑来，尽管他顽强自卫，最终还是被绑了起来。马丁·帕兹发出了绝望的喊叫，这声音消失在黑夜里。他以为落入自己敌人之手，他最后还思念着年轻姑娘。

不久，印第安人被投入一间屋子。有人打开他的遮眼布。他环顾四周，自己却处在小酒馆低矮的大厅里，他的弟兄们已在准备不久后进行的暴动。

桑伯、马南加尼和其他人把他围起来。他的眼睛放射出怒火，他在绑架他的人们这里，看到大家都有愤怒的目光。

“我的儿子不怜悯我的眼泪，”桑伯说，“既然让我这么久以为他死了？”

“在暴动的前夕，我们的首领马丁·帕兹应该呆在敌营里吗？”

马丁·帕兹既不回答他父亲，也不回答马南加尼。

“这样，我们最重要的利益就会断送在一个女人身上！”

说了这些话，马南加尼又靠近马丁·帕兹，一把匕首握在他手里，马丁·帕兹甚至不去看它。

“让我们先说，”桑伯说，“我们很快就要行动了。如果我的儿子不带领自己的弟兄投入战斗，我会知道现在向谁报复他的背叛。注意！犹太人萨米埃尔的女儿并没被藏得那么好，以致会逃脱我们的仇恨。我的儿子将会反省，况且，他要受到死刑、流放、或在我们领地内流浪的惩罚。他无法免除他的痛苦。反之，假如他们为他们恢复我们古老的家园和昔日的强大，马丁·帕兹这个众多部落的首领，将把幸福和光荣献给他的未婚妻。

马丁·帕兹保持着沉默；但是，一场激烈的斗争在他脑中展开。桑伯刚刚道出的这一番话，触动了这个骄傲的人的心弦，在他面前摆着两条路；一种是疲劳、危险和绝望的生活，另一种是幸福、光荣和受尊敬的生活；他不能犹豫不决。但是，他会放弃堂维加尔侯爵，侯爵崇高的理想是使他致力于秘鲁的安定！

“噢！”他看了看父亲的想到，“如果我抛弃他们，他们会杀掉我和萨拉！”

“让我的儿子回答我们什么呢？”桑伯急切地问。

这是因为马丁·帕兹对他们的方案是少不了的；他对城里的印第安人享有崇高威望；他可以随意支配他们，只要发出信号，就可以带领他们赴汤蹈

火。因此，他必须恢复自己在起义中的地位，才能保证起义的胜利。

桑伯命令解开捆绑帕兹的绳子，马丁·帕兹在他弟兄们中间又恢复了自由。

“我的儿子，”印第安人端祥着他说，“明天，在阿芒卡埃斯的庆典时刻，咱们的弟兄们像雪崩一样冲向没有武器的利马人。这是科迪勒拉的道路和城里的路，你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明天！明天！你用匕首刺死不止一个杂种，你就自由了。”

“进山！”马丁·帕兹大声命令。

这印第安人又变成了这些拥戴他的，有着深仇大恨的印第安人了。

“进山！”他又说了一遍，“我们的敌人该死！该死！”

太阳升起来了，晨曦中，科迪勒拉山里的印第安人的头脑们举行了秘谋会议。

对于这可怜的青春女郎而言，这些阳光既不欢乐，也不明亮，她哭着祈祷。侯爵让人通知若阿希姆神父到他家来；这个高尚的人在那儿碰到了他可爱的悔悟者。当少女跪在他的脚下，倾诉她心中的焦虑和悲伤时，她是多么幸福啊！

但是，萨拉不能在西班牙人家里住更久。若阿希姆神父把这层意思对堂维加尔说了，他不能打定主意，因为他为更大的忧虑所折磨。马丁·帕兹怎样了？他从这所房子逃走了。他落在敌人手里吗？啊！在这焦急的夜里，他离开她而去，令西班牙人多么遗憾啊！他带着一个父亲的热情和冲动去寻找帕兹，但并没有找到。

“我的老朋友，”他对若阿希姆说，“姑娘在您身旁，心里踏实了；在这痛苦之夜，请您不要离开她。”

“但是她父亲正在找她，她的未婚夫在等她！”

“一天，只这一天！您不知道，这个姑娘过得是什么生活。一天，只一天！但至少是我的心和上帝为我的儿子命名的一天！”

若阿希姆神父又回到少女身边；堂维加尔出去了。在利马的大街上急奔。

西班牙人对城里的嘈杂声、活动和喧闹感到无比惊奇，这是因为他忘记了6月24日是圣·约翰日，阿芒卡埃斯正在搞庆祝。邻近的大山上披上了绿装，布满了鲜花；居民们或步行、或骑马或乘车，前往离利马2公里的高原；从那里，游人们可以大饱眼福；混血儿和印第安人共同庆祝节日；亲人们和朋友们三五个人一伙儿快活地走着，都带着干粮，弹吉它的人走在前面，他们狼吞虎咽地吃着，就着最普通的亚拉维和依兰饮料。这些快活的旅游者没完没了地呼喊、挑逗着、争先恐后地在玉米地里、苜蓿地里走，穿过香蕉园时香蕉就落到地上；他们穿过漂亮的柳树林荫道，很快就来到了果香混合着山野清香的柠檬和柑桔林里。整条路上都有流动小摊向游人兜售榨汁饮料和玉米饮料，人们喧闹着，嘻笑着痛饮这些仿制饮料。骑马的人在人群中蹦跳着，比着速度和灵活。从伦敦舞到密斯密斯舞，从伯勒罗舞到撒马居卡舞，都是热情奔放的舞蹈，在黑人眼里，卡巴勒罗和桑巴使人激动和诱人。维格拉的声音很快就烟没在舞者的狂乱中了，歌手、乐师们也狂喊乱叫着，把舞者刺激到疯狂的地步。观众们拍着手跺着脚，一对对精疲力尽的舞者倒在了地上。

在这个来自小山花名称的节日里，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激情和自由，然而，在人群愉快的呼喊声中，从来听不到有谁生气相骂打架的声音，几个身穿闪

光凯甲的骑马人手持长枪，在各个地点的人群中维持着秩序。

利马社会各阶层的人都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中，这样的欢乐可以持续到整个七月份。跳踢跼舞的漂亮女孩微笑地碰碰那些不把脸遮起来，勇敢地面对兴高采烈的骑马男人的俊俏姑娘；而当人群到达阿芒卡埃斯高原时，一片欢呼声回响在山谷。

旧王都就展现在观众脚下，它的带有令人惊异的排钟的排钟楼和塔尖巍然插入云天。圣彼得、圣奥古斯汀教堂及主教堂，把人们的眼光吸引到它们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的屋顶上；圣多明戈富丽堂皇的大教堂——其圣母像两天以来都遮盖着帷幔——，比其邻近镂空的尖塔还要突出；在右边，太平洋在西风吹拂下，它那蓝色的苍海，波浪起伏着；从卡劳到利马，人们可以看到印加大帝国的遗迹；在东边，莫罗—索拉尔海角，环抱在倾斜的丘陵里，是这副画中最壮观的景色。

因此，利马人对这些令人赞赏不已的景点从来不厌倦，而他们沸沸扬扬的赞美声，每年都响在圣克里斯托瓦尔和阿芒卡埃斯人的耳畔。然而，就在他们无忧无虑地享受风景如画的美景，陶醉于不可抑制的欢乐时，一个阴险的、残忍的、令人伤心的悲剧，正酝酿在科迪勒拉冰峰上。

第八章胜利者与失败者

受盲目的痛苦煎熬的堂维加尔，胡乱地走着。自从他丢失了女儿，对自己家世爱的希望，也被收养他从死亡里挽救出来的孩子激活了吗？堂维加尔已忘记了萨拉，只想着马丁·帕兹。

许多在大街上走路的印第安人、赞柏人、奇诺人、对堂维加尔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些人平时参加阿芒卡埃斯人的活动，他们那时特别留心地静静地散步。常有某个忙碌的头目向他们下达秘令，然后又继续走路；所有人，尽管已拐弯了，随着利马人分散到郊区，却逐渐聚拢在利马的繁华区。

忙于寻找帕兹的堂维加尔，很快忘记了这种奇怪的征光。他跑遍了整个圣拉扎罗，他在那里看到气急败坏，手拿武器的安德烈·塞安塔，而犹太人萨米埃尔，不是为自己女儿的丢失而大骂，而是为丢失的10万皮阿斯特而大骂；但是他却没发现积极寻找的马丁·帕兹……他跑到红衣主教会议监狱，但一无所获！他又返回自己家里，也不见人影！他骑上马，飞奔到乔里约斯……最终他筋疲力竭地回到利马；主教堂的大钟4点的钟声敲响了。

堂维加尔注意到有一大群印第安人呆在他住处的门前；但他不能不说出他所我的人，他问他们：

“马丁·帕兹在哪儿？”

他回到自己家里，比没出去还失望。

一会儿，有一个人从附近的林荫道出来，径直向印第安人走去。这个人就是桑伯。

“西班牙人回来了，”他对他们说，“你们现在认识他了，他是压迫我们的种族中最突出的代表；他该死！”

“我们什么时候动手打？”

“当五点的钟声敲响时，当警钟传到山里，这就是复仇的信号。”

然后，桑伯快步走向“新家纳”酒店，与暴动的头目碰头。

可是，太阳开始向地平线降落；这是利马的贵族前往阿芒卡埃斯的时候了；他们穿着最华丽的服饰，坐在马车里，走在有树荫的路上，一会靠左，一会靠右；行人、乘车的和骑马的人乱成一团；呼喊声、歌声和乐器声组成一片喧嚣声。

突然，5点的钟声在主教堂的钟楼上响起来！而一个断断续续的、紧急的、悲哀的声音划破天空；警钟声在人群中响起，狂热的人群立即惊呆了……

在城里发生一声巨响。愤怒的、手持武器的印第安人从所有广场、街道和家里走出来。他们挤满了城市的繁华区，他们中的某些人在头上还晃动着火炬。

“杀死西班牙人！杀死压迫者！”这就是起义者的口号！

那些返回利马的游客在这些群众面前不得不后退了；但是，丘陵上很快布满了其他的敌人，他们不可能撤回去了；当山区印第安人杀出一条血路接应他们城市里的弟兄时，赞柏人像闪电一样扑向因过节而筋疲力竭的人群。

人们可以想象此刻利马的情况是多么可怕。起义者离开酒店广场，散到各个区，马丁·帕兹站在一个圆柱上，挥动着一面黑旗，即独立的旗帜；当其他街上的印第安人攻击指定要破坏的住宅时，马丁·帕兹与其部队正到达马约尔广场；他身边的马南加尼，发出了猛兽般的吼叫，骄傲地露出了他血染的胳膊。

但是，得知起义消息后，政府军士兵在总督府前投入战斗；一阵猛烈的排射挡住了正要进入广场的起义者，由于受到这突如其来的射击，许多印第安人倒下了，他们怒不可遏地冲向敌人队伍；接着双方人员混在了一起，短兵相接。马丁·帕兹和马南加尼不可思议地奇迹般地逃脱了死亡。

他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攻占总督府，并以它作堡垒！

“前进！”马丁·帕兹喊道，他的声音使印第安人发起了冲击。虽然他们受到各方面的攻击，他们还能够打退包围总督府的一队士兵。马南加尼已经冲到最下面的台阶了，但他又突然停住了，士兵们揭掉了两门准备射击围攻者的机关炮的伪装。

没有第二次机会可丢失！在机关炮打响前冲向它。

“我们两个去！”马南加尼对马丁·帕兹大声喊。

但是，印第安青年刚刚低下身，他听不到什么，因为一个黑人溜过来在他耳边说：

“有人抢了堂维加尔的家，可能把他杀了！”

听了这些话，马丁·帕兹缩了回去。马南加尼抓住他的胳膊；但他用力把他推回去，印第安人向广场冲去。

“叛徒！可耻的叛徒！”马南加尼喊道，取下他的手枪对准马丁·帕兹。

这时，机关炮打响了，把台阶上的印第安人都扫射死了。

“跟我来，我的弟兄们！”马丁·帕兹大喊，他的几个已逃跑的忠实伙伴又聚拢在他身边，他能用这支小队伍，从敌阵中杀出来。

这样逃跑的结果就是背叛；印第安人以为被自己的首领抛弃了。马南加尼试图把他们拉回来进行战斗，但无效；密集排射把他们包围在一个火力网里；这样，他们就不可能重新聚到一起，他们陷入了混乱，遭到了彻底失败。某些区的火灾导致某些逃跑者进行抢劫；但是取胜的士兵追上他们，用利剑将他们劈死，他们绝大部分被无情地杀害了。

在这段时间里，马丁·帕兹赶到了堂维加尔的住宅；这座住宅就是桑伯亲自领导的一次激烈斗争的舞台；在那儿，侯爵有双重利益；在反抗西班牙人贵族的同时，他想夺回萨拉——换取儿子忠诚的抵押品。看到马丁·帕兹回来了，他不再怀疑他叛变了，并让马丁的弟兄归顺马丁。门和院墙被推倒了，可以看到堂维加尔手持利剑，被一群忠诚的仆人围着，并抗击着一群闯进来的人。这个人的骄傲和勇敢是有名的，他先发制人，致命的几击，他可怕的手臂下就有了几具尸体。但是，怎样对付从马约尔广场上溃败下来且不断增多的印第安人呢？堂维加尔感到他的保卫者支持不住了，他只能被人杀死了；这时马丁·帕兹像闪电一样迅速地来到了，他从入侵者背后攻击，迫使他们转过头来对付他，在枪林弹雨中，在咒骂和匕首直接指向堂维加尔时，他用自己的身体来掩护，被围困的人又有了勇气。“好！我的儿子，好！”堂维加尔对马丁·帕兹说，并握着他的手。

但是，印第安青年脸色阴沉。

“好，马丁·帕兹！”另一个嗓音直钻到他心里，他认出是萨拉的声音，她的手臂上有一圈血迹。

桑伯的队伍也退却了。这个鲁莽汉向他儿子发起 20 次进攻，都不能接近他，而马丁·帕兹 20 次调转枪口准备向他父亲下手。

突然，凶狠的马南加尼，满身是血地出现在桑伯身后。

“你发过誓，”他对他说，“为可耻的叛变向他的亲信、朋友和他本人

复仇！那么，是时候了。现在士兵来了，混血儿安德烈·塞尔塔和他们在一起。”

“那么，来，马南加尼，”桑伯带着冷笑说，“来吧！因为我们复仇的时候到了！”

在他们的同伴还在互相残杀时，他们两个离开了堂维加尔的住处。他们径直去找跑步来到的部队，有人向他们瞄准，但他们并没被吓住，桑伯径直向混血儿走去。

“您是安德烈·塞尔塔，”他对他说，“那么，您的未婚妻在堂维加拉的住宅里，而马丁·帕兹就要把她带进山里了！”

说完这话，两个印第安人就不见了。这样，桑伯就把这两个因马丁·帕兹出现在堂维加尔身旁而受骗的不共戴天的死敌，置于面对面的地位，士兵们冲向堂维加尔的住处。

“我们两个决斗。”印第安青年吼叫着，并离开了他曾英勇保卫的石台阶，他追上了混血儿。在这过程中，马丁·帕兹的同伴又与部队短兵相接。

然而，马丁·帕兹用强有力的手抓住了安德烈·塞尔塔，这样后者就不能使用他的手枪了。他们在那儿拳脚相加，脸贴着脸，目光混合为一道光，动作快得让人看不见；朋友和敌人都无法接近他们；很快，在这场可怕的搂抱撕打中，他们都喘不过气来，双双摔倒在地。安德烈·塞尔塔站起来扑到马丁·帕兹身上，掏出了匕首。混血儿举起手臂，但印第安人在他刺下之前，终于抓住了他。可怕的一刹那，安德烈·塞尔塔想抽出手来，但不成功；马丁·帕兹用一股超人的力量，用匕首反而对准了混血儿，刺进了他的心脏。

马丁·帕兹满身是血地站起来。广场也空了，士兵们逃到各处。马丁·帕兹既然还留在马约尔广场上，他便成了战胜者。他倒进堂维加尔的怀里。

“去山里，我的儿子，逃到山里去吧！现在我命令你！”

“我的敌人确实死了吗？”马丁·帕兹问，他又回到安德烈·塞尔塔的尸体旁。

这时候，有个人在搜尸身，拿着一个他给安德烈的钱包。马丁·帕兹扑到这人身上，把他打倒在地；这人就是犹太人萨米埃尔。印第安人拾起钱夹，打开，很快地翻看了一下，他高兴地叫起来，他冲到侯爵那里，给他一张纸，上面写着：

“收到安德烈·塞尔塔先生 10 万皮阿斯特；我保证；如果我所救的萨拉，不是堂维加尔侯爵的女儿和唯一的继承人，我要将 20 万皮阿斯特返还给安德烈·塞尔塔。”

萨米埃尔”“我的女儿！我的女儿！”西班牙人惊呼，于是他倒在马丁·帕兹的怀里，马丁·帕兹把他抱到萨拉的屋子里。唉！少女已不在房间里；若阿希姆神父却倒在血泊里，只能断断续续地说：“桑伯！……绑架了……向马达拉河！……”他失去了知觉。

第九章马代拉河瀑布

“上路！上路！”马丁·帕兹大声说。

堂维加尔一言不发，跟着这个印第安人。他的女儿！……他应该再找到他的女儿！……骡子被牵来了，他们做好了穿越科迪勒拉山长途跋涉的一切准备；两个人把他们的“捧首”搭在骡子身上；用皮带把厚实的护腿套绑在自己的膝盖上；装了长马刺的大马镫套进脚上，宽大的瓜亚基尔草帽盖住了他们的头。每个马鞍上的枪套里都插上手枪；堂维加尔手里拿一支挎在身侧的厉害的卡宾枪；马丁·帕兹围上一条纽带，另一头同骡鞍轡固定起来。

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刺马起程。当通过城门时，一个全副武装的黑人赶上他们。这是黑奴里贝尔塔。堂维加尔认识他；忠诚的仆人半路跟上他们。

马丁·帕兹认识他们要穿行的所有平原和大山；他知道桑伯把他的未婚妻带到哪个荒凉处的部落和哪些不毛之地……他的未婚妻！他用不着害怕用这个词来称呼堂维加尔侯爵的女儿了。

“我的儿子，”侯爵说，“你心里有点儿希望了吗？”

“恨和爱各一半！”

“犹太人的女儿，变成了我的骨肉，永远属于你了。”

“我们还是走吧！我们走！”马丁·帕兹火爆地说。

在路上，他们看到许多逃命的印第安人，重又回到大山里的宿营地。随着马丁·帕兹的背叛，失败和溃逃接踵而来。虽然骚乱在几个地点取胜，但在利马却惨遭失败。

三个骑马的人急匆匆地赶路，他们只有一个愿望、一个目的。他们很快钻进了科迪勒拉不好走的山口。崎岖的小路贯穿着东一块西一块长着可可树和松树的淡红色土壤上。雪松、棉花、芦荟、大片的玉米地和紫苜蓿地被甩在他们身后；刺人的仙人掌有时还刺痛他们的骡子，使他们在艰难的半路上迟疑不决。

在夏天这几个月里，穿越科迪勒拉山是很艰难的事。赶路的人不曾料到，在六月的阳光下，积雪融化了，导致山间瀑布在他们脚下流淌，经常有可怕的巨石从山顶滚落，从他们身旁滚过落入无底深渊！

但是，他们一直走，既顾不了暴风雨，也顾不了荒僻处的寒冷；他们日夜兼程，从来不找城市或村庄休息片刻；他们勉强在丢弃的小茅屋里，打开铺盖躺下歇歇麻木的四肢，吃几块晒干了的肉，灌满几葫芦溶化的雪水。

他们终于到达海拔 14000 英尺高的安第斯山峰顶。那里没有树，也没植物，有时他们碰到棕熊和大黑熊。往往在下午，他们被困于风暴中，大风使科迪勒拉最高处形成雪的旋涡。堂维加尔有时不得不停下来，对这样令人生厌的危险环境不能适应。马丁·帕兹于是用手臂搀扶他，让他到雪堆后面躲避。然而，闪电划破夜空，雷声在山峰间滚动，雷电劈碎山颠。

在安第斯山这个最高点，赶路的人受着病痛的折磨，印第安人把这种病叫高山病，它使最无畏的人浑身无力、丧失勇气。他们必须有超人的意志，才不致于一动不动地倒在砾石路上，被展开巨翅飞翔在他们头上的大兀鹰啄食掉！这三个人很少说话，每个人都陷入这悲凉带给他们的孤寂中。

在科迪勒拉的东北面，他们大概发现了他们敌人的清晰的脚印，于是他们就一直走，以便最终走下山峦；但是安第斯山由众多意料不到的小山包组成，这样，可望而不可及的山峰总是在他们眼前。

可是，他们很快发现了高等树、羊驼、小羊驼穿过罕见的草地，对他们来说，这意味着附近有人。有时他们碰到高丘人，赶着他们的骡子，不止一个监工与他们一道走，以换下那些筋疲力尽的牲口。

这样，他们就能来到位于秘鲁和巴西交界处的茫茫原始森林。从此，他们就能紧跟绑架者的足迹；在这些错综复杂的树林里，马丁·帕兹可以发挥其印第安人的聪明才干。

当他们发现一堆快熄灭的火及脚印时，西班牙人又来了神儿，黑人也有了劲，火和脚印说明他们的敌人就在附近。马丁·帕兹对这一切都注意到了，并对小树枝的断口和足迹考察了一番。

堂维加尔担心他不幸的女儿被徒步拖着穿越石头路和荆棘丛生的路；但是印第安人让他看一些嵌进泥里的碎石，说明这是动物压的；踩倒的树枝都朝同一个方向，只能是由一个骑马的人踩过去的。可怜的父亲只好自己安慰自己，又开始充满活的希望；从此，马丁·帕兹就信心十足，如此灵活、如此坚强，在他看来，既没有什么不可克服的困难，也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

然而，茫茫森林使他们的视野一直在缩小，越来越多的树使他们眼花缭乱。

一天晚上，在密不透光的树林中，夜显得更黑了，他们因太累而被迫停下来。他们来到一条河边；印第安人清楚地认出，这是马代拉瀑布的最初水流，巨大的红树探身在平静的水波上，由变幻莫测的藤科植物与对岸的树连接起来，藤枝上荡悠着布谷鸟。

绑架者沿着河向上走呢？还是顺着河向下游走呢？这就是在马丁·帕兹面前提出的不好解决的问题。他离开同伴一会儿，顺着很难分辨的逃跑者的脚印走，这样，他就被引向一处不太暗的林间空地，一些原地踏步的迹象，说明有一队人马可能从这里过河，这就是这个印第安人的看法，虽然他在周围没发现任何造船的证明；他知道桑伯大概会砍几棵林中的树，剥去树皮，用它们造个木筏，把人渡过马代拉河对岸。然而，当他看见一大团黑乎乎的东西在上述小树林边晃动时，他还在犹豫；他准备好圈套，准备发起攻击，他向前走了几步，发现一只动物躺在地上痛苦地抽搐；这是一只母骡。这奄奄一息的可怜动物，准是从别的地方拖到这里被打死的，拖痕上洒了血。马丁·帕兹不再怀疑：那些印第安人不能把这牲口弄过河去，一刀把它杀了，因为骡子身上有一条很宽的刀伤。看了这一切，他不再怀疑他的敌人逃走的方向，他回到同伴身边，而他的同伴正因他长时间没回来而焦虑不安呢！

“明天我们就会见到那姑娘了！”他对另两个人说。

“我的女儿！噢！我的儿子！我们一会儿就出发吧！”西班牙人说，“我已经不累了，力量使我恢复了希望！我们走吧！”

“但是应该渡过这条河，而我们不能花费时间造船！”

“我们游过去！”

“勇敢些，我的爸爸！里贝尔塔和我，我们协助您！”

这三个人脱掉衣服，马丁·帕兹把衣服打成一个包，顶在头上，他们悄悄地溜到水里，生怕这么多人在巴西和秘鲁界河里游，会惊动一些可怕的鳄鱼。

他们没遇到麻烦就到达了河对岸；马丁·帕兹的第一件事，就是仔细搜寻那些印第安人的脚印；他仔细观察那些小树叶、小石子，但是由于水流湍急，已经把有痕迹的树叶和石子冲走了，他什么也没发现。他登上陡峭的河

岸，直到发现骡子的地方那样高，他还是无法确定绑架者所走的方向。为了使自己的踪迹消失，这些人可能在几英里外上岸，远离上船的地点。

马丁·帕兹为了不使自己的同伴失望，他并没告诉他们这些令人不快的想法，他甚至对堂维加尔只字不提那头骡子的事，生怕使他又陷入不快中，或让他知道了他女儿现在正被拖着走在那难以通行的小路上。

当他回到西班牙人身边时，发现他已经睡着了，疲劳卷走了他的痛苦和决心，马丁·帕兹很注意不吵醒他，休息一会儿对他大有好处；但是，当他守夜时，堂维加尔的头靠着他的膝，他锐利的目光透过周围的黑暗，他派里贝尔塔到下面的河岸上寻找某些能在天亮时指引他们的踪迹。黑人按他指的方向去了，像一条蛇一样溜进河边长着的高高的荆棘中，而他的脚步声一会儿就消失在远处。

黑人走后，马丁·帕兹独自呆在死一般的孤寂中；西班牙人睡得很熟，并进入了梦乡，有时他在梦中说出他女儿和印第安人的名字，只有这梦吃打破幽暗的树林中的宁静。

印第安青年并没弄错；桑伯在3英里之内下河，然后带着少女和他的众多伙伴登岸；在这些人中还有受了重伤的马南加尼。

桑伯的队伍在路上越来越多。平原上的和山里的印第安人急切地等待暴动取得胜利；当得知他们的弟兄失败了，他们陷入绝望的沉痛中；当知道他们被马丁·帕兹出卖了，就疯狂地破口大骂；看到他们抓获了一个可以平息他们愤怒的替罪羊，他们又发出快乐的大叫，并追随着这个老印第安人的队伍。

他们就这样追着这个即将处死的人走，他们圆睁血眼，好像要把少女吞掉；这可是他们就要将其处死的马丁·帕兹所爱的未婚妻啊！雨点般的脏话都泼向她；想当众向她复仇的桑伯，费了很大力气才使萨拉免除狂怒引起的粗暴举动。

处在这群可怕的乌合之众之中，少女脸色苍白，情绪颓丧，她什么也不想，昏厥过去；她感觉不到压力、感觉不到意志和生命存在；因为血腥的手在推着她向前走，人们把她抛进了这无限的孤寂中，她不可能挪动一步以逃脱死亡。有时她父亲和印第安青年的形象掠过她眼前，但也只是像闪光一样使她目眩；过后，她就像无活力的东西一样，倒在可怜的骡子的脖子上，她那被撞肿了的双腿再也支撑不住她的身体了。过了河以后，她不得不步行跟着这些绑架者，两个印第安人架着她，拖着她飞快地走，一条血印留在了沙子上和桔叶上，说明她这一路受了多少罪。

但是桑伯不再担心被追上，他认为少女流的血虽然暴露出他逃走的方向，但他的目的地接近了，这也关系不大了；很快他们就听到瀑布倾泻到大河中水流的咆哮声了。

印第安人的大队人马到了一个小镇，小镇有上百间泥草房；看到他们来了，一大群妇女和孩子愉快地欢呼着跑向他们；不少人在那里与自己焦虑不安的家人又重聚了，但是，更多的妇女看不到孩子的爸爸回来了。

这些妇女很快了解到他们失败了；当她们得知马丁·帕兹背叛了，又看到他必死无疑的未婚妻时，他们的悲痛变成了愤恨。

萨拉在她的敌人面前一动不动，用无神的眼睛望着她们；所有可憎的面孔在她周围作怪相取笑她，最可怕的威胁在她耳边吼；可怜的孩子大概以为要被送入人间地狱呢！

“我的丈夫在哪儿？”一个妇女问；“就是你让人把他杀了！而我兄弟再也回不了家了，你把他怎样了？该死！该死！让我们每个人吃她一块肉！每个人都让她尝尝受罪的滋味！该死！该死！”

这些披头散发的妇女，挥舞着刀子，晃动着点着火的木柴，搬起大石头，走近少女，把她围起来，折磨她，掐她。

“让路！让路！”桑伯喊道。“所有人都要等首领们的决定！这个姑娘应该为天神消消气！天神使我们的武器变沉重了；她并不只用来报你们个人的仇恨！”

妇女们听从了这个印第安老人的话，向姑娘投去了可怕的目光；少女满身是血，躺在沙滩的碎石上。

在这个小镇的上面一百多英尺高的地方，急速地流下带着泡沫的瀑布，又撞碎在锋利的岩石上，挤在深深的河床里的马代拉河，突然把大量湍急的水抛出来；带白沫的雾长久地悬浮在激流上，瀑布倾泻的雄浑而可怕的声音传到很远的地方。

这个不幸的姑娘大概会葬身在这白沫飞溅的瀑布里；太阳刚刚露头，她就被放在瀑布上面的一只树皮小船里，她将被马代拉河的水流冲下，撞击在尖硬的石棱上粉身碎骨。

首领会议就是这样决定的；他们推迟到第二天对他们的替罪羊进行处决，为了让她在焦虑不安、痛苦和恐惧中度过一夜。

当判决宣布后，她听到印第安人快活的吼叫，所有印第安人竟到了疯狂的地步。

这是一个狂欢之夜、血腥恐怖之夜；酒精在他们狂热的头脑里沸腾；他们在少女周围，伴着无休止的吼叫，披头散发地跳舞，并在捆绑她的柱子上装上荒诞的皱褶。有时，圈子缩小，把她缠在疯狂的曲线里；印第安人穿过荒地，舞着点燃的松枝，把灼热的松枝围在这替罪羊周围。

就这样，一直持续到太阳升起，更糟糕的是，当阳光照亮空场时。少女从死刑柱上被解下来，百余只手臂同时想拖她去刑场；当马丁·帕兹的名字不由自主地从她口中说出时，愤怒的复仇叫声立即回应她。准是经过布满岩石的小路，把她拖到河的上游部位的，这个殉难者到达那里时已血肉模糊了，一只树皮小船，在离瀑布百米左右处等着她，她被放进小船，捆她的绳子，勒进她的肉里。

“报仇雪恨！杀死她！”全部落的人吼声汇成一个声音。

小船被越来越快的激流冲走，自己盘旋起来。

突然，河对岸出现一个人。这人就是马丁·帕兹！挨着他的是堂维加尔和里贝尔塔。

“我的女儿！我的女儿！”跪在岸边的父亲喊着。

“爸爸！”萨拉回答，她以一种超人的力量坐起来。

这个场面是难以叙述的。小船急速冲向瀑布，瀑布的泡沫已把小船裹在里面。

马丁·帕兹站在一块岩石上，把他的圈套摇晃得在头周围嗖嗖作响。就在小船被冲下的一刹那，一根长长的皮带，从这个印第安人的头上展开，把小船套进绳子的活结里。

“我的女儿！我的女儿！”堂维加尔叫着。

“我的未婚妻！我亲爱的！”马丁·帕兹说。

“杀死她！”野蛮的乌合之众也吼叫着。

然而，马丁·帕兹用力拉紧；小船就悬在了深渊上；水流不能战胜印第安青年；小船朝他而来；他的敌人远在对面的岸上；少女得救了！……

突然，一技箭从空中呼啸射来，射进马丁·帕兹的心脏，他向前摔倒在殉难者的小船上，又摔到水流中，很快与萨拉一起被瀑布的漩涡吞没。

一阵巨大的吼叫，如雷电般响起，比激流声还强。

里贝尔塔拉着西班牙人，在箭雨中消失了。

堂维加尔可能回到了利马，他在那儿忧郁颓丧而死。

人们再也没提到过桑伯，他仍留在自己那嗜血成性的部落里。

犹太人守着交换来的 10 万皮阿斯特，继续用他的高利贷来养活着利马的贵族。

马丁·帕兹和萨拉，成了永恒生命的未婚夫妻，因为，在他们暂短和崇高的结合中，年轻的女基督徒的最后的举动，把洗礼的标志，印在了再生的印第安人的额头上。

烽火岛
[法] 儒勒·凡尔纳著
宁红译

第一章来自大海的船

1827年10月18日，下午5点左右，一艘来自地中海东海岸的船正乘风前进，看来它是想赶在天黑前进入科龙海湾的维地罗港。

这就是在古代荷马书中提到的奥地罗斯港口。它坐落在爱奥尼亚海和爱琴海三个锯齿状缺口中的一个里。这三个锯齿缺口把希腊南部锯成了一片法国梧桐叶的形状。古代的伯罗奔尼撒就是在这片叶状的土地上发展起来的。现代地理称其为摩里亚。西边的第一锯齿就是科龙湾，它使陡峭的拉科尼沿岸地带向里凹陷，第三个是诺普利湾，一湾海水把拉科尼和阿尔戈利德分开。

维地罗就在这三湾中的第一个湾里。它的东岸边缘被海水冲刷而断裂，在一个不规则的小湾深处是泰甲特山脉沿海的第一组山梁分支，横亘绵延，构成了马涅地区山势的形态、走向。此处大海底部坚实，走向良好，加上有高山屏障，因而是一个很好的避风港。

这艘船迎着西北偏北方向的凉风向岸边驶来，不过此刻从码头上还望不见它，差不多有6000到7000米的距离，尽管天空晴朗，远处地平线的强光衬出了它帆顶的边饰，但在岸上仍是什么也看不见。

可是，如果登上那座俯临村镇的山峰，就可远远望见它。维地罗建在峭崖之上，状似古罗马圆形剧场，原是古希腊要塞，凯拉发曾据此防御。如今山顶还颓立着几处古塔废墟，年代要比那些奇异的塞拉比斯庙宇晚一些。维地罗的教堂上还装饰着这些爱奥尼亚式的柱子。这些古塔附近还立着2、3座烟火稀落的小教堂，由几个僧侣照管着。

在此，我们得先了解一下“照管”的意思，就连“僧侣”一词也得好好琢磨琢磨，这个词只适用于美塞尼亚沿海的修士。瞧，他们中的一个正离开小教堂，人们从远处望得见他了。

当时的希腊，宗教只是基督教与异教传说的奇异混合物。许多信徒把古代的女神看作新教的圣人。正如亨利·贝尔先生所说：“他们把半人半神与圣徒，把山谷里的迷人妖精与天堂的天使混为一谈，既向水怪祈求，又向圣母祷告。”因此他们常有一些奇怪的举止和让人发笑的行为，有时，连教士们自己都弄不清楚。

特别是在这个世纪的前四分之一时期，大约50年前，故事发生的时候，希腊半岛的教士尤其无知，他们无忧无虑，天真和善，像“听话的孩子”，根本不会去管教当地天生迷信的居民。

然而，这些教士岂止是无知？在希腊的某些地方，尤其是在荒凉的马涅地区，出于天性或是迫于生计，他们干脆乞讨为生。一些好心的游客也会扔几个钱币给他们。他们一天到晚就是拿着可疑的圣像到处让善男信女们亲吻，要不就是给神龛前的长明灯添添油。教会要征收一点什一税，教士们替人忏悔、安葬或洗礼也可以挣几个钱，可这点收入实在微薄，这些可怜的人已经落入社会的最低层，便心甘情愿地干点海岸守望者的工作，可这算什么守望哟！无非是从当地居民手中挣几个铜子罢了。

这下，维地罗的水手们也学会了懒散的那波里人那一套，干几分钟活就要躺下休息好几个小时。现在，当他们看见一个教士甩着胳膊大步走来时，才懒洋洋站起身来。

教士大约有50~55岁，长得肥硕、粗大，看来是懒惰积下的肥膘，一副油头滑脑的样子，很难让人信任他。

“哎，神父，出什么事了？怎么了？”一个水手迎过来问道。

维地罗人讲话带浓重的鼻音，让人以为纳宗鱼曾经是他们的祖先。在马涅人的土语中，希腊语、土耳其语、意大利语和阿尔巴尼亚语混在一起，让人以为他们还生活在巴贝尔时代。

“是易卜拉欣的军队攻打泰甲特高地了吗？”另一个水手问道，同时作个无所谓的手势，并不带丝毫爱国之情。

“除非是法国人，否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第一个水手大声嚷道。

这回答说明，尽管目前希腊战事正处于最残酷的阶段，却没能引起这些住在伯罗奔尼撒边缘地带的土著居民的多大兴趣，和北部马涅地区的人大不相同，后者在希腊独立成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可胖神父无法回答任何人的问题，因为下陡坡跑得太快，他已经喘不上气来了，他患了哮喘病的胸膛起伏不定，想说话，发不出声。至少，他们祖先中的一个，那位马拉松战士，在咽气前还能报告出米提亚德的胜利战况。可现在既不再是米提亚德，也无关乎雅典人与波斯人之间的战争，而是这些住在马涅尽头的粗野山民，他们只能勉强算是希腊人。

“哎，神父，快说呀，说呀！”一个叫戈佐的老水手喊道。他比别人更不耐烦，好像已经猜到了教士要说什么。

教士终于喘过气来了，他把手指向地平线：

“一条船！”他说。

一听这话，所有的人都站起来，拍着手爬上一块高踞港口之上的岩石。从那儿，他们可以一览无余地看清整个海面。

外人可能会以为他们这是因为远航的船只唤起了水手们对大海的向往和种种回忆。不，不是的。不如说是利益激起了他们的热情，之所以这样说是出于比较特殊的原因。

事实上，在我写故事的时候，——不是故事发生的时候，马涅还是希腊的一个特殊地区。由于欧洲列强的主张，于1829年签订的安德里诺波尔条约，使其成为一个独立的王国。马涅人，或者说是生活在这个狭长海湾尽头的被叫做马涅人的居民，还处在半野蛮状态，他们关心个人自由甚于国家存亡。同样，这个摩里亚内部地区的居民那种过激语言也从不因时代变化而有所缓和、不管是土耳其近卫军还是希腊宪兵都别想压倒他们。就像科西嘉人一样，他们好吵架，报复心强，家族间的恩怨只有鲜血才能了结。生就的强盗本性，但又热情好客，若是偷盗时需要杀人，他们也乐意充当杀手。这些粗野、钢硬的山民不愧为斯巴达人的后裔。可是他们被封闭在泰甲特山的支脉里，那里有成千的小城堡，以及无法接近的皮尔戈斯堡，所以他们自愿充当中世纪的向导之类的暧昧角色，那时的封建特权总是通过匕首和火枪去行使的。

如果说那个时候的马涅人还是半野蛮状态的，那么可以想象50年前他们是什么样子。本世纪前三分之一时期，在蒸气船定期在海面上巡逻，以制止海上暴行之前，商船在地中海东海岸各港口之间航行时，最怕的就是遇上这些海盗。

尤其是维地罗港，地处伯罗奔尼撒的尽头，正好在两海入口处，离塞里戈多岛很近，地势极佳又是开放港口，极其便于海盗们在周围群岛和附近地中海沿岸进行劫掠，所以深得这些坏家伙们的喜爱。马涅地区居民集中的地方有个特别的名称叫卡科沃尼。卡科沃尼人神气活现地出没在这块马塔邦岬

角的尽头，十分自在地干着罪恶勾当，他们在海上打劫那些商船，在陆地上用假信号诱骗船只，然后把船洗劫一空，再放火烧掉。无论是土耳其人，还是马耳他、埃及、希腊人他们都毫不怜惜地杀死或是当作奴隶卖到北非沿海地区。于是，沿科龙湾、马拉松湾和加罗角以及附近海域航行的船只日渐稀少，他们干的机会也渐渐少了，所以他们常大声祈祷上帝刮起风暴，送几艘装满货物的大船来。出于替信徒们的直接利益考虑，教士们从不阻止这样的祈祷。

已经几周没有抢到船了。没有一条船从马涅沿岸经过。所以当喘息未定的教士说出“有一条船”时，立刻引起了一阵欢呼。

几乎同时就听到了木钟敲响的声音。因为土耳其人不准使用金属钟，所以附近的几个省都用金属锤敲击木头钟。低哑的木钟声已足以把贪婪的人群聚拢，男、女、老、少加上恶狗统统出来了，所有的人都在屠杀中都派得上用场。

所有的维地罗人聚在高岩上大声议论着。教士发现的究竟是条什么船呢？

乘着那阵从西北偏北方向吹来的凉爽晚风，这艘船正飞快地向前行驶。它似乎是在马塔邦角里抢风航行，从方向判断，好像来自克里特岛沿岸。船身在翻滚的白色浪花里时隐时现，帆篷看上去还是一团模糊，因此很难断定它到底是艘什么船。人群里出现了各种截然相反的说法。

“是一艘三桅小帆船！”一个水手说：“我刚看见了前桅柱上那些方形帆了。”

“不，是一条翘梢三桅帆船。看，那不是翘起的后梢和张开的船头吗？”另一个水手说。

“到底是方帆船还是翘梢船，隔那么远能分清吗？”

“大概还是一艘方形帆三桅船吧？”另一个人把两只手搭成凉篷张望着。

“老天帮帮忙吧。”老戈佐说，“管它是什么船，三桅的总比两桅好，但愿它给我们送来大批的康迪酒和麦斯纳布匹。”

就这么闹嚷了一阵后，大家更凝神观察。越来越近，看得越清楚了，也许是迎风的缘故，不大看得到船的侧面，也就很难断定到底是几桅船，货物究竟装得多不多。

“唉，看来咱们是穷定了，我总觉得不大对劲！”戈佐用他那几种语言混合一起的粗话重重地骂了一句，“只不过是条斜桅小帆船……”

“也许是艘长条船！”教士叫了一声，他也很丧气。

看来这些说法给他们带来的只是失望的悲叹。现在已经可以估算出船上大约载有 100 到 120 吨货物，尽管不算太多，但只要值钱就行。有时这种简易船或长条帮船也会运载贵重的酒、上等油或值钱的布料等东西。那也很值得去干一家伙，不花多大的力气就可以捞一笔，所以此刻还不能泄气。再说，有一些经验丰富的老手已经看出这船外形很好，不会没有油水的。

太阳渐渐消失在西爱奥尼亚海平面上，但十月的暮色还留得住一线光亮，还要一小时天才会黑尽，因而来得及看清这条船。再说，绕过马塔邦角后，船要朝港口方向转两个罗经点，那就正好让岩石上的人看个清楚。

过了一会儿，老戈佐叫道：“是艘小船！”

“是艘小船！”其他人也叫嚷道。一连串的咒骂表明了他们的失望。

这一点已经很确定了，大家不可能看错，驶进科龙湾的确实是条小船。不过，也许犯不着这样生气，经常有这样的小船装着大量贵重货物。

彼此地人称为小船的来自地中海东岸的小吨位船只，模样大致如此：甲板脊弧略微后翘，三根单桅杆上各有一张纵帆。主桅杆在正中央，张着三角帆向前倾斜得很厉害，这艘船上另外备有前帆、二层帆、顶桅帆和活动帆。船首有两块三角形小帆，船尾有两根不同的桅杆配两张尖形帆，这样的装备使它看上去有些与众不同。它色彩鲜艳，船头高昂，复杂的帆索桅具、别致的篷帆，使它有别于那些迂回航行在群岛间的船只，华丽高贵，没见过比这艘轻盈的小船更漂亮的了，它随波起伏，浪花在舷边翻飞，轻巧地腾跃，好像大鸟的翅膀掠过海面，在夕阳的余晖中闪烁不定。

尽管海风渐强，天空中布满了“絮云”——这是东海岸居居民给这里天空中的某种云起的名字——小帆船却丝毫没有降下帆篷，甚至连活动帆都没有降。看来驾船者是个老手，换个胆小的早就降下帆了。显然这船是想靠岸，船长对于夜间涨潮时在复杂的航道里航行似乎毫不担心。

对维地罗的水手来说，已毋须再怀疑船是否要靠港，而要担心的是否进入他们的港口。

“哎！”有个水手叫道，“它总是顺风跑，不像要靠岸的样子呀！”

“但愿魔鬼把它缠住！”另一个说，“它会不会到别的码头靠岸？”

“该不会到科龙湾吧？”

“也可能是到卡拉马塔湾！”

这两种猜测都有道理，科龙湾是东海岸商船在马涅沿岸最常靠的港口，它是希腊南部大量油料的输出港。卡拉马塔湾坐落在海湾尽头，它的露天商场货物丰富，都是从西欧各国运来的工业品、布匹、陶器等，很有可能小船是为这两个港口中的一个运送货物的。这样一来维地罗人的打劫计划就会落空。

陆地上的人正一门心思地盘算，海上小船飞速行驶着，很快就接近维地罗了。这可是生死攸关的时刻，如果它继续向海湾深处驶去，戈佐和同伙就会失去这次机会，因为就算他们跳上最快的小艇，也无法追上它，小船扯满巨大的风帆，其速度可想而知。

“它来了！”

这句话从老水手嘴里一吐出，他那带着弯钩般手指的胳膊就向着小船伸了出去，活像船靠岸时抛出的四爪锚。

戈佐没估计错。船舵已经顺着风向转了过来，小船直奔维地罗港口而来，与此同时它降下了顶桅上的活动帆和第二层三角帆；接着，第三层帆也卷了起来。现在，收起风帆的船就全靠舵手掌握了。

天色暗了下来，小船只有一点时间，刚够它在天完全黑下来之前靠上维地罗码头。水下布满暗礁，稍不留神就会撞得粉身碎骨。而小船并没有在主桅上挂起要求领航的信号旗。看来船长对这一带水域的危险情况了如指掌，因为他敢冒进而不请求帮助，也可能他根本不相信维地罗人的所作所为，他们会毫不迟疑地让船触礁、搁浅，不知有多少船落在他们手中倒了霉。

那时候，马涅地区没有灯塔，只在狭窄的航道上点一盏普通的小灯。

小船驶近了，离维地罗港只有半哩了，它很果断地要靠岸了。岸上人已感到操舵的不是那么简单的人物。

这些不信教的人对此大为不满，他们巴不得这条让他们垂涎了半天的船撞上礁石。不知不觉中，暗礁已成了他们的同谋，暗礁先下手他们接下去把抢劫完成。先制造事故，他们趁伙打劫，这就是他们通常的行动方式，这样可以避免短兵相接、正面交锋，以免他们当中有人送命，要知道船上都是些骁勇的水手，要进攻肯定要付出代价。

戈佐和同伙们离开观察地点，下到港口。管它船来自哪个方向，总之准备动手就是了。

现在需要用个假信号把船引到航道最狭窄处迫使它触礁。只是天还没有黑透，行动起来还不太方便。

“到信号灯那里去！”戈佐的命令简单明了，他的伙计们已经习惯了不加思索地服从。

老水手的命令得到了不折不扣的贯彻。两分钟后，那盏挂在一根桅杆顶上的小灯突然熄灭了。

与此同时，在同一方向点亮了另一盏灯。原来那盏灯是挂在港口为航船指明固定的方向，现在这盏灯则不断地移动，目的是把船引出航道，撞上礁石。灯本身并无不同，可刚点燃的这盏是挂在山羊角上的，由人赶着羊在陡峭的斜坡上慢慢走，灯随动物移动，把船引入歧途。

维地罗人可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了，而且他们从没失过手。

这时，小船刚刚驶进航道，它已收起了主帆，可船尾还张着三角帆。收掉这些帆它也完全可以到达停泊地点了。让岸上人惊讶的是，小船以难以置信的平稳前行，穿过曲折的航道，丝毫不理会那盏移动的灯光，就算大白天也不会比这更稳的行船了。看来船长肯定是常在这一带行船，熟知此地的一切，哪怕是深夜航行他也能做到进退自如，游刃有余。

已经看得见这位大胆的水手了！他的身影清晰地映现在船头，他裹着一件宽大的羊毛大氅，头上扣顶风帽。说实话，这位船长的衣着举止可不像人们在群岛间的海域上见惯了的那些船长们，他们通常是一边驾船一边捻动大念珠，个个都是一副寒酸相。他可一点也不像。他用低沉的声音向船尾的舵手发出各种命令。

这时，那盏在峭崖上移动的灯熄灭了。小船不为所动地继续前行，一时人们以为就要听到它撞上礁石的声音了，那些暗礁微微露出水面，几乎无法觉察。可小船轻轻一拐舵把，便与暗礁擦舷而过。第二个险滩它照样轻巧地闯了过去，这道滩只有狭窄的一线航道，那些维地罗人的同谋暗礁已经掀翻了不少的船，事故一出，岸上的人便会扑上毫无抵抗力的船只。现在这船打算抛锚呢，要抢就得赶在它靠岸之前。

强盗们事先已经商量好了，天黑下手最为有利。

“上船！”老戈佐一声令下，他们对命令反应极快，尤其是抢劫的命令。

三十多个粗壮汉子，有带手枪的，大部分提着短刀斧头，冲上了系在岸边的许多小艇，数量显然超过船上的人数。

{ewc MV IMAGE, MV IMAGE, !07200230_0246_1.bmp}就在这时，船上发出了急促的命令，小船刚驶出航道便停在了港口中间，松开绳索，抛下铁锚，摇晃了一阵后就一动不动了。

那些小艇蜂拥围了上来，船上的船员虽然都很镇静，但鉴于维地罗人的名声太坏，所以他们还是全副武装，以便形势不利时可以进行自卫。

船长从船头走到船尾，船员们对逼过的小艇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在意，他

们各自沉着地收拾帆具，清扫甲板。只不过，帆篷并没有卷紧，只是将它压在绳索下，随时都可以扯帆起航。

第一艘小艇从船舷靠了上去，其余的几乎立刻跟了上来，船舷并不高，他们狂叫着一哄而上，一步就跨上了甲板。

一些人疯了似地向船尾直扑过去，其中一个抓起一盏点亮的马灯，举到船长的脸上。

船长抬头摘下风帽，他的脸被照亮了。

“怎么，”他说：“维地罗人不认识他们的老乡尼古拉·斯科塔了吗？”

说着，船长沉着地把两臂往胸前一抱。过了一会儿，那些小艇迅速离开船舷，消失在港口深处。

第二章母子相逢

十分钟后，一艘轻便快艇离开帆船，把一个没带武器和随从的人载到港口下面，维地罗人一见他，忙不迭地跑掉了。

这就是刚刚在港口停泊的那艘叫卡利斯塔号船的船长。他中等身材，头上戴顶厚实的水手帽，露出高傲、宽阔的前额，一双锐利的眼睛，目光坚毅。嘴上留了两撇平整的克辣夫特式的胡子，末端是一大簇而不是尖的。肩阔腰壮，四肢发达。黑色卷发披散在肩头，如果说他已过了35岁，那也不过才几个月，他的皮肤呈风吹浪打的黝黑色，脸上表情冷峻，额上的皱纹道道都像犁出来的，但却不会没有一点诚实、正直在里面生根发芽。这使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苍老。

他身上套的既不是外套也不是背心，更不是帕利卡尔地区的希腊男子通常穿的短裙。他套的是一件东方式的带风帽的皮长袍，褐色的风帽上还用饰带装饰。下身穿一条墨绿色有大褶皱的裤子，裤脚塞在皮靴里，倒像是柏柏尔地区海员的装束。实际上，尼古拉·斯科塔是土生土长的希腊人，而且就是维地罗本地人，他从小在这里长大，度过了青少年时代，就在这些礁石间学会了海上生活，逐着海浪顶着海风在这一带航行，熟识每一处海湾的深度和回流，知道每一块暗礁、沙洲。即使没有罗盘和领航员他也可以在曲折迂回的航道中顺利航行。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他的同胞们那一套骗不了他，他始终稳稳地把握正确航向。此外，他明白维地罗人是多么不可信，他曾经无数次地亲眼目睹他们的恶劣行径，也许，他对这种强盗式的劫掠并不反感，只要自己不吃亏就行了。

如果说尼古拉·斯科塔了解自己的乡亲，那他也同样为乡亲们所熟知。他父亲是土耳其残暴统治的牺牲品，父亲死后，他母亲满怀仇恨地投身到第一次反对奥托曼帝国暴政的起义中去了。他自己18岁离开了马涅地区，在群岛之间的海域上漂泊，不仅成了一个熟练的水手，还成了有名的江洋大盗。这些年里，他究竟在哪些船上干过，曾为哪些海盗帮效过力，在哪条船上第一次使用了武器，手上沾满了什么人的鲜血，是希腊敌人的血还是还是和他流着一样血液的爱国者的血，这一切除了他自己谁也不知道。然而人们确实是在科龙湾不同的港口都见到过他。他的同乡中有人能讲出他的那些海盗业绩，比如袭击并毁掉那些载有贵重货物的商船等。因为他的名字始终有些神秘感，这使他成为马涅省大名鼎鼎的人物，一听这个名字人们就会肃然起敬。

这就是为什么维地罗人一听说是他立刻退避三舍，放弃了打劫这条船的主意。

待卡利斯塔号在码头停泊后，所有的人都跑出来迎接他，恭候在道路两旁。他一上岸，周围立刻鸦雀无声，就好像他有着极大的威严，能镇住所有的人。众人都在等他开口，如果他不说话，这是很有可能的，别人便不敢出声。

尼古拉·斯科塔吩咐快艇上的水手回去后，便向港口深处的拐角走去。刚走了二十多步，他又停下来，对跟在后面的老水手说，这人一直跟着他随时听候调遣，“戈佐，我需要补充十名强壮的水手。”

“好的，尼古拉·斯科塔！”戈佐回答。

卡利斯塔号的船长想从一百个人中挑选出最精明强干的十个，他们要赤胆忠心，不问去哪，去干什么或结果如何，不问为谁航行为谁打仗，要紧

跟随他们的老乡，准备分担他的命运，为了共同利益而同生共死。

“让这十个人一小时后到卡利斯塔号上去。”船长补充说。

“是的，一定去。”戈佐回答。

尼古拉·斯科塔作个手势表示他不愿让人跟着，踏上堤坝尽头的圆形码头，消失在一条狭窄的小路上。

老戈佐遵从他的意思，回到同伙中去，忙着挑选船上的补充水手。

此时，尼古拉慢慢走上了小镇上方那个陡峭的斜坡。这里很静，偶尔有几只恶狗吠叫两声，对走夜路的人来说和听到豺狼的叫声一样可怕。这些狗都长着硕大的脑袋，坚实巨大的下颚，脾气暴躁，棍棒根本无法对付它们。几只银色的海鸥在空中盘旋，拍打着宽大的翅膀，飞回岸边的鸟窝。

很快，尼古拉已穿过维地罗镇上的所有民居，走上一条环绕凯拉发城堡的羊肠小道，绕着一个城堡废墟走了一阵。这里从前是维勒·哈尔都安建立的，当时十字军侵占了伯罗奔尼撒好几个地方。他小心地绕过一些建在绝壁上的古老城堡的墙基，在那儿站了一会儿，然后往回走。

从加洛岬角的地平线望去，月牙儿就要沉落在爱奥尼亚海水中了。几颗寂寥的星星透过云层缝隙闪烁闪烁，四周的一切都笼罩在静谧之中。依稀可见的两、三叶风帆在海湾上飘荡，朝科龙湾驶去或向上到卡拉马塔湾。若是没有在主桅上摇晃的灯光，他也许分辨不出那些船来。山脚下，岸边有七、八处闪烁的灯光，粼粼水波反射出双倍的亮点，这是夜间出海的渔火还是民居中照明的灯火，谁都难以说清。

尼古拉·斯科塔用他习惯夜视的双眼扫视着无际的黑暗，水手的眼睛有极强的穿透力，能看清别人无法看到的地方。但此刻，卡利斯塔号的船长丝毫没有兴趣去探究周围的一切，他已经看惯了各种场面。不，他是在黑暗中审视自己，他呼吸的是家乡的气息，他双手抱在胸前一动不动地站着，陷入了沉思，风帽从头上落下，他昂着头，像块岩石般坚定。

这样大约过了一刻钟，尼古拉·斯科塔一动不动地凝视着西边水天相接的海面，然后踉踉跄跄地向悬崖走了几步，这几步是受下意识支配的，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引导他向前，可他的目光却尽量避开他到此想寻找的东西。

从马塔邦岬角到海湾尽头，这一片大概是最孤独、荒凉的地方，没有柑橘、柠檬、蔷薇、夹竹桃、阿果丽德茉莉、无花果、野草莓、桑树之类的果树，甚至连那种简单的绿色植物，比如使希腊的某些田野变得富饶而翠绿的植物都没有。只有深色的柏树和雪松，而没有绿橡树、法国梧桐或是石榴树稍加点缀。到处是岩石，只要这一带有一次火山爆发，所有这些岩石就会马上倒塌，沉入海中。马涅是块贫瘠、荒凉的土地，自然条件恶劣，居民生活艰难。可怜的几棵松树还长得模样古怪，树干伤痕累累，瘦骨嶙峋，原先产松油，现在已被挤干了，常见到的是一种瘦小的仙人掌和荆棘，叶子就像拔得半秃的山刺猬。贫瘠的土地几乎全是砾石，找不到一点肥沃的地方，连最贱的小灌木都无法好好生长，这里的山羊也因而毫不挑嘴。

走了约二十步，尼古拉·斯科塔又停下来，转向西北方，远处的泰甲特山峰在黑色稍浅的天空中显出了轮廓，天上升起几颗疏疏落落的星星，好像闪光的萤火虫，停在齐地平线的地方。

尼古拉·斯科塔一动不动地凝视着五十步开外的悬崖边上一间低矮的小木屋。它简陋破败，孤零零地立在村子之上，只有一条羊肠小道通上去，木屋周围围了一圈荆棘作的栅栏，还种了几棵光秃秃的小树，可以看出小屋已

经被遗弃很久了，栅栏倒了，荆棘有的地方长得茂盛，有的地方荒芜成大洞，根本就不能算是保护木屋的栅栏了。游荡的野狗和偶尔光顾马涅地区荒凉角落的豺狼已经把这里糟蹋得不成样子，乱草丛生，自从人类的手不再劳作，自然就把它还给荒凉。

为什么这房子会被遗弃？因为它的主人已经去世多年，他的遗孀，安德罗妮卡·斯科塔离开家园，投身到了英勇的娘子军行列中，她们在希腊独立运动中以战功卓著而著称。还因为他的儿子自打离家后从未回来过。

这里就是尼古拉·斯科塔的出生地。他在这儿度过了童年，他父亲是个忠厚老实人，当了一辈子水手，退休后就住在这木屋里。但他不大和维地罗人来往，他们的残暴让他害怕，加上他受过些教育，有点文化，又比港口那些人稍微富裕些，所以他带着老婆、孩子隐居在这个角落里，默默无闻，过得悠闲自在。直到有一天他觉得忍无可忍，加入了抵抗土耳其人统治的行列，并为此献出了生命。那时候，就连马涅这样荒凉的地方也无法逃避土耳其人的耳目。

父亲不在了，没人教导儿子，母亲根本管不住他。尼古拉·斯科塔就离家出去闯荡江湖，靠他天生的水手本能，开始为一些海盗船干活。

儿子弃家出走已有十年光景，六年前，母亲也离开了这儿。据老家的人说她偶尔也回来一趟，至少有人看到过她，只是她呆的时间很短，也不和任何人打交道。

尼古拉·斯科塔在此之前从没回来过，尽管他驾船经过马涅一两次，可从没产生过看看悬崖边上那间简陋小屋的愿望，也不想知道荒废的小屋变成了什么样。他从不提起他的母亲或是问问她是否回过家。其实，在这场希腊被鲜血浸染的战争中，他不可能没听到过安德罗妮卡·斯科塔的名字。如果他的良心没有完全泯灭，也许这个名字会让他感到内疚。

今天，尼古拉·斯科塔在维地罗泊船，可不仅仅是为了补充十名水手，他还有一个愿望——不能只说是个愿望——应该说是一种迫切的本能，他自己对此也许并不十分了解，受着本能的驱使，他感到需要最后去看一眼他的家园，要再踏上他出生后第一次接触到的土地，再呼吸一次那围在栅栏里，当他呱呱坠地时第一口呼吸到的空气。对，这就是他为什么要攀上悬崖小路，为什么在深夜来到这围墙围着的地方。

他站在那儿犹豫了一会儿，他的心也没有完全变得冷酷无情，当熟悉的过去清晰地出现在眼前时，他的心还是感到震撼。

尼古拉·斯科塔就这样站在废屋的大门前，里面一团漆黑，寂静无声。

“进去吧！对，尼古拉·斯科塔，进去！”

这是尼古拉·斯科塔第一次开口说话，其实也不过是低声嘀咕，好像怕被人听见或是引起某些情景的重现。

只要跨过围栅，这很容易！栅栏早就断裂，门梁柱一直倾到地面，连门都不需要推一下。

尼古拉·斯科塔跨过栅栏，站在了屋子面前，被雨水侵蚀的屋檐下挂着几件生锈的家什。

突然，一只灰林泉怪叫一声从掩住门槛的一丛乳香黄连木里飞了起来。

尼古拉·斯科塔又犹豫了一下，他迫使自己把目光坚决地移向最后一间屋子，对自己暗暗生气，感到有些内疚。要说他有些感动，也同时有些气恼，总觉得这老房子在抗议他、诅咒他。

他想要在进屋前先绕着房子转一圈，就像小偷在进屋偷盗前先侦察地形一样。他沿着断裂的墙壁，绕过长满青苔，已经风化了的尖屋脊，用手摸索着松动的石头，仿佛在试探这坟墓般的屋子是否还有生命，它的“心脏”是否还在跳动。后面的院墙处更黑，月光照不到这里。

尼古拉·斯科塔慢慢地绕了一圈，黑暗中的死寂令人不安，似乎这屋子里有鬼怪或别的什么。他又回到朝西的屋子正面，走近门口，推门试试里面是否上了插销，如果插紧了就得用点劲。

他感到热血一下子涌上了脸颊，因为他看见了“红色”，就是人们常说的“血红色”。这个他想看最后一眼的老屋总让他害怕，他好像看到母亲出现在门口，伸出手臂，正指责他、诅咒他，这个可恶的儿子，坏公民，背叛了家庭和祖国的叛徒。

就在这时，门开了，一位妇女出现在门口。她一身马涅人装束——一条镶红色边子的黑短裙，一件深色紧身上衣，头戴一顶宽大的棕色软帽，肩披一条与希腊旗帜同色的披肩。

她看上去神情冷峻，黑色的大眼睛带点野性的粗犷，皮肤像地中海沿岸的渔家妇女一样黧黑，尽管60多岁了，高高的身板仍然显得挺拔。

这就是安德罗妮卡·斯科塔。现在，这一对灵魂到肉体都分离得太久的母子，面对面站在了一起。

尼古拉没有料到会在此碰见母亲，被她的出现吓了一跳。

安德罗妮卡双臂一横，不许她儿子进门，用吓人的声音嚷道：“尼古拉·斯科塔永远不许踏进他父亲的屋子！永远不许！”

儿子在这道禁令面前屈服了，他慢慢地向后退去。站在门前的母亲像驱逐叛徒一样把他轰出家门，他想上前一步，一个更坚决的手势，一个诅咒的手势，把他挡住。

尼古拉转身飞快离去，他跨过围栅，向悬崖小径大步走去，一次也没有回头，就像无形中有一只手在推他的肩膀。

安德罗妮卡一动不动地站在门槛上，看着他消失在夜色中。

十分钟后，尼古拉从激动中平静下来，恢复了原来的模样。他来到港口，登上自己的船。戈佐为他挑选的十个精壮汉子已等在船上。

尼古拉一言不发，走上卡利斯塔号甲板，立刻下令起航。帆船很快准备就绪，只要升起风帆就立即开船，陆地上正渐渐起风，正好驶出港湾。

五分钟后，卡利斯塔号静静地、平稳地驶出了航道，船上悄无声息，岸上的维地罗人也没有大叫大嚷。船行了不到一里，一团火光映红了悬崖顶上的山峰。安德罗妮卡点火烧着了房屋，母亲亲手烧的。她不愿意保留儿子出生的这所房子。

直到船开出去三里，船长也没能把目光从马涅那燃烧的火光里移开，他一直看着最后一点火星熄灭。安德罗妮卡对他说：“尼古拉·斯科塔永远不许踏进他父亲的屋子，永远不许！”

第三章希腊人攻打土耳其人

早在史前时期，地球在内部力量的挤压下，其坚硬的外壳开始变形。这种内部力量也许是水也许是火山，希腊就是在一次灾变中被推出了海平面。它在群岛间吞掉了大量的陆地，只露出一些尖顶形成岛屿。实际上希腊正处于塞浦路斯到托斯卡那的火山带上。希腊人从肉体到精神似乎都继承了家乡土地的动荡、不安定性，这可以让他们在创造英雄业绩中大显身手。实际上也的确如此。正因为他们天赋中具备了不屈服的勇气和高昂的爱国热情以对自由的向往，才使得他们把最终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为奥斯曼帝国统治的祖国解放出来，获得独立。在更久远的年代，这里是佩拉斯哥，居住着许多亚洲部落。公元前16—14世纪，称为古希腊，接着出现了希腊，其中有一个部落叫格拉依，当时的名字大约由此而来。那是产生寻找金羊毛的阿耳戈英雄们、希拉克利德王朝和特洛伊战争的近乎神话的时代。近代希腊孕育了许多不朽的伟人，从李古尔格开始，我们可以数出：米尔希亚德、戴米斯托克勒斯、亚里斯迭德、莱奥尼达斯、埃思库罗斯、索福克勒斯、阿里斯托芬、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希波克拉底、费底亚斯、伯利克勒斯、亚尔希比阿德、贝罗比达斯、艾巴美农达斯、戴莫斯代纳等人；随后的马其顿有菲力普和亚力山大，到公元一四六年，沦为罗马帝国的一个省，改名阿萨意，并延续了四百年之久。

此后，希腊不断遭到入侵，有西哥特人、汪达尔人、东哥特人、保加利亚人、斯拉夫人、阿拉伯人、诺曼人、西西里人，十三世纪被划分为分封领地，使这个在古代和新世纪如此多灾多难的国家又落入土耳其人之手，受伊斯兰教的统治。

在近两个世纪里，可以说希腊已没有政治生活。奥斯曼帝国统治者的专制权限无限膨胀。希腊人既不是附属国臣民，又不是被征服者，甚至不算是战败者，他们是奴隶。手执大棒的帕夏，左有行刑介拉（或称刽子手），右有伊玛姆（或称教长），把希腊人踩在脚下。

可生命和活力并没有抛弃这个垂死的国度，饱受苦难的土地开始了震颤。1766年，伊皮鲁斯的蒙特纳格兰人，1796年马涅人和阿尔巴尼亚的苏利奥人相继起义，宣布独立。可到了1804年，所有这些起义都被贾尼那的帕夏阿里·德·德贝朗镇压下去了。如果欧洲列强不想袖手旁观，听任希腊彻底毁灭的话，现在插手正是时候，单靠希腊人以自己微弱的力量来独立，恐只有死路一条。

1821年，阿里·德特贝朗自己也背叛了穆罕默德苏丹，他号召希腊人援助并答应给他们自由。希腊人成群起义，欧洲各国同情希腊的人纷纷赶来参加，其中有意大利人、波兰人、德国人，最多的是法国人。他们加入反压迫行列，杰出的代表有：捷·德·圣海伦纳、加耶、肖瓦塞涅、巴莱斯特上尉和茹尔丹上尉、法布维埃上尉、勒诺·德·圣—让·当热利骑兵队长、梅宗将军，还有三个英国人值得一提：柯奇恩爵士、拜伦爵士和哈斯汀爵士。他们为了这个国家而战斗并献出生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回忆。

当然，决不是只有这些外国人才在这场解放战争中献出了生命，希腊本身也出现了一批创造光辉业绩的英雄名字，如依德奥特三兄弟、通巴哲斯、查马多斯、缪乌利斯、以及后来出现的戈洛高特隆尼、马可·波查里斯、莫洛戈尔达多、摩洛米沙利斯、康斯坦丁·加纳里斯、那格里斯、康斯坦丁和

德麦特吕斯·西普斯朗德斯、于利斯以及其他。从开始，这场战争就充满了恐怖和血腥，双方都竭力制造流血和死亡。

1821年，苏里奥特和马涅起义。在巴特拉斯，日耳马诺主教手执十字架，发出了第一声呐喊。莫莱，莫尔达维和群岛都聚在独立大旗之下。希腊人在海战中打了胜仗，占领了特里波利斯。作为报复，土耳其人大肆屠杀在君士坦丁堡的希腊人。

1822年，阿里德戴贝朗在贾尼那城堡中被包围，结果在土耳其将军库尔希德提议的协商会议中被卑鄙地谋杀了。不久，莫洛戈尔达和那些同情希腊的人在阿尔塔战役中全军覆没，不过他们当初在密索隆吉的第一围剿中战果辉煌。迫使对方奥麦尔—佛利奥纳的军队撤兵，放弃围剿，损兵折将。

1823年，外国列强开始了更为有效的干涉，它们向苏丹提出调停，遭到拒绝。为表示其坚决的程度，苏丹向埃维厄岛派出了一万名亚洲士兵，然后把土耳其军队的指挥权授予他的封臣，埃及帕夏麦哈麦德—阿里。在这一年的战斗中，马可·波查里斯阵亡。对于他，人们可以这样说：“生得像阿里斯迭德一样伟大，死得如莱奥尼达斯般光荣。”

1824年，正是希腊独立事业遭受极大挫折的时期。拜伦伯爵于1月24日在密索罗奇登陆。他于复活节那天在莱邦特城前死去，没能看到自己的理想实现。易卜萨里奥特人遭到土耳其人屠杀，克里特岛的冈底城也向麦哈麦德—阿里投降了。只有从海上不断传来的捷报能稍稍安慰一下希腊人那痛苦的心。

1825年，麦哈麦德—阿里的儿子，易卜拉欣帕夏带领一万一千士兵在摩里亚半岛的莫东登陆，他占领了纳瓦兰岛，在特里波利斯打败了戈洛高托尼。这促使希腊政府尽快将正规军团交给了两个法国人统领。法布维埃和勒诺·德，圣—让当热里。可是，这两支主要抵抗力量尚未投入战斗时，易卜拉欣已经洗劫了美塞尼亚和马涅，因为他急于第二次围攻密索罗奇，才暂时停止了血腥勾当，苏丹给负责围攻密索罗奇的丘达奇将军下了命令：“拿不下密索罗奇就提头来见我！”可将军仍无法攻下这座城池。

1826年，在焚烧了比尔哥斯后，易卜拉欣抵达密索罗奇。从25—28日这3天中，他向城内发射了8000枚炸弹和枪弹，仍无法攻克，强行发起第三次进攻，尽管与他交战的只有2500名饥饿疲惫的守城士兵。他最后终于冲进了城里，这期间他还击退了带领骑兵前来解围的缪乌利斯。4月23日，密索罗奇城在付出了1900名守城士兵生命的代价后，落入了易卜拉欣之手。土耳其士兵大肆杀戮，城中9000居民，不论男女老少，几乎全部被害。同年，丘达奇率领的军队，在侵占了福基德和贝奥蒂之后，于7月10日到达底比斯，进入阿蒂卡，围攻雅典。他们驻扎下来，包围了只有1500名希腊守军的阿克皮列斯。为援助该城，守住这一打开希腊门户的钥匙，希腊新政府派遣曾当过密索罗奇守军的卡拉依斯卡利斯和法布维埃上校带领正规军团前往增援。结果他们在查依达利战役中失利，使得丘达奇继续围攻阿克罗波利斯。这时，卡拉依斯卡利斯穿越帕那斯隘口，突然从阿拉索瓦攻击土耳其人。12月5日，他大获全胜，斩土耳其人首级300余个，几乎解放了整个希腊北部。

不幸的是，当战斗进行最激烈的时候，群岛却在遭受海盗的蹂躏。据说，他们中最凶狠残忍的是一个叫沙克迪夫的大盗。东海岸一带的商船，只要一听到这个名字，就会吓得毛骨悚然。

就在这个故事开始的七个月前，土耳其人已只能龟缩在希腊北部的几个

要塞里。1827年2月，希腊人已在从安伯拉基湾一直到阿蒂卡的范围内获得了独立。土耳其旗帜只能在密索罗奇、伏尼查和纳巴格特的上空飘扬了。3月31日，在柯奇恩爵士的影响下，希腊北部和伯罗奔尼撒也决定不再搞窝里斗，要一致对外了。他们在特莱采纳召开了统一的全民代表大会，把所有的权集中到了一个外国人手中。这是个出生在希腊的俄国外交官，原籍科孚，名叫卡波第斯特里亚。此时，雅典还在土耳其人手中。6月5日，土耳其人占领的城堡投降了，整个北部也被迫臣服。7月6日，法、英、俄、奥签署了一个协定，既承认土耳其苏丹的宗主权，又承认希腊国家的存在。此外，还有一项秘密条款，即如果苏丹拒绝接受这一和平安排，上述列强国家将采取反对苏丹，联合制裁的行动。

这是那场血腥战争的一些情形，读者们应该记清楚，因为这和我们要讲述的故事有着直接关系。

现在我们要讲一些特殊事件，因为我们已经认识和将要认识的人物都和这些特殊事件有直接关连。

首先要提的是安德罗妮卡，也就是斯科塔的遗孀。

这场争取独立的伟大战争，不仅孕育了英雄的男子汉们，也造就了不少巾帼女杰，她们的名字与这个时代一同永存世间。

我们还应该认识波波丽娜。她出生在纳夫普利翁湾入口处的一个小岛上，1812年她的丈夫被俘，押解到君士坦丁堡，被苏丹下令处死。1821年，波波丽娜自己出资武装了三条船，发出了独立的第一声呐喊。正如亨利·贝尔先生从一个老游击队员那儿听来的，她在船上高悬一副写着“有我无敌，有敌无我”的大旗。她的船出没于地中海小亚细亚沿岸，专门袭击和焚烧土耳其人的船只。后来，她慷慨地把这几只船送给了新政府，自己去参加特里波利斯之围，组织了纳夫普利翁湾周围的一次长达四个月的封锁，终于迫使这个城堡投降。她的一生可以说是一部传奇故事，只是后来竟为了家庭纠纷而死在亲兄弟的手中。

另一张不能忘记的脸庞是莫德娜·马伏洛埃尼斯。同样的起因导致相同的结果，她的父亲也在君士坦丁堡被苏丹下令绞死。这位生来就貌美如花的女子立刻投身到抵抗运动中去，她号召米戈纳的居民起义，武装自己的船，组织游击队，由她来统率。把舍拉米尔帕夏的军队拦截在贝利翁山隘口，不断地在弗提奥蒂德山一带骚扰土耳其人，一直坚持到战争结束，她的成果辉煌，成绩骄人。

还要提到卡依朵斯，她用炸药炸毁了维里亚的城墙，在圣—维纳昂德修道院以不懈的勇气战斗，她的母亲莫斯考斯与自己的丈夫并肩作战，将土耳其人消灭在岩石地区。还有德皮斯，为了不落入伊斯兰人的手中受辱，自己与女儿、媳妇和孙子们一起点燃炸药，同归于尽。苏里奥特地区的妇女们和支持新政府的妇女们，都从驻扎在萨拉米的新政府那里得到船只，自己指挥。贡斯当斯·扎莎丽亚，在拉科尼亚平原揭竿而起后，就率领500农民向莱奥达里直扑而去。那些参加战争的妇女，都不惜流血牺牲，由此我们知道了希腊妇女是多么了不起，干了多么伟大的事业。

老斯科塔的遗孀干的是同样的事。她用安德罗妮卡这个名字，而不愿用已经被儿子玷污了的斯科塔这个姓，同时怀着一种不可抗拒的本能和对独立的热爱而投身战争。像波波丽娜一样，她是为了抵抗而献身的志士未亡人，也像莫德娜，像扎查丽亚斯，她没有财力去武装一条船或组织一支队伍，但

是，她把自己整个人交给了这场惨烈的伟大事业。

自 1821 年开始，安德罗妮卡参加了马涅地区的起义，这是由被判了死刑，避难在爱奥尼亚诸岛间的戈罗高托尼领导的。当他同年 1 月 18 日在斯卡达木拉登陆时，安德罗妮卡就追随他了。她参加了在泰萨里的第一次战斗，当时戈罗高托尼对聚居在鲁菲亚沿岸的福纳里和卡利代纳依附土耳其人的居民进行了攻击。她也经历过瓦特西奥战役，5 月 17 日的这场战斗使穆斯塔法拜的军队大败。更了不起的是，她在特里波利斯围剿战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当时敌对双方互相诋毁，斯巴达人把土耳其人称作“波斯胆小鬼”，土耳其人则称希腊人是“拉贡尼兔崽子”。不过，这次兔崽子占了上风。由于土耳其舰队无法帮其解围，10 月 5 日，伯罗奔尼撒的首府只好宣布投降。尽管原先订有协议，可还是无法阻止血与火，三天里，奥托曼人不论男女老少，付出了上万条生命的代价。

翌年 3 月 4 日，安德罗妮卡又参加了缪乌利斯上将领导的一次海战。经过 5 个小时的激战，土耳其船只跑到赞特港躲藏起来，她却在一条船上看到了自己的儿子，他正驾船帮着奥斯曼帝国的船只穿越帕特雷湾！这一天，对她意味着耻辱和打击，她朝着炮火最激烈的地方猛冲，想一死了之，死神却不肯收留她。

可以肯定，尼古拉·斯科塔在罪恶的路上越走越远了。几个星期后，同那个向西奥岛和西奥城开炮的卡里—阿里纠结在一起的不就是他吗？难道他没有参与那场 2300 名基督徒被害的大屠杀吗？还不算在斯米纳市场被当奴隶卖掉的 47000 人。一条船把他们运到北非沿岸，这一切正是由安德罗妮卡的儿子指挥的，一个卖掉自己兄弟的希腊人！

在以后的日子里，希腊人继续与土耳其和埃及联军对抗，安德罗妮卡也继续效法前面提到的那些女英雄们。

真是可悲的时代，尤其是对摩里亚来说。易卜拉欣刚刚派出骠悍的阿拉伯士兵，比奥托曼人更凶狠。安德罗妮卡一直跟随戈罗高托尼率领的部队，他已被任命为伯罗奔尼撒部队的主帅，身边只有 4000 战士。而易卜拉欣在美塞尼亚登陆了 11000 名士兵后，首先解除了科龙湾和帕特雷的封锁，然后攻占了纳瓦里诺，这里的城堡成了他的根据地，港口成了他的船只可靠的避风港。接着，他火烧阿尔戈斯，占领特里波里查，直至冬天，他不停地蚕食周围地区。美塞尼亚地区受到的践踏最为厉害，安德罗妮卡经常得躲到马涅内地以免落入阿拉伯人之手。就这样，她也从未想过要休息，在一块被压迫的工地上能安心休息吗？1825—1826 年，在维尔嘎战斗中又看到她的身影。这次战役后，易卜拉欣退缩到了波利雅拉沃斯，在那儿，北方马涅人又将他击退。1826 年 7 月，在柴达里战役中，安德罗妮卡隶属法布维埃上校的军团。她在战斗中付了重伤，亏了援希志愿军中一位法国青年的勇敢，才使她免遭丘达奇那些凶残士兵的毒手。

好几个月，安德罗妮卡一直处于垂死的边缘，她原先健壮的体质救了她，但直到 1826 年底，她都没有恢复到可以重上战场。

就是在这种情形下，1827 年 8 月她又回到了马涅，想回去看看维地罗的老家。偶然的会使她和儿子在同一天回到家。我们已经知道了他们见面的情形和结果，也知道她用怎么样严厉的诅咒把他从家门口赶走的。既然故乡已无任何可留恋之处，只要希腊没有彻底独立，安德罗妮卡就不会停止战斗。

至此，1827 年 3 月 10 日，当安德罗妮卡去马涅与伯罗奔尼撒的希腊人

会合时，他们正一点点地与易卜拉欣的士兵争夺着自己的土地。

第四章忧郁的富翁之家

当卡利斯塔号船向着北方一个只有它的船长才知道的地点驶去时，在科孚发生了一件事，这事本身就该引起读者对故事主角的注意。

大家知道，自 1815 年签订了某些条约后，原来受法国保护的爱奥尼亚诸岛从这年开始受英国的庇护。这些岛屿包括塞利哥、赞特、伊塔克、克法利尼亚、莱卡德、帕克索斯和科孚。科孚岛位于最北段，是最重要的一个岛。它古代叫科西尔，以阿尔西奴为国王，此人拥有加松和梅德。特洛亚战争后，拥立智慧的俄底修斯为国王，从此在古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相继与法兰克人、保加利亚人、萨拉辛人和那不勒斯人发生过战争，16 世纪则被巴巴鲁斯侵吞，18 世纪归休伦堡伯爵保护，第一帝国末期，由东泽罗将军镇守，这里成了英国高级专员的官邸。

当时的高级专员是弗雷德里克·亚当，他出任爱奥尼亚总督。为了应付希腊人在反抗土耳其的战争中可能出现的意外，他手中拥有不少战船担任海上警戒任务，而且需要的是高帮战船，因为这些岛屿一会儿被希腊人占领，一会儿又被土耳其人夺去，只要手持一纸文书，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占有此地，更不用说那些海盗了，他们就盘算着怎么样方便地抢夺来往船只。

在科孚可以碰到不少外国人，尤其是近三四年以来，独立战争吸引了各种人。很多人就是从科孚登陆前去参战的，有些人却是到此暂住，休息一段时间，以消除战争带来的过度疲劳。

在后一种人里，有一位年轻的法国人，他醉心于这个崇高的事业，五年来，一直积极自豪地参加了半岛这个舞台上发生的各种重大事件。

亨利·达尔贝莱，皇家海军上尉，是这一级军官中最年轻的一位，正在休长假。从战争一爆发，他就加入了法国援助希腊志愿军。他 29 岁，中等身材，体格健壮，足以经受海军职业的严酷。他风度翩翩，人品出众，目光诚恳，相貌堂堂，与人交往忠实可靠，使人对他一见面就产生好感，通常这种好感都是在长期相处中逐渐产生的。

亨利·达尔贝莱出生于富贵家庭，祖籍巴黎。他几乎没见过自己的母亲，就在他快要成人时，他的父亲去世了，当时他已经从海军学校毕业。他继承了一笔丰厚的财产，但丝毫没有想过要放弃海军职业，相反，他要继续自己的海军生涯——他认为最美好的职业之一。当希腊的旗帜对着土耳其的新月旗升起时，他已是海军上尉了。

和许多勇敢的年轻人一样，亨利·达尔贝莱毫不犹豫地、不可抗拒地投身于这场运动。他们由一些法国军官带领开到欧洲东部边界。他是为希腊独立事业洒下鲜血的第一批志士。从 1822 年起，在著名的阿尔塔战役中，光荣的摩洛哥达托战败者名单中有他的名字，而在密索罗奇围剿战中也当过胜利者。第二年，令马可·波查里丧命的那场战役也有他。1824 年，他参加了海战，过去穆罕默德曾在海上打败过希腊人，这次他报了仇。1825 年，特利波里查失利后，他在法布维埃上校手下指挥一部分正规军。1826 年 7 月，在柴达里战役中，他从丘达奇士兵的马蹄下，救出了安德罗妮卡，这场可怕的战斗使志愿兵损失惨重。

但是，亨利·达尔贝莱仍愿意追随他的上司，不久就在梅德和他重新会合。

此时，雅典的拉科波罗由古拉斯少校率领 1500 人负责防守。城堡中有五

百多名妇孺在此避难，当土耳其人攻占该城时没来得及逃走。古拉斯军中有一年的食物，14门大炮和3门榴弹炮，然而缺乏弹药。

法布维埃决定为拉科波罗夺取补给，他征求志愿者来完成这一大胆的计划。响应号召的有530人，其中有40个是志愿兵，带头的就是亨利·达尔贝莱。每个勇士装备一个炸药包，法布维埃一声令下，他们在梅德上了船。

12月13日，这支小部队在拉科波罗城堡脚下登陆，明亮的月光照着他们，土耳其人用弹雨迎接他们。法布维埃喊道：

“前进！”每个人都背着随时可以把人炸上天的炸药包，穿越护城河，冲进城门大开的城堡。被围困的守军胜利地击退了土耳其人，结果法布维埃受了伤，他的副官牺牲了，亨利·达尔贝莱中弹倒下。正规军和指挥官们现在都被关在城堡里，和他们冒险前来救助的人呆在一起，大家再也不肯放他们出去了。

年青军官虽然负伤，所幸并无性命之忧，所以还是和大家同甘共苦，每天吞几口大麦当食物。就这样过了半年，直到拉科波罗投降，得到丘达奇的同意，他才获得自由。到了1827年6月5日，法布维埃和他的志愿兵以及被围军民才被允许离开雅典城堡，乘船前往萨拉米尼。

这时亨利·达尔贝莱还很虚弱，他不愿意留在雅典，于是来到科孚。在那里休养了两月，恢复了疲劳，等待机会重返部队。等待中命运给了他新的动力，在此之前他一直过着士兵生活。

在科孚的斯特拉达·瑞勒尽头，有一幢老房子，外表很不起眼，半是希腊风格半是意大利风格，里面住的人很少出门，可别人却经常谈论他。他是个银行老板，叫埃利尊多。人们无法确定他到底有六十多岁还是七十岁，二十几年来，他一直住在这所阴暗的老房子里，几乎不出门。但是却有各个国家、各个阶层的很多人……都是他的老主顾……前来拜访他。毫无疑问，他在这所房子里做着大生意，而且信誉很好，在大家眼里，他是个大富翁。在爱奥尼亚诸岛，甚至他那几个在达尔马提亚的同行查拉或拉古斯的信贷无法与他相比。一笔由他接下的生意，就意味着赚钱。当然，他是非常谨慎的，手也很紧。他要的货样必须是上等的，并且要具有完备的保证，他的钱箱像个聚宝盆，从无枯竭的时候，大家要注意的是，几乎所有的工作他都亲自干，只雇了一个职员负责一些无关紧要的抄写。他自己又是出纳，又是账房先生，亲自填写每一张汇票，回每一封信。也从来没有任何外人到他的账房坐过。当然这对他的商业机密是很有必要的。

这个银行老板是哪里人？有人说是依里亚或达尔马提亚人，可就这个也没人说得准。他从不提自己的过去和现在。也从不和科孚的社会打交道。以前法国人管辖时就这样，现在英国总督来了他还是老样子，对于外界传言说他有几亿财产，也不可全信，但他肯定是个富有的人，虽然他看上去日子过得还很简朴。

埃利尊多是个鳏夫，从他带着小女儿到科孚来就一直是一个人，那时他女儿才两岁。现在，这个叫哈德济娜的小姑娘已经二十二岁了。她照料这个老房子里的家务。

在任何地方，就连这些东方国家也一样，妇女的美貌总是无需怀疑的，哈德济娜·埃利尊多是公认的美人，尽管她姣好的面容总带着淡淡的忧愁。不过，一个女孩子，没有母亲在身边指点，又生活这样的环境里，连知心女伴都没有，怎么可能快乐呢？哈德济娜个子适中，但线条优美。她从母

亲那里继承了希腊妇女的外貌和体态，令人联想起在整个伯罗奔尼撒以美丽著称的拉科尼亚少女。

她和父亲之间没有深层交流。银行老板独自生活，不多说话，内向保守……他就是这种人，总是把目光移开，把头掉开，好像阳光会刺痛他的双眼，他在私下和公开都极少与人交往，也不信任别人，就连在家中与客户也是如此，在如此情形下，哈德济娜怎么会表现自己的情感，父亲的心就像冰冷的墙壁毫无温暖可言。

幸好在她身边，还有一个善良、忠诚、热爱她的人，只为她的女主人而活，为她的忧愁而伤心，为她的笑容而高兴。他的生命和哈德济娜息息相关。看到他，可以联想到一头勇敢而忠实的狗，就像米希莱所说的“一个人类的随从”，或是像拉马丁说的“一个谦恭的朋友”，不！他是个人，只是他被人轻蔑地看成狗。从哈德济娜生下来，他就没有离开过她，小时候抱她，像个使女一样伺候过她。

这是个希腊人，叫克查利斯，他是哈德济娜母亲的奶妈的儿子，从她母亲嫁给科孚的银行老板时就跟了过来，在这个家已有二十多年了，他的身份高于一般仆人，帮着埃利尊多做点简单的抄写工作。

克查利斯长得和很多拉科尼亚人一样，个子高大，宽肩阔背，肌肉结实发达，面貌俊朗，目光直率好看，挺直的鼻子下留一撮漂亮的黑胡子，头上戴一顶深色的羊毛圆帽，腰间系一条当地样式的短裙。

每当哈德济娜出门，或为了家务，或是为了到圣—斯比里蒂翁教堂去，或是为了去呼吸一下那永远也吹不进斯特拉达·端勒老房子的新鲜海风，总是由克查利斯陪她。这样一来，科孚的年青人就能在爱斯普拉纳德或是卡斯塔代郊区的路上看到他们。

不止一个人试过去接近她的父亲。他们不仅为她的美貌所吸引，可能也为她的万贯家产。但姑娘本人对所有的求婚一概拒绝，做父亲的也从不勉强她。只有忠诚的克查利斯，为了让女主人能在这个世界上感到幸福而不懈地努力着。

这个阴冷、严肃、忧郁的家庭孤伶伶地生活在代科尔西首都的一个角落里，一个偶然的会让亨利·达尔贝莱闯进了他们的生活。

开始是业务关系把银行老板和法国军官拉到一起。离开巴黎时，年轻军官带了一些埃利尊多银行的大额汇票，他到科孚来兑现，他在希腊的费用开支也在科孚，他到岛上来了好几次，于是认识了哈德济娜·埃利尊多。姑娘的美丽深深打动了她，在莫雷和拉蒂克战场上，对姑娘的回忆一直伴随着她。

拉科波罗投降以后，亨利·达尔贝莱无事可做，只能回到科孚来，加之身体尚未复元，围城时耗尽了体能，损坏了身体。到科孚后，虽然住在外面，但每天他都在银行老板家里呆上几个小时，并且受到热情款待，还不曾有外乡人受到过这样的接待呢。

大约有三个月的时光就是这样过去的。渐渐的，从前的业务拜访变成了有趣的日常造访，年轻军官喜欢上了哈德济娜。而她又怎么会体察不到呢？他在她身边如此殷勤，倾听她的谈话，凝视着她的眼睛！姑娘仔细照顾他的身体，令亨利感到非常幸福。

另一方面，克查利斯毫不掩饰他对亨利的好感，他越来越喜欢亨利坦率、可爱的性格。

他常对姑娘说：“哈德济娜，你是对的，希腊是你的祖国，正如它是我

的祖国一样，可别忘了这位年轻人打仗、受伤是为了我们的国家呀！”

一天，哈德济娜对他说：“他爱我！”

这句话，姑娘也是用她平时对一切事情的简单方式说的。

“那好，应该有人来爱你了。”克查利斯回答。“你父亲老了，哈德济娜！我不可能永远陪着你！你在生活中哪里还能找到像亨利·达尔贝莱这样可靠的保护人呢？”

哈德济娜没有回答。她在心里似乎说，如果她被爱了，她也会去爱的，可天生的谨慎使她没有说出来，没有肯定自己的感情，就连对克查利斯也如此。

可事情已经明摆在那儿了。这对科孚社会已不是秘密，当事人还没有正式谈到这事，旁人已在议论他们的婚事，好像一切都已决定了似的。

值得指出的是，银行老板对年青军官接近女儿没有表现出后悔或不乐意。正像克查利斯说的，他感到自己在很快地衰老。尽管他的心很硬很无情，可他还是害怕哈德济娜将来一个人生活，当然她会继承所有的财产。对于钱的问题，亨利倒是从没操过心。银行老板的女儿有钱没钱，根本用不着去想，甚至一小会儿都不必。他对这个姑娘的爱源于另一种高尚的情感，决不是为了肮脏的利益，他爱她的美丽和善良，正因为她生活的凄凉，唤起了他的同情，也感到她那纯洁高尚的内心，博大的仁爱之心，和她深藏在心中的坚韧。

因此，每当他们在一起，哈德济娜讲述被压迫的希腊和它的儿女们为它的自由所做的艰苦卓绝的一切时，他们总有共同的想法和观点。现在，亨利的希腊语已讲得很好，他们谈到这些会非常激动。当一次海战的胜利补偿了莫雷或是拉蒂克的失败时，他们感到的是相同的快乐，这时，亨利需要详细地讲述他参加的所有战役，重提那英勇的希腊人或是外国人的名字，还有那些女英雄们，像前面提到过的波波丽娜等等，她们是哈德济娜一心效法的榜样，当然还有亨利救出来的安德罗妮卡。

有一天，当亨利正讲到安德罗妮卡时，埃利尊多也在旁边听，他不自觉地做了一个动作，吸引了女儿的注意力。

“爸爸，怎么了？”她问道。

“没什么。”银行老板回答。

然后，他用一种随便的口气问：“你以前认识这个安德罗妮卡吗？”

“是的，埃利尊多先生。”

“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么？”

“不知道，”亨利说。“柴达里战役后，我想她应该回到马涅去，那是她老家。可说不定哪天她又会出现在希腊的某个战场上。”

“是呀，这是该去的地方。”哈德济娜补充道。

为什么埃利尊多会对安德罗妮卡感兴趣并提出这些问题？没有人问他。就算有人问，他也会支吾过去。可他女儿对他的事情知之甚少，所以也不会放在心上。她爸爸和她崇拜的安德罗妮卡之间能有什么关系呢？

再说，关于希腊独立战争，银行老板从没表明过自己的立场，他究竟站在哪一边，压迫者还是被压迫者一边？很难说，但有一点肯定的，就是从土耳其来的邮件和从希腊来的几乎一样多。不过有必要重复的是，虽然年轻军官献身独立事业，埃利尊多对此倒从没有过微词。只是，亨利已不能再住下去，他的身体已经康复，他得回到自己的事业中去。他常和姑娘谈到这个问题。

“这是你的职责，去干吧！”哈德济娜这样答道。“你的离去会让我痛苦，可我明白你必须和战友们会合。是的，只要希腊还没有获得独立，就应该去为它战斗！”

“我走了，哈德济娜，我就要走了！”一天，亨利对哈德济娜说：“但我希望能确定你爱我就像我爱你一样！”

“亨利，我不隐藏你在我心中引起的感情，”姑娘说：“我也不再是孩子了，面对未来我是认真的。我相信你，”她把手递给他，补充道，“请你相信我！你走时我什么样，你回来时我还是什么样！”

亨利握住哈德济娜的手，表达自己的爱和深情。

“我衷心地谢谢你！”他说，“我们永远相爱……！如果我们因分别而感到痛苦的话，至少我已得到了你的保证，得到了你的爱！……但是，哈德济娜，在我离开之前，我要和你父亲谈一谈！……我希望他能同意我们相爱，他不会阻挠我们……”

“你去吧，亨利，”姑娘回答，“去得到他的承诺，就像得到我的一样！”

亨利·达尔贝莱就去办，因为他已经决定回到法布维埃上校的身边继续战斗。

这一时期，独立事业一再遭受挫折，伦敦公约没有起到任何实际作用。人们不禁要问，列强们面对苏丹，除了空想，竟拿不出任何有效的办法吗？

这时土耳其人因为胜利而得意忘形，野心更加膨胀。两支舰队游戈在爱琴海面，一支是由英国的柯德灵顿海军上将指挥，另一支由法国黎尼海军上将统领。希腊政府已迁移到更为安全的爱琴岛以保证和谈的进行，但土耳其人却依然顽固不化。

由29只战舰组成的奥斯曼舰队，其中包括埃及和突尼斯战舰，于9月7日开进了广阔的纳瓦里诺海域，他们带来充足的粮草为易卜拉欣补充军备，准备攻打希德拉。

当年亨利就是在希德拉决心参加志愿军的。该岛坐落在阿戈里德湾的尽头，是群岛中最富裕的一个，它用鲜血金钱为希腊的独立事业作出过贡献，那些最英勇的水手，如东巴西斯、缪乌利斯、查马多斯等都曾为它而战，使土耳其人闻风丧胆，现在这个岛屿将受到可怕的报复。

亨利必须立刻动身，赶在易卜拉欣的队伍之前到达希德拉。出发日期最后定在10月21日。

临行前几天，按照约定，青年军官来找埃利尊多，向他的女儿求婚。他坦率地告诉他，如果他同意了这门亲事，哈德济娜会很高兴。就只差他的准许了，等亨利回来就举行婚礼。但愿他离开的日子不会太久。

银行老板对青年军官的身世、社会地位和财产状况以及他的家族在法国的影响等情况十分清楚，无须再作任何说明，关于他自己，银行良好，从未有过不好的传言影响他的生意。至于财产，亨利不提，他决不会主动提起，对于婚姻本身，他没有异议，既然这婚姻能让他女儿幸福，也是他的责任。

所有这些谈论得非常冷漠，但主要的条件都谈妥了。亨利现在有了埃利尊多的承诺，作父亲的得到了女儿的感谢，虽然他说这些时仍用的平常那种冷静的语气。

事情进展令两个年轻人感到满意极了，应该说最高兴的要算克查利斯，他像个孩子似地哭起来，真想紧紧地拥抱青年军官。

亨利留在哈德济娜身边的时间很少了，他已经决定搭乘一条东海岸的双

桅船，启航时间定在本月 21 日从科孚驶往希德拉。在老房子里度过最后几天的情形也就毋须赘言了。两个人片刻不离，在那个阴郁的大厅里谈个没完，他俩的高贵气质，使这些谈话充满了打动人心的温情，缓和了严肃的话题。未来，已经属于他们共同拥有，而要将他们分开的是现在，因此要冷静地面对现在，他们计算着好运和恶运，但并不泄气，不打算低头。谈到亨利将要为之而努力的事业，他们就无比激动。

10 月 20 日晚上，这是出发的前夜，他们在一起谈天，都很激动，因为第二天，轻年军官就要出发了。

突然，克查利斯跑进客厅。他几乎说不出话来，大口喘着粗气，他是跑来的，不知道他跑得多快！他靠着两条结实的腿，只用了几分钟就穿过全城，一直跑到尽头的老房子里。

“你怎么了？……出了什么事，克查利斯？……干吗这么激动？”哈德济娜问。

“我听说……我听说……一个消息！……一个重要的……一个很重大的消息！”

“快说！……快说！克查利斯！”轮到亨利焦急了，因为他不知道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我说不出来！……喘不上气！……”克查利斯气喘得快堵住喉咙了。

“是关于战争消息吗？”姑娘边问，边拉住他的手。

“是的！……是的……！”

“那快讲呀！……”她又说，“讲吧，我的好克查利斯……到底怎么回事？”

“土耳其人……今天……在纳瓦里诺……打了败仗！”

就这样，亨利和哈德济娜得到了 10 月 20 日海战的消息。

埃利尊多在克查利斯的吵闹声中走进了客厅，当他听说了事情的原委后，不由地抿紧嘴唇，头皮发胀，不过他并不表明自己的心情，倒是年轻人将满心的喜悦倾倒出来。纳瓦里诺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科孚。通过阿尔巴尼亚沿岸发射到空中的电报，人们很快知道了详细战况。

英法舰队加上俄国舰队，共计 27 条船，1276 门大炮，一齐向停泊在纳瓦里诺的奥斯曼舰队发起攻击，虽然土耳其在人数上占优势……他们有 60 条巨型战舰，共计 1994 门大炮……但还是被打得抱头逃窜。许多船连同船上的士兵被一同炸毁，沉没。看来，易卜拉欣指望海军帮助他攻打希德拉的如意算盘是彻底落空了。

这对希腊人来说真是一件重大事件，也可以说是独立事业的重大转折，新阶段的开始。虽然列强并不打算就此彻底毁灭苏丹王朝，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协议终将希腊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还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用不了多长时间，新王朝将实行自治。

在银行家的老房子里，哈德济娜、亨利和克查利斯拍手庆贺，憧憬未来。他们和全城的人一样高兴，纳瓦里诺的大炮声为希腊的孩子们向往的独立提拱了保证。

列强同盟的这一胜利，或者换个说法——土耳其海军的惨败——改变了青年军官的计划，易卜拉欣肯定会放弃攻打希德拉的企图，这显然已不成问题。

由此看来，亨利得改变原来的计划，他已不需要到希德拉去和法布维埃

会合。他决定就留在科孚等待纳瓦诺战役带来的局势变化。

不管怎么说，希腊的命运已不容置疑，欧洲不会让它毁灭。要不了多久，在整个希腊半岛，新月旗将让位给独立大旗。易卜拉欣已经龟缩到伯罗奔尼撒中心和沿海的几个城市里，彻底被赶出去的时刻指日可待了。

这样一来，亨利用不着去半岛的任何地方了。法布维埃上校正准备离开米蒂利尼到西奥岛去追击土耳其人，但上校的准备工作的准备工作尚未做好，而且大会很快完成，所以不会有马上出发的事。

青年军官对形势的分析大致如此，哈德济娜和他看法相同，那么就没有理由继续拖延婚期，银行家对此也不反对，于是日子就定在十天后的10月底。

这里用不着多说结婚日子的临近在这对未婚夫妻心里产生了什么样的情感，再也不需要出发打仗了，本来亨利也许会送命的。哈德济娜也不用每天企盼，痛苦等待了！不过全家最快活的，如果算得上话，当数克查利斯了。可能他自己结婚也不会如此高兴，就连从不表露感情，一贯冷漠无情的银行家，也显得十分满意。因为女儿的将来有了保障。

大家一致认为婚事不妨简单些，也没有必要邀请全城的人都来参加，不论是哈德济娜还是亨利都不愿意让太多的人来作他们幸福的见证。但总还是需要作些准备，他们毫不张扬地准备起来。

10月23日，离大喜的日子还有7天，一切都很顺利，不会有什么阻碍，也不会再拖延。可这时发生了一件事，如果他们知道了肯定会感到不安的。

这一天，埃利尊多在早晨的邮件中发现了一封信，这封信显然给了他意想不到的打击，他把信撕碎后烧掉了，可这足以说明像他这样不轻易流露感情的人受到了什么样的震动。

他好像自言自语地说道：“这信怎么不在八天后到呢？写这信的人真该死！”

第五章美塞尼亚海岸

离开维地罗以后，卡利斯塔号船横穿科龙湾向着西南方向航行了一整夜。尼古拉·斯科塔下到自己的船舱里，天亮前大概不会露面了。

顺风行船……整个海面都吹着清凉的东南风，在夏末和春初接近二至点时，地中海的水蒸汽都化成了雨水！

早晨，船已穿越了美塞尼亚尽头的加罗海岬，泰甲特最高峰那突兀的侧影，逐渐被太阳升起时蒸腾的雾霭所遮掩。

待穿越了海岬后，尼古拉·斯科塔又出现在甲板上，他把第一眼目光投向东方，马涅早就看不见了，现在出现的是哈奇奥斯—迪米特里奥斯山脉的分支。

一会儿，船长向马涅方向伸出一支手臂，是表示威胁？还是向故土诀别？谁能说清？然而从他此刻的眼睛里，人们无法读到善意。现在快船扬起方帆和三角帆，开始抢风航行，向西北方面溯流而上，由于风来自陆地，用什么方法都可以快速前进。

卡利斯塔号把左边的厄奴斯、卡布莱拉、沙比昂查、维内迭戈等岛屿通通抛在后面，穿过沙比昂查与陆地间的航道，径直向莫东方向驶去。

前面是蜿蜒的美塞尼亚海岸和它美丽的、带有明显火山痕迹的山峦。这个地区在后来的希腊王国中，将成为组成现代希腊的13个省份之一。但在当时，这里只是众多的战场之一，一会儿落入易卜拉欣之手，一会儿被希腊人夺回去。过去这里曾是反抗斯巴达人的战场，阿里斯多梅纳和爱巴米农达斯都曾在此扬名。

此刻的尼古拉·斯科塔，一言不发，校正了罗盘上的方向并观察了时间后，来到后甲板坐下。

船头上，卡利斯塔号的老水手和前一晚刚从维地罗上船的新水手之间开始了谈话，船上一共有二十几个水手，有一个在驾驶舱执行船长的命令，此刻大副不在船上。

他们谈的是此次航行的目的地，还有沿希腊海岸逆水行船的问题。问话当然都是新手，答话的是老船员。

“斯科塔船长很少说话呀！”

“他是尽量不说，可只要他说了，就一定做到，到时候你就等着服从命令吧！”

“卡利斯塔号往哪开？”

“从来没有人事先知道它往哪开。”

“真见鬼，咱们可是诚心来入伙的，可没人相信咱！”

“对！应该相信船长，他带咱们去的地方，就是咱们该去的地方！”

“可并不是靠卡利斯塔号上这两根短炮，就能冒险去抢群岛间的商船的呀！”

“这条并不是用来抢劫的！斯科塔船长还有另外的船，那些装备精良的船才是专干这个的。卡利斯塔号不过是他消遣的游艇罢了！瞧它这小气劲，随便什么法国的、英国的、希腊的或土耳其的船都能追上它！”

“如果得手了，怎么分配呢？”

“只要参加了，见者有份，老兄，少不了你的，将来这船打完仗，肯定有你一份！好好干，有危险才能赚大钱。”

“那就是说，现在在希腊和这些小岛中间没什么可干的？”

“是……，到亚德里亚海无事可做，如果船长异想天开把我们带到那里的话。所以没有新命令，我们就是些正直的水手，坐在一条正直的船上，老老实实地在爱奥尼亚海上飘荡！但不会老样子！”

“但愿早点变！”

看得出，这群新入伙的，和卡利斯塔号上的老水手一样，不管干什么样的活，都会毫不手软。他们身上看不到半点犹豫、反悔，甚至丝毫不带成见，你别指望能在马涅沿海地区的居民身上看到这些。所以，他们倒是和领导他们的那个人很相配，那个人也知道他们值得信赖。

要说维地罗这伙人认识他们的斯科塔船长，那他们连大副是什么样还没见过，他既管船务又管家务，反正对船长是忠心不二的。他叫什么斯柯贝罗，是采里戈多人，那是个名声很不好的小岛，在群岛的最南端，采里戈多岛和克里特岛之间。一个新来的向水手长打听：

“怎么不见大副？”他问。

“他根本不在船上。”水手长说。

“总见不着他吗？”

“能见着。”

“什么时候？”

“该见的时候！”

“他在哪？”

“在他该在的地方！”

看来也只能对这种空洞的回答感到满意了。这时，水手长打声口哨，让大家上来收紧帆索，那段谈话也就到此为止了。

现在得跟紧风向，注意与海岸保持一里的距离，沿美塞尼亚海岸航行。中午时分，卡利斯塔号接近莫东了。这并不是它的目的地。它不会在这座建在古代废墟上的小城停泊的。只见港湾入口的灯塔一转眼就消失在岩石后面了。

这时，船舷上发出了信号。桅杆上升起了一面有红色新月的黑色小旗，见陆地上没有任何反应，船继续向北航行。

傍晚，卡利斯塔号抵达纳瓦里诺海湾入口处。海湾像一个大湖，周围山峦迭嶂。过了一会，透过交错的山峰缺口。露出了掩隐在城堡群后面的城市。蜿蜒的群山形成天然的堤堰，此处是堤堰的尽头，它正好挡住西北风的去路，让亚德里亚的滚滚海水注入爱奥尼亚海。

落日的余晖照在东边高耸的山峰上，但夜色已经在广阔的海面上浸润开了。

现在水手们已经可以肯定船要在纳瓦里诺停泊了。它正笔直地进入狭长的梅加洛—图罗航道，航道南面的斯法克特里岛约有四千米长。岛上立着两块墓碑，纪念在战争中牺牲的两个著名人物：法国少校马莱，卒于1825年；还有一位，是个援希的意大利人，桑塔—罗萨伯爵，曾当过比艾蒙的大臣，也为了这一事业于同年牺牲。

等船行到距城市只有十几链的时候，它却转了向，让三角帆迎风，像刚才升起小旗一样，现在升起了一盏红灯，可它仍然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当时，海湾停满了土耳其的战舰，卡利斯塔号简直无计可施。它只好贴近位于海湾中央的白色小岛库罗纳斯奇行驶，然后在水手长的指挥下，放松

帆索，右转舵，又回到了斯法克里特岛边沿。

1821年战争开始，曾有几百名土耳其战俘被希腊人关押在库罗纳斯奇岛上，虽然曾经答应过，要将他们遣返回奥斯曼，但最后全部被饿死在岛上。

所以，当1825年，易卜拉欣的部队围困斯法克里特岛时，该岛正由莫多戈达多亲自镇守，易卜拉欣攻克小岛后杀死八百希腊人以示报复。

帆船向斯基亚航道驶去，这条航道在岛北二百米宽的开阔处，位于岛的北端和科里法琼海岬之间。只有对航道情况烂熟于心的老手才敢冒险进去，因为水浅，船只几乎无法通过。可尼古拉斯科塔，他是最好的领航员，擦着险峻的石壁行驶，沉着地越过了科里法琼海岬。现在它看到了在海上游弋的英、法、俄联军舰队。它小心地避开了，帆船就这样整夜沿美塞尼亚海岸逆流上行，白天，被东南风带着，沿海岸线进入了平静的阿卡蒂亚湾。

太阳从伊多姆山峰后面爬了出来。从山顶上可以放眼四周，山下有古代美塞尼亚遗址，左边看得到科龙湾，右边是阿卡蒂亚城。微风拂过海面，海浪在晨晖的映照下闪闪烁烁。

天一亮，尼古拉·科斯塔就亲自操舵将船尽可能靠近城市边缘。该城在海岸的一个自然凹处，形成天然的宽阔泊船场。

大约十点钟，水手长走到船尾，恭立在船长身后等待命令。

阿卡蒂亚山系的群峰向东面无尽地延伸。山上的村寨掩映在橄榄树、杏树和葡萄架中，小溪流向注入大海的河道。岸边交错地生长着夹竹桃之类的灌木。半坡上高高低低的到处都是科林斯地区有名的葡萄苗，把房前屋后装点得葱笼青翠，这里那里，城里的红色房屋和建筑在万绿丛中露出点点胭红，好一派伯罗奔尼撒地区如画的美景。

越靠近阿卡蒂亚这个称为西帕利西亚的地方，它在爱帕米农达时代为美塞尼亚的主要港口，十字军东征后，是弗朗塞维尔—哈杜万的世袭领地之一，看它这副凋零破败的模样，任何一个崇古、尊古的人都会痛心不已。

两年前，易卜拉欣摧毁了城市，大肆屠杀城中的妇孺老弱。建在昔日阿科波罗城堡遗址上的建筑被彻底毁了，曾经被穆斯林教徒糟蹋过的圣·乔治教堂也成了废墟。一切都成了瓦砾。

“一看就知道咱们的埃及朋友来过！”尼古拉·斯科塔嘟囔了一句，眼前的凄凉景象没有让他的心有丝毫惊悸。

“现在，土耳其人是这儿的主人了！”水手长答道。

“是呀，……但愿长点，……甚至，希望是永远的！”船长补了一句。

“卡利斯塔号是靠岸呢，还是继续航行？”

尼古拉·斯科塔仔细观察了一下港口，船离港口只有几链远了。他把目光投向建在山坡上，离海港大约一海里的城市，他似乎有些犹豫，拿不定主意靠港还是离开。

水手长等待着他的指示。

“发信号！”尼古拉终于发布命令。

红色的新月旗在桅杆上升起，迎风展开。

几分钟后，一面同样的旗帜在港口防波堤的旗杆上升了起来。

“靠岸！”船长命令。

舵杆向下，帆船离港口更近了。当入口处完全打开，船就毫无阻挡地驶进了航道。降下前桅帆，然后是主帆，现在卡利斯塔号仅靠绞盘和三角帆控制，其速度也差不多可以到达港口中间。它在中间抛下铁锚，水手们忙着在

甲板上收拾帆具。

几乎同时，船上放下小艇，船长坐上小艇，四条桨立刻划起来，小艇靠在码头的台阶旁。一个人迎在那里，嘴里说些欢迎的话：

“斯克佩罗听候尼古拉·斯科塔的吩咐！”

船长作了个很随便的手势算作回答。他走在前面，登上斜坡，朝最靠近港口的几座房子走去。穿过最近一次围城造成的废墟，来到挤满了土耳其和阿拉伯士兵的街道，他停在一个书着“密涅瓦”招牌的客栈门前，然后走了进去，其余的人也跟了进去。

过了一会，斯科塔船长和斯克佩罗坐在一个房间的桌旁，桌上有两个杯子和一瓶拉基酒，这是用一种植物的花酿造的烈性酒。密索罗奇产的金黄色而且香味宜人的烟草卷成烟卷，两个人开始吞云吐雾，接着谈话开始了。这两个人看上去好像其中是另一个人谦卑的仆人。

斯克佩罗长相很恶，矮小的个子，人很狡猾。大约五十出头，看上去还要显得老些。他长得像个放高利贷的，眼睛虽小却骨碌乱转，毛发稀疏，塌鼻子，脚板特长，阿尔巴尼亚人形容这种脚：“脚趾伸到了马其顿，脚后跟还在贝奥钦。”生就一张大圆脸，没有唇髭，下巴上留一撮山羊胡，中等个子，细瘦的身体顶一颗硕大的秃头。他是个阿拉伯犹太人，却出生在基督教的家庭里，穿着很简朴——地中海东海岸的水手打扮，外套一件斗篷。

他是专替群岛间海盗们销赃的经纪人，擅长脱手抢来的财物，并在土耳其出售抓获的战俘，把他们运往北非。

斯科塔和他之间要谈些什么，话题涉及哪些方面，无非发战争财的最好途径，从中能捞多少好处等，一点不难猜到。

“希腊眼下情况如何？”船长问。

“大致情况和你上次来时差不多！”斯克佩罗说，“卡利斯塔号在海上航行了将近一个月吧？也许打你走后就没听到什么消息。”

“说实在的，一点也不知道。”

“那我告诉你，船长，土耳其舰队准备把易卜拉欣和他的队伍运送到希特拉岛去。”

“大概是，”船长答道，“昨天晚上穿过纳瓦里诺的时候我看到了。”

“你自从离开的黎波里之后没在任何地方停过船吗？”斯克佩罗问。

“不……只停了一次！我在维地罗停了几个小时……是为卡利斯塔号补充水手。自从我离开马涅海岸，在我到阿卡蒂亚之前，我发的信号都没有回答。”

“也许是没有地方回答。”斯克佩罗说。

“你说，”尼古拉·斯科塔说，“现在缪乌利斯和加纳里斯在干些什么？”

“他们也不过到处袭击，占点局部的小便宜，无法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对了，当他们忙着驱赶土耳其人的船只时，海盗们倒是可以在群岛间大干一番。”

“人们是否常常谈起……？”

“沙卡迪夫？”斯克佩罗压低嗓子说：“是的……，到处都在谈论他，而且总是谈他，尼古拉·斯科塔，大家谈得最起劲的就是他！”

“以后还会谈的！”

尼古拉·斯科塔站起身，喝干杯中的酒，斯克佩罗马上给他斟满。他来回踱着步，然后在窗前站住，双手抱在胸前，听着远处传来的土耳其士兵粗

鲁的歌声。

他又回到斯克佩罗对面坐下，突然改变了话题：

“我知道你的信号表示，你有一笔人口买卖，对吗？”他问。

“是的，尼古拉·斯科塔，足以装满一条四百吨的船！都是克里米蒂大撤退后那场大屠杀中死里逃生的。见鬼！那次土耳其人杀得太多了！要是由着他们干，肯定一个活口都不会留下！”

“都是些男人，女人吗？”

“对，还有小孩！……什么都有！”

“在哪儿？”

“阿卡蒂亚城堡。”

“你买得贵吗？”

“呃！你知道帕夏不大好说话，”斯克佩罗说，“他认为独立战争快完了，……真不幸！哦，不再有战争，不再打仗了！没有战场也就不再有‘抢夺’了，用他们的野蛮话说就是‘抢夺’，那就不再有人口或是别的东西可卖了！没有俘虏了，价格自然会高的！这倒是一个补偿，船长！我有确切消息说非洲市场正缺奴隶，现在运去可以卖个好价钱呢！”

“好吧，”尼古拉回答，“一切准备就绪了吗？你现在能到卡利斯塔号上去吗？”

“我一切就绪了，没什么要办的。”

“那好，斯克佩罗。八天或十天后，时间晚一点，货船将从斯卡潘托开出，来取这批货。到时候交货没问题吗？”

“保证没问题，就这么定了。不过钱得现付。你最好先和埃利尊多打好招呼，让他接下这笔生意。他的信誉好，他签的字就等于钱，帕夏拿他的支票当现金呢。”

“这就写封信给埃利尊多，我最近要到科孚去一趟，就把这笔生意办妥……”

“这笔生意……另外还有一笔大生意呢，尼古拉·斯科塔！”斯克佩罗又说。

“也许吧……！”船长说。

“说实在的，这不太公平！埃利尊多太有钱了……实在是有钱！要不是咱们的生意照顾他，他上哪儿赚这么多……可咱们呢？……咱们冒着危险在海上闯荡、卖命，每天被水手长的哨子呼来喝去！……啊！可人家坐在家就发大财了，当个强盗银行的老板真不错！所以，我还要说，尼古拉·斯科塔，这叫公平吗？”

“什么是公平？”船长凝视着他的大副问。

“怎么！你不知道吗？其实，船长，你问我，不过是想听我重复第一百遍！”

“呃！”

“埃利尊多的女儿……”

“只要是公平的，就干，”尼古拉·斯科塔站起来简单地说。

说完，人已走出了“密涅瓦”客栈，斯克佩罗跟在后面，来到港口小艇靠岸的地方。

“上船，”他对斯克佩罗说，“咱们一到科孚就去和他谈这笔买卖。完了，你就回到阿卡蒂亚准备装货。”

“上船！”斯克佩罗答道。

一小时后，卡利斯塔号船驶出了海湾。这天从早到晚，他都听到从南方传来的隆隆炮声。

这是联合舰队的大炮在纳瓦里诺湾怒吼。

第六章追捕群岛间的海盗

帆船朝北西北的方向驶去。爱奥尼亚岛屿的沿途风光引人入胜，岛上的树林一处接一处地扑面而来。

卡利斯塔号运气不错，它的外表像一只循规蹈矩的东海岸普通船只，半像游艇，半像商船，一点看不出它的真实面目。而实际上，此刻冒险在英国舰艇的大炮下经过，任由联合王国的舰队炮口瞄准，这个船长可实在太大意了。

赞特和阿卡蒂亚相隔只有十五海里。意大利人颇具诗意地把赞特岛叫做“东方之花”。从卡利斯塔号穿越的海湾里，已经能看到斯科普斯山长满绿色植被的峰峦，山间种满了橄榄树、橙子树。古希腊时荷马和维吉尼所赞美的茂密森林已不复存在了。

顺风，从陆地上吹来一阵阵方向稳定的东南风。帆船扯起第二层和第三层帆，在赞特海面行驶，平稳得如同在湖面上。

暮色中，已经望得见与岛同名的首府了。这是个美丽的一意大利城市，是在特洛扬·达达奴斯的儿子，查欣特的领地上建立的。站在卡利斯塔号的甲板上，能望见城里的灯火，围绕圆形的海湾转了半个圈，约有半海里长。这片灯火从码头一直到离地三百多尺高的威尼斯城堡的尖顶，高高低低地散布在各处，组成一个巨大的星座，其中最耀眼的星就是主要街道上的文艺复兴宫广场和圣—丹尼斯教堂。

尼古拉·斯科塔同岛上的赞特居民一样，由于和威尼斯人、法国人、英国人、俄国人有很深的交道，所以有较大改变，也就不能同伯罗奔尼撒的土耳其人有什么商业往来。因此他不需要给港口发任何信号，也不会在这里泊船。这个岛是两位著名诗人的故乡——一个是意大利诗人于果·福斯考罗，另一位是现代希腊的光荣人物之一，沙洛茅斯。

卡利斯塔号穿过将赞特和阿卡依、艾利德分隔开的狭窄海面。风中传来一阵阵歌声，让许多人心绪烦乱，这歌声很像丽都的船歌。但是得耐心点。帆船在意大利的旋律中前行。翌日，它已靠近帕特雷湾。

尼古拉·斯科塔站在卡利斯塔号船头，他的目光扫视着阿卡纳尼亚湾，向海湾北部极目远眺。远处勾起了他内心深处一个沉重而刻骨铭心的回忆，它会是一个希腊孩子心痛吧，如果这是一个早已背叛、抛弃了母亲的孩子的话！

“密索罗奇！”斯克佩罗叫道，一只手指向东北方。“这些坏蛋！他们宁死也不投降！”

就在这里，两年前，人们都无事可干，既没有人口买卖也没有奴隶贩子。打了十个月的仗后，密索罗奇的守卫者们被易卜拉欣围困在里面，他们疲惫困倦、饥饿不堪，但决不投降，断然炸毁城堡炮台。男、女、老、少同归于尽，连占领者也没跑掉。

上一年，就在这同一个地方，人们刚刚埋葬了一位独立事业的英雄——马可·波查里。拜伦爵士也怀着失望和沮丧在这里离开人世。他被安葬在英国的威斯特敏斯特寺院，但是，他把自己那颗心留在了他深爱着的希腊的土地上了。这块土地在他死后终于重获自由。

尼古拉猛地挥动手臂，作为对大副观察结果的回答。接着，帆船很快驶离了帕特雷海湾，朝塞法罗尼亚驶去。

乘着这阵劲风，要不了几个小时，就走完了从赞特到塞法罗尼亚之间的路程。卡利斯塔号并未直奔其首府阿戈斯托里昂，它的港口不深，可对吨位不大的中等船只并无大碍。帆船径直开进了城东面的狭窄航道。约晚上六点半的光景，朝着塔亚基开去，从前这里叫易达克。

该岛长约8海里，宽一海里半，岩石遍布，是蛮荒之地，却盛产油和酒，有一万多居民，虽无重大史事，在古代也还小有名气。这里是俄底修斯和珀涅罗珀的故乡，这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可寻到他们的遗迹：阿诺伊亚山的顶峰，圣·艾田的深涧，厄图的废墟，淌过埃迈田野的山泉，都记载着过去的一切。

随着夜幕降临，拉厄尔特儿子的土地渐渐消失在夜色中，此地距克杰拉尼亚的最后一个海岬有十五海里。夜里行船，卡利斯塔号稍微靠近深海，以避免那些狭窄的航道。这时船正在岛的东面，距岸两海里的地方行驶。

借着月光，可以模模糊糊地看到一百八十多米的高处有一片白色的陡壁似的东西，那就是勒卡德瀑布，从前萨浮和河黛米斯曾歌颂过它。这个岛和瀑布同名，在初升阳光的照耀下，已经看不到任何痕迹了。帆船沿阿尔巴尼亚海岸扯满风帆，向科孚岛开去。

如果尼古拉·斯科塔想在天黑之前赶到的话，那他白天还得赶二十多海里的路程。

这二十多海里对卡利斯塔号来说应该不算什么，它开足马力，船舷几乎和水面一般高。海上起风了，舵手必须全神贯注，因为现在是满帆。幸好桅杆很结实，帆缆索具几乎是新的，而且质量很好。

帆船快得好像是在参加国际风帆速度比赛。

就这样，他们靠近帕克索岛了。北面已经能看到科孚的山峰了。右边，阿尔巴尼亚海岸在遥远的地平线上勾勒出阿克鲁塞隆尼亚的影子。在爱奥尼亚这片繁忙的海域，到处是悬挂英国旗帜或土耳其旗帜的军舰。卡利斯塔号不忌讳任何一方。如果对方要他们停船接受检查，他们就立刻照办，船上既无货物又无文件，谁也弄不清楚他们究竟干的是什么勾当。

下午四点，帆船抢住一阵风进入了将科孚岛和陆地分开的狭窄航道。帆索绷得紧紧的，舵手转动舵柄四分之一周，以便贴紧风赶快登上南端的岬角。

航道入口处要比南边的景色好一些，加之阿尔巴尼亚沿岸当时还是不毛之地，野蛮荒凉，所以形成了对比反差。几海里之外，科孚岸边的海面骤然开阔起来，帆船只稍改方向，就从斜刺里插入了过去。岛上最长的地方有二十里，宽处只有六里，锯齿状的缺口把海岸弄得参差不齐，乱七八遭地延伸了六十五里。

大约五点，卡利斯塔号靠近小俄底修斯岛航行，这是连接卡里布罗湖和希腊老港口与大海的入口处。帆船继续绕着这个景色秀丽、长满芦荟和龙舌兰的地方前进。这里车水马龙，是个热闹地方，不少人跑到这里城南一里的地方去观赏美妙的风景，体验当水手和海员的新鲜感，航道另一侧的海平面上露出阿尔巴尼亚海岸线。帆船快速掠过卡达丘湾、众多的废墟以及达官贵人们的夏宫，左边是卡斯特拉德斯海湾，上面有一个叫斯特拉达·马利纳的小镇，连街道都算不上，只是个散步的去处。再前面是苦役犯监狱，以前似乎是个炮台，接着就看到科孚的房子了。卡利斯塔号绕过西德罗角，此处有个颇像军事小镇的城堡，里面很宽敞，包括一个司令部、军官宿舍和一个医院、一个希腊教堂，后来被英国人改成新教教堂。帆船径直向西，斯科塔船

长绕过圣·尼可罗角，沿海岸行了一段后，在离防波堤半链的地方抛锚靠岸了。

小艇上装备了武器，尼古拉·斯科塔和斯克佩罗坐在上面，船长腰上别了一把在美塞尼亚地区很流行的短刀。两人在卫生部办公楼前下船，出示了各人的有效证件。现在可以自由前往任何地方，两人约好 11 点回到船上。

斯克佩罗要负责卡利斯塔号的各种事务，来到城里的商业区，这里尽是弯曲狭窄的街道，到处是意大利文招牌和店名的小店铺，一片那不勒斯的喧闹与混乱。

尼古拉·斯科塔则来到科孚的高尚地区，他打算利用今晚打听些情况。

广场两旁种了许多美丽的树，延伸到城市 and 城堡之间，一条壕沟把它分开。川流不息的人流中有不少外国人，但又不同于节日的人流。一些信使走进由迈朗将军建在广场北面的王宫，又从圣·乔治门和圣·米歇尔门出来，总督府和块堡之间联系频繁，连希伦堡元帅雕像前的吊桥也放下了。

尼古拉·斯科塔混在人群中，他清楚地看出人们激动的情绪不同往常。他不需找人询问，更愿意倾听人们的谈话。最打动他的，是一个名字，每个人都不断重复着一个名字——沙克迪夫。

乍一听到这个名字，他觉得好奇，可他只是耸耸肩，继续走下广场，来到临海的台阶上。

一群凑热闹的人正围在这里的一个圆形寺院旁，这寺院是不久前为纪念托马斯·迈德兰爵士而修建的。几年后，还将在此竖起一根圆柱，以表示对他的后继者，霍华德·道格拉斯爵士的敬意，就连现任总督菲德烈·亚当爵士，人们也会为他塑一尊雕像，地点已选定在政府大厦门前。如果英国继续拥有对该地保护权，爱奥尼亚诸岛再不归入希腊版图的话，科孚的大街小巷恐怕到处都会充斥着总督们的塑像。不过，当时许多科孚人对这些铜像或石像并未加以指责，也许现在，他们中有些人综合过去的很多现象，会引起对联合王国的行政代表们的恶习的反感。

但是，这个有七万居民的古代高西尔地区，它的首府有两万居民，其中有不少正教徒、希腊基督教、犹太人，他们集中在某一个区域，就像移民区一样，在这样一个民族混杂的地方，自然会有各种不同的意见、看法和利益，可他们在提到一件事的时候却如此地异口同声，把所有的不同都溶进对一个名字的共同诅咒中去了。

“沙克迪夫！沙克迪夫！抓住海盗沙克迪夫！”

熙来攘往的人群中，有说英语的，意大利语和希腊语的，尽管在发这个名字时音不尽相同，但人们在诅咒时所带的恐惧却是一样的。

尼古拉·斯科塔只是听着，一言不发。从台阶高处能望见科孚的大部分海域，它像一个内湖一样被阿尔巴尼亚山脉环抱，夕阳给山峰镀上了一层金辉。

卡利斯塔号船长把目光转向港口，发现了明显的行动，无数的小艇向战舰驶去，战舰和城堡上的旗杆相互交换了信号后，隐藏在宽大的芦荟后面的大炮和掩体便消失了。

显然，对一个水手来说，他决不会弄错，这些信号意味着一批战舰将驶离科孚。如果是这样，那对科孚居民来说就是件大好事。

太阳已经隐没在岛上的山峰后面，在这个纬度上，黄昏非常短暂，夜色很快就会笼罩下来。

尼古拉·斯科塔认为该离开平台了。他走下台阶，让那群人怀着好奇和恐惧继续谈论吧。他迈着平静的步伐朝一排建筑的拱廊走去，拱廊的西边是阿尔姆广场。

那里有不少灯光明亮的咖啡馆，里面坐满了人。大部分是来聊天的，喝“饮料”的不多，科孚人使用“饮料”这个新词也有些年头了。

尼古拉·斯科塔在一张小桌前坐下，打算一字不漏地听听邻桌人的谈话。

“说真的，”一个斯特拉达·马利纳的船主说，“这年头做生意哪谈得上什么安全，东海岸一带没人敢拿贵重货物去冒险。”

另一个回答的是个肥硕的英国人，他就像坐在一大堆货物上一样——就像他们的议会主席——“瞧着吧，很快就找不到一个水手愿意在希腊群岛之间航行了，再也找不到了！”

“哦，沙克迪夫这家伙！……沙克迪夫这家伙！”从好几堆人里发出了恨恨的叫喊。

咖啡店老板心想：“大家喊这个名字把喉咙都喊哑了，该润润嗓子了！”

“西方塔号几点启航？”一个批发商问。

“八点，”科孚人答道，可他又用不太有把握的语气补充道：“光出发有什么用，要到了才算呀！”

“唉，会到的！”另一个科孚人叫道：“难道英国海军还奈何不了一个海盗……”

“还有希腊海军、法国海军和意大利海军！”一个英国军官冷冷地插了一句，他巴不得把每个国家都扯进这件不愉快的事情中去。

批发商站起来说：“时间快到了，如果想参加西方塔号的启航式，现在该走了！”

有人说：“别忙，不用急。再说，启航时会开炮的。”

人们继续他们以诅咒沙克迪夫为主题的谈话。

尼古拉·斯科塔认为现在是插话的时机了，他的语调中不带半点口音，让人听不出他是本地人。

“先生们，”他向邻桌点头致意：“我能不能向你们打听一下，今天大家谈论的西方塔号是条什么船？”

“是条巡航舰，先生。”有人回答，“这条炮舰是由英国、法国和科孚的大商人合伙购买、租用和装备的，船员也是各个国家的人，它就要由勇敢的斯特拉德纳船长指挥启航了！也许英国、法国战舰没能做到的事情，他将能做得到的！”

“哦！”尼古拉·斯科塔说，“是一条战舰要启航了！……要去哪片海域呢？”

“到能碰到大名鼎鼎的沙克迪夫的海域去抓住他、吊死他！”

“我很想知道，”尼古拉·斯科塔又说，“这个大名鼎鼎的沙克迪夫到底是什么人？”

“你问沙克迪夫是什么人？”科孚人吃惊得说不出话来。英国人赶紧接过话，先“噢”了一声以强调他的惊讶。

在科孚，这个名字妇孺皆知，竟然还有人问这样的问题，难怪他们如此惊讶。

卡利斯塔号船长马上发现自己的无知造成的反应，赶紧补充：

“我是外国人，先生们，我刚从扎拉来，可以说从亚德里亚海的尽头来

的，当然对爱奥尼亚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

“那就说说在群岛间发生的事吧！”科孚人叫道，“因为实际上，沙克迪夫就是在群岛一带干他的海盗勾当的！”

“哦，原来是关于一个海盗……”尼古拉·斯科塔说。

“一个海盗，一个土匪，一个海上盗贼！”英国胖子说：“对！沙克迪夫够得上这些恶名，你可以造任何词来形容这个恶棍！”

“哦，先生，这些词对我并不陌生，请你相信。可我不明白为什么全城都如此激动，难道是沙克迪夫威胁要到岛上来抢劫吗？”

“他敢！”批发商叫道：“他从不把脚伸到我们岛上来。”

“啊，真的吗？”卡利斯塔号船长说。

“当然，先生，如果他敢来，等着上绞架吧！对！岛上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一副绞索等在那里。”

“那种激动情绪从何而来呢？”尼古拉·斯科塔问：“我到这儿刚一个小时，不明白这种不安是……”

“是这样，先生，”英国人回答，“有两艘商船，‘三兄弟’号和‘卡纳蒂克’号，大约一个月前遭沙克迪夫抢劫，两艘船上的幸存水手都被他在的黎波里的市场上卖了。”

“哦，真是件讨厌的事，”尼古拉说，“沙克迪夫以后有后悔的时候。”

“所以，一部分商人联合起来武装了一艘战舰，速度极快，船员都是经过挑选的优秀水手，由勇敢果断的斯特拉德纳船长指挥，马上就要启航去捉拿这个沙克迪夫！看来被搞得一蹋糊涂的群岛间的生意有指望了，沙克迪夫也逃不出被捕的命运。”“做起来可不那么容易。”尼古拉回答。“你看城里这般激动，居民们都跑到广场上，是要等着看西方塔号启航！等它一下到科孚的航道里，马上会受到千万人的欢呼。”尼古拉·斯科塔已经打听到他想知道的一切。他谢过跟他谈话的人，站起身重新混入挤满广场的人群中。英国人和科孚人的话并不夸张，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几年来，沙克迪夫的恶劣行径让人痛恨不已。数不清的各国商船遭到过他的袭击，他既凶狠又嗜血成性。他从哪里来？是什么地方人？他属于北非沿岸的海盗帮吗？谁能说得清楚？从来没有人见过他。在他的炮火下没有人能活着回来，要么被打死，要么成为奴隶。也没有人能说清他到底乘的什么样的船。他不停地从一条船跳到另一条船上，有时是一艘东海岸的双桅快船，有时是速度极快的炮艇，他的船上总是挂黑旗。如果和他遭遇的是一条大船，他只要发现自己占不了便宜，就会马上逃之夭夭。在这群岛间有那么多秘密的角落，到哪里去找他？他熟悉所有的航道，他是个很好的水手，更是个可怕的袭击高手。他手下也是一帮不怕死的亡命之徒。他在每次战斗结束后，他都会让他们“当魔鬼”，就是随心所欲地大肆掳掠烧杀几个小时。所以，这帮人对他是俯首贴耳，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可以为他去死。任何严刑拷打都无法让他们开口出卖自己的头领。如果这样一批人跳上甲板，有谁能抵挡得住？尤其是商船。

不论何时，沙克迪夫是决不会投降的，有人说过这样一件事：一次，他的弹药打光了，就从地上的尸体上割下头来当炮弹打出去。

西方塔号肩负如此的重任，追捕的是这样一个人，难怪他的名字会在科孚城里引起如此的义愤。

一会儿，传来了一声炮响，炮台上闪起火花并冒出一股浓烟。这是启航

的炮声，西方塔号在炮声中滑进了航道，朝爱奥尼亚海域的南面驶去。

人潮拥向广场纪念碑的平台。

尼古拉·斯科塔由一种比好奇心更强烈的感情驱使，一使劲就挤到人群的第一排去了。

渐渐地，月光下出现了扯帆前行的炮舰的影子，它亮着一盏锚灯。

炮台上又打响了第二炮、第三炮。西方塔号也回了三声炮。火光照亮了船身。岸上的人欢声雷动。当最后的欢呼声传到炮舰上时，它已经绕过了卡达丘海角。

现在，一切又沉寂下来了。人群也逐渐散去。广场上只剩下稀稀拉拉的几个人。

尼古拉·斯科塔站在空旷的广场上足足沉思了一个小时，他的心和大脑还是不能平静下来，眼里闪烁着亮光，目光下意识地追逐着已经消失在岛的阴影后面的炮舰。

教堂的钟敲响了 11 点，他突然想起和大副约好了在卫生部办公楼前见面。于是急忙向码头赶去。

斯克佩罗在等他。

船长走到他身边。

“西方塔号炮舰下水走了！”

“啊！”斯克佩罗说。

“是的……是去追捕沙克迪夫的！”

“管它哪一艘，反正都一样！”斯克佩罗应了一句，指了指下面的小艇，小艇在激起层层波澜的水面摇个不停。一会儿，小艇靠上了卡利斯塔号。尼古拉·斯科塔跳上船说：“明天，埃利尊多家见！”

第七章意想不到的事

第二天，上午十点，尼古拉·斯科塔登上防波堤，径直朝银行走去。他不是第一次去，每回都是作为大主顾而受到款待的。

埃利尊多跟他很熟。大概还知道一些他的鲜为人知的事情。他甚至还知道，他就是亨利那天谈到的那位著名爱国妇女的儿子。可没有任何人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卡科斯塔号船长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银行家显然是在等他。他刚一到就有人把他带到了银行家的办公室。两天前从阿卡蒂亚发出的信就是他写的。他一走进去，银行家就小心地锁上门。现在，埃利尊多和他的顾客面对面在一起了。不会有人来打搅他们，也没人会听见谈话内容。

“你好，埃利尊多，”卡利斯塔号船长说着，就像在自己家一样随便地往沙发上一靠。“有半年没见到你了，尽管你经常能听到我的消息！所以呢，既然我从科孚经过，就当然得停下来，跟你叙一叙，问个好啊！”

“你可不是为了看我，跟我叙旧才来的，尼古拉·斯科塔，”银行家语调低沉地说，“好吧，你想找我干什么？”

“啊！”船长叫起来，“这才像我的老朋友埃利尊多！不讲感情，只谈生意！你的心早就被你收起来，藏进钱箱的秘密抽屉里了吧，——而且，你大概把钥匙也弄丢了！”

“能说说你来的原因和为什么给我写信吗？”埃利尊多说。

“说得对，埃利尊多！咱们直接了当，不开玩笑了！咱们谈笔大买卖，而且事不宜迟！”

“你在信上说有两件事，一件是关于生意上的往来，还有一件完全是私事。”银行家说。

“确实如此，埃利尊多！”

“那好，说吧，尼古拉·斯科塔！我想马上知道是哪两件事！”

银行老板的话说得很明确，他想这样一来，来客就只能尽快说明，而无须自己再费劲地找借口或托词了。可他讲话的低沉语调和他直接了当的话题形成了反差，显然，谈话的主动权并不在他的手中。

卡利斯塔号船长的脸露出了一丝笑意，可惜埃利尊多正低着头，什么也没有看见。

“咱们先说哪件事呢？”尼古拉·斯科塔问。

“先说私事吧！”银行家马上回答。

“我倒喜欢先谈生意。”船长语气坚定地说。

“那好吧，尼古拉·斯科塔！什么生意？”

“关于战俘人口的事，我们得在阿卡蒂亚接货。有两百三十七个人，男人、女人和孩子，要把他们运到斯卡潘托岛，从那儿再运到北非。当然，你是知道的，埃利尊多，咱们经常干这种营生，土耳其不见票据或现钱不会交货的，条件就是要一张签了字的期票。我来就是为了要你签个字，我想你是会同意的。我让斯克佩罗把汇票准备好了，马上送来。——应该没问题吧？”

银行家没说话。可他的沉默代表他已经答应了船长的请求。再说这也不是第一次了。

尼古拉·斯科塔漫不经心地说：“我得补充一下，这笔买卖准保赚大钱。因为奥斯曼帝国在希腊的作战行动已经失败了。欧洲列强参战了，纳瓦里诺

一仗土耳其损失惨重。如果停战，那就再没有俘虏买卖，再也没钱可赚了。所以这最后几批肯定能在非洲海岸卖上大价钱。和咱们以往比，赚头大得多，比如你那一份——你能在上面签个字吗？”

“我可以给你的汇票贴现，但我不能给你签字。”埃利尊多说。

“随你的便，埃利尊多，”船长回答，“但我更希望你签字。从前你给咱签字可是从不犹豫的呀！”

“从前和今天不一样。”埃利尊多说。“今天我对这一切有了另外的想法。”

“啊，真的！”船长叫道。“行啊，悉听尊便。——我听说你想退出生意，洗手不干了？”

“是的，尼古拉·斯科塔。”银行家语气坚定地说，“至于你的事，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合作……既然你坚持要我做！”

“我坚持要你做，埃利尊多，”尼古拉·斯科塔生硬地说。

然后他站起来，在屋子里转了几圈，不住用眼睛盯住埃利尊多，最后站在他面前，说：

“埃利尊多老爷，”他用揶揄的语气说，“既然你打算退出，说明你已经赚够了？”

银行家一言不发。

“好吧，”船长又说，“那你用这挣来的几百万干什么呢？总不能带到另一个世界去吧？见上帝就不必带这些了。你死了，这些钱给谁？”

埃利尊多固执地不开口。

“肯定给你的女儿，”尼古拉·斯科塔说，“给漂亮的哈德济娜·埃利尊多！她将继承她父亲的财产！对，就是这样！可她又能怎么样呢？独自一人，守着那么多钱？”

银行家挣扎了一下，站起身来，不堪重负似地迅速地说道：

“我女儿不会一个人的！”他说。

“你把她嫁出去？”船长说，“请问你嫁给谁？那个男人在他知道了她父亲的大笔财产是怎么来的以后，还会娶哈德济娜·埃利尊多？我还要说，当她本人知道了真相，她敢接受谁的求婚？”

“她怎么会知道呢？”银行家说，“到目前为止她什么也不知道，谁会对她说呢？”

“我，如果需要的话！”

“你？”

“我！听着，埃利尊多，好好考虑一下我的话，”卡利斯塔号船长故意用无耻的腔调说，“我不会再说第二遍的。这一大笔财产，主要是靠我，我们一起干的营生挣的，我是提着脑袋冒险干，你坐地收钱！都是靠贩卖抢劫来的货物，在独立战争中买卖俘虏人口赚的钱，填满了你的钱箱，数目不小，有好几百万了！好吧，这好几百万应该归我！我是没有成见的，你很清楚我这个人！我是不会追究你的钱打哪儿来的！战争结束了，我也洗手不干了！而且我也不愿意独自生活，所以我要，你听明白了，我要哈德济娜·埃利尊多成为尼古拉·斯科塔的老婆！”

银行家一下子跌坐在椅子上。他知道自己逃不出这个人的手心，他们两人当了那么久的同伙。他也深知卡利斯塔号船长在任何事情上都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他毫不怀疑，如果需要，他会把发生在这所房子的事说给每一

个人听。

要想堵住他的嘴，表示拒绝，就得冒险争吵，埃利尊多只有一个借口，于是他毫不迟疑地说：

“我女儿不能做你的老婆，尼古拉·斯科塔，因为她要做别人的老婆！”

“别人！”尼古拉·斯科塔叫起来，“这么说我还来得真巧！银行家埃利尊多的女儿嫁人了？”

“五天以后！”

“她和谁结婚？”……船长问，声音因为愤怒而有些颤抖。

“一个法国军官。”

“一个法国军官！不用说，肯定是援助希腊的志愿者吧？”

“是的。”

“他叫什么名字？”

“亨利·达尔巴莱。”

“好吧，埃利尊多老爷，”尼古拉·斯科塔靠近银行家，逼视着他的眼睛：“我再重复一次，当这位亨利·达尔巴莱上尉知道了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不会要你的女儿，当你的女儿知道了她父亲的钱是怎么来的，她就再也不会指望成为亨利·达尔巴莱的老婆了！如果你今天不解除这门婚姻，明天它就会自己解除，因为明天，未婚夫妻会知道一切！……对！……对！……见鬼，他们会知道的！”

银行家又一次站起来。他盯住卡利斯塔号船长，确定自己没有弄错，用绝望的声调说：

“好吧！……我去自杀，尼古拉·斯科塔，我将不再是女儿的耻辱！”他说。

“不，你将是她一辈子的耻辱，你死了，她也摆不脱她父亲开的是群岛间的海盗银行的事实！”

埃利尊多又一次跌坐下去，再也说不出话来。于是船长补上一句：

“就为这个，哈德济娜·埃利尊多不能当亨利·达尔巴莱的老婆，不管她愿不愿意，她都得当尼古拉·斯科塔的老婆！”

谈话又延续了半个多小时，一方不断恳求，一方不断威胁。显然，尼古拉·斯科塔并非为了爱情，他只是为了这几百万财产，而且他听不进任何道理。

哈德济娜·埃利尊多丝毫不知道这封通知卡利斯塔号船长要来的信。可自从那天以后，她似乎察觉到父亲比平时显得更加忧郁，更加阴沉，好像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压得他难以承受。那天，当尼古拉·斯科塔出现在银行门前，她对他生出了一种天生的反感，而且还有隐隐不安。在战争后几年里，尼古拉·斯科塔来过几次，所以哈德济娜认得他。他总是盯着她看，让她觉得讨厌，尽管他从不像别的客人那样与她寒暄。姑娘注意到了，每次卡利斯塔号船长来过以后，父亲就要消沉一段时间，而且还带有恐惧的感觉。直觉使她不喜欢这个人，虽然没有什么具体事情。哈德济娜从没对亨利谈起过这个人。他们无非是业务上的联系。至于埃利尊多的业务，他所做的买卖，她一点不知道是什么性质，父亲在谈话中从不涉及。青年军官就更不知道他们的关系，不仅仅是银行家与尼古拉·斯科塔之间的关系，也不知道船长与他从柴达里战场上救出来那位英勇的妇女之间的关系。不过，克查利斯和哈德济娜一样有几次见到了银行家在账房接待尼古拉·斯科塔。他也和年轻姑娘

有同样的感觉，只是由于他天性爽朗果断，这种情感在他身上就是以另一种方式表现出来的。如果说姑娘是尽量避开这个人的话，克查利斯则是像他自己说的，制造机会接触他，瞅空子“狠狠打在他的腰上”。“当然，我不能这么做，”他想，“但是会有机会的！”因此，卡利斯塔号船长这次来拜访银行家埃利尊多，让克查利斯和姑娘感到不快。当尼古拉·斯科塔没有透露任何有关谈话内容就离开房子，朝港口走去时，他们两人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埃利尊多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一个小时。甚至听不到他在里面移动的声音。因为他吩咐过了，没有他的允许，他女儿或克查利斯都不能进去。由于谈话延长了时间，他们的焦虑随着时间在增长。突然，埃利尊多按响了铃——声音有些畏缩，是一只失去自信的手按的。克查利斯推门进去，门已经从里面打开，来到老板面前。埃利尊多坐在他的高背椅上，神情沮丧，好像跟自己打了一场硬仗。他抬起头看着克查利斯，好像认不出他似的，把手支在额头上：

“哈德济娜呢？”他用虚弱的声音问。

克查利斯作了一个肯定的手势走了出来。过了一会儿，姑娘来到父亲跟前。他低着眼睛，用抖动的嗓音，直接了当地说：

“哈德济娜，你得……，你得取消同亨利·达尔巴莱上尉的婚约！”

“你说什么，父亲？……”姑娘惊叫起来，这意想不到的打击一下击中了她的心。

“必须这样，哈德济娜！”埃利尊多强调。

“父亲，能说说你为什么失言吗？为什么对我，对他说话不算数呢？”姑娘问道，“我从来不曾违背过你的意愿，你是知道的，这次，我也不会为此和你争，管它是什么理由！……可是，你得告诉我到底是为什么你不许我和亨利·达尔巴莱结婚？”

“因为你得，哈德济娜……你得当别人的妻子！”埃利尊多嗫嚅着。

虽然他的声音很低，可女儿还是听到了。

“别人！”她说，这第二次打击并不比第一次轻。“这人是谁？”

“是斯科塔船长！”

“是这个人！……怎么是这个人！”

她下意识地说了这句话，并扶住桌子，免得自己倒下去。

这个决定现在在她心中激起了反抗的意识：

“父亲，也许你是迫于某种我不知道的压力而作的这个决定。不过，我想你正犹豫是否告诉我这些秘密！”

“什么也别问，”埃利尊多说，“没什么！”

“没什么？……父亲！……那好！……不过，为了服从你，我可以不嫁给亨利·达尔巴莱……但我决不嫁给尼古拉·斯科塔……否则我就去死！……你也不愿意我死吧？”“必须这样，哈德济娜！”埃利尊多重复道。“可这关系到我的幸福！”姑娘叫道。“关系到我的荣誉，我的！”

“埃利尊多的荣誉要靠别人，而不是自己吗？”哈德济娜问。

“是的……靠另一个人！……而这个人……就是尼古拉·斯科塔！”说着，银行家站了起来，他目光惊慌，面部扭曲，好像脑溢血发作了一样。

看到这副样子，哈德济娜恢复了镇定，她一面退出去，一面说：

“好吧，父亲！……我答应你！”她这一辈子就此完了，可她明白在她父亲和尼古拉·斯科塔之间，一定有着可怕的秘密。她知道父亲被那个可恶

的家伙攥在了手里！……她屈服了，把自己给牺牲了！……她父亲的荣誉需要这种牺牲！

克查利斯把快要昏倒的姑娘抱在怀里，把她送回自己的房间。听她讲述了刚刚发生的一切，她可知道自己放弃的是什么呢？……克查利斯心里对尼古拉·斯科塔恨之入骨。

一小时后，亨利·达尔巴莱来到银行。女佣告诉他小姐不能见他。他要见银行老板，……老板不见他。他想跟克查利斯说几句话，……克查利斯也不在。

亨利回到旅店，感到非常不安。他从未受到过这样的冷遇。他在深深焦虑中，等待晚上再去。

六点钟，有人给他送来一封信。他看了看地址，认出这是埃利尊多的笔迹。信只有短短几行：

“亨利·达尔巴莱先生：特通知您与银行家埃利尊多的女儿婚约已被取消。原因与先生本人无关，婚礼不再举行，亨利·达尔巴莱从即日起停止到本府拜访。

埃利尊多”

一开始，青年军官根本不明白自己读的是什么意思。然后，他又读了一遍……他完全懵了。埃利尊多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突然变成这样？昨天晚上，当他离开那所房子时，里面还在为他的婚礼作准备！银行家待他跟平常一样。至于姑娘，一点看不出她的感情有什么变化呀！

“啊，对了，哈德济娜没有在信上签名！”他对自己说。“信上只落了‘埃利尊多’！……不，！哈德济娜不知道，她一点不知道她父亲给我写的什么！……他改主意是瞒着她的！……可为什么？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啊！我知道挡在我和哈德济娜之间的障碍是什么了！”

既然他已经不能到银行老板的家里去了，他就写了一封信，“有充分的理由需要知道于婚礼前解除婚约的原因。”

没有回信。他又写了一封，又写了两封：好像都石沉大海了。

于是他又给哈德济娜写。他以爱情的名义请求她，给他回信，哪怕她的回答是拒绝他，甚至永不相见！……可还是没有回答。

也许信没有到姑娘手中。至少亨利是这样认为的。他了解她的性格，确信她一定会回信的。

于是，这位失望的青年军官到处寻找克查利斯。他总在银行附近转悠。可这也没用。也许，克查利斯遵从老板的旨意，也许是听从了哈德济娜的恳求，总也不出来。

10月24日、25日两天就这么白白地过去了。在无法形容的痛苦中，亨利觉得他简直无法忍受了！

他错了。

26日这天，他听到的消息，对他是更加可怕的打击。

不仅仅是他和哈德济娜的婚约解除了，这已经闹得满城风雨，而且哈德济娜·埃利尊多要和别人结婚了！

亨利被这个消息彻底击垮了，另一个人将做哈德济娜的丈夫了！

“我一定要知道这个人是谁！”他喊叫着，“不管这个人是谁，我都要知道！……我要追到他面前！……我要跟他谈谈！……而且他必须回答我！……”

青年军官很快就知道了谁是他的情敌。他看见他走进那房子，等他出来就跟在后面，一直跟到港口，防波堤下有只小艇等着，他看着他登上一艘三桅船。

这就是尼古拉·斯科塔，卡利斯塔号的船长。

10月27日。亨利得到确切的消息，尼古拉·斯科塔和哈德济娜·埃利尊多的婚期快到了，因为婚礼的准备工作正在加紧。结婚仪式定于本月30日在圣·斯比里雄教堂举行，这正是亨利原定的结婚日子啊！只是新郎不是他，换了个不知从哪儿钻出来，要到哪儿去的破船长！

亨利气得不能自持，决定去找尼古拉·斯科塔决斗，哪怕一直追到教堂的圣坛下。不杀掉他，就被他杀死，至少不会那么窝囊，结束这难以忍受的局面。

不管他在心里说多少遍，“这门婚姻是埃利尊多定下的，这个丈夫是她父亲给安排的，”可无济于事，他无法平息自己的愤怒。

“对了，她是被迫的！……这个男子给她施加了压力！……她牺牲了自己！”

28日一整天，亨利到达试图碰上尼古拉·斯科塔。他在他平常上岸的地方监视，在他去银行的路上等，可都没见到他的影子。再过两天，那可恶的婚姻就要举行了。——两天，就这两天，他一定得设法到姑娘身边，或者当面和尼古拉·斯科塔决一死战！

可是，29日晚上六点左右，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使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

下午，人们纷纷传说银行家脑溢血发作。

实际上，埃利尊多两小时以后就死了。

第八章为了两千万

这突如其来的事情，结果怎么样，谁也不能预言。亨利一听到这个消息，自然想到这个结局将对他有利益。不管怎么说，哈德济娜的婚期肯定要推迟。尽管年轻姑娘处在深深的悲痛之中，青年军官还是立刻来到斯特拉德·瑞勒街的房屋里，可他既没有见到哈德济娜，也没看见克查利斯的影子，只能等着。

“如果说和这个斯科塔船长结婚是哈德济娜屈从于她父亲的意愿，”他暗想：“现在她父亲不在了，婚约也就不算数了！”

这个推理是正确的。由此我们可以推断，亨利的机会增加了，而斯科塔的自然就减少了。

这很自然，第二天一早，由斯克佩罗提起话头，斯科塔船长和他的大副就此事进行了讨论。

是卡利斯塔号的大副在早上十点回到船上时，把埃利尊多的死讯带来的，——现在全城都知道了。

有人以为尼古拉·斯科塔一听到这个消息准会大发雷霆，可他却无动于衷。船长很会控制情绪，而且不轻易指责已经发生的事情。

“啊，埃利尊多死了？”他只是简单问了一句。

“是……他死了！”

“有可能是自杀吗？”尼古拉·斯科塔低声地，好像自言自语地说。

“不，”斯克佩罗回答，他听见了船长的话，“不是！医生们都认为是脑溢血引起的……”

“突发性的？……”

“差不多。他马上就失去了知觉，死前一个字也没说！”

“这样也好，斯克佩罗！”

“那当然，船长，反正阿卡蒂亚那笔生意已经成了……”

“完全……”尼古拉·斯科塔说。“我们的汇票已经预付了。现在你可以一手交钱，一手接货了。”

“嘿，见鬼，现在正是时候！”大副叫道。“如果这笔买卖做成了，那另一笔呢？”

“另一笔？……”尼古拉·斯科塔平静地说，“好吧！这一笔也让它该成交的时候就成交吧！我没看出形势有什么变化，哈德济娜将继续遵从她死去的父亲，就像他活着时一样，为了同一个理由。”

“这么说，船长，”斯克佩罗又说，“你不想放弃这件事？”

“放弃？”尼古拉·斯科塔用表示坚定意志，要扫除一切障碍的声音叫道：“你说，斯克佩罗，这个世界上有谁在一伸手就能拿到两千万的时候竟然放弃？”

“两千万！”斯克佩罗边笑边点头。“对，我就估计这个老埃利尊多有两千万的财产！”

“这可是一大笔清清楚楚的有价证券。”尼古拉·斯科塔又说，“而且可以立刻兑现的。”

“要尽快成为合法拥有者，船长，因为现在都归美丽的哈德济娜·埃利尊多所有……”

“对，应该归我，是我的！斯克佩罗，别担心！我一句话就能毁掉她老

爹的名声，死了也一样！他女儿关心他的名誉胜过财产！但我不会说的，也没什么可说的！我过去对她老爹施加的压力，今后也一样用来对付她！她会乖乖地带着两千万的嫁妆作尼古拉·斯科塔的老婆。斯克佩罗，你要是不信，你就算不认识卡利斯塔号船长！”

尼古拉·斯科塔带着十足的自信，以至于本来没有什么信心的大副，也开始相信头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不会影响船长实现他的计划，只不过是时间推迟的问题。

尼古拉·斯科塔唯一要考虑的是推迟多久。第二天他去参加了富翁埃利尊多的葬礼，葬礼很简单，邀请的人也不多。他在那个场合碰上亨利·达尔巴莱，可他们只是相互打量了一下，什么也没有发生。

埃利尊多死后的五天里，卡利斯塔号船长无法见到年轻姑娘，账房的门关得紧紧的。就好像银行随着他的主人一起死了。

另一方面，亨利也并不比船长幸运，他没有见到过她，写信也没有回音。不由得让人怀疑那姑娘是否已经在克查利斯的保护下离开了科孚，因为哪里也找不到克查利斯。

然而，卡利斯塔号船长压根就没想要放弃他的计划。总是对自己说只是时间推迟一点罢了。靠了斯克佩罗和他自己的坏主意，到处散布尼古拉·斯科塔要和哈德济娜结婚的谣言，使得人人信以为真。现在只是在等服丧期过去，也要等银行一切恢复正常。

至于富翁留下的财产，大家都知道数字庞大，只是当街头巷尾谈论的时候被夸大了，被夸大了十五倍。是呀，大家肯定埃利尊多的遗产不少于一亿！年轻的哈德济娜，多幸运的女继承人，尼古拉·斯科塔，多幸福的男人，他将把她娶到手！在科孚的大街小巷，偏远村落，人们谈论的都是这个话题。人们一群群地涌到斯特拉达·瑞勒街，看看这个著名的老房子，里面有那么多的金钱，因为支出很少，应该还留下很多！

这确是一笔庞大的财产，差不多有两千万，正像尼古拉·斯科塔和斯克佩罗说的，都是很好兑现的证券，而不是地产。

这也是在银行家死后，哈德济娜所知道的，克查利斯和她一起了解到的。但他们还没有弄清楚这庞大数目的来源。由于克查利斯对于银行和账房里的事务比较熟悉，他经手过许多票据和账本，所以查起来不太困难。显然，埃利尊多曾想毁掉部分文件，但没来得及，死亡提前把他带走了。所有的单据、账本都在，一切就会水落石出。

哈德济娜和克查利斯现在对这两千万的来源太清楚了！这是一笔在多少肮脏的交易，多少苦难与不幸上堆积起来的财富啊！用不着再查了！这就是为什么尼古拉·斯科塔能牵着埃利尊多的鼻子转！他们是同谋！他只要说一个字就可以毁了他！而只要他不泄露，他就可以不露痕迹！所以，他要从父亲身边夺走女儿作为保持沉默的代价！

“可怜的人啊！……可怜的人！……”克查利斯不停地叫着。

“别说了！”哈德济娜说。

他不说了。因为他感到这些话不仅会传到尼古拉·斯科塔耳朵里，而且还会传得更远。

这种局面很快就改变了。而且，为了大家的利益，应该由哈德济娜来解决。

埃利尊多死后第六天，晚上七点，尼古拉·斯科塔被邀请立刻到银行去，

克查利斯在码头的阶梯上等他。

克查利斯传话的语调远远谈不上友善。不过当他和船长说话时，声音倒是挺温和，很有吸引力。只是尼古拉·斯科塔可不是用点甜言蜜语就能哄住的。他跟着克查利斯一直来到账房。

周围的人看到尼古拉·斯科塔走进这座一直门窗紧闭的房子里，都认为他要交好运了。

尼古拉·斯科塔在哈德济娜父亲的办公室里见到了她。她坐在桌前，上面堆满了纸张、文件和账本。船长明白姑娘已经知道了这里的生意往来，这点是没错。可她是否知道了她父亲和群岛间海盗的关系呢，尼古拉·斯科塔暗想。

船长一进来，哈德济娜马上站起来，——这样就避免请他坐下——她示意克查利斯出去。她穿着丧服，神色凝重，因缺少睡眠而眼睛疲倦，整个人看上去极度虚弱，但精神毫不萎靡。这次谈话，对每个人都关系重大，所以要时间保持镇定。

“我来了，哈德济娜·埃利尊多，听候你的吩咐，你为什么要我先问呢？”

“有两个原因，尼古拉·斯科塔。”姑娘直接了当地说：“首先我要告诉你由我父亲订的婚约，应该取消，我们之间不再有任何关系。”

“在我看来，”尼古拉·斯科塔冷漠地说：“我的回答是：哈德济娜·埃利尊多，你是否考虑过这样说的后果？”

“是的，我考虑过。你必须明白我的决定是不会更改的，因为我不想再知道埃利尊多银行和你以及你们那一伙人之间做的什么性质的交易，尼古拉·斯科塔！”

这个明白无误的回答显然激怒了卡利斯塔号船长。他曾以为哈德济娜会以某种温和的方式告诉他取消婚约，他也打算好了如何把她父亲和他之间的关系抖出来，迫使她就犯。可她已经知道了一切，这本来是他手中的一张王牌，现在对她却不起作用了。他不相信自己已被人缴了械，于是用几分嘲讽的口气说：

“你已经知道了你父亲做的事情，你知道你将承担的责任吗？”

“我会的，尼古拉·斯科塔，我会一辈子承担的，这是我的义务！”

“我能否认为，”尼古拉·斯科塔说：“亨利·达尔巴莱上尉……。”

“别把亨利的名字扯进来！”哈德济娜激动起来。

然后她镇定下来，为避免对方就此纠缠，她又说：

“你知道的，尼古拉·斯科塔，亨利·达尔巴莱上尉永远不会娶银行家埃利尊多的女儿！”

“他很难缠的！”

“为什么？”

“因为他不会娶一个父亲是开海盗很行的女继承人！不会！一个正直的人决不会接受用卑鄙的方式弄来的钱财。”

“我看我们尽说些和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无关的事。”尼古拉·斯科塔说。

“我们之间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请允许我提请你注意，你应该嫁给斯科塔船长，而不是达尔巴莱上尉！你父亲的死也不能让你随意改变过去的决定。”

“我遵从我的父亲，”哈德济娜说，“我遵从他的意思，却并不知道他

要我牺牲的真正动机！我现在明白了，我可以帮他挽回声誉！”

“既然你知道，……”尼古拉·斯科塔说。

“我知道，”哈德济娜打断他：“我知道你是他的同谋，你把他拉进肮脏的交易中，你让银行赚进几百万，可以前，银行的声誉很好！我知道你威胁他，如果不把女儿嫁给你，就要揭发他的不光彩的行为！可是，尼古拉·斯科塔，你从没想过，除了听从我的父亲嫁给你外，我还可以做点别的事吗？”

“行了，哈德济娜·埃利尊多，我不想跟你罗嗦！如果你父亲活着时，你为他的名誉着想，那他死了，你也一样得为他牺牲。要是你坚持不肯履行你我之间的婚约……。”

“你就把一切都兜出来，尼古拉·斯科塔！”姑娘带着如此的轻蔑和厌恶叫起来，倒让那个无耻的家伙胀红了脸。

“是的……一切！”他说。

“你不会那样做的，尼古拉·斯科塔！”

“为什么不会？”

“因为这等于你在揭发自己！”

“揭发我，哈德济娜·埃利尊多！你想想，这些生意有哪笔是以我的名义做的？你以为是我，尼古拉·斯科塔，在群岛间穿来穿去，贩卖俘虏人口吗？不！根本就没我的份，你如果逼我，我就要讲！”

姑娘使劲盯住船长的脸，她的眼眼因为正义而充满勇气，和船长那双令人惧怕的眼睛针锋相对，毫不退缩。

“尼古拉·斯科塔，我一句就可以驳倒你，你要和我结婚，既非同情，更非爱情！你只是想得到我父亲的这笔财产！是的，我可以对你说：这就是你想要的几千万！……瞧，就在那儿……拿去吧！……拿了走吧！……永远别让我见到你！……可我不会这样做，尼古拉·斯科塔！……这几千万，我继承了……你不会得到的！……我要留着它！……我要用它来做合适的事情！……不！你得不到的！……现在你赶快出去！……离开这个房子！……出去！”

哈德济娜伸出一只手臂，高昂起头，好像在诅咒船长，就像几个星期前，安德罗妮卡站在老家的门前诅咒她的儿子一样。但是如果说尼古拉·斯科塔在他母亲的手势前退缩了，这次他却坚决地走到姑娘跟前：

“哈德济娜·埃利尊多，”他用低沉的声音说：“我要定了这几千万！……不管用什么方法，它该归我……我将拥有它！”

“不！……我宁原把它毁掉，或是扔进海湾！”哈德济娜答道。

“我说了，我会得到的！……我想要！”

尼古拉·斯科塔抓紧姑娘的胳膊，他十分冒火，克制不住自己了，他的眼睛露出了凶光，看来想把她弄死！

哈德济娜看清了处境不妙。死！他现在就可以致她于死地！她并不怕死，可充满活力的姑娘还有自己的打算，她还不死。

“克查利斯！”她叫道。

门打开了，克查利斯走了进来。

“克查利斯，把这个人赶出去！”

尼古拉·斯科塔还没来得及转身，就被两支铁臂抓住了。他觉得快要窒息了。他想说话、喊叫……可他被勒得紧紧的，挣不开也叫不出。他被勒得半死地扔到门外。

克查利斯只对他说一句话：

“我不杀死你是因为她没叫我杀你！等她对我说了，我就会做的！”

他关上了门。

这个时候，街上已经没有行人。没有人看见刚才发生事情，即尼古拉·斯科塔被赶出了埃利尊多银行。可人们看到他进去了。这就够了。亨利知道尼古拉·斯科塔被邀请进去了。而自己却被拒之门外后，不由也和大家一样，认为卡斯塔号船长已经和姑娘两情相悦，谈婚论嫁了。

这对他是什么样的打击！尼古拉·斯科塔居然在自己被无情挡在外面的屋里受到款待！他甚至气得想诅咒哈德济娜，谁到了这种地步都会这样做的。可他还是控制住了自己，爱情战胜了愤怒，虽然表面看来，姑娘似乎不爱他了：

“不！不！……这不可能！……她……和这个人！……这怎么会？……怎么会呀！……”他叫嚷着。

尽管对哈德济娜一再威胁，可经过考虑，船长还是决定保持沉默。这个威胁了银行家一辈子的秘密，他决定只字不提，这样他反而进退自如，随时都可以打这张牌。

这是他和斯克佩罗达成的共识。他毫无保留地把在银行里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大副。大副建议他守住这个秘密，静待事态的变化，时机成熟了再干不迟。让他们感到不安的是，女继承人不愿放弃财产买回秘密！为什么？他们一点也不明白。

接下来的日子，一直到12月12日，尼古拉·斯科塔没有离开过他的船，他千方百计要达到自己的目的，他还指望运气会转好，他不光彩的一生总在碰运气……这次，他的算盘打错了。

亨利·达尔巴莱现在被撇在了一旁，他想见姑娘的决心一点没动摇，他决不灰心。

12号晚上，一封信送到了他的旅馆。他感到这封信是哈德济娜写的。他拆开信封一看签名，果然是她。

信只有几行字，是姑娘亲笔写的，信的内容如下：

“亨利：

父亲的死还给了我自由，但是你得放弃我！银行家埃利尊多的女儿配不上你！我永远不会嫁给尼古拉·斯科塔，他是个可怜虫！但我也不能属于你，一个如此正直的人！原谅我，别了！

哈德济娜·埃利尊多”

看了信以后，亨利来不及多想，立刻跑到斯特拉达·瑞斯街的大房子前……。

大门紧闭，空空荡荡，没有人，好像哈德济娜已带着忠实的克查利斯离开此地，永远不再回来了。

第九章烽火燃群岛

西奥岛，更普遍的叫法是开奥斯岛，坐落在爱琴海中，士麦那海湾以西，临亚细亚沿海一带。西奥岛北面是莱斯博斯岛，南接萨摩斯岛，属于斯波拉德岛屿群，它位于整个群岛的东部，周长不到四十法里。贝利南山，现在叫艾利亚山，俯瞰全岛，最高峰离海平面约有二千五百尺。

岛上的主要城市有沃里索、皮提斯、德尔费尼翁、勒科尼亚、高加查和它的首府西奥。1827年10月30日，法布维埃上校派遣的一支远征军小分队在此登陆，有五百名正规军、两百骑兵还有一千五百名西奥人组成的非正规军和十门榴弹炮、十门加农炮。

欧洲列强在纳瓦里诺的介入并未彻底解决希腊的问题。英、法、俄只有限地给予希腊新政府以援助。当然这无法满足希腊政府的需求。它需要整个希腊大陆、克里特岛和西奥岛自治所必备的援助。因此，当缪乌利斯把克里特岛作为目标，杜卡斯以陆地为目标时，法布维埃则在西奥岛登陆。

希腊人想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回这个优良岛屿，它被誉为斯波拉德项链上最美丽的一颗珍珠。它的天空是亚细亚最明媚的，气候宜人，既无酷暑也无严寒，微风吹送清新的空气。因此，在荷马所作的颂歌中——据说荷马就是西奥岛上的人——诗人形容它“丰腴之极”。岛西部，出产美酒和上等的蜂蜜。东部，遍种香橙和柠檬，其果实西欧享有盛誉。岛南，漫上遍野是乳香黄边木，它产的一种乳胶——马迪脂，在各种工艺、医学有广泛用途。这是当地的巨大财富。此外，托众神的福，还有大片的无花果。椰枣、杏、石榴、橄榄以及南欧地区生长的各种美丽的乔木林。

政府当然把它纳入了新王朝的范围。因此，勇敢的法布维埃，不管别人如何给他泼冷水，他还是果断地接受了征服它的使命。来为它抛洒热血了。

在这一年的最后几个月里，土耳其人并没有停止过在希腊半岛的烧杀掳掠，就在他们登陆的前夜，土耳其人在纳夫普利翁、伊斯特里亚岬角大肆骚扰了一番。具有外交手腕的法布维埃的到来，可能会结束希腊的内讧，把政权统一起来。尽管俄国人六个月后对苏丹宣战，并前来帮助希腊新王朝，但易卜拉欣仍占领着中部和伯罗奔尼撒的大部分地区。八个月后，即1828年7月6日，占领者准备撤出这个被他们蹂躏、践踏，制造了无数苦难的国土，到了九月，不会再有一个埃及人呆在希腊的领土上，但就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这些野蛮的军队也不会放过一次作恶的机会。

既然土耳其人和他们的同盟者还盘踞在伯罗奔尼撒到克里特岛沿岸的某些城市，那这一带海面上聚集了大批的海盗也就不足为奇了。如果说他们给群岛间的商船运输造成了极大危害的话，那倒不是因为希腊的战舰统帅们，如缪乌利斯、杜卡斯等停止了追剿，而是因为他们为数众多，让巡航舰队顾不过来。所以通过这一带是完全谈不上安全的。从克里特岛到麦特兰岛，从罗德岛到纳格尔蓬，整个群岛狼烟四起，烽火连天。

就连西奥岛的周边，也常遭到这帮由各国、各种族的败类纠集成的海盗的袭击和滋扰，他们还去支援被法布维埃包围而龟缩城中的帕夏。

大家还记得，爱奥尼亚群岛的大商人们。因为担心这种情况会在东海岸蔓延，便联合出资武装了一艘舰艇，专门用来追捕这帮海盗。五个星期以来，西方塔号离开了科孚，在群岛间的海面巡查。它摆脱了几次危险情况，截获了许多可疑的船只，要坚定它继续完成任务的决心。它在普萨拉岛、西罗群

岛、泽亚岛、利姆诺斯岛、桑托林岛等海域多次取得胜利，在英勇的船长斯特拉德纳的指挥下，屡建战功。只是，他们一直没有遇上那个行踪诡秘的沙克迪夫，他一出现就会造成血腥灾难，大家常听到他的名字，却从没见到过他。

大约十五天前，11月13日，西方塔号出现在西奥岛屿一带。就在这一天，法布维埃带人对海盗进行了一次快速袭击。

可自从这以后，再也没有西方塔号的消息，没有人能说得上来它到底在群岛间的哪一片海域追击那帮海盗。人们对此有些担心。在这片岛屿星罗棋布的海面，很少有船航行了几天而不被发现的。

就在这种情形之下，11月27日，亨利·达尔巴莱在离开科孚八天后，抵达西奥岛。他来和他的老上级会合，继续同土耳其人作战。

哈德济娜的失踪给了他致命的打击。姑娘虽然认为尼古拉·斯科塔是个可怜虫，配不上她，但也拒绝了曾经接受过的亨利，说自己配不上亨利！这里面有个什么样的谜？应该从哪里入手解开它？难道她那平静、纯洁的生活还有另一面？是否和她父亲有关？可是，在银行家和尼古拉·斯科塔船长之间有什么关系？

谁能回答这些问题？银行已经关闭。克查利斯一定是和姑娘一起离开了。亨利只能依靠自己去解开埃利尊多家的谜。

他曾想寻遍科孚的每一个地方。也许哈德济娜在某个不为人知的地方躲了起来？要知道整个岛屿上有无数小村子，一个人很容易在那里找一个避难所。对于成心躲避的人来说，二十来个地方都是很好的藏身之处，亨利走遍了大街小巷，甚至搜寻过那些小茅屋，可哪里也没有姑娘的芳踪。

一个新的情况使他确信姑娘已经离开了科孚。有人说，在一个叫阿里巴的小港，几天前开出去一条轻便小艇，带走了两位乘客，他们是秘密租用这条船的。

但这只是一个不确切的说法。可是不久，另一件事情和日期加深了青年军官的忧虑。

当他回到科孚的时候，听说那艘三桅帆船也起航了，最严重的就是，它出发的日子正好是哈德济娜失踪的日子。是否要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呢？姑娘和克查利斯也许同时落入圈套，被人用暴力劫持了呢？她现在是否在卡利斯塔号船长的手中？

这些想法简直撕碎了亨利的心。可有什么用？到世界的哪个角落去找尼古拉·斯科塔？这个冒险家骨子里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卡利斯塔号来无影，去无踪，形迹可疑！当青年军官恢复了理智后，又打消了这个怀疑，既然姑娘说自己配不上他，既然她不愿再见到他，当然她会在克查利斯的保护下远走高飞。

既然事已至此，亨利就无法找到她。也许她出于爱国热情，到战斗还在进行的地方去了？也许她用可以自由支配的一大笔钱去支援独立事业了？她为什么不能学波波丽娜、莫代娜、安德罗妮卡及其他人的样子，她曾经那样地赞赏过？

于是，亨利确定哈德济娜不在科孚，决定自己再次加入志愿军团。法布维埃上校正带领正规军在西奥岛，他决定去找他。亨利离开了爱奥尼亚岛，穿过希腊北部，经过帕特拉和勒帮特湾，驶过爱琴海，逃脱了海盗的魔爪，经历千辛万苦才到达西奥岛。

法布维埃热烈欢迎青年军官的归队，他非常赏识这个年轻人，他们之间不仅是忠诚的战友，还是推心置腹的好朋友，可以倾诉苦闷，这是很重要的。远征军中有很多是非正规军。待遇很差，有时不发军饷，加之西奥人自己的麻烦不断，推迟了法布维埃的行动计划。

此时，西奥城堡围剿战打响了。亨利刚好赶上参加攻城。列强同盟两次命令法布维埃停止进攻，可上校得到了希腊政府的公开支持，所以他对命令不予理睬。

不久，包围变成了封锁，不过由于封锁不够严密，被围者总能得到粮草的接济。本来，法布维埃上校是可以攻下城堡的，但他的部队由于饥饿而虚弱，士兵们在岛上乱窜，抢掠食物。就在这时，一支五条船组成的奥斯曼舰队开到西奥岛港口，送来二千五百名增援力量，实际上没过多久，缪乌利斯带领他的舰队赶来支援法布维埃上校，但已经晚了，上校被迫撤离。

希腊海军上将带来几艘舰艇，运载了一部分志愿者，以补充法布维埃的力量。

有一位妇女加入了这个行列。

安德罗妮卡，在参加了伯罗奔尼撒一场同易卜拉欣的恶战以后，既然开了头，她就要做到底，于是她又来到西奥，下了决心，如果需要，就献身给这个新王朝想并入版图的岛屿。她也许想以此赎罪，替她那个1882年在此犯下滔天罪行的不孝儿子作点补偿吧。

那时，苏丹对西奥岛下了一道可怕的命令：烧、杀、掳掠奴隶。当时的帕夏不折不扣地执行这道野蛮的命令，他的嗜血成性的士兵在岛上到处作恶，十二岁以上的男人，十四岁以上的女人，格杀勿论，毫不留情。剩下的一律沦为奴隶，运到士麦拿和非洲海岸的市场上出卖。整个岛屿在三万土耳其人的手中陷入血与火的海洋，岛上三万二千人被杀，四万七千人将作为奴隶被卖掉。

这时，尼古拉·斯科塔插手了。他和同伙参加了屠杀和抢劫之后，当起了这笔买卖的掮客，把一批批同胞卖给贪婪的奥斯曼人。这个败类用船将成千上万不幸的人运到小亚细亚和非洲海岸。尼西拉·斯科塔正是因为这样的肮脏交易而与银行老板埃利尊多搭上关系的，这些生意的巨大利润就这样落入了哈德济娜父亲的腰包。

安德罗妮卡非常清楚尼西拉·斯科塔在西奥大屠杀和那些可怕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她就是为这个原因而来。如果这里的人知道她就是尼古拉·斯科塔的母亲，那她准会被人骂死，她觉得只有在此为西奥人的事业战斗，洒尽鲜血，才能够稍微补偿一点她儿子在此干下的令人发指的罪恶。

当安德罗妮卡来到岛上时，注定她和亨利·达尔巴莱总有一天会碰巧遇上。果然，在她上岸一段日子以后，1月15日，安德罗妮卡看到了在柴达里战场上救了她的青年军官。

她走上前去，张开双臂叫道：

“亨利·达尔巴莱！”

“是你！……安德罗妮卡！……是你！”青年军官说，“没想到在这儿又见到你！……”

“是呀！”她说，“哪里还有压迫者，我就应该在哪里，对吗？”

“安德罗妮卡，为你的祖国骄傲吧！亨利说，“为同你一道保卫它的儿女们骄傲吧！”要不了多久，希腊国土上就再也没有一个土耳其士兵！”

“我知道，亨利，上帝保佑我一直活到那一天！”

亨利让安德罗妮卡谈谈自柴达里战役之后的情况。她谈了她的马涅之行，她想回到老家去最后看一次，然后就参加了伯罗奔尼撒军队中，最后来到西奥岛。

亨利则谈了他怎样回到科孚。他和银行老板埃利尊多之间的关系，他那已经订下又吹了的婚约，哈德济娜的失踪；以及他还有信心有一天能找回她。“是呀，亨利，”安德罗妮卡对他说：“就算你还不知道这位姑娘到底有什么瞒着你的，但我肯定她配得上你！是的！你会再见到她的，而且你们两人一定会很幸福的！”“对了，安德罗妮卡，你不认识银行家埃利尊多吗？”亨利问。“不认识，我怎么会认识他呢？你干吗问我这个问题？”“因为我有好几次在他面前提到你的名字，他好像特别注意。有一天他还问我是否知道你后来的情况。”亨利说。“亨利，我不认识他，就连这个名字我都从没听说过！”“这里面有个谜我无法想明白，也不会有人知道了，因为埃利尊多已经死了！”亨利不再说话，科孚的事又浮现在脑海里。他又感受到了痛苦的一切，和找不到哈德济娜的烦恼。然后他对安德罗妮卡说：“等这场战争结束了，您打算做什么？”“愿上帝把我带走吧，我真后悔活在这个世界上！”“后悔？安德罗妮卡？”“是的。”这位母亲是想说，活着对她来说是一种苦难，因为她生养了这样的儿子！但是她又赶走了这种想法，她说：“至于你，亨利，你还年轻，上帝会保佑你长寿的！好好利用你的日子，找回你失去的……那个爱你的人！”“对，安德罗妮卡，我会寻遍世界，就像我要找遍全世界，寻我的情敌一样，就是他插进了我们中间！”“这个人是谁？”安德罗妮卡问。“一个船长，指挥着一条可疑的船，他在哈德济娜失踪的第二天就马上起航了！”“他叫什么名字？”……“尼古拉·斯科塔！”“他！……”她脱口而出的一个字已经泄漏了她的秘密，等于承认了她就是尼古拉·斯科塔的母亲！

亨利无意间说出一个名字竟使她像遭到了雷击，尽管她是个坚强的人，可她儿子的名字还是让她脸色苍白。这位冒着生命危险救了她的青年军官所遭受的痛苦竟是尼古拉·斯科塔造成的！

亨利注意到了斯科塔的名字在安德罗妮卡身上的反应。他想催她讲出来。

“你怎么了？……怎么了？”他叫起来。“为什么卡利斯塔号船长的名字让你这样激动？……说吧！……说吧！……你认识这个人，是吗？”

“不……亨利，不！”安德罗妮卡说，不禁有些吞吞吐吐。

“是的……你知道他！……安德罗妮卡，我请求你告诉我关于这个人……他是干什么的……他现在在哪里……我怎样才能找到他！”

“我不知道！”

“不！……你不是不知道！……你知道他，安德罗妮卡，可你却不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吧！……也许，一个字你就能让我寻找到他的踪迹……也许能让我找到哈德济娜……可你却不告诉我！”

“亨利·达尔巴莱，”安德罗妮卡用一种坚定的，不容反驳的语气说：“我什么也不知道！……我更不知道这个船长在哪！……我不认识尼古拉·斯科塔！”

说完她就走了，留下青年军官一个人，尚未从激动中平息下来。此后，亨利再也找不到她了，也许她离开了西奥岛回到希腊大陆去了，亨利也只好

作罢。

此时，法布维埃的部队因为无所建树而不得不终止围城作战。远征军中开小差的情况日趋严重。士兵们不听军官的劝阻，纷纷乘船离开了西奥岛。就连法布维埃最信任的炮兵，也丢弃了大炮逃走了。面对兵败如山倒的局面，谁也无能为力。

只能解围撤回希腊——这次不幸流产的远征计划的发起地。法布维埃因英勇抵抗行为而受到的奖励，是一番狠狠的责难。这是多么地忘恩负义！

亨利是和他的头儿一起离开西奥岛。可他在群岛的什么地方去落脚呢？就在他踌躇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让他不再犹豫。

就在他准备起程到希腊大陆的前一夜，岛上的邮局送来一封信。

信上盖的是科林斯的邮戳，信封上写着：交亨利·达尔巴莱，内容很简单：

“来自科孚的西方塔号巡逻炮舰，尚缺一位参谋，不知亨利·达尔巴莱上尉肯否接受此职位，前来共商追剿沙克迪夫和群岛间海匪之大事？”

西方塔号自三月初便一直停泊在岛北的阿那波美拉岬角，其小艇常在角下附近海域巡视。

盼望亨利·达尔巴莱上尉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前来就职！”

信上没留下一丝让他猜想的痕迹。

可终于有了西方塔号的消息，它好长时间没露面了。对亨利来说，又重操水手的职业，而且参加对沙克迪夫的追剿，把他从群岛间彻底消灭，同时还可以进行自己的计划——在这一带海域寻找尼古拉·斯科塔的船。

亨利立刻决定不走了，接受匿名信的建议。此时法布维埃也要出发到希腊去，于是他就向头儿辞了行，租一条小船驶向岛北。

行程并不长，尤其乘着陆地吹来的西南风。小船经过科罗干达港，沿着海岸线驶抵科罗干达海湾。3月1日下午，亨利·达尔巴莱上岸了。

一条小艇泊在岩石下等他，海上有一艘巡逻炮舰。

“我是达尔巴莱上尉。”他对一个海军军官说。

“亨利·达尔巴莱上尉想马上上船吗？”海军军官问。

“是的，现在。”

小艇靠过来，六只桨划动。很快就到了离他们一海里远的舰艇上。

亨利·达尔巴莱刚从西方塔号的左舷梯登上，忽然听到长长的哨音，接着是一声炮响，又是两下。他的脚一踏上甲板，全体水兵，就像仪仗检阅似的，列队两行，排得整整齐齐，持枪致意，科孚的旗帜也在桅杆上升起来。

大副跨前一步，用全体都能听见的声音大声说：

“西方塔全体官兵荣幸地迎接亨利·达尔巴莱船长登船！”

第十章群岛之战

西方塔号是一艘二级巡逻舰，配备有 24 英寸的加农炮二十二门，并在甲板上装有六门 12 英寸的短炮，这样的配置在这种级别的舰艇上是很少见的。它的船首呈狭长状，尾部很精致，优雅地向上翘起，堪称当时群岛一带最好的船。无论用什么速度航行，都很轻松，而且非常平稳，即使顶风航行，也不会剧烈摇摆。不论是遇上大风，只需使一个单缩帆，还是微风，需要扯满帆，它都一样稳健地前进。在这样一艘舰艇上指挥的，一定是位勇敢的船长，他无需多虑，只要扯起满帆勇往直前就行了。由于西方塔号不像一般的三桅船那样不稳，就算桅杆折断，它也不会轻易沉船，这一优势使它在惊涛骇浪中仍能保持航速，成功地摆脱危险——这正是利孚的船主们期待它完成使命的依据。

虽说它不是战舰，也就是说它不属于国家，是私人财产，但完全采取军事化管理和指挥。船长的军官和水手都在法国最好的舰艇上经受过考验，因此，它像军舰一样进行正规训练，纪律严明。一般的武装商船上，水手都较松散，也不像军舰那样要求水手的勇敢，西方塔号则正好相反。

船在大约有二百五十名水手，大部分是法国的波南代人、普罗旺斯人，其余的有英国人、希腊人和科孚人，他们都精悍果敢，熟悉海战，是天生的优秀水手，无论军士、上士、中士都很称职，是基本的战斗骨干，至于参谋人员，其有四名上尉、八名少尉，也基本是科孚人、英国人和法国人，再加上一位大副——托德罗斯上尉，他是位老资格的水手，富有在群岛间航行的经历，对这一带海域非常熟悉，曾驾船去过最偏远的地区，所有大大小小的港湾和岛屿他都心中有数，他甚至记得每一处的水深数据。

他大约五十多岁，原籍是希腊希德拉岛，曾在加纳里斯和多马哲斯手下当过兵，确实是巡逻舰船长的得力助手。

炮舰的首任船长是斯特拉德纳。它在首期航行中是相当成功的，击毁了不少海盗的可疑船只，并收缴了很多战利品，当然每次自己也有一些人员伤亡。可自从 2 月 27 日在雷诺斯海面 and 海盗船打了一次遭遇战以后，人们很长时间没有听到它的消息了。因为在这场战斗中，它的损失很大，不仅牺牲了四十多名水手，而且失去了斯特拉德纳船长——他被一发炮弹击中，死地指挥座上。

于是由托德罗斯上尉临时指挥炮舰。战斗结束后，他指挥舰艇返回爱琴岛进行修理和整休。

就在西方塔号回来后几天，大家惊讶地听说这艘船被一个叫拉古斯的银行老板用重金收购了，并派代理人前来办妥了一切必备的手续。事情进展顺利，当然它的主人就不再是科孚的商人们了，商人们并未有所损失，反而收回了一大笔钱。

虽然换了主人，可它的使命依旧——追剿群岛间的海盗，可能的情况下，将沿途遇到的获救俘虏护送回家，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拿下那个群岛之首沙克迪夫，把这一片海域从他的魔掌中解救出来。待船一修好，大副就得到了沿西奥岛北部海岸航行的命令，新船长将在那里登船，他将是这艘船上“仅次于上帝的人”。

也就在同时，亨利·达尔巴莱接到那封信，邀请他到西方塔号的参谋部去就职。

当然他接受了，但没有想到等待着他的是一艘舰艇的指挥权。现在我们知道了，为什么他一登船甲板，船上立刻升旗、列队、全体官兵持枪恭候他的到来。

以上情况是亨利通过与托德罗斯上尉的谈话了解到的。授权他指挥舰艇的委托书已经办好。他现在在舰艇上的地位和权威是无需置疑的。再说，船上很多人都认识他，知道他在法国舰艇上当过中尉，是法国海军中最年轻、优秀的军官之一。他在希腊独立战争中英勇更使他声名卓著，因此，当他登上西方塔号时，他的名字立刻获得一阵欢呼。

亨利发表了简短的讲话：“西方塔号的全体官兵，我明白这艘舰艇的任务是什么。愿上帝庇佑我们完成它！荣誉属于前任船长斯特拉德纳，他光荣地在指挥岗位上殉职！我相信你们！你们也应该相信我！——解散！”

翌日，3月2日，西方塔号离开西奥岛，扯满风帆向群岛的北部驶去。

任何一个水手，只要看上一眼，再航行半天，就立刻了解这艘船的价值。风从西北方向吹来，但一点不需要减少帆片。亨利几乎是立刻就喜爱上了这艘舰艇。

“这第三层帆简直可以和联合舰队中的任何一艘船媲美，”托德罗斯上尉说：“一般船只用两个缩帆时，你都可以把这一层帆张开。”

上尉这样说的意思有两层：一、它的速度是无可比似的；二、结实的帆具和稳定的性能，可以使它在其他船只减帆以免倾覆的时候，仍能扯帆前进。

西方塔号逆风行驶，左舷的篷帆向北倾斜，把一个个岛屿抛在身后。

第二天，船经过一个叫梅特兰的岛屿，1821年独立战争初期，希腊人曾在此重创奥斯曼舰队。

“我参加过这场战斗，”上尉对船长说，“那是五月间，我们大约七十艘双桅船追赶五艘土耳其战舰、四艘炮舰、四艘巡逻舰，他们向梅特兰岛逃，有一艘想开到君士坦丁堡去救援，结果被我们猛追以后把它炸沉了，九百多名水手一块儿完蛋。就是我亲手点燃的炸药包，那种硫磺沥青炸药包还挺好用的，船长，以后有机会我一定推荐给你试试，用来对付一下这帮海盗。”

托德罗斯上尉高兴地讲述着水手们的辉煌战绩，这些可都是他亲身经历过的呀。

亨利接过西方塔号的指挥权后，立刻启锚北上，他心中自有打算。离开西奥岛不久，在雷诺斯附近几个岛屿发现了形迹可疑的船只，又有几艘地中海东岸的船只，在土耳其欧洲部分的沿岸遭到抢劫。或许是这些海盗害怕西方塔号的追捕而跑到那一带藏匿了。

在梅特兰海区没什么发现，碰到过几艘商船，巡逻舰的出现也没有让他们安多少心。

半个月里，西方塔号虽然经历了恶劣的气候变化，仍认真地执行着自己巡航任务。碰上了几次大飓风，连大樯上的头帆都用上了。亨利船长现在非常熟悉这条船的性能，也了解了每一个水手。他也让大家看到这位法国海军军官果然名不虚传。

在各种复杂的情况下，年轻的船长都把一切处理得非常好。他天性果断大胆，遇事沉着，不慌乱，而且富有韧性，能预见情况的变化。总之，说他是真正海员，就说明了一切。

三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巡逻舰来到雷诺斯。这是爱琴海诸岛中最重要的岛屿，长十五法里，宽五、六法里，这里没有经受战火的洗礼，但常有海盗

光顾，他们到港口的入口处抢劫商船。巡逻舰停下来补充给养。该岛专门制造船，可因为害怕海盗，大多不敢开走，因此船坞里积压了许多造好的或尚未完工的船只，港口显得倒特别拥挤。

了解到上述情况后，达尔巴莱船长继续向群岛北部前进。一路上，军官们不断向他提起沙克迪夫这个名字。

“啊！我真想当面会一会这家伙，看他有多大的能耐！至少要让我们相信确有其人！”托德罗斯上尉说。

“怎么，你不相信有这么个人吗？”亨利问。

“是的，船长。你要问我，我就说是不大相信有这么个沙克迪夫，从没听说他见过这个人！或者不过轮流当强盗头的一个代号吧！我估计那些杀了人以后把这个名字涂在桅杆上的不止一个海盗！其实，这也没关系，管它是一个人还是几个人，反正都该上绞架，通通绞死！”

“这倒是有可能，托德罗斯上尉，”亨利答道：“这也说明了他为什么会到处出现！”

“说得对，船长，”一个军官插话道：“如果真是像他们说的，同一天在不同的地方看到过沙克迪夫，那是因为不止一个海盗头在用这个名字！”

“他们都用这个名字，目的就是迷惑追捕他们的人。”托德罗斯说，“不过我有一个办法能让这个名字彻底消失，那就是把所有用这个名字，或不用这个名字的海盗，只要一抓到就吊死……这样一来，就算真有这么个沙克迪夫，他也逃不脱应得的惩罚！”

上尉说得不错，问题是怎么样才能找到他们，这帮家伙狡猾得很！

“托德罗斯上尉，”亨利问，“在西方塔号首次战役中，还有你以前打过的那些仗中，有没有见过一艘一百多吨的，叫卡利斯塔号的三桅船？”

“从来没见过。”大副回答。

“你们各位呢？”船长问军官们。

“没有一个人听说过这条船。这倒不奇怪，一条普通小船的老板，在东海岸一带是不计其数的。

“卡利斯塔号的船长叫尼古拉·斯科塔，你们没听说过吗？”亨利又补充一句。

显然大家从没听说过。尽管他们有很多人从独立战争一开始就在这一带海域行船。

不过，托德罗斯模模糊糊地记得在美塞尼亚湾的阿卡萨港，听人说起过这个名字，这条船大约是条走私船，经常帮奥斯曼当局运送奴隶到非洲海岸。

“但不太像你刚才说的斯科塔，据你说他是一条三桅船，而做这种买卖，靠一条三桅船是不够的。”

“倒也是。”亨利说，他没有把话题继续下去。

要说他怎么想到了斯科塔，是因为他想到哈德济娜和安德罗妮卡都不见了，总让他有些想不通，这两个名字在他心中已经分不开了，想到一个，就要联想起另一个。

3月25日左右，西方塔号抵达西奥岛以北六十海里的萨莫色雷斯岛附近。这段不长的路程他们花了这么长的时间，可以想像它是多么仔细地搜寻了这一带的港湾。情况确实如此，连那些舰艇无法靠近的浅水区，都派小艇下去察看了，但仍然一无所获。

萨莫色雷斯在战争中饱经磨难，现在仍为土耳其人管辖。虽然这里没有

真正的港口，但仍然是海盗们窝藏的好地方。高高耸立的梭斯山是天然的了望塔，从五、六千尺的顶峰向下望去，很远就能发现情况并发出了信号，海盗们就可以在港口被封锁以前逃跑。很可能就是因为如此，西方塔才一直没有碰到任何可疑的船只。

亨利转向西北方，朝距萨莫色雷斯岛二十余海里的喀索斯岛驶去。巡逻舰逆风前进，但海面平静，船行很稳。

群岛中的这些小岛运气很好，当西奥岛和萨莫色雷斯岛受尽土耳其人的蹂躏时，这些小岛却没有受到影响。该岛居民全都是希腊人，他们淳朴善良，古风尚存，当地人的衣饰上明显地保留了古代的艺术情趣。从十五世纪起，即属于奥斯曼当局管辖，但始终未受到贪婪的奥斯曼人的侵扰。

不过，如果西方塔号不来，喀索斯就要遭受被抢劫的恐怖了。

4月2日这天，海盗们准备在岛北的港口登陆。有五、六条船，都是些单帆式的小型船，有一条配了十二门炮的双桅船。一个不善打仗的民族遇上这些海盗，只能是一场灾难。

当巡逻舰一出现在海湾，双桅船上立刻发出信号，匪船排出阵势，显然是向巡逻舰挑衅。

“他们想打？”托德罗斯上尉叫道，他正和船长一起站在指挥台上。

“是想打？……还是想自卫？”亨利反问道，海盗的作法出乎他的意料。

“见鬼，我以为他们肯定会扯起满帆逃跑呢！”

“来吧，让他们打好了！托德罗斯上尉！就是要他们进攻才好呢，如果逃跑了，就总有一些会溜出咱们的手心！准备战斗！”

大家立刻执行船长的命令。每门大炮都装上了火药，炮弹在炮手身旁。甲板上，短炮也作好发射准备，火枪、手枪、短刀、斧头都分给大家。不论仗将怎么打，短兵相接还是深海追击，所有的准备都作好了。既准确又迅速，就像一艘真正的战舰。

巡逻舰慢慢向敌舰的阵营逼进。船长计划先攻击双桅船，来它个众炮齐发，待它失去战斗力后，再靠上去，进行肉搏战。

但不排除另一种可能，即摆出要打的阵势迷惑对方，实则掩护逃路。之所以没有跑掉，是因为巡逻艇来得快，并且立刻封锁了港口，他们没来得及。

双桅船开火了，它想先打断西方塔号的主桅杆，如果成功，他们就能逃脱。

炮弹打坏了巡逻舰的几根吊索，主桅和横桅之间的圆木被打飞了，伤了几个水手，不过并不严重，主要部位均未受损。

亨利·达尔巴莱并不急于马上还击，他下令舰艇向双桅船靠近，等第一阵炮火的硝烟散去后，它的右舷排炮一齐轰响。

说来也真是，恰好一阵风吹来，双桅船居然移动了位置，虽然中了几弹，但并未失去战斗力。

这一排炮虽未击中目标，倒也没有虚发，双桅船的移动，把另一艘西班牙式轻帆船暴露出来，挨了大部分炮弹，这倒霉的船开始往里灌水了。

“没打到双桅船，它的老伙计替它挨了！”西方塔号的水手们大叫起来。

“我敢拿我的好份酒打赌，要不了五分钟它就会沉没！”

“我看要不了三分钟！”

“瞧，水进得多顺当，就像你的酒进我的喉咙一样！”

“沉了……沉了……”

“嘿，那些家伙往水里栽得挺快，想溜哇！”

“要是他们在脖子上套根绞索，就不会当水鬼了！”

那艘西班牙式轻便船渐渐沉没了，当水漫到它的扶手栏杆时，船上的人纷纷跳进海中，准备爬上其他船。

可另外的船自顾不暇，哪里还顾得上这些落水的家伙。生怕自己逃不掉，所以连根绳子都没扔下水，那些人就只能被淹死了。

西方塔号第二次开炮，这回打中一只单帆船，不需再开炮，只一会儿，它就在浓浓的烟雾中消失了。另两艘小船看到这个局面，明白要想抵抗只有死路一条。当然，要逃恐怕也跑不过这艘迅疾的大船。

如果双桅船想救同伙，只有一个办法。只见它对其他船发了开走的信号，海盗们立刻扔下那两艘中弹的小船，逃到大船上来了。

现在双桅船上增加了一百多人，如果逃不了，还可以打一场实力相当的白刃战。

不过，就算两船人数相当，它也最好是逃走。所以它毫不迟疑地利用速度快的优势，向土耳其海岸逃窜。到了那边，它们的船长会找个隐蔽的地方躲藏，巡逻舰根本就找不到。

乘着起风了，双桅船扯满风帆，顾不上桅杆有折断的危险，把所有的帆扯上，渐渐离西方塔号远了。

“好哇！”托德罗斯上尉叫道，“我倒要看看它的腿是不是比我们巡逻舰的还长！”

于是，他转过身等待船长的命令。

此刻，亨利的注意力被另一个方向吸引了，他不再注意那艘双桅船，而把望远镜转向了喀索斯港口，那里正有一艘轻快船只，飞快地开走。这是一条三桅帆船。在一阵西北风的推送下，鼓起帆驶进了港口南边的航道，因为船体轻，吃水浅而显得非常轻快。

亨利·达尔巴莱仔细观察了一阵后，把望远镜一扔叫道：

“卡利斯塔号！”

“什么！就是你所说的那艘三桅船？”大副问。“就是它！要是能抓住它，我给……”

下面的话亨利没有说出来，在那艘载满海盗的双桅船和卡利斯塔号之间，他无可选择、肩负的责任让他不能犹豫，他如果放弃追赶双桅船，肯定能赶上去，切断三桅船的航道，堵住它，但这样做，岂不是为了个人恩怨而贻误战机吗？不，不能这样做！现在要做的就是冲上去，截住双桅船并把它干掉。好，就这样，他朝越走越远的卡利斯塔号瞥了一眼，下令全速追击朝相反方向逃走的海盗船。

西方塔号立刻扯满风帆，朝双桅船追去，它的舰首炮全上了炮位，当距离匪船不到半海里的时候，大炮发言了。

这当然是匪船不愿听到的，因此它急忙抢风行驶，想用更快的速度把对手甩开。

这当然不可能。

西方塔号的舵手把舵轮往下一压，巡逻舰也抢风加速。

就这样持续了一个小时，用不了天黑就可以完全追上它。

这时，西方塔号的一发炮弹打中了双桅船的前桅杆，它的速度立刻慢了下来，一刻钟后，巡逻舰从容地转到它的侧面。当驶到离它不到半链的距离，

巡逻舰突然排炮齐发，炮弹雨点般落下，只见双桅船被震得跳了起来，船身吃水线以上部分被击中，船上人员伤亡惨重，船长一看无法抵抗，只好降下旗帆，举手投降了。

巡逻舰放下小艇驶近双桅船，把上面活着的人带到舰艇上。一会儿，整条船腾起烈焰燃烧起来，接着沉入波涛之中。

西方塔号确实干了一件大好事，然而，无法从这批海盗嘴里问出任何有用的情况，比如谁是他们的头领，他叫什么，来自何处等等。双桅船长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其他的海盗也一样，一声不吭。不过关于他们确实是海盗这一点是没有错的，应该受到惩罚。

只是那艘三桅船的突然出现和消失让亨利陷入了沉思。刚才那艘船离开的情景确实令人生疑。会不会是它利用巡逻舰与海盗船队交战时逃走呢？如果是一艘普通的船，何必害怕巡逻舰呢？卡利斯塔号急忙开进航道这种做法让人疑窦顿生，不禁要问它是否和海盗有勾结？尼古拉·斯科塔如果确实是他们一伙，亨利是丝毫不会奇怪的。可惜，亨利无法知道它的去向。夜幕降临，西方塔号向南驶去。看来他没机会碰到那艘三桅船了，亨利不由感到有些生气，失去了抓住尼古拉·斯科塔的有利时机。但他没有辱没肩负的使命，尽了自己的职责，喀索斯之战的结果是，击毁了五艘海盗船，而巡逻舰几乎没有伤亡，或许，此后一段日子，这一带海域会稍微平静一些了。

第十一章不予回答

喀索斯之战八天后，西方塔号又仔细搜寻了这一带的奥斯曼海岸、港湾，穿过贡泰沙湾，到桑陀山和加尚德拉湾入口处，从德勃拉奴岬角一直到巴吕烈岬角。到了4月15日，它已经连阿朵斯山的最高峰都望不见了。

这段时间，没有碰到一艘可疑的船只。他们经常碰到土耳其的船只，西方塔号的船长宁愿挨炮弹也不愿意和他们打招呼。如果碰到希腊的船，那就不同了，可以向他们打听许多情况。这对巡逻舰是很有用的。

就在这样的形势下，亨利于4月26日这天了解到一件重要的大事。列强同盟已决定截断从海上对易仆拉欣的一切增援。俄国已正式对土耳其宣战，希腊形势继续好转，就算有一些障碍和干扰，已经无法阻止希腊的独立的脚步了。

4月30日，巡逻舰抵达本次巡航的终点——沙洛尼克湾的最边缘地带。在这一带仍可以追击那些老式的三桅船之类的可疑船只，直把它们逼到海滩上搁浅。就算海盗没有死完，船也差不多被找得没剩下几条了。

就在它继续向东南方向行驶的过程中，船上发生了一件奇怪的无法解释的事。

5月10日，傍晚七点多，亨利回到位于西方塔号船尾的会议室里，发现桌上放着一封信。他拿起来仔细看上面的字：

交：正在海上执行任务的西方塔号船长亨利·达尔巴莱上尉收！亨利觉得笔迹很熟，和西奥岛上收到的那封信笔迹相似，就是那封建议他到西方塔号上来就职的那封信。眼下这封信来得让人奇怪，并非通过邮局寄来的，信的内容如下。

“如果达尔巴莱船长在横越群岛的航行计划中，能安排于9月的第一周经过斯卡庞陀海域，乃众生之大幸，且有助于完成肩负的使命。”这封信和在西奥岛收到的那封一样，没有时间、地点、也没有落款。亨利进行了比较后，确定它们出自同一人之手。该作何解释呢？第一封信是从邮局寄来的，而这一时，只有一个可能，交信人就在船上。那他必须从一开始就把信带在身上，或者是当船停泊靠岸时上去取到的。一个小时前，当他离开会议室时还没有这封信，它必须是在一个小时之内放进来的。亨利船长摇铃。一个水手来到。“我刚才到甲板上时，有谁来过？”亨利问。“没人来过，船长。”水手答。“没有吗？……会不会有人进来你没看见？”“不会的，船长，我一直没离开过门口。”“好吧！”水手敬个礼，退了出去。“能有人从门口走过而不被看到，”亨利暗想，“这似乎不太可能！”会不会趁天黑，从外面走廊的窗户进来的呢？”亨利检查了所有开向舱尾的窗户，可是每一扇都从里同锁得好好的。要从外面爬进来也不大可能。

亨利对此事并不担心，只是稍微有些好奇罢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不管通过什么方式，送信人达到了目的，西方塔号船长收到信了。

经过一番考虑，他决定不向任何人提起这件事，连大副也不告诉，因为就是讲了又有什么用呢？现在要推敲一下信的内容，到底包含了什么意思？

“当然，”他想，“这个写信人第一封信里所说的没有骗我。现在是第二次。他要我在9月的第一个星期到斯卡庞陀海域，这没什么好骗的、大概是和我们的任务有关吧！好！我就修改一下航行计划，到了规定日期，我就准时去赶约好了！”

然后，他开始按照新指令修改航行计划，到8月底，他还有四个月的时间。

斯卡庞陀岛在群岛的东南部，离右边航线还有数百海里路程。在此之前，巡逻舰还有足够的时间前往摩里亚一带海域。无需大的改动。把原定计划稍加调整就行了。5月20日，西方塔号在巡视过纳格蓬尔以北的几个小岛后，就前往西洛斯探听情况。

西洛斯是这一组群岛中最大的一个岛屿，据说古代曾是缪斯女神的领地。水手们可以在此采购新鲜的食物、羊、竹鸡、小麦、大麦等，一应俱全，还有当地的好酒。该岛与古代特洛亚战争中那些半神半人的传说有较多联系，并且因李戈迈德、阿喀琉斯、俄底修斯这些名字而为世人瞩目。现在它就要成为希腊新王国的厄拜首府了。

西洛斯沿岸的港湾地势较为复杂，海盗很容易利用作为藏身之地。亨利每一处都严加搜查，决不放过。尽管像鼯头发一样仔细，仍没有收获，这些地方全都空空如也。亨利从岛上得到的消息是，一个月前，这一带有不少商船遭到了袭击，那艘海盗船上还插着旗帜，大家都认为是海盗头子沙克迪夫干的。但这种说法似乎缺乏根据，关于这个大盗人们知道得实在太少了。

巡逻舰停泊五、六天后离开了西洛斯。5月底，它驶近埃维厄岛，对它约四十公里的海岸线进行了仔细搜查。

独立战争一开始，这个岛率先揭竿而起，当时龟缩在城堡里的土耳其人拼死抵挡了一段日子，直到优素甫帕夏带兵来援助，这下他们在岛上恣意横行，到处杀戮。直到1823年9月，一位希腊首领带兵对奥斯曼军队进行了突然袭击，杀死大部分土耳其兵，才迫使他们逃离岛屿，渡过海峡，跑回了黛沙里。

后来，土耳其人卷土重来，仗着人多势重，占了岛屿。法布维埃上校和勒诺德圣·让当热利队长试图收回此岛，没有成功。到1826年，这里又成了土耳其人的天下。

当西方塔号经过这里时，土耳其人还在上面。亨利从船上看到了他曾参加过战斗的旧日战场。这里现在已经没有战斗。拥有六万居民的埃维厄岛，在新王国建立后，成了希腊的一个邦。

尽管这里几乎处在土耳其的炮口下，在海上巡航十分危险，但西方塔号毫不懈怠，又摧毁了大约二十艘在海上为非作歹的海盗船。

这一段行程花去了它总共六个月时间的一大部分。现在它直下东南。六月底，来到位于埃维厄岛尽头的安德罗斯岛——这是西格拉德的第一大岛，是一个光荣的爱国岛，有过反抗奥斯曼统治的历史。

达尔巴莱船长决定从这里改变航向，靠近伯罗奔尼撒海岸向西南方走。7月2日，西方塔号在泽阿岛港口停泊，这是这一带较好的港口之一，他们在此遇到了不少战争初期的老战友、勇敢的泽阿老乡，巡逻舰在港口受到了热烈欢迎。显然海盗是不会在这样的地方落脚的，所以西方塔号即刻启航。7月5日，它已到了科龙岬角。

一个星期以后，船到了爱琴湾口，因为没有风，航速很低，必须保持高度警惕。此时海面没有一丝风，巡逻舰几乎是停在海中间，靠不到任何岸边。要是在这片海盗出没的水域来上几百条小艇划桨靠上来，西方塔号恐怕难以招架。所以要时刻准备迎击来犯者。

果然就有许多小船出来了，他们的企图是明显的，只是慑于舰艇上的大

炮，所以不敢靠近。

7月10日，刮起了北风，真是天助西方塔号。它很快绕过纳夫普利翁湾末尾的斯基里岬角。

11日，它驶过希德拉岛。两天后，经过斯派齐亚。这两个岛的居民都为独立战争立过功。无须在此赘述。当亨利的巡逻舰访问这两个岛时，战斗已经平息，它们即将划归新王国，成为科林斯省和阿戈利斯省的两个首府。

7月20日，巡逻舰抵达西拉岛停泊。这是荷马诗中歌颂过的忠实的厄迈的故乡，现在是被土耳其人从大陆逐出来的人们的避难所。西拉岛的天主教大主教一直受法国保护，因此年轻的船长在此受到热烈的款待。亨利对此满心喜悦，同时也有件憾事。当他和此地的法国领事谈话时，听说三天前有一艘挂希腊旗，叫卡利斯塔号的三桅船刚离去，心里不禁后悔为何没有早到三天。不过这下也清楚了，卡利斯塔号确实是趁巡逻舰与其他匪船交战时逃跑的，它离开喀索思以后就向群岛的南方驶去。

“有没有人知道它朝哪里去了？”亨利激动地问。

“据说，它不是到克里特岛的某个港口，就是朝东南方的那些岛屿去了。”

“你从没和它的船长打过交道吗？”

“从没有，船长。”

“那你知不知道那个船长是否叫尼古拉·斯科塔？”

“我不知道。”

“那这三艘三桅船和海上那帮为非作歹的家伙是一伙的，这一点总可以肯定吧？”

“那是肯定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它驶向克里特岛就毫不奇怪了。那边的一些港口是完全对海盗开放的。”

这个消息并不出乎亨利的预料，所以也没让他激动。只是太不巧了，没有碰上它。既然它是向南驶去，巡逻舰也要去同一个方向，所以迟早是会见面的。因为急着寻找尼古拉·斯科塔，亨利当晚就命令起锚，乘着一阵微风，离开了西拉岛。根据气压表指示，风力可能加大。

不能否认，十五天来，达尔巴莱船长花费了同样的力气去寻觅海盗船和三桅帆船。在他心里，对付卡利斯塔号应该跟海盗船一样。

可是，他怎么也见不到卡利斯塔号的影子，巡逻舰搜遍了纳克索所有的港口，周围的小岛和礁石之间，毫无踪迹。所有的海盗船居然在它们经常出没的地方绝了迹，真有些奇怪。不过西格拉德群岛非常富饶，群岛间的商业非常繁荣，海盗们不可能放过的。

与纳克索遥相对应，由一条宽七海里的人工运河隔开的巴罗斯以及周边的各个港口，尼古拉·斯科塔也一个都没有光顾过。也许真像领事说的，是朝克里特岛开去了。

8月9日，西方塔号停泊在米罗港。这个岛因为火山爆发而变得十分贫瘠。十八世纪还一直很富，而现在人口日益减少，土地产生的尽是有毒瘴气。

在这里也白费了功夫，不仅没有三桅船的影子，连那些常在这一带抢劫过往商船的普通海盗都没见到一个。这让船长想到，也许西方塔号太引人注目，海盗早就躲得远远的了。巡逻舰让群岛北部的海盗们尝到了厉害，所以南部的家伙们早就闻风而逃了。总之，不论出于什么原因，这一带海面还从未如此平静过，似乎商船以后可以放心地打此经过了。西方塔号向它遇到的

每一艘船打听，但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提供一点有用的情况。

眼看到了8月14日，还有两周，就是按约定到斯卡庞陀的日子了。巡逻舰此时已离开西格拉，向南行进了七、八十法里。狭长的克里特岛上的山峰顶白雪皑皑，耸立在海面上。

达尔巴莱船长决定向克里特方向驶去，到了那里，向东面折去，就可到斯卡庞陀。

这期间，离开米罗岛后，巡逻舰又把桑托林岛的悬崖峭壁里的每一个小湾都查了个遍。这片海域相当危险，每时每刻都有因火山喷发而产生的新暗礁。

第二天，8月15日，群岛中最大一个岛屿的身影出现在淡蓝色的地平线上，海岸线上一块凹陷部分，那就是它的首府康迪。

“船长，您的意思是要在哪个港口停泊吗？”大副问。

“克里特岛一直在土耳其人手里，”亨利回答，“我想我们在此没什么可做的。根据在西拉听到的消息，尽管斯法克人一直在和他们打，但穆斯塔法的军队已经占领了全岛。”

“斯法克人自战争以来就赢得了英勇善战的美名，这些山里人非常强悍。”大副说。

“勇敢倒是勇敢……也很贪婪，托德罗斯，”亨利说，“他们夺回岛屿不到两个月，当时穆斯塔法的兵被他们收拾得差不多了，可土耳其人把珍珠、宝石、枪支扔在地上，这下好了，他们全去捡东西了，结果土耳其人趁机逃出了隘口，不然肯定一个也跑不掉。”

“这太让人难过了，不过，船长，克里特人绝对不是希腊人！”

土生土长的希腊籍大副说这番话是很自然的，在他眼里，克里特人尽管很爱国，可他们以前不是，就连并入新王国版图之后，他们也不是希腊人。克里特和萨摩要一直归土耳其管辖到1832年，直到苏丹把全岛的统治权交给穆罕默德—阿里。

眼下，巡逻舰船长不想在任何一个港口停留。康迪现在是埃及的大军火库，帕夏就是从这里调兵遣将攻打希腊的。而加奈岛，人们不会欢迎悬挂科孚旗帜的巡逻舰。接下来的一系列地方都不曾得到任何消息。终于，在巡舰结束之际，他有了收获。

他对大副说：“我觉得监视北部海岸无用，应该绕过岛的西北角，转过斯巴达岬，在格拉布兹海面巡航一两天。”

这想法不错。格拉布兹水域名声不好，在那里西方塔号也许可以找个机会轰上几阵排炮，已经有一个多月没碰上海盗了。再说，如果三桅船真是到克里特岛的话，就有可能到格拉布兹泊船，这又给亨利制造了一个很好的理由，到那一带海域去。

格拉布兹是个海盗大本营，七个月前就有英法舰队和希腊正规军前来扫荡过，但克里特岛当局拒绝交出躲在岛上的十二名海盗，舰队司令只得命令向岸上开炮，毁坏不少船只并强行登陆索要犯人。

这下，等英法舰队开走后，海盗纷纷前来，利用土耳其人的保护继续罪恶勾当。所以亨利决定沿克里特岛南岸向斯卡庞陀进发，这样就得经过格拉布兹。他发布命令，大副立刻叫人执行。

天气很好，气候宜人。12月是初冬，一月份就算冬末了。克里特岛不愧是米诺斯王和智慧的戴达尔的故乡。当年希波克拉底在希腊行医时，就是打

发那些有钱的病人到克里特岛来疗养。

西方塔号尽量贴着风绕过斯巴达岬角时，正是黄昏时分。这天夜里——这是一个透明的东方之夜——巡逻舰绕岛航行。只要风头一转它就可以向南行驶了。早晨，巡逻舰已进入格拉布兹。

六天的航程，船长一直注意岛的西部海岸。从格拉布兹开出来的各式帆船不计其数，他盘问了好几艘船，没发现有什么可疑之处。但那些船对于格拉布兹可能藏有海盗的问题则讳莫如深，感觉得到他们害怕受牵连。亨利也问不出卡利斯塔号是否在港口。

8月27日，西方塔号越过了克里特岛最南面的马塔拉山嘴。看来这一次的巡航没有什么结果。在这个纬度上穿越利比亚海的船只很少，通常都在偏北或偏南的航线上。除了山岩旁停泊的几艘小船外，简直没有看到船。这些狭长形的小渔船，一般都是运送这一带岛屿产的一种珍贵的海螺。

虽说在这一片可以隐藏大量小船的岛屿间什么也没发现，不等于说下面的航程也一无所获。亨利按照修订的计划，决定直接去斯卡庞陀。

六点钟，船长、大副和几个军官聚集在尾楼观测马塔拉山嘴。突然，一个了望的水手大叫起来：

“右舷前方有船！”

所有的望远镜一齐转到这个方向，朝几海里远的地方望去。

“对，”船长说：“它紧靠陆地航行……”

“挂了旗帜没有？”

“没有，船长。”一个军官答。

“问哨兵认得出这艘船的国籍吗？”

一会儿，答复来了，这艘船没有任何标志，认不出来。

不过，天还不太黑，辨不出国籍，至少可以推断它的马力如何。

这是一艘双桅横帆船，主桅向后倾斜，船身狭长，非常精致，估计它的吨位有七、八吨，航速很快。可它上面有没有武器，甲板是否装有炮位？这些用船上最高倍数的望远镜也看不到。

两船之间现在约距四英里，加上太阳刚刚落山，暗影正在逐渐加深。

“这船很怪！”托德罗斯上尉说。

“它好像想从波拉塔纳岛和海岸之间穿过。”有一个军官说。

“对，它似乎后悔被人看见，正极力回避！”

亨利没有说话，但他也同意军官们的判断。现在那艘船不太引人怀疑了。

“托德罗斯上尉，”他开口了，“主要是夜里别把它丢了，跟着它直到天亮。但不能让它发现，叫人把船上所有的灯光掉。”

大副下达了命令，继续监视它。夜里，那艘船完全溶入夜色，船上没有一丝光亮，无法确定它的位置。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亨利就站在甲板上，等待海面的雾散去。

七点钟，雾散了。所有的望远镜向着东边。

双桅还是贴住海岸，离巡逻舰大约有六英里。很明显，它夜里面航速比巡逻舰快，可它所有的帆具都没有变，还是那些，没有添加也没有减少。

“想逃走的船速度不会这样！”大副说。

“管他逃不逃！”船长说，“想法靠近再说！托德罗斯上尉，传我的命令，全速追赶双桅船。”

水手长打了个口哨，帆篷立刻扯了上去，巡逻舰马上加快了速度。

大概三桅船不想让巡逻舰靠得太近，也扯起了小帆和大三层帆，但又没有拉得更多，只能说它不愿靠得太近，又不想拉得太远，就这样若即若离地保持距离。大约十点，不知是大船得风的原因还是小船故意让它接近，反正巡逻舰赶上了四海里的航程。

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这艘船了。它装备了二十多门短炮，虽然吃水很浅，还是看得出来它还有一个中舱。

“把旗帜升起来！”亨利命令道。

旗帜立刻在桅杆上竖起，还开了一炮。这是巡逻舰在向双桅船询问国籍，可对方毫无反应。它继续保持原来的方向和速度，船身升高四分之一度，准备越过凯拉东海湾。

“好家伙，敢如此放肆！”水手们大叫起来。“也许是为了小心。”一个老水手说，“瞧它倾斜的桅杆，就像一个人歪戴着帽子，故意不和人打招呼！”

巡逻舰打响了第二炮。还是没有回应。双桅船继续它平稳的航行，丝毫不理会巡逻舰发出的信号。

现在，两艘船之间似乎在进行速度比赛。西方塔号扯起了所有的帆，对方也张满帆，保持着它和大船之间的距离。

“嘿，它肚子里有鬼，跑得这么快！”一个老水手叫道。

巡逻舰上的人有些沉不住气了，不光是船员、水手，连军官都着急了，特别是托德罗斯，比谁都急，管它哪个国籍，先抓住再说，那怕不要他那一份俘虏奖金。

西方塔号上的远程大炮，能把一枚三十磅的炮弹打出两海里远。

一直看上去很镇定的达尔巴莱船长，下令开炮。

炮响了。只见那颗炮弹，在水面掠过，落在了离双桅船大约二十英寻的地方。

那船没有任何动静，只稍稍调整了它的补充帆，巡逻舰一下又落后了。

西方塔号已经扯起所有的帆，还打了两炮，反而被甩开了距离，这可真是极大的耻辱。

天快黑了，巡逻舰现在到了贝里斯代拉岬角。海风很大，减少一些帆过夜比较安全。

船长以为，天亮后肯定看不到这艘船了，恐怕它早就在地平线消失了。

他却想错了。

太阳升起时，双桅船还在，它还是那个速度，保持那个距离，似乎它完全是根据巡逻舰的速度来调整自己的航速的。

“它把我们当成它的拖船，瞧，我们像被它拖着走呢。”甲板上的人说。

确实如此。

现在，它已经越过古夫尼奇岛和陆地间的运河，绕卡加利蒂角航行，准备上溯克里特岛东部。

它们大概是想藏入某个湾或是某个狭窄的运河里去吧？

其实不是。

早晨七点，双桅船转向东北，进入大海。

“是朝斯卡庞陀去吗？”亨利惊讶地想。

迎着逐渐强劲的海风和帆篷被刮断的危险，巡逻舰继续追下去；这是它的责任也是荣誉要求它这样做的。

现在进入了群岛海域最宽阔的部分。在这种开阔水域，西方塔号似乎占有优势，到下午一点左右，两船间相距已不到三海里了。西方塔号又发了几炮，仍然没有命中，那艘船毫不受影响地继续它的航行。

斯卡庞陀的峰顶出现在地平线上。亨利·达尔巴莱船长和巡逻舰上的全体官兵终于可以见识一下这条神秘船上的人了。他这么放肆、无礼，不回答任何信号和询问。

可到了下午五点左右，海风减弱了，双桅船又开始占上风。

“啊，该死的！……嘿，鬼在帮它哩！……它又跑远了！”托德罗斯上尉叫道。

他们使出浑身解数，凡是海员们用过的和想得到的加速方法都用上了，比如把帆片浸润让纤维拉紧，把吊床吊起借摇摆的力量推进船前进等等，当然还是起了些作用。到傍晚七点钟光景，太阳刚下山，两船间还有两海里的距离。

这个纬度上夜是骤然降临的。黄昏只有极短的一会儿。要赶在天完全黑下来之前赶上双桅船，还得加快速度。

此刻，双桅船正在喀索斯岛和布罗岛之间。就在喀索斯岛与斯卡庞陀岛之间狭窄的水道转弯处，双桅船突然不见了。

它消失后半个小时，西方塔号赶了上来。这时天色还很亮，完全看得清方圆几英里以内的东西，更别说那么大一艘船。

可双桅船无影无踪了。

第十二章斯卡庞陀的一次拍卖

如果像神话、寓言里说的，从前克里特岛是诸神的摇篮的话，那么古代的卡帕托斯，也就是今天的斯卡庞陀岛就是诸神的死敌——巨人泰坦的居所。今天群岛间的海盗们完全可以被看成神话中坏蛋的子孙，神话中的坏蛋敢攻打奥林匹斯神山，今天群岛间的海盗则袭击凡人，并且都以这个岛为大本营，聚集了形形色色的匪帮。要知道，巨人泰坦的地神的孙子、雅贝的四个儿子都是在这个岛出生的。

确实，斯卡庞陀为海盗们出手抢劫来的货物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它几乎是孤零零地坐落在地中海东南海域的尽头，最近的罗德岛离它也有四十多英里。从远处只能看到它的山峰。周长有二十法里，海岸线曲折蜿蜒，参差不齐，暗礁环绕形成天然凭障。自古就因行船艰难而出名，今天也一样被视为险途，除了在喀尔巴阡海上久经锻炼的航海老手，一般人是不敢轻易去冒险的。

可它却有极优良的锚地，可以说它是斯帕拉德群岛这条长项链上镶嵌的最后一颗珍珠。从西德罗海角、贝尔尼萨岬角一直到北岸的波南德莱亚和安德摩，到处都是极好的藏身之地。当罗德岛还没有成为重要的商港之前，阿加塔、特利斯塔诺、格拉托、马罗那托这四个港口进出着来自东海岸各地的船只，非常繁忙。

斯卡庞陀是希腊的一个岛屿，或者至少可以说，岛上居民以希腊人居多。但它一直属于奥斯曼帝国统治。在希腊新王国成立之后，它仍然由一个土耳其法官管辖，这法官住在一座城堡似的建筑里，位于阿卡萨新城镇之上。

那时候，岛上土耳其人很多，由于岛人未参加独立战争，所以也不怎么反感土耳其人，甚至让它成为了一个罪恶的商业集市中心，斯卡庞陀以同样的殷勤接待奥斯曼船只和到此来从事人口买卖的海盗船。那些小亚细亚和非洲的掮客蜂拥而至，蝇喋血似地围着这个重要的人口交易市场。他们在这儿进行拍卖，价格随市场的需求而定。需要指出的是，土耳其法官并非没有染指此事，反而亲自主持拍卖，掮客们都得从买卖成交额中抽出百分之多少给他上供。

至于把这些不幸的人用船运到士麦拿或是非洲市场去的话，就由海盗船承担，他们可不会在乎这活是否肮脏。他们在岛西的阿卡萨装货，要是人数不够，就专门派一个人到对岸去。

此刻，在斯卡庞陀岛东，一个几乎无法找到的小海湾深处，停泊了至少二十艘大大小小的船，上面有一千多号人，都在等他们的头儿来带他们干一桩新的罪恶勾当。

9月2日晚上，西方塔号在阿卡萨港靠岸，船停在离岸一链远的地方。亨利·达尔巴莱上岸时万万没有想到无意间到了最大的奴隶市场。

“您要在阿卡萨停留一段时间吗，船长？”船停好后托德罗斯上尉问道。

“我说不准，有很多可能让我们突然离开的情况，但也可以让我们留下。”亨利·达尔巴莱说。

“船员们可以上岸吗？”

“可以，但只能分批。留一半船员在西方塔号上随时待命。”

“是，船长。这个地方与其说是希腊的，不如说是土耳其的，所以要特别小心。”托德罗斯说。

亨利·达尔巴莱从没向他的大副和军官们提起他为什么要到斯卡庞陀来，也没说过他当初收到一封匿名信，约他九月初来此的。此外，他也想打听一些新的情况，好知道那个给他写信的神秘人要他到喀尔巴阡一带海域来做什么。

而最让他想不通的是，那艘双桅船怎么可能在西方塔号就要追上它的时候，一下消失在喀索斯河口了呢？

所以，在阿卡萨停泊前，亨利·达尔巴莱根本没想过要放弃追击。在靠岸前，他已决定要把这一带海岸仔仔细细搜索一番。但由于环布的暗礁阻挡了他的船，周围的悬崖陡壁遮住了视线，一艘像三桅帆船那样的轻便船是很容易藏起来。在这样一片暗礁群里，西方塔号很可能触礁沉没，而一个熟悉地形的船长就能轻易避开追捕他的人。要是双桅帆船躲进了某一个小港湾，那就更难找了。其他的海盗船也别想找到，小岛总是给他们提供不为人知的锚地。

寻找那艘船花了两天时间，可一无所获。双桅船就好像突然在喀索斯河道沉没了，再也没有踪影。达尔巴莱船长窝了一肚子火，只有放弃搜寻。于是他决定在阿卡萨港口泊船，只有等了。

第二天，下午三点到五点，岛上大部分人都拥到小城阿卡萨来，其中不乏来自欧洲、亚洲的外国人，而且大家要好好竞争一番。这是开市的日子。那些被土耳其人掳来的俘虏，各种年龄，不同身份的都有，要在这里被拍卖。

当时，阿卡萨设有一个独特的商场，就像北非一些城市里的一样，被称作“集市”。此刻，一百多名俘虏正在里面待卖。他们是最近几次伯罗奔尼撒战利品的剩余部分。这些可怜的人乱七八糟地挤在一个光秃的院子里，顶着烈日，衣不蔽体，神情疲惫、沮丧，从脸上就能看出他们经受了多少折磨。吃得糟透了，喝的是污水。他们一家人、一家人挤在一起，再过一会儿，随便哪个买主一指，他们就得生离死别、妻离子散。任何人看了都会引起深深的怜悯，只有那些看守，什么样的痛苦也不能打动他们。那些在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的黎波里苦役船上的苦力死亡了一大批，急需补充新的苦役犯。这些可怜的人已经吃尽了苦头，还有什么样的苦难在等着他们？

可在他们心中，并没有彻底放弃重获自由的希望。要是买主在买他们的时候花了一大笔钱的话，再把他们卖掉，赎回自由就可以赚更多——因为赎身是很贵的——特别是那些原来有社会地位的俘虏。有不少人就是这样重获自由身的，其中有的是被政府撤离前卖掉的，由公众解救出来，有的是宗教慈善机关在欧洲募捐的款项救助的。还有一些个人，出于慈悲心肠，把钱财用于在这方面做善事。就在最近，一大笔神秘的款项被用来专门赎回希腊籍奴隶。历时六年的战争使他们中的许多人流落到了小亚细亚、非洲一带的投机商手中。

阿卡萨的集市采取公开竞价拍卖，外地人、本地人都可以参加。这一天是专门为非洲的苦役船拍卖苦力，因为被拍卖的人口数量不多。不管他们落到哪些掮客手里，都会被带到阿尔及尔、的黎波里或突尼斯去。

这批被掠来的人分两类。大多数来自伯罗奔尼撒，其余是从一艘由突尼斯开来，经过此地回去的一艘希腊船上抢来的。

这些可怜的人，受了千般苦，要在拍卖中被人决定命运。按规矩，在五点钟敲响，阿卡萨炮台打响关闭港口的炮声之前，人们可以一直竞价叫买，炮声一响，买卖就由最后一个报价的人成交。

9月3日这一天，市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常，许多人来自土麦拿和小亚细亚一带。

之所以会这样，原因很简单，人们已经预感到独立就要结束了。易卡拉欣在伯罗奔尼撒被击败，两千名法国远征军，在麦荣将军的统帅下，已在摩里亚登陆。以后被掠人口势必越来越少，当然价格会越卖越高。那个土耳其法官对此极为满意。

投机商们早晨先在集市上看了看，对于俘虏人数和大概价格心里有了底。这批俘虏价格不会低的。

“以穆罕默德的名义！”一个掮客对同伙们说：“做这种生意的好日子已经过去了！还记得那时候，船只运来的都是成千上万的俘虏，哪像现在，只有百多个！”

“对……自从西奥岛大屠杀之后就这样了！”另一个说。“一次运来四万，简直没地方装！”

“是呀，”另一个看上去像是个人贩子老手，说：“不过那时候人数太多，价钱也就低了！其实少运一些，利润还高一点，因为不管成本多高，预付款总是一样的！”

“就是……特别在北非海岸一带！……还得提12%给帕夏、法官或是总督呢！”

“还不算用于维修码头和炮弹开支的那1%呢！”

“别忘了还要掏出1%去塞回教阿訇们的口袋。”

“算下来咱们只能喝西北风了！”

他们大声谈着生意经，并不觉得这生意的可耻，只嫌自己赚得不够多。远处响起开市的炮声，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拍卖当然由土耳其法官主持，除了个人利益，他还得代表土耳其政府出面。他高高地坐在台上，后面还撑开一顶带新月旗的帐篷，他靠卧在椅子上，一副奥斯曼似的慵懒模样。

拍卖人在台前忙碌准备。不要以为他会像小贩一样大声吆喝，不，他不会。他要让掮客们哄抬价格。一般要等到最后一刻，竞价才会变得激烈。

第一个叫价的是个土麦拿人，他开价一千土耳其镑。

“一千土耳其镑！”拍卖人重复一遍。

接下来一个小时里，价格只升到两千镑，约合四万七千法郎。掮客们事先已经商量好了，并不急着叫价，他们嘀咕些别的事情，不到最后几分钟，他们不会叫出最高价的。

这时，一个新的竞争对手打破了他们预计的局面，使价格出现了意料不到的猛涨。

四点钟左右，两个人出现在阿卡萨集市上。他们从哪儿来？从那辆一直把他们送到门口的轻便马车驶来的方向上可以断定，他们从岛的东面来。

这两人的出现引起场内的惊讶与不安，客商们显然没有料到会出现这样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看在安拉的份上！”一个人叫道：“是尼古拉·斯科塔本人！”

“还有他的心腹斯克佩罗！”另一个人说，“我们还以为他们都死了呢！”

这两个人在阿卡萨集市可是大名鼎鼎。他们多次在这儿进行过大宗的奴隶买卖。他们可有的是钱，虽然这钱来路不明，但肯定和这类买卖有关。土耳其法官看到这两个家伙出现，自然高兴万分。

斯克佩罗是老手了，一眼就能看出这批人大概值多少钱。所以他对尼古拉·斯科塔嘀咕了几句，后者点点头同意了。

可不管卡利斯塔号大副的眼光多么老道，他也没有看出一个老年女俘对尼古拉·斯科塔的到来生出怎样的恐惧。

她的个子很高，一直坐在一个角落里。尼古拉·斯科塔一出现，她一下子站了起来，好像有谁推着她往前走了几步，脱口就要叫出来……她努力克制住自己，慢慢地退到后面去，用一件又脏又破的披风把自己从头到脚遮住，好像光遮住脸还不够，她想让自己整个人从尼古拉·斯科塔的眼前消失。

那些客商们，没有和他打招呼，只是用目光紧盯着尼古拉·斯科塔。可他根本不看一眼这些人。他是来买这批俘虏的吗？大家知道他和帕夏以及非洲蛮族的官员都有关系，所以也不敢惹他。

这种场面没持续多久。拍卖人又一次大声喊出了刚才的价：

“两千镑！”

“两千五百镑！”斯克佩罗在这种场合总是尼古拉·斯科塔的代言人。

“两千五百镑！”拍卖人重复。

人们又开始议论纷纷，似乎不太相信地彼此打量。

又过了一刻钟，还没有继续叫价。尼古拉·斯科塔冷漠地傲视全场。没有人怀疑，这笔买卖肯定是他的了。

可这时，那个士麦拿商人和同伙商量了一下，标出了新价码。

“两千七百镑！”他叫道。

“三千！”尼古拉·斯科塔突然叫道。

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他会自己插进来叫价？他一贯冷漠的声音里怎么带着某种激动，连斯克佩罗都吃了一惊？我们马上就会知道。

有一阵，尼古拉·斯科塔的眼光越过了集市栏杆，在俘虏群里扫视，老年妇女看到他的目光，把自己更紧地缩进披风，因此尼古拉·斯科塔并未发现她。

突然，他的注意力被两个俘虏吸引住了。他转过身来，好像双脚被钉在了地上。

那边，在一个高个子的俘虏身边，躺着一个筋疲力竭的姑娘。

那人一见到尼古拉·斯科塔，突然站起来。姑娘一下子睁开了眼睛，一见到卡利斯塔号船长，她赶紧躲到男人的身后。

“哈德济娜！”尼古拉·斯科塔大声叫道。

是哈德济娜——埃利尊多。克查利斯把她搂进怀里，好像要保护她。

“她！”尼古拉·斯科塔又重复一遍。

哈德济娜从克查利斯怀里挣脱，直瞪瞪地看着她父亲从前的老主顾。

尼古拉·斯科塔此刻顾不得细想埃利尊多的女继承人怎么会在阿卡萨集市上被人拍卖，脱口报出了三千镑的价格。

“三千镑！”拍卖人又叫了一次。

这时已经四点半过了，还有二十五分钟，炮台就要开炮了，最后一个竞价者将夺标。

那些客商相互商量以后准备离场了，无心恋战。尼古拉·斯科塔夺标似乎已成定局。可那个士麦拿的客商似乎不太甘心，想再碰一次：

“三千五百镑！”他出价出。

“四千！”尼古拉·斯科塔立刻应道。

斯克佩罗因为没有看见哈德济娜，所以不明白船长的冲动是怎么回事。照他看来，这个价格已经出格了，而且超过最后价格太多了。他不由地觉得有什么原因促使他做这笔亏本生意。

拍卖人喊出最后价格时间过去了一会儿，那个土麦拿商人给同伴打了个手势表示放弃。只要再等几分钟，这笔买卖就由尼古拉·斯科塔做成了，现在没人怀疑这一点。

克查利斯早就明白了。他紧紧抱住姑娘，除非把他杀死，否则休想夺走她！

就在这一片寂静中，一个响亮的声音传进了拍卖人的耳朵！

“五千镑！”

尼古拉·斯科塔转过身去。

一群水手刚刚走进集市，领头的是个军官。

“亨利·达尔巴莱！”尼古拉·斯科塔叫道。“亨利·达尔巴莱……在这儿……斯卡庞陀！”

西方塔号船长只是出于偶然来到了集市。他甚至不知道，这一天——即他到达斯卡庞陀的二十四小时后，在这个岛的首府，会有一场奴隶交易。而且他一直没有再见到那艘双桅帆船，却发现尼古拉·斯科塔出现在阿卡萨，所以他一样感到吃惊。

尼古拉·斯科塔虽然知道巡逻舰在阿卡萨港口停泊，却不知道它的船长是亨利·达尔巴莱。

可以想象他们是如何的“仇人相见，分外眼红”。

要说亨利为何会突然插手这事，是因为他一眼就从俘虏群里认出了哈德济娜和克查利斯。姑娘就要落入尼古拉·斯科塔虎口了！其实，哈德济娜也一眼就看到了亨利，要不是看守拦住，她早就扑向他了。

亨利见到姑娘，不再担心了。在这个情敌面前，他要控制情绪，不管花多大的代价，也要救出这些可怜的俘虏，当然还有他的姑娘。他以为自己再也见不到了的姑娘！

现在，竞价开始激烈起来。尼古拉·斯科塔虽然不知道哈德济娜为何会落到这步田地，但他仍以为她是富有的继承人，这应该是没有错的，她的家产总不会消失。买了她也就等于买了她的财产。因此随便出多高的价也是值得的，更何况现在是情敌间的竞争，所以尼古拉·斯科塔决不会放手的。

“六千镑！”他标价。

“七千！”西方塔号船长不动声色，望都不望一眼尼古拉·斯科塔。

现在最高兴的就是土耳其法官，而且他一点不掩饰自己的满意，让它从自己那奥斯曼似的严肃里流露出来。

正当法官满意地盘算着自己该得多少的时候，斯克佩罗却沉不住气了。他认出了亨利·达尔巴莱，也看到了哈德济娜——埃利尊多。尼古拉·斯科塔如果出于仇恨而坚持下去的话，本来一桩好买卖就可能搞砸，尤其是，如果那姑娘就像她失去自由一样，失去财产的话——这是很有可能的呀！

于是，他拉拉尼古拉·斯科塔，想谦卑地跟他说几句话。可船长对他的粗暴态度使他不敢说什么。现在卡利斯塔号船长用一种激怒对手的声音，粗声大嗓地喊价。

众人感到这场竞争的激烈，都留在原地看结果。他们无法参与这场以上千镑为筹码的竞争，便只好起哄似地拼命喊叫。要是大多数人都认识卡利斯塔

塔号船长的话，他们中却没有一个人认识西方塔号船长。甚至没人知道那艘挂科孚旗帜的巡逻舰跑到斯卡庞陀来干什么。但由于战争爆发以来，参与运送奴隶的船只，各个国家的都有，所以大家以为他也是干这一行的。那么不管这些俘虏是被尼古拉·斯科塔买去，还是被亨利·达尔巴莱买去，都是去当苦力。

还有五分钟，这一切就要结束了。

对刚才的叫价，尼古拉·斯科塔回答了一句：

“八千镑！”

“九千！”亨利·达尔巴莱说。

一阵沉寂。西方塔号船长神闲气定地瞟着尼古拉·斯科塔，此人正烦躁地走来走去，斯克佩罗不敢上前。他已经听不进任何劝说了。

“一万镑！”尼古拉·斯科塔说。

“一万一千镑！”亨利·达尔巴莱应道。

“一万二！”尼古拉·斯科塔立刻接上。

达尔巴莱船长没有立刻回答。不是他犹豫不决，而是他看到斯克佩罗正走上前去阻止尼古拉·斯科塔的疯狂行为，这就在一瞬间分散了居古拉·斯科塔的注意力。

同时，那个躲藏在角落里的老年妇女慢慢地站了起来，似乎想让尼古拉·斯科塔看到她的脸。

就在这一刻，阿卡萨城堡上升起一股白烟，一团火焰迅速腾起，在爆炸声传到集市之前，一个响亮的声音报出了新的价格：

“一万三千镑！”

接着听到了炮声。人群发出一阵欢呼。

尼古拉·斯科塔猛地把斯克佩罗推倒在地上……现在已经太迟了！尼古拉·斯科塔无权再叫价了！哈德济娜从他的手中溜走了，而且是永远的！

“过来！”他用低沉的声音对斯克佩罗说。

只见他耳语般地说道：

“也许这样花钱会更少！”

两人上了马车，消失在伸向小岛深处的路上。

克查利斯带着哈德济娜，翻过栏杆，她扑进亨利的怀抱，亨利把她搂在胸前说：

“哈德济娜！……哈德济娜！……就算用我的全部财产，我也要把你赎回来……”

“就像我用我的全部财产赎回自己的名誉一样！”哈德济娜答道。“是的，亨利、哈德济娜·埃利尊多现在穷了，可她配得上你了！”

第十三章登上“西方塔号”

第二天，9月3日上午10点，西方塔号扯起小帆，乘风驶出了斯卡庞陀港口。

船上的中舱，甚至炮位都安满了被亨利赎回来的奴隶。尽管穿越群岛用不了几天时间，但水手们还是尽量把他们安置得舒服一点。

达尔巴莱船长前天就在为启航作准备了。他为他的一万三千镑交了保证金，法官很满意，因此俘虏上船进行得非常顺利。三天前，这些人注定了要到非洲的苦役船上去受苦，现在却可以在希腊的某个港口上岸，不必为自己的自由担心了。

能够获救，多亏了这个把他们从尼古拉·斯科塔手中夺回来的人！所以，当他们一搭上西方塔号的甲板，就以动人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

他们当中有一位“神父”，是莱翁达里的老传教士。他带着饱经苦难的同伴们朝船尾走去，哈德济娜和亨利正与几个军官在那儿。他们全体跪下，老人向船长伸出双臂：

“亨利·达尔巴莱，请接受所有被你解救的人的祝福吧！”

“朋友们，我不过做了自己该做的事罢了！”西方塔号船长被深深感动。

“是的，……所有人的祝福……所有人的……还有我的，亨利！”哈德济娜也跪下说。

亨利急忙把她扶起。这时，从船头到船尾，响起了一片“亨利·达尔巴莱万岁！”“哈德济娜·埃利尊多万岁！”的欢呼声。

只有一个女俘，就是在集市上把自己藏起来的那个妇女，没有参加欢呼。她一上船就一门心思地考虑怎么才不引人注目。她往最黑暗的角落里一蹲，谁也没有注意她。她显然希望一直到上岸都不要被人发现。她到底是谁？为何如此小心？难道她认识这船上的某个军官或水手？不管怎么说，她一定有不得已的苦衷，才需要掩人耳目。

如果说亨利·达尔巴莱所做的一切值得人们欢呼的话，那哈德济娜自离开科孚以后所做的又该得到什么呢？

她对亨利说过：“哈德济娜穷了，可她配得上你了！”

她确实穷了！配得上军官了吗？……我们马上可以得出结论。

如果说当那个把他们两人分开的重大事件发生时，亨利是爱哈德济娜的话，当他知道了分离的长长日子里，姑娘所经历的一切以后，这爱情会增加多少啊！

当哈德济娜知道了他父亲留下的财产是如何来的，立刻决定把它们全部用于赎回战俘，两千万中的绝大部分是靠贩卖战俘赚取的，她一个子儿也不会留下。她和克查利斯商讨这个计划，克查利斯表示同意，于是银行里的所有证券都被兑换成了现金。

接着，亨利收到了姑娘写的请求原谅的诀别信。在忠诚的克查利斯的陪同下，悄悄地离开科孚到伯罗奔尼撒去了。

那时，易卜拉欣还在摩里亚中部进行野蛮残酷的战争。那些在屠杀中幸存下来的不幸人们，被运到美塞尼亚的主要港口帕特雷或纳瓦诺里，然后用船——其中有土耳其政府租的——但大部分是海盗提供的，把他们成千上万地运到斯卡庞陀或土麦拿的奴隶市场去卖掉。

在哈德济娜和克查利斯离开的两个月里，他们一直在美塞尼亚一带的奴

隶市场中，不管多么高昂的价格，他们赎回了上千人。然后，想尽办法安顿他们，要么送到爱奥尼亚群岛，要么送到希腊自由的地区。

在这之后，他们又来到小亚细亚的士麦拿，这里的人口买卖很兴旺，有许多希腊战俘被运到这里。哈德济娜特别要解救他们，她出高价，让奥斯曼当局有钱可赚，于是和她成交了不少生意。

就在这时，哈德济娜想到另一个问题，她要从两个不同的途径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仅仅把这些被卖掉的奴隶赎回来是不够的。还应该想办法打击那些在群岛间为非作歹的海盗。

当时她在士麦拿，听说了西方塔号的情况，知道它是科孚商人装备的以及它的用途。就在这时传来了西方塔号在一次和海盗头子沙克迪夫的遭遇战中，失去了它的船长和一部分军官、水手。

哈德济娜立刻和科孚的商人们取得了联系，由她出钱把船买下。她用的是拉古斯银行老板的名义，但实际上却属于埃利尊多的女继承人。她是想效法波波丽娜、莫代娜、查拉丽亚和其他的爱国女英雄们。战争初期，这些女英雄出资装备的船曾给奥斯曼的海军以巨大的打击。

至此，她想到要让亨利·达尔巴莱出任西方塔号的船长。克查利斯有个侄儿，是名希腊水手，也是哈德济娜信得过的人。当青年军官在科孚到处寻找哈德济娜时，在西奥岛和法布维埃会合时，这个人一直秘密地跟着他。当巡逻舰重新编排人员时，他奉命上船当了水手。就是他把克查利斯的信传给亨利·达尔巴莱的。第一封是让他到西方塔号就职的，第二封则是约他到九月初到斯卡庞陀会晤的。

哈德济娜在安排好一系列的事情后，准备到时候来约定地点等待西方塔号，希望用自己的船把最后一批俘虏送回希腊。

可后来六个月的连续奔波，使她吃了不少苦，经历了数不清的危险。

连海盗聚集的北非海岸中部，都没有阻挡住勇敢少女的脚步。她在克查利斯的陪同下，不顾自己的年轻美丽所带来的危险，冒着付出自由和生命的代价去完成自己的使命。

没有什么能阻挡她，她出发了。

她就像一个慈善会的修女，频繁出现在黎波里、突尼斯，甚至北非海岸市场，只要有希腊战俘出售，她就出高价买回来。哪里有被标价的希腊人，她就会带着钱袋出现在哪里。她并且通过这些了解了奴隶们悲惨的境遇。

当时的阿尔及尔还在一个乌和之众的民团管辖之下，他们就靠掳掠和贩卖奴隶过活。十七世纪，非洲大陆有近四千名俘虏，都是从法国、意大利、英国、德国、荷兰、希腊、匈牙利、俄国、西班牙、波兰等欧洲国家掳掠去的。

在阿尔及尔，哈德济娜特别注意在苦役船上寻找希腊战俘。至于她个人，好像冥冥中有神灵保护，虽然历经危险，却总能化险为夷！六个月里，她乘一叶轻舟，走遍了地中海沿岸的所有地方——从黎波里到摩洛哥边缘——一直到北非。那些可怜的战俘都生活在不见天日的地下十二到十五英尺的地窖里。

一直等到她的任务完成了，她父亲的钱也差不多花光了，哈德济娜准备和克查利斯回到欧洲去。她带着赎回来的最后一批奴隶，搭乘一艘希腊船驶向斯卡庞陀，想在这里和亨利会合，乘西方塔号回到希腊。谁知，离开突尼

斯三天后，他们搭乘的船被一艘土耳其军舰拦劫，他们被带到阿卡萨，要当作奴隶卖掉！……

总之，哈德济娜努力的结果是：有成千上万名奴隶被当初卖他们时赚的钱赎了回来。姑娘现在一文不名，但是她尽了最大的努力来替她的父亲赎罪。

这就是亨利·达尔巴莱刚刚了解到的。对！哈德济娜虽然穷了，可配得上他了。而为了把她从尼古拉·斯科塔手中夺回来，亨利现在也和她一样穷了！

第二天，西方塔号在晨曦中看到了克里特岛的陆地，此刻，船正向群岛的西北方向驶去，达尔巴莱船长是想沿希腊海岸东部，开到埃维厄岛去。在那边，俘虏可从好几个比较安全的地方上岸，不至于遭到伯罗奔尼撒内地的土耳其人的袭击。现在，希腊半岛已经没有一个土耳其人了。

所有这些可怜的人，在西方塔号上都受到了无微不至的照料，正从他们经受的恶梦般的痛苦中逐渐恢复。白天，他们可以聚集在甲板上，呼吸自由的海风。本来将永远分离的母子、夫妻，现在再也不会分离。这一切都因为哈德济娜。所以每当她挽着亨利的胳膊从甲板上走过，人们都会向她致意，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

9月4日凌晨西方塔号已经看不到克里特岛上的山峰了。这时，风也开始减弱，尽管扯满了帆，一天也行不了多少路。

总之至少耽搁了一天、甚至两天多的时间，这是事先没有料到的。大海宁静美丽，天空清澈蔚蓝。没有任何天气变化的迹象。现在就像水手们说的，只有“顺水漂”了，让上帝来决定什么时候结束航程吧。

这样平静的航行最适合在船上聊天。没有什么事可做，值班的军官和前桅甲板上的水手报告一下望到的陆地和船只就行了。

哈德济娜走到船尾专为他俩设的椅子上。现在他们常谈起的不是过去，而是未来，因为他们已经能够把握将来了。他们拟订各种计划，当然忘不了让那勇敢的家人，克查利斯去审定。一到希腊大陆就举行婚礼，对此两人都没有异议。哈德济娜再也不会会有什么买卖上的问题来耽搁她的婚礼了。她用一年时间来完成的善举，让一切都变得简单了！结婚后，亨利会把西方塔号交给托德罗斯指挥，他要带着年轻的妻子回法国去，以后还是要带她回祖国来的。这天晚上，他们正在谈论这些事情。微风把西方塔号上的帆吹得鼓鼓的，辉煌的落日把金光涂在西边雾气朦胧的地平线上。东西是几颗刚刚钻出来的星星，闪闪烁烁。大海水面上跳荡着无数个亮点。又是一个美妙的夜晚。哈德济娜和亨利陶醉在这夜色中。他们望着船在大海里犁出的雪白浪花，除了他们自己的事，其他的什么也看不到、听不见了。好一会儿，亨利被一种焦急的叫声唤回了现实。是克查利斯站在他们面前。“船长？……”克查利斯已经是第三次叫他了。“什么事，我的朋友？”亨利觉得克查利斯有些犹豫。“你怎么了，我的好克查利斯？”哈德济娜问。“我想跟您说件事，船长。”“什么事？”“是这么回事。船上那些乘客……您送回家去的那些人……他们有个想法，让我来跟您商量。”“好的，我听着，克查利斯。”“您瞧，船长。他们知道您要 and 哈德济娜结婚……”“当然，”亨利微笑着答道，“这不是什么秘密！”“就是说，这些好人们希望能做你们婚礼的见证人！”“好的，克查利斯，到时候让他们都来。还从没有哪个新娘的婚礼仪仗队是由她亲手解救出来的人组成的。”“亨利！……”姑娘想打断他。“船长说得对，”克查利斯说。“不管怎么说，他们会来的，呃……”“等我们一到希腊大陆，”

亨利说，“我一定请他们都来参加婚礼。”“好的，船长，”克查利斯又说，“但是，在这个想法以后，他们又有了第二个想法！”

“也是个好主意吗？”

“更好。他们想让你们在西方塔号上举行婚礼！这艘把他们载回祖国的船，难道不也是希腊的一块土地吗？”

“好吧，克查利斯。”亨利答道，“你同意吗，我亲爱的哈德济娜？”

哈德济娜伸出她的手作为回答。

“很好的答复。”克查利斯说。

“那么你可以对西方塔号的全体乘客宣布，”亨利又补充一句，“婚礼就照他们的想法办。”

“好的，船长。”克查利斯犹豫了一下，“不过，还有呢！”

“你说吧，克查利斯。”姑娘说。

“是这样。这些好人们，他们在有了第一个好想法，第二个更好的想法之后，现在有第三个绝妙的想法！”

“是吗，第三个！”亨利说，“这第三个又是什么呢？”

“不仅仅在船上举行婚礼，而且就在海上举行，……就在明天！他们中有一位老神父……”

克查利斯的话被在前桅上了望的水手打断了。

“上水有船！”

亨利·达尔巴莱立刻找到托德罗斯上尉，上尉正朝那个方向眺望。

一支由吨位不等的大小十二艘船组成的船队，出现在东边约六海里的地方。此时的西方塔号，因为没有风而处于静止状态，而那支船队却靠着一阵微风的推动，向这边缓缓靠拢，巡逻舰吹不到这阵风，而船队终将靠过来。

亨利拿过望远镜仔细观察船队的走向。

“托德罗斯上尉，”他转向大副说，“现在距离太远，观察不到它的意图以及船上的火力配备。”

“船长，”大副说，“今天夜里没有月亮，天色这么黑，咱们无法判断！只有等到明天。”

“对，只能这样，”亨利说，“但这一带不大安全，让大家小心观察！同时要做好这些船只袭击西方塔号的准备。”

托德罗斯上尉立即下达了有关命令，并且立刻得到了执行。巡逻舰加强了警戒了望，一直持续到天亮。

由于突然发生的情况，大家只好把婚礼的事情暂时搁置。哈德济娜则在亨利的一再请求下，回到自己的舱里休息。

这一夜，全船的人睡得很少。海上出现船队引起了大家的不安。只要可能，每个人都会关注船队动向。但是到九点左右，海面起了浓雾，一时间，什么也看不见了。

第二天，当太阳在东方升起时，地平线上还笼罩着一层薄雾。因为没有风，直到上午十点都没散去。透过薄雾看不到什么可疑的情况。可当雾散尽时，整个船队突然出现在不到四海里的地方了。它在夜里，向西方塔号靠近了两海里，只所以没有靠得更近，是因为浓雾妨碍了它的行动。大约是十二艘船，靠苦役犯划桨推动前进。而巡逻舰因体积庞大，手划根本无法带动它，所以只好等在原地不动。

现在船队的意图再明白不过了。

“这伙船看起来很可疑！”托德罗斯说。

“特别可疑的是，”亨利说，“我认出了中间有我们在克里特岛附近没追到的那艘双桅帆船。”

西方塔号的船长没有弄错。那艘在斯卡庞陀水域突然消失的双桅船，是指挥船。其他船都根据它的号令行事。

这时吹起一阵东风，更加有利于船队前进。船队的行进激起微泛绿波的海面，距离巡逻舰几链远时突然停止了前进。亨利突然扔下一直用来观察的望远镜叫道：“准备开火！”双桅船上冒出一股白烟，一团火球在巡逻舰上爆炸，双桅船的桅杆上升起了一面旗帜。这是一面黑色的旗帜，一个红色的大S横贯旗帜中心。这是海盗沙克迪夫的旗帜。

第十四章沙克迪夫

这一支由十二艘船组成的船队，是头天晚上从斯卡庞陀的匪巢出发的。不管它从正面攻打还是围抄堵劫，对巡逻舰来说，这都是一场实力悬殊的战斗。这一点毫无疑问。再则，由于没有风，根本无法避开，就算能避，亨利也决不会干的，西方塔号决不能在海盗的旗帜前可耻地逃跑。这十二艘船里，有四艘方帆双桅快船，上面共有约十六到十八门加农炮。其余八条吨位较小，都是些配有特制索具的双桅船，并安有轻型炮。巡逻舰上的军官们判断，敌船大约有一百多个火力点，巡逻舰上有二十二门大炮和六门短炮，而船上二百五十名水手将对付的是七、八百名海盗。力量的悬殊是很明显的。当然，西方塔号的炮火优势也能制造取胜的机会，但前提是不能让敌船靠得太近。必须设法让它保持一定距离，然后准确地发射排炮袭击。总之，要尽量避免靠近作战，如果发生一对一的肉搏战时，一般都是以人数多寡来决定胜负的，尤其是在海战中，这一点比陆地战斗更为重要，因为船上无路可退。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沉船或投降。

一个小时后雾散尽了，船队明显地又向巡逻舰靠拢了一些，而巡逻舰就像是抛锚在大海中间了一样纹丝不动。

亨利一直密切地注视着海盗船队的动向。各炮位作好了战斗准备，所有的军官、水手都各就各位。乘客中凡是身体强壮的都主动要求编进队伍，并领到了武器。炮位和甲板上寂静无声，只有船长和托德罗斯上尉之间偶尔的对话，短暂地打破这沉寂。

“不能让他们靠近，”亨利对大副说，“等第一艘船进入射程，就用右舷的炮火袭击。”

“打船身还是打桅杆？”大副问。

“打船身，打沉它。”亨利回答。

这是对付这些海盗船的最好方式，如果让他们靠了船，就太可怕了，尤其是这个沙克迪夫，瞧，他竟然把黑旗挂了起来。他只所以敢这样做，是因为他确信，巡逻舰上的人，只要是见过他的真面目的人，没有一个能生还。

中午一点以后，海盗船已经离巡逻舰上风不到一海里了，而且还在划桨靠拢。西方塔号竭力维持住船头朝北的方向。海盗船排成阵势——两艘方桅船居中，另外两艘分别排在两侧，企图非常明显——前后包抄、夹击巡逻舰，逐步缩小包围圈，先用火力摧毁它，然后上船大肆劫掠一番。

亨利看出了它的险恶用心，无奈船身动不了，他无法阻止船队的计划。但他可以在包围圈尚未形成之时，用重炮轰垮他们的队形。军官们有些沉不住气了，为什么船长还不用他们熟悉的声音下令开火呢？

不！亨利考虑到必须一炮击中，他要等它们全部进入射程。

十分钟过去了。大家都在等待，瞄准手盯住炮栓，军官们时刻准备传达船长的命令，甲板上的水手也一个个向外凝望。现在，第一批船已经在射程范围之内了，为什么不在有效射程内首先开火呢？

亨利还是保持沉默。他盯着对面的船队向他的两侧围卷过来，那艘指挥船——挂着沙克迪夫黑旗的那艘——现在距他已不到一海里了。

如果说西方塔号船长并不急于开火，似乎海盗的指挥也并不着急，或许他还想不费一枪一弹就靠上巡逻舰呢。

终于，亨利认为不能再等了。突然有一阵风刮过，巡逻舰调整了位置，

离两艘双桅船的侧面不到半海里。

“甲板和炮位注意！”他叫道。

船上一阵轻微的动静，接着又沉寂了。

“瞄准船身！”亨利命令。

军官们立即传达命令，炮手仔细瞄准两艘双桅船，甲板上的人准备好索具。

“开火！”达尔巴莱船长命令道。

右舷的排炮齐发。甲板上的十一门大炮和三门短炮也一起吼叫起来，其中有些是用于中距离截断敌船桅杆的。

等这一阵排炮的硝烟散去，地平线重新露出来时，才看到刚才攻击的效果。不太致命，但还是很厉害。

中间的一艘双桅船露出水面部分中弹，桅杆和帆索全部折断，桅柱从甲板上方开始断裂。虽然还能行驶，但得花些时间去修理索具。现在，危险的局面有了暂时的缓和。

另外两艘分别在巡逻舰左、右侧的双桅船，现在移到了西方塔号的前面，向它猛地开了炮，西方塔号根本无法躲避。

巡逻舰不幸中了两炮，后桅柱被折断，全部索具和帆布纷乱地落了一地，幸好主桅没有受损。船上的木筏和小艇通通被打烂。最令人痛心的是牺牲了一名军官和两名水手，还有三、四个受了伤，被抬到下面甲板上去了。

亨利·达尔巴莱命令立刻清理船尾部分，不能延迟。把打烂的索具、帆布、碎片等东西在几分钟之内彻底打扫干净。腾空的地方要派用场。没有一分钟可浪费的时间。炮火越来越猛烈，巡逻舰在现在左右受敌，只得分散火力，两边对付。

这时候，西方塔号上又是一阵排炮齐发，这一次，瞄得非常准，一下击中两艘船——一艘是双桅帆船，另外还有一只小帆船——这次命中了匪船的水下部分，只一会儿船就沉没了。匪船上的海盗纷纷跳入水中，向双桅船游去，他们马上就被救上了船。

“乌拉！乌拉！”

巡逻舰的水手见到这一阵排炮的威力，大长了士气，不禁高声呐喊起来。

“击沉两艘！”托德罗斯上尉说。

“好，”亨利答道，“可那些落水的家伙都爬上了双桅船，我担心他们的人数增多，万一靠船，对咱们很不利！”

炮战持续了一刻钟。双方都一样，发射一阵炮弹后，什么也看不见，一切都隐没在硝烟里。要等到烟雾散尽，才能知道给对方和自己造成了什么样的损失。不幸的是，这次西方塔号损失惨重：很多水手牺牲了，受伤的也不少。一个法国军官，就在船长给他下命令的当儿，被一颗子弹击中了胸膛。

伤亡人员立刻被抬到甲板下层。中弹的人和被飞起的木头碎片击伤的伤员都需要包扎、动手术。可军医和助手简直没法应付。这还只是大炮轰击造成的伤亡，各船上的火枪还没有开火呢，应该说伤亡是很厉害的了。

面对如此情形，妇女们在紧闭的舱门里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哈德济娜率先给大家作出了榜样，她们照顾、鼓励和安慰伤员。

那位一直躲在黑暗当中的老妇人也走出了阴影，看到血并不让她害怕，显然她的一生中已经历了无数的战斗场面。她借底舱的微弱灯光察看伤员的伤势，去帮助做最痛苦的手术。当巡逻舰因发射排炮而震动作响时，她的眼

睛没有因为爆炸而流露出丝毫的惊慌和害怕。

可是，西方塔号已经不可避免地要和海盗刺刀见红了。匪船的包围圈正步步缩小，巡逻舰成下交叉火力点的中心。

现在，西方塔号是为了保卫那面飘扬的旗帜而战斗了。它的炮火威胁着匪船，又有两艘敌船在火光中沉入了大海。

匪船靠上来已是无可避免的了。西方塔号唯一的出路是冲出包围圈，可没有一丝风，巡逻舰无可奈何，而匪船靠的是苦力划桨，它们正一步步地逼近。

挂黑旗的双桅船只在手枪的射程范围了，它集中了所有的火力向西方塔号狂扫，击中了巡逻舰的后部，舰舵被打坏了。

亨利让人挂起防护网，准备印击敌人。到处是枪林弹雨，各种各样的弹片如雨般地倾泄到西方塔号上。舰上的人倒下的更多了，而且几乎都是立刻殒命。亨利险些被打中，但他还是镇定地指挥，稳稳地站在司令台上，发布着各种命令，好像这些炮声是迎接他检阅的隆隆礼炮。

这时，透过弥漫的硝烟，双方已经能看清对方的脸了。人们听到海盗可怕的咒骂声。在挂黑旗的那艘双桅船上，亨利怎么也没看到那个能使群岛颤粟的人——沙克迪夫。

就在这时，这艘双桅船和另一艘船，在别的船只掩护下，从两舷靠近了巡逻舰。从匪船上扔出的铁锚缠住了索具，三条船帆搅在了一起。大炮已不再吼叫——距离太近了。巡逻舰的水手们，遵照船长的命令，手持斧头、手枪和长矛、利刃等武器，守候在各个舷窗旁。当那两艘船开始靠近时，船长就下了这道命令。

突然一声叫喊，声音如此之大，甚至在一刹那盖过了激烈的枪炮声。

“上船去！上船去！”

这场肉搏战变得异常恐怖。不管用什么炮弹轰，也不管是斧头砍、长矛刺，都不能阻止这群疯狂的杀人强盗冲上巡逻舰船。他们登上桅楼向下放榴弹炮，尽管西方塔号的水手也扔手榴弹回敬他们，但水手们无法守住甲板。亨利布下的防护网虽然比双桅船还要高，但还是被攻破了。眼看着巡逻舰被团团围困。匪徒们几乎完全打穿了防护网，使它整个掉在地上。他们仗着人多势众，只要能登上这艘巡逻舰，不在乎多死几个人。他们人倒像是越打越

巡逻舰的水手现在只剩下不到二百人，他们面对的是六百多匪徒。

而那两艘双桅船现在变成了运送人员的通道了。源源不断的新的力量，这么大一群人，是无法抵挡的。

西方塔号已经变成了一条血船。伤者在死亡前的痉挛中，还挣扎着起来开最后一枪，打最后一拳。一切在硝烟中混成一团糟。可是，只要还剩下最后一个人，科孚的旗帜就不会倒下。

在这场血腥的激战中，克查利斯像头凶猛的狮子一样搏杀。他没有离开过船尾，他用带子把一柄利斧绑在强壮的手腕上，照着海盗的头猛砍，也不知多少次救了亨利的命。

亨利·达尔巴莱在这场混战中，始终镇定自若，这是一场寡不敌众的战斗。他想了些什么？投降吗？不。一个法国军官决不会向海盗投降。但是，怎么办呢？效法英勇的比松号，在十个月前的一场相似战斗中，为了不落土耳其人之手而壮烈炸船自沉吗？和靠上巡逻舰的两艘匪船同归于尽吗？可这样一来，西方塔号上的所有人，包括伤员和那些从尼古拉·斯科塔手中夺

回来的俘虏们，那些妇女和孩子，都逃不掉啊！……哈德济娜也要牺牲！……如果不炸船，他们又会被沙克迪夫抓去当奴隶卖掉！

“小心啊，船长！”克查利斯叫一声，跳到他面前。

再晚一秒钟，亨利就会丧命。幸亏克查利斯一把揪住了那个想袭击他的海盗，把他扔进了海里。有几个海盗三次想接近他，都被克查利斯打倒了。

现在，整个甲板都被蜂拥上来的海盗占领了。已经没有了枪声，只有短兵相接的肉搏，响起的是一片呐喊声。

占领了前桅的匪徒，一步步向主甲板逼近，渐渐把水手们赶到了船尾。人数是一比十，怎么抵挡得住？现在，就算亨利·达尔巴莱船长想炸船也无法实施了。冲上来的匪徒堵满了通道，没办法到火药库去。

反正，海盗是以多战少。达尔巴莱船长他们被逼到船尾，死去战友的尸体堆成了一座小山，把他们和前面隔开。后面的人一推，站在前排的人就把人墙冲开一条口，可随即又被新的尸体堆得更高。他们踏过尸体，趟着血水，冲进了尾楼。

他们大约有五十多个人，五、六个军官，其中有托德罗斯上尉。他们把船长围在中间，准备战斗到死。

在这个狭窄的空间，战斗更令人绝望！本来旗帜已经从桅杆上掉下来了，现在又被竖起来，这是荣誉要求最后一个人坚守的最后一个岗位。

不管这支小队伍有多么勇敢，他们也无法和占满了整条船的五、六百名海盗抗衡，还不断地有新上来的增援匪徒。尾楼的水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而匪徒的力量还在加强。

可这尾楼，就像一座碉堡。敌人发起了好几次进攻，为夺下它不知流了多少血。它终于被拿下了！西方塔号的水手们像一阵雪崩似地被压到了船尾栏杆边。他们围住旗帜，用身体挡住它，亨利站在中间，一手握枪，一手拿短刀，拼死进行最后的抵抗。

不，巡逻舰的船长决不投降！可实在是寡不敌众啊！他想死……可他无法死！好像那些进攻者都得到了密令，要活捉他。就为了执行这道密令，至少有二十多个亡命之徒做了克查利斯的刀下鬼。

亨利和他身边幸存的几个军官被捉住了。克查利斯和其他水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毫无办法。西方塔号的旗帜也不再飘扬了！

就在这同时，一片欢呼声、咒骂声和喊叫声在四周响起，迎接他们的头儿：

“沙克迪夫！……沙克迪夫！……”海盗头子终于在巡逻舰上露面了。海盗们急忙给他让出一条路来。他慢慢地朝船尾走来，毫不在乎脚下踩着的是同伙的尸体。他走上血淋淋的尾楼扶梯，朝亨利·达尔巴莱走去。西方塔号船长现在看清了，刚才海盗们用沙克迪夫这个名字向他欢呼致意的人。他就是尼古拉·斯科塔。

第十五章 结局

在海盗船队和巡逻舰之间发生的战斗持续了两个半小时。海盗方面，死伤约有一百五十多人，西方塔号的二百名水手中，差不多也损失了同等数量的人员。伤亡数字说明了双方战斗的激烈程度。可终究这是一场以多胜少的战斗，胜利并没有属于正义一方。亨利·达尔巴莱、他的军官、水手和乘客都落入了以残忍著称的沙克迪夫手中。

沙克迪夫和尼古拉·斯科塔，实际上就是一个人。在此之前，没有人知道，在这个名字下，隐藏的是一个希腊人，一个马涅人，一个为压迫者卖命的叛徒。是的，就是尼古拉·斯科塔指挥着这群贼船，在海上兴风作浪，制造恐怖与死亡！就是他，在干着无耻海盗营生的同时，还经营更无耻的人口买卖！把自己从土耳其魔爪中逃脱出来的同胞，卖到北非和异教徒手中的，也是他！就是他，沙克迪夫！这个化名，或者说是海盗名字，原来就是安德罗妮卡·斯科塔的儿子！

沙克迪夫——我们现在应该这样叫他——沙克迪夫，多少年来，在斯卡庞陀岛建成了他的巢穴。地中海东部的无名海湾深处，是他的船队泊船的地方。他那群无法无天的同伙。盲目地追随他，服从他，不论他让他们干什么坏事，他们都会去干。这群乌合之众聚集在二十几条船上，听从他的调遣。

沙克迪夫自从驾着卡利斯塔号离开科孚后，就直接去了斯卡庞陀。他要在群岛间继续他的罪恶勾当，并打算碰碰西方塔号，他看着它启航，目的是去追捕自己。他在寻找西方塔号的同时，也一直在注意哈德济娜的下落，还在垂涎她的千万家产，也没有忘记找亨利·达尔巴莱报仇。

海盗船到处寻找巡逻舰，虽然沙克迪夫常听说它在群岛北部追捕和惩治了不少海盗船，但始终没有和它面对面地碰到。在雷诺斯一仗中，打死西方塔号前任船长斯特拉德纳的并不是他，但在喀索斯港，乘巡逻舰与别的船交战之际，驾双桅船逃走的正是他。那时候，他并不知道西方塔号的船长是亨利·达尔巴莱。一直到他在斯卡庞陀集市上碰到亨利，他才明白过来。

沙克迪夫离开喀索斯以后，把船泊在希拉岛，直到巡逻舰到达前两天才离开。人们看到的双桅船好像是往克里特岛方向，是对的。当时在格拉布兹港还有另一艘船正等着把沙克迪夫送到斯卡庞陀去，好去干新的罪恶勾当。巡逻舰发现他后立刻追上去，但最后还是让他跑掉了。

沙克迪夫认出了西方塔号。他最初的想法是冲上船去，把它抢劫一空，然后毁掉，以泄心头之恨。考虑一番后，他觉得最好是让跟着自己沿克里特岛追来，把它引到斯卡庞陀附近，自己则藏匿到无人知道的港湾里去。

他就是如此做的。海盗头子让船队排好阵形攻打巡逻舰，加上各种情况，于是悲剧很快就发生了。

我们已经知道发生了些什么事，也知道沙克迪夫为什么到阿卡萨的俘虏集市上来，知道在俘虏群里他看到了哈德济娜·埃利尊多之后，就和巡逻舰的船长，亨利·达尔巴莱面对面地站在一起。

沙克迪夫还以为哈德济娜·埃利尊多是科孚银行老板那千万家产的继承人呢，所以一心要把她据为己有……亨利·达尔巴莱的介入，破坏了他的企图。

于是，他决定永远占有哈德济娜，向他的对手报复并毁掉巡逻舰。沙克迪夫带着斯克佩罗回到岛的西部。亨利·达尔巴莱想尽快离开斯卡庞陀，把

解救出来的人们送回祖国。海盗头子把差不多所有的船只聚拢，第二天就出发了。由于各种情况都对他有利，所以西方塔号落入了他的魔掌。

当沙克迪夫踏上西方塔号的甲板时，正是下午三点。海上开始起风了，正好让其他船只移动到有利位置，把西方塔号置于他们的火力之下。两艘双桅船紧靠在巡逻舰的舷边，以便他们的头儿上船离开巡逻舰。

沙克迪夫忽略了一点，跟他一起留在巡逻舰上的，只有一百多名海盗。

沙克迪夫一直没有和亨利·达尔巴莱船长说话。他只和斯克佩罗说话。这家伙正忙着把获救的俘虏以及军官、水手带到舱口，在那儿把他们和在炮位、中舱抓住的人合在一起，逼他们进底舱，把舱盖盖紧。他们的命运会怎么样呢？肯定是很可怕的，让他们和船同归于尽。

这样，尾楼上就只有亨利·达尔巴莱和托德罗斯上尉了，他们被卸掉武器，捆住手脚。

沙克迪夫，在十几个粗壮的大汉簇拥下，走到他们面前。

“我原来不知道，”他说，“西方塔号是由亨利·达尔巴莱指挥的呢！要是我早知道的话，在克里特岛就不会放过你，也就不会让你跑到斯卡庞陀市场上来跟我充什么慈悲了。”

“如果尼古拉·斯科塔有胆子在克里特岛等我们的话，他早就被吊在西方塔号的桅杆上了！”亨利答道。

“真的吗？”沙克迪夫说，“倒是个简单痛快的方式……”

“是的，一个最适合海盗头子的方式！”

“你当心点，亨利·达尔巴莱！”沙克迪夫叫道：“当心！你的桅杆还没有倒呢，我只要打个手势……”

“你打呀！”

“军官不能被吊死！”托德罗斯上尉叫道：“开枪吧！这种死法太可耻了……”

“一个可耻的人只能想出可耻的死法，不是吗？”亨利答道。

听到这句话，沙克迪夫做了个手势，海盗们对此心领神会。

这是死亡的信号。

五、六个人扑向亨利，另外的人使劲拽住托德罗斯上尉，上尉拼命想挣脱绳索。

西方塔号船长在一阵咒骂声中被拖到船头。由索具充当的绞索已经准备好了，不出几秒钟，这种侮辱性的处决方式就要用在一个法国军官的身上了。就在这时，哈德济娜出现在甲板上。

姑娘是沙克迪夫下令带上来的。她知道了海盗头子就是尼古拉·斯科塔，可她依然保持着镇定和高傲。

她第一眼就看到了亨利，在此前她一直惦记着，不知他是否还活着。她看到了他！……他还活着！……活着，正在生死关头！

哈德济娜大叫着向他扑去。

“亨利！……亨利！……”

海盗把他们分开。沙克迪夫走到他们面前停住，用残忍的神气讥讽地说：

“哈德济娜终于落到尼古拉·斯科塔手里了！”他抱着手臂说。“我现在拥有科孚最富有的银行女继承人了！”

“科孚银行的女继承人是不错，可是没有遗产！”哈德济娜冷冷地说。

沙克迪夫没听懂话里的意思，他又说：

“我相信尼古拉·斯科塔的未婚妻不会因为他改名沙克迪夫就拒绝他的求婚吗？”

“我？”哈德济娜叫起来。

“你！”沙克迪夫更加嘲讽地说：“你应该对这位慷慨的西方塔号船长充满感激之情，这很好。可他所做的，也正是我想做的！我是为了你，而不是为那些俘虏，我才不管他们呢！只为了你一个人，我可以牺牲我全部的财产！再过一会儿，美丽的哈德济娜，我要成为你的主人……或者说是你的奴隶！”

一边说，沙克迪夫上前一步。哈德济娜紧紧抱住亨利。

“可怜虫！”她叫道。

“啊，是的！可怜极了，哈德济娜，”沙克迪夫回答：“我正打算用你的几千万把我从贫困中救出来呢！”

听到这儿，姑娘朝沙克迪夫走过去：

“尼古拉·斯科塔，”她平静地说：“不必费心去妄想哈德济娜·埃利尊多的钱了！她什么都没有了！她已经用这笔钱替她的父亲赎罪了！尼古拉·斯科塔，哈德济娜·埃利尊多，现在比西方塔号要送回祖国的这些不幸的人还要穷！”

这番出乎他意料之外的话让他态度一下子发生了变化。他眼里闪着愤怒的光！他刚才还指望哈德济娜能拿那笔钱来换亨利的命呢！而这几千万，——她刚才说话的口气是不容置疑的——她现在一分也没有了！

沙克迪夫看看哈德济娜，再看看亨利。斯克佩罗明白他的意思，知道了悲剧应该怎样结尾。此外，他已经下了摧毁巡逻舰的命令，只等一个手势就去执行。

沙克迪夫朝他转过身来。

“去吧，斯克佩罗！”他说。

斯克佩罗带着几个同伙走下楼梯，朝弹药舱走去。

这时，沙克迪夫命令海盗们回到双桅船上去，那两条船还和巡逻舰搅在一起呢。

亨利·达尔巴莱船长明白了。沙克迪夫的报复不仅仅是要他的命，他还要让这几百个不幸的人跟他一起毁灭，来满足他那颗充满仇恨的扭曲的心。

两艘双桅船已经起锚了，扯开帆，划起桨，慢慢地离开巡逻舰。舰上还剩下二十几个匪徒。舰旁停着来接他们的小艇，沙克迪夫命令他们和他一起离开。

突然，他们又回到甲板上。

“下去吧！”斯克佩罗说。

“下去。”沙克迪夫用可怕的声音叫道：“再过几分钟，这条该死的船就什么也不剩了！亨利·达尔巴莱，你不想以耻辱的方式去死！那好吧！让爆炸把西方塔号的俘虏、水手、军官都送上天吧！你得谢谢我让这么多人陪你这样死法！”

“是的，要谢谢他，亨利！”哈德济娜说，“至少，他让我们死在一起！”

“你想死？哈德济娜，”沙克迪夫说，“不！你要活着做我的奴隶……我的奴隶！……你听好了！”

“无耻！”亨利叫道。

姑娘更紧地搂住他。她是属于这个人的！

“把她拉走！”沙克迪夫命令道。

“下船！没时间了！”他又补了一句。

两个海盗扑向哈德济娜，把她朝舰的舷门拖去。

“现在，”沙克迪夫狂叫着，“你们所有的人都和西方塔号一块儿完蛋吧……所有的人……”

“是的！……所有的人……你母亲和他们一起！”

俘虏里的那个老妇人出现在甲板上，现在她撩开了面纱。

“我母亲……在船上！……”沙克迪夫叫道。

“你母亲，尼古拉·斯科塔！”安德罗妮卡回答，“我就要死在你的手里！”

“把她带下去！……把她带下去！……”沙克迪夫嚎叫起来。

有几个手下扑向安德罗妮卡。

就在这时候，西方塔号上的幸存者，砸开底舱的盖板，冲出来，占领了甲板。

“来人啊！……来人啊！……”沙克迪夫大叫。

斯克佩罗带着甲板上的海盗想去救他，但西方塔号上的水手，用斧头、短刀最终把他们都干掉了。

沙克迪夫知道自己完了。可至少，这些他恨的人要跟他一起去死了。

“炸吧，该死的船！”他叫道，“炸吧！”

“西方塔号！……永远不会炸的！”

克查利斯出现了，手里举着一截燃烧的导火线，这是他从火药舱里拔出来的。接着，他一跃跳到沙克迪夫身旁，一斧把他砍翻在甲板上。

安德罗妮卡大叫一声。那怕他犯下了那么多罪行，在那一刻，母亲心里仍然唤起了最原始、最本能的情感，她甚至希望她儿子能躲过那一斧……

只见她走近尼古拉·斯科塔的身边，双膝跪下，好像在最后诀别时，还在替他祈祷请求宽恕……然后，她也倒了下去。

亨利奔到她面前……

“她死了！愿上帝为怜悯母亲而宽恕儿子吧！”他说。

这时，乘小艇逃跑的海盗接近了他们的双桅船，沙克迪夫的死讯立刻传开了。

要替他报仇，于是所有的炮火都对准西方塔号一齐开火。

可这次没用了，亨利重新指挥了巡逻舰。他还剩下一百多名水手，他们立刻各就各位，用猛烈的炮火回敬海盗船队。

很快，那艘悬挂沙克迪夫黑旗的双桅船，船身被击中了，在海盗们一片咒骂声中沉没了。

“好样的！小伙子们！好样的！”亨利叫道，“我们的西方塔号有救了！”

双方又激战了一阵，海盗船因为没有不可战胜的沙克迪夫了，所以不敢冒险再靠近打一次肉搏战。

一会儿，整个海盗船队只剩下五条船了，亨利·达尔巴莱的炮火足以在远距离将它们击中。这时刮起了强劲的海风，匪船纷纷调头逃窜。

“希腊万岁！”亨利船长叫道。这时，亨利·达尔巴莱的旗帜升上了主桅。

“法兰西万岁！”全体船员一起高呼，把两个在希腊独立战争中紧密携手的国家名字连在一起。

这时是下午五点。虽然大家疲惫不堪，但没有人去休息，他们装好备用桅杆，修好损坏部分，换上新的索具，修好了舵轮。当晚，西方塔号又向西北方向进发。

人们满怀敬意地把安德罗妮卡的遗体放在桅楼上，缅怀她的爱国热情。亨利准备把她的遗骨送回她的故乡马涅。

而那个恶魔尼古拉·斯科塔的尸体，脚上被绑了一颗炸弹，扔进这片因他的种种罪恶而饱受苦难的群岛间的海水深处去了。

又经过一天的航行，9月7日晚上六点左右，西方塔号看见了爱琴岛，它驶入港口。经过一年的海上巡游，它终于完成了恢复希腊群岛海域安全的使命。

船上的乘客不停地欢呼。接着，亨利向舰艇、军官和水手们告辞，他把巡逻舰交给托德罗斯指挥，而哈德济娜则把这条船作为礼物献给了希腊新政府。

几天后，西方塔号的全体官兵和它运载回来的被救人员，都参加了哈德济娜·埃利尊多与亨利·达尔巴莱的婚礼，第二天，他们和永不离开他们的克查利斯一起，离开希腊到法国去了。他们打算情况允许就要回来。

此时，这片被长期滋扰的海域已经恢复了平静。最后一批海盗也被消灭了。西方塔号在托德罗斯船长的指挥下，再也没看到黑旗的踪影——它已随沙克迪夫一道沉入海底了。群岛间的硝烟散去，随着最后一颗火星的熄灭，它又恢复了远东商业的繁荣。

由于希腊儿女们的英勇和顽强，希腊王国终于恢复了欧洲自由国家的地位。1829年3月22日，欧洲同盟与苏丹签订的协议。9月22日，贝特拉战役奠定了希腊胜利的坚实基础。1832年，伦敦条约把王冠戴在了希腊国王奥侬·德·巴维尔头上。终于建立了希腊王国。

就在这个时候，哈德济娜和亨利又回到了希腊定居。确实，他们的生活很简朴，可既然幸福已经在心中了，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呢！

